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東方英·新著

作者以最新姿態，爲本刊撰寫本故事，該故事寫情新奇，文詞並茂，論武功則驚心動魄，說兒女則情意遺綣，纏綿悱惻，實嘆爲觀止。

$4.00

1144

編者話

名作家東方英先生很久沒有替本刊撰寫小說了。今期我們特別情商之下，他在百忙之餘，終於又爲我們精心創作一部巨著。

「火海冰心」是一部集倫理、俠義、恩仇、兒女私情……於一爐的巨型小說，故事充滿詭秘陰險氣氛，曲折離奇。描述一個自幼離家隨師習藝的孩子，十餘年後藝成回抵家園，發現了兄嫂一個重大的秘密，而且又是一個不可告人的大陰謀……過程令人懸疑費解，深思熟慮，敬希先睹爲快。

**　　**　　**

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今期開始，由港台六位名家輪流執筆，先由臥龍生担綱首陣。「神劍山莊」有很好的故事題材，今期首次刋出，即有連番高潮情節出現。下期由獨孤紅相繼接力撰述下去，定會有令你出乎意料的發展。

**　　**　　**

雙鷹神捕這個故事，我們不經不覺已刋出了六個了。下期巨型小說是本故事之七：「毒人毒計」。且看管一見這次面對是一個怎樣來歷的毒人？同時又遇到一連串甚麼毒計？各位不妨首先猜猜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92.00
	一年港幣$	18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97.00
	一年港幣$	19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10.00
	一年港幣$	218.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4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 $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火海冰心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東方英・著　盧令・圖

路見不平

胡子揚的人長得並不怎麼樣，普普通通，像千百萬人中的普通人一樣，談不上「英俊」兩字，也不是教人一見就生厭惡的人。

他是那樣的尋常，第一天見過之後，第二天就容易被人在腦中抹去。

可是，說也奇怪，像他這樣一個普通人，當你有機會第二次與他交往時，他的影子就不會一下子在你腦中消失了。

他年紀不大，二十出頭不多，在有經驗的江湖人眼中，他還是一個小伙子。

他背後斜揹着一個小包袱，包袱外面插着一對卍字梅花奪，全長不過一尺五寸，通體漆黑，毫不打眼。

此外，他身上還有的就是一身風塵了

捨身護駕

，他是一個經過長途跋涉的人，這時候走在荒郊曠野中，頭上頂着酷熱的驕陽，邁着堅定的步子，向前一步一步的走着。

驀地，空中飄來幾聲金鐵交鳴之聲，顯然發生了打鬥事件。

胡子揚充耳不聞，只顧自己趕自己的路，一路來，他巳惹過不少麻煩了，幾聲金鐵交鳴之聲巳叩不動他好奇的心弦了。

「媽！媽……」恐怖到了極點的呼叫，而且那還是一個小孩子的聲音。

胡子揚可不是絕情的人，心弦一震，人巳拔腿而起，向着呼聲方向疾掠而去。

穿過一片高過人頭的雜樹林，眼前巳現出一幅圖像：五六個幪面人，圍着一輛篷車，篷車附近倒下了三個人，還有四個人死死的護衛着篷車，篷車頂巳被掀開，一眼便可看到篷車內部的情形，裏面有一個面色蒼白得沒有半點血色的婦人，軟軟的斜靠在車柱上，她身上撲着一個四歲不到三歲多的小女孩子，那尖叫之聲，就是從那小女孩子口中所發出來的。

此情此景，胡子揚怒目一睜，大喝一聲：「住手！」一式「大鵬展翅」，人起空中，反手拔出「卍字梅花奪」，撲向圍攻車輛之人。

只聽胡子揚暴喝連聲中：「着，着，着！……」圍攻車輛的幪面大漢，立時有三條漢子倒飛了出去，一落地之後，便再也爬不起來。

另外四個人心神猛震，大駭之下，抽身退出三丈開外。

胡子揚冷笑一聲道：「你們如此圍攻婦人孺子，太是可惡，還不給我滾！」

其中一個漢子看清胡子揚只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勃然大怒，身形一幌，跨步向前，戟指着胡子揚大聲喝道：「小子，你亂管大爺們的事，敢情是活得不耐煩了……」

忽然，另一個漢子喝了一聲道：「老五，退！」

那心不甘情不願的漢子，恨恨的瞪了胡子揚一眼，道：「朋友，留下名號來，記上你這筆帳了。」

胡子揚冷笑道：「在下出了手，就不怕你們記帳，只是幪着面孔不敢見人的人，還不配知道在下的姓名。」

那漢子氣得翻目瞪眼：「你……你……你……」

另一個漢子又冷喝一聲：「老五，退！」喝聲出口，他巳一伏身，抱起一個受傷的漢子，率先落荒而去。

接着，另外三個漢子也各抱起一位傷者隨後而去，留下那不知輕重的漢子不敢再說一個字，轉身疾掠而逃。

胡子揚哈哈一笑，手中「卍字梅花奪」一收，邁開大步，就待自行離去……

忽然，有人叫聲道：「少俠，請留步。」守護篷車的四人中，有一位老者，二條大漢和一位中年婦人，叫住胡子揚的就是那中年婦人。

胡子揚欲待不理，那中年婦人巳疾步趕到胡子揚前面，欠身行禮下去：「少俠，你不能走啊，你走了，我們還是死路一條。」

胡子揚一怔，他可沒有想到這一點，但一經提醒，使覺那中年婦人的話大有道

理，伸手摸着自己頭頂，道：「這……」

那中年婦人道：「請少俠救人救活，把我們送出百里之外，我們就不怕那夥強人了。」

胡子揚除了想趕回家，早日拜見久別了的爹娘之外，可說沒有別的要緊的事，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很難搖頭說「不」字，不能說「不」字，就只有點頭了。

那中年婦人大喜道：「多謝少俠高義，請問少俠尊姓大名，以便稱呼。」

胡子揚淡淡的道：「在下胡子揚。」

那中年婦人欠身一禮，稱了一聲：「胡少俠，小婦人姓徐，少俠就叫少婦人徐大娘好了。」

胡子揚目光一轉，投向車上那婦人道：「車上那位……」

徐大娘接口道：「那是我家小姐……少俠，對不起，少婦人想先看看我家小姐去。」

既然留住了胡子揚，回去看顧小姐，自是最要緊的事了，徐大娘顯然是他們之中的管事人物，在她回去看顧車上小姐的時候，也沒忘記倒在地上那幾個人。

這時，那老者和那二個漢子正在為地上那幾人唏吁。

徐大娘搖頭一嘆道：「劉老，他們怎樣了？」

原來老人姓劉，他道：「都死了。」

徐大娘又是一嘆道：「那就先把他們就地葬了吧，如果我們能逃得過這一刦，回頭再來好好遷葬吧！」

徐大娘自去照顧車上的小姐，劉老頭也也領着那二個壯漢去料理死者，留下胡

子揚一個人，兩邊都挿不上手。

胡子揚想起自己好沒來由，莫明其妙的就點頭担起了護送她們遠離百里之外的担子，不由啞然失笑起來。

「嗖……」一顆小石子正對着他腰眼飛來，來勢不算疾勁，自然也傷不到胡子揚，但却驚動了胡子揚，胡子揚伸手接着那石子，順着石子來處望去。

好大胆的丫頭，居然還露出半個身子向他招手啦！

那是一個身穿水綠色衣裳的少女，腦袋後面拖着兩條小辮子，臉上露着一臉詭詐的笑容。

胡子揚暗笑一聲，忖道：「你要在我身上動腦筋，可就打錯主意了。」心中想着，人却飄身走了過去。

綠衣裳少女見胡子揚沒有聲張的跟來，轉身領着胡子揚走出五六十丈開外，猛然一回身道：「喂，你這人還不抽身一走，想留在那裏等死是不是？」也許她是一片好心，但說話的語氣，很難有人會領她的情。

胡子揚就不領她的情，劍眉一揚，道：「哼，我這條命，憑你們也要得了。」

那綠衣姑娘搖手笑道：「錯了，錯了，你完全會錯了小妹的意，小妹可不是要你命的人？」

胡子揚並不是聽不懂話的人，他故意那樣說，就是看出這位綠衣姑娘絕不是和你好好談話，這一着迂迴手法，果然收到了效果，他心裏想笑，臉上却不敢表現出來，反而冷冷的道：「那你來幹什麼？」

那綠衣姑娘笑哈哈的道：「別那麼扳着面孔說話好不好，你就再兇，也不要擺在臉上呀！」

胡子揚冷然道：「你我素不相識，沒有什麼可談的。」身子一轉。

那綠衣姑娘叫道：「胡少俠……」

胡子揚並不是眞的要走，他是在製造優勢，聞聲一回頭道：「少俠，少俠，也是姑娘你叫的，也不想想你有多大一點點年紀。」

那綠衣姑娘一愕，笑道：「說得也是，那小妹就改口稱你大俠吧，胡大俠，你可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

胡子揚搖頭道：「不知道。」

那綠衣姑娘道：「你連人家是什麼來路都不知道，就替人家賣起命來，你這人也眞太令人好笑了。」

胡子揚望着她，神色不變的道：「在下也不知道姑娘，就此相信姑娘的話，豈不更是可笑。」

那綠衣姑娘一怔，眼珠子轉了半天，輕輕跺了一下蓮足道：「你這人倒難纏得很！」

胡子揚笑了笑，道：「過獎，過獎，這只是行走江湖以來的一點小小收獲。」

那綠衣姑娘人是够聰明，顯然江湖經驗並不比胡子揚强，先自沉不住氣，道：「你要怎樣才相信小妹呢？」

胡子揚道：「你不會無的放矢吧？坦誠的說出你的來意，能談我們就談，不能談，我也不會爲難你，你可以安安然然的離開這裏。」

那綠衣姑娘秀眉兒一挑，冷「哼」一聲道：「小妹要走時，小妹就不相信有誰能攔得住小妹。」小心眼，對胡子揚最後一句話，大是不服。

胡子揚笑了起來道：「姑娘要去，那就請吧！」

那綠衣姑娘橫了胡子揚一眼，隨後又嫣然一笑道：「你明知小妹不會走……」

她自己找了台階，胡子揚就不能再過份了，也是一笑道：「其實你也喚起了在下的好奇之心。」

那綠衣姑娘笑一笑道：「你也說實話了。」

胡子揚道：「在下是以誠相交。」

那綠衣姑娘道：「好一個『以誠相交』，小妹就老實告訴你吧！」

胡子揚道：「在下洗耳恭聽。」

原來那車中少婦姓莫，名莉花，是當今江湖上一位女魔頭三月夫人的女兒，三月夫人荒淫好殺，黑白兩道都有數不清的仇人，眞是人人欲得而誅之，可是三月夫人武功高强，行踪詭密，人數少了奈何不了她，人數多時又找不到她，這次她女兒的出現，於是成了大家一洩心頭之恨的對象。

胡子揚聽了，不以爲然的道：「母親不好，與她女兒何干，這些把氣出在她女兒身上的人，也太沒出息了。」

那綠衣姑娘道：「父債子還，這乃是天經地義的事，不能說他們不對。」

胡子揚一笑道：「他們如果理直氣壯，就不該幪面出現了，由此可見他們也自覺有愧。」

那綠衣姑娘道：「他們不是含愧，是怕三月夫人將來各個擊破，逐一報復。」

胡子揚笑道：「大丈夫敢作敢爲，這種小人行徑，在下所不恥。」

那綠衣姑娘道：「胡大俠，你儘可不恥他們的小人行徑，但，你也犯不着和她們爲伍，自斷錦繡前程。」

胡子揚雙眉一皺道：「這就是你好心的來意？」

那綠衣姑娘道：「大俠，你是一個有前途的人，這樣自毀前途，是不是太可惜了，小妹心有所不忍，所以冒昧進言，請大俠熟慮三思。」

胡子揚抱拳道：「多謝金玉良言，不過在下爲人處事，自有原則，行我所當行，毀譽不在意中也。」明明是拒絕了那綠衣姑娘的好意。

那綠衣姑娘臉上微現失望之色，旋又笑容一綻道：「大俠行仁不計毀譽，好叫小妹感動，小妹似乎反被你說動了。」

胡子揚一笑道：「難道姑娘也要不計毀譽的參加進來？」

想不到那綠衣姑娘眞的點頭道：「小妹確有此意，但不知胡大俠能否推介？」

胡子揚當然不相信這綠衣姑娘的鬼話，可是話是自己說出口的，想說個「不」字，也說不出口了，只有硬着頭皮一點頭道：「能有姑娘這種帮手，自是最好不過，只是不敢請耳！」

那綠衣姑娘笑道：「小妹就是這種脾氣，不願做的事，你請也請不來。」

胡子揚接不上話了，只有話題一轉道：「對不起，在下還沒有請教姑娘上姓芳名？」

那綠衣姑娘道：「小妹姓什麼，對不

起，小妹還不能像大俠你一樣毫無顧忌，你就叫小妹翠翠好了。」

胡子揚道：「翠翠，我叫胡子揚，你怎樣稱呼都可以，但不要再叫我大俠就行了。」

翠翠一笑道：「你不是自己要我叫你大俠的麼？」

胡子揚搖搖頭道：「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我覺得『大俠』兩字聽起來有點肉麻。」

翠翠笑得打跌道：「你也知道肉麻，那就叫你胡大哥吧。」

胡子揚一揮手道：「回去吧，他們也許就要上路了。」

回到篷車後，埋人的已經埋好了，那輛被揭去了頂篷的篷車，也已另外支了一個頂篷，再看不到那個少婦和那小女孩子了。

徐大娘迎着胡子揚道：「老身還以爲少俠離去了啦，原來是招呼同伴去了，這位姑娘是………」

胡子揚這一下不必多作解釋了，徐大娘就替他解釋好了，眉峯一開道：「大娘，這位是翠翠，您叫她翠翠就是了，翠兒，過來見過徐大娘。」

翠翠含羞帶笑的與徐大娘見了面，接着，徐大娘又替大家作了一番介紹，便起程上路了。

車子由劉老頭趕，季氏雙鈎季五季七走在車子前面開道，徐大娘陪着胡子揚與翠翠走在車子後面，走不多久，翠翠黃鶯似的巧舌，便和徐大娘建立了一見如故的感情，而把胡子揚冷落在一邊了。

一個大男人，總不能挨近她們去聽她們的悄悄話，胡子揚脚下慢慢的超越篷車向前走去，趕路的寂寞眞也教人有點難耐，他也想找人談談。

胡子揚心中的目標可不是劉老頭，可是當他經過劉老頭身邊時，劉老頭却叫了一聲道：「胡少俠，這裏還有半個位子，上來擠一擠。」而且還移了一移身子，拍了一拍身旁座位。

趕車者的座位本來可以坐二個人，劉老頭移座相邀，那是表示他的一片誠意，胡子揚當然高興，一聲：「多謝。」就跳上了車座。

劉老頭回頭向胡子揚一笑道：「少俠可是太湖人氏？」

胡子揚點了一點頭，一臉驚訝之色道：「老丈說對了。」

劉老頭笑笑地道：「少俠全名胡子揚，太湖胡家墟有位胡子昂……」

一語未了，胡子揚也是接口道：「他正是家兄，老丈可是認識家兄？」

劉老頭出人意料之外的一搖頭道：「老朽對胡大俠只是聞名而未見過面。」

胡子揚微現失望之色的輕輕「啊！」了一聲，正要開口表示心意時，劉老頭的問話又搶在前面道：「那少俠你是名山學藝，十幾年未曾回家的胡三公子了。」

胡子揚張着嘴巴，愕然道：「劉老，你對晚輩怎樣這樣清楚？」

劉老頭微微一笑，說道：「其中自有道理。」

胡子揚道：「可否見告？」

劉老頭道：「不能，現在不能，不過老朽可以給少俠一個忠告。」

胡子揚望着劉老頭，他沒有問他有什麼忠告，但目色之中却已現出了些許不悅之色。

他是好心帮人的忙，難道這份好心就這樣沒有價值。

劉老頭笑了一聲，接着道：「少俠可以不帮我們的忙，但千萬不可心存他念，如果少俠心存他念，那時少俠可就成了豬八戒照鏡子了。」

胡子揚心弦大震道：「老丈，你這是什麼意思？」

劉老頭道：「老朽的意思够明白了，難道你還聽不懂？」

胡子揚道：「晚輩實是一片誠意的拔刀相助，別無他念，老丈有話最好明白說出來，以免庸人自擾，徒生誤會。」

劉老頭雙目猛然一瞪，冷冷的望着胡子揚道：「少俠眞的別無用心？」

胡子揚朗聲道：「此心可對天日。」

劉老頭道：「那麼老朽問你，你把駱家二姑娘引來做什麼？」

胡子揚聽得一怔道：「誰是駱家二姑娘？……啊！你是說那翠翠姑娘！那我是上當了。」

劉老頭道：「你上了她的當？」

胡子揚於是將認識翠翠的經過情形說了出來，然後苦笑着道：「晚輩想不到人心是這樣的難測。」

劉老頭道：「我們小姐也就是上了人心難測的當。」

胡子揚一按車把，就想跳下車去，道：「晚輩去知會徐大娘去。」

劉老頭一笑道：「不必，徐大娘不是容易上當的人。」

胡子揚道：「徐大娘會把她怎樣？」

劉老頭道：「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能把她怎樣，給她一點教訓而已。」

翠翠實在是個靈巧的女孩子，胡子揚想起她的處境，不忍之心油然而生，有點坐立不安起來！

劉老頭的眼睛好厲害，瞧着他微微一笑，說道：「你很替駱二姑娘担心，是不是？……。」

胡子揚一被劉老頭說破心事，可也就不再猶豫，道：「不能傷害她……」人也一彈而起，向車後掠去。

這時，翠翠與徐大娘拉着手談得最親熱，胡子揚一把拉着翠翠，道：「翠翠，我有話和你說。」

胡子揚這一拉翠翠的手，自然心無他念，倒不覺得怎樣，而翠翠一個女孩子家，却被拉得玉面生紅，一甩袖手道：「有話說就是，別拉拉扯扯的。」

胡子揚可顧不得害羞不害羞，內力一吐，硬把翠翠拉着離開了徐大娘，向外跑去。

徐多娘滿面笑容地道：「別跑！小心碰了石頭。」

胡子揚拉着翠翠跑出十幾二十丈，才放手停身道：「翠翠，好險！你可知你的底細人家全知道。」

翠翠一挑秀眉道：「胡說……」

胡子揚道：「你姓駱，人家都稱你一聲駱二姑娘，這是不是胡說？」

翠翠一震道：「你怎麼知道的？」

胡子揚道：「劉老頭說的，而且徐大娘也只是和你做戲，你好險啊！」

翠翠强自鎭定地道：「知道小妹身份又有什麼關係，小妹是誠心帮他們的忙的，難道他們不分好歹？」

胡子揚暗忖道：「你原來可沒有帮他們的意思，後來才改變主意的……」

一念未了，只聽徐大娘的話聲接口道：「駱姑娘，你是眞想帮我們的忙麼？」

篷車已經停下了，徐大娘離開他們不足丈遠附近。

胡子揚柳眉一軒，暗中吸了一口眞氣，準備隨時出手救助駱二姑娘翠翠。

駱二姑娘翠翠笑哈哈的道：「大娘，你問胡大哥就知道，我是眞心誠意的。」

徐大娘走近了二步，含笑道：「這樣說來，那是我們多心了，好姑娘，你說帮忙，那就請你帮忙到底，把你的眞實來意見告吧！」

駱二姑娘翠翠笑道：「我的實話就是誠心誠意的帮忙，還有什麼實話。」

徐大娘搖頭一嘆道：「駱二姑娘，聰明人別做傻事，老身想給你一個機會，你竟然不要，那就只怪你自己了。」一面搖着頭，一面轉身退了回去。

胡子揚長嘆一聲，道：「翠翠，你行藏已露，就算有什麼打算也難成功了，你還是就此抽身回去吧，別自找麻煩了，你好走……」說着，向駱二姑娘揮了一揮手，轉身向篷車走去……

忽然，駱二姑娘尖叫一聲，道：「胡大哥，快回來，小妹走不了哩！」

胡子揚大驚道：「什麼事？」身子一掠而回。

什麼事，原來駱二姑娘剛才和徐大娘拉手的那隻玉手，這時已是變得烏黑，黑氣直向手臂捲去……

胡子揚怒喝一聲道：「她在你身上下了毒！」連連出手，駱二姑娘手臂上數處穴道，封住血倒流，防止毒勢擴張。

接着一伸手又拉住駱二姑娘道：「走，我們向她要解藥去。」

胡子揚怒氣冲冲的拉着駱二姑娘到篷車前面，臉色不善的質問徐大娘，道：「大娘，就算駱二姑娘沒有誠意，可也沒有對你們造成任何損害，你這樣隨便在人身上下毒，就太不應該了。請你給她一份解藥吧。」

徐大娘一點也不以胡子揚不客氣的話而生氣，還是那麼笑盈盈的道：「少俠說得是，老身確實不該向駱二姑娘身上下毒，可是少俠也該替我們的處身想一想，我們現在危機四伏，圖謀我們的人不知有多少，誰不想知道一點他們的行動，老身這樣向駱二姑娘身上打聽一點消息，能說是過份麼，而且，只要駱二姑娘實話實說，老身絕不爲難她，立時奉上解藥，胡少俠，你說是也不是？」

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這倒不能說她完全不對，何况他們身處逆境，求生逃命要緊，用點手段也不可厚非，胡子揚望了一望徐大娘，又望了一望駱二姑娘，抬頭一嘆道：「翠翠，你就把你的來意說個明白吧！」

駱二姑娘翠翠秀眉一揚道：「怎麼你也說出這種話來，哼！本姑娘就是不要這條手臂，也決不吐露半個字。」

徐大娘冷笑一聲，道：「哼！一條手臂，那有這樣便宜的事，你去打聽打聽，中了老身『血雨雲山』之毒的人是個什麼結果。」

駱二姑娘臉色大變，驚叫一聲道：「你說你下的是『血雨雲山』之毒！」只見她全身都發起抖來。

徐大娘冷然道：「如假包換！你是說也不說？」

忽然，篷車之內傳出一聲嘆息之聲，說道：「大娘，不要爲難她了，給她解藥吧！」

徐大娘叫了一聲：「小姐……」

車內話聲道：「放了她……」話聲有點不悅了。

徐大娘欠身道：「是！」

一轉身悻悻的取出二顆藥丸，拋給駱二姑娘道：「白的服用，紅的敷用，你快走吧！」

駱二姑娘望了胡子揚一眼，胡子揚一嘆道：「好，我送你一程。」

胡子揚先帮駱二姑娘敷了解藥，然後送了駱二姑娘半里路，二個人一路上都沒有說話。

將要分手了，胡子揚才搖了一搖頭道：「翠翠，我們相交一塲，請你不要再來了吧。」

駱二姑娘冷笑了一聲，扭頭走了出去，顯然，胸中還是充滿怨恨之氣。

胡子揚輕嘆一聲，剛要回頭的時候，

駱二姑娘忽然叫了一聲：「胡大哥，你爲什麼不問問小妹找他們的理由？」人也閃身回到了胡子揚身前。

胡子揚一攤手道：「我知道，我沒有這份面子 不問也罷。」

駱二姑娘道：「你知不知道，我並不怪責徐大娘在我身上下毒的事，他們處境險惡，爲了自保，並不爲過。」

胡子揚目光一亮道：「我很高興你能說出這種話來。」

駱二姑娘道：「奇怪的是那小魔女居然毫不留難我，沒理由的給了我解藥。」

胡子揚道：「要是我，我也會把解藥給你。」

駱二姑娘道：「你的處境與心境和那小魔女完全不同，她的這份胸襟就特別難能可貴和有着特別的意義了。」

胡子揚驚訝地道：「翠翠，你怎會有這種想法？」

駱二姑娘說道：「我這種想法難道不對？」

「對！對極了！一個窮途末路的人，還能保有他的一份善良，你說她會是絕惡不可救的人麼。」

駱二姑娘點點頭道：「所以說，小妹欠了她，因此小妹請你帶一句話給她。」

胡子揚一笑道：「樂於遵命。」

駱二姑娘道：「請你告訴她，人人口中的報仇洩恨是假，想謀奪她隨身携帶的一件寶物是實，當局者迷，你提醒她一下吧。」

胡子揚隨口問道：「什麼寶物？」

駱二姑娘道：「你去問她不就知道了。」話聲未了，人已倒飛了出去，身形二三個起落，便不見了影子。

胡子揚回去之後，徐大娘一笑問道：「那丫頭說了些什麼話。」薑到底是老的辣，她料定了駱二姑娘一定有話說。

胡子揚把駱二姑娘的話照實說了，只見徐大娘臉上一片錯愕茫然之色，好像一無所知似的。

胡子揚道：「當局者迷，只怕你們小姐自己都沒有注意哩！」

徐大娘點頭道：「言之有理，待老身問問小姐去。」

篷車之內，傳出了那少婦的聲音道：「大娘，把車篷拉開，我要和胡少俠談一談。」

徐大娘恭恭順順的應了一聲：「是！」拉開車篷，扶着那少婦半倚半靠的坐了起來。

這時，胡子揚才面對面的看清那少婦的容貌。

那少婦年紀很輕，最多不過二十二三歲，臉色雖然白中帶靑，瘦得不見四兩肉，但從她輪廓上看去，她在健康的時候，定然也是一個絕世美人。

胡子揚不敢失禮多看，目光是一掃而過，抱拳道：「在下胡子揚見過夫人。」

那小婦欠了一欠身，聲音虛弱的道：「少俠乃是小婦人的大恩人，萬萬不可如此多禮，請恕少婦人重病在身，不能親自接待。」

徐大娘向胡子揚使了一個眼色道：「胡少俠，我家小姐身子弱，你就不要客氣了吧。」

那少婦道：「少婦人娘家姓莫，少俠如不以爲忤，你就叫我一聲莫姐姐吧。」

胡子揚有了徐大娘的示意，於是順着那少婦的意思，叫了一聲：「莫姐姐，小弟有禮。」改了稱呼，禮不可廢，又抱拳行了一禮。

莫小姐忽然向徐大娘道：「大娘！請你在『志堂穴』上助我一指。」

徐大娘不大願意地叫了一聲：「小姐，你……」

莫小姐臉上笑容一收，說道：「徐大娘……」

徐大娘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搖了一搖頭，無可奈何的伸手向莫小姐「志堂穴」點去……

「且慢！」胡子揚跨前一步，喝住了徐大娘。

徐大娘縮手，道：「少俠，你……」

胡子揚道：「莫姐姐，可否信得過小弟，讓小弟看看。」

胡子揚不待莫小姐點頭，右手一揮，已落在莫小姐腕脈之上。

徐大娘等大驚失色，莫小姐微微一笑，穩住了大家錯愕的心情。

胡子揚把了半天脈一收手道：「莫姐姐，你受了暗傷，傷你的那人是誰？」

莫小姐凄楚的道：「不知道。」

胡子揚道：「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莫小姐道：「眞的不知道，你要不說我是受了暗傷，我還以爲得的是乾經枯血之症哩！」

胡子揚長嘆一聲：「唉，你這人也太糊塗了。」責備之聲，却是充滿了仁念。

徐大娘接口道：「胡少俠，你能查出病因，想必定有醫療之法，那就請你救救我們小姐吧。」

胡子揚點頭道：「晚輩救是能救，只是目前大敵當前，晚輩救得莫姐姐來，就沒有應敵之能力了。」

徐大娘全心全意都在莫小姐身上，不加深思的道：「不要担心，有我們大家保護你。」

莫小姐却說道：「那是同歸於盡的結果。」

胡子揚道：「莫姐姐，小弟雖然不能馬上替你把傷勢完全醫好，但可以減輕你的病情，使你一路上舒服不少。」

莫小姐嫣然一笑道：「好吧，就這樣辦。」

胡子揚道：「事不宜遲，莫姐姐請忍着點，小弟這就動手了。」

他是說動手就動手，雙手一托，把莫小姐托出車外，接着較足了眞元內力，出指如風的一口氣點了莫小姐一十九處穴道，點完穴道之後，又在莫小姐「背心穴」重重的拍了一掌，打得莫小姐吐了一口紫血。

莫小姐吐了一口紫血，精神反而好了不少，笑着道：「兄弟，我眞是好了不少，多謝你了。」

胡子揚道：「莫姐姐，小弟是個急性子人，人家說你身帶寶物，可要請你說個明白了。」

莫小姐搖着頭道：「愚姐身上除了隨身衣服之外，另無他物，那來什麼寶物……啊！莫非……」

大家都等着莫小姐的下文，可是莫小姐又搖着頭道：「那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呀！……」

胡子揚即問道：「莫姐姐，你在說什麼？」

莫小姐道：「我是說，只有錦兒身上有一隻項圈，勉强可以說是一件值錢之物，但也不是什麼寶物。」

胡子揚道：「小弟可不可以看看？」

莫小姐道：「當然可以，大娘請你把她抱起來。」

那小女孩睡得正濃，徐大娘把她抱了出來，她還是睡得香香的，徐大娘替她解開衣襟，頸項上現出了一隻紅白相間的項圈。

胡子揚一怔，脫口道：「二相圈……」

忽然雙目猛然一睁，盯着莫小姐，問道：「莫姐姐，這『二相圈』是誰給令媛的。」

莫小姐沒答話，徐大娘却接口道：「自然是我們姑爺給他女兒的。」

胡子揚原該有更進一步的追問的，但他却沒有再追問下去，只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他心裏有了一個發現，可是這發現他把他隱藏在心中了。

莫小姐見胡子揚雷聲大雨點小，微微有點失望，揮了一揮手道：「起程吧！」

徐大娘把莫小姐扶回車上，劉老頭一揚長鞭，車輛便隆隆的駛了出去。

胡子揚緊趕兩步，追上開路的李氏兄弟，道：「兩位大哥請回到車旁去護衞車輛，前面的一切就交由在下負責好了。」

胡子揚走在車前，眉目之間隱隱多了一股騰騰的殺氣，落在地上的步伐，又穩又重，就像是一頭小獅子。

行不多遠，前面路上一字排開出現了五個阻路之人。

爲首一人，年約六十多歲，手中握着一把九環大刀，另外四人，也都在四十左右，帶着同樣的九環大刀，顯然這是同一門戶中的組合。

徐大娘忽然飄身而上，悄聲告訴胡子揚道：「少俠，爲首長者九頭獅子霍大剛，手中九環大刀，善使九九八十一式『風雷刀法』，數十年來少逢敵手，另外那四人就是他的徒弟，是江湖上有名的『刀門四霸』，四刀合璧，比他們師父九頭獅子霍大剛更是厲害。」

這時，雙方已經對上了，後面篷車已停止前進，落在後面三四丈開外。

胡子揚劍眉一軒，道：「大娘，你回去護車要緊，不要讓我有後顧之憂。」

九頭獅子霍大剛大喝一聲道：「小子，你可知道老夫是誰？」憑他這出口第一句話，就知道他是一個目中無人的老人，而且自負到了極點。

胡子揚邁前一步，挺胸道：「你臉上又沒有寫名字，誰知道你是誰！」

九頭獅子霍大剛氣得兩眼一翻，舉起手中九環大刀一陣搖幌道：「你這有眼無珠的小子，不認得人可認得這刀？」

胡子揚望着那刀點點頭道：「刀是好刀，只是太重了一點，不合我的手。」自說自話，根本不答九頭獅子霍大剛的話。

九頭獅子霍大剛年紀雖大，修養却並沒有隨着年齡增長，明知道對面那小子在氣他，他却還是止不住氣得吹鬍子瞪眼，大吼一聲，道：「小子聽着，老夫九頭獅子霍大剛是也。」

胡子揚做出吃驚之狀道：「九頭獅子霍大剛原來就是你呀，眞是見面不如聞名，原來你也是個乘人之危的老小子。」

九頭獅子霍大剛大喝道：「好小子，你敢侮辱老夫。」

胡子揚道：「這不是侮辱，而是事實，你現在來找的是一個三歲不到的小女孩和一個病勢垂危的弱婦，你也不怕損了你九頭獅子的威名。」

九頭獅子霍大剛眉頭一皺道：「老夫是替武林除害，爲受害的朋友出頭。」算他有理，但氣勢已經不壯了。

胡子揚哈哈一笑道：「那病婦能害誰？那小女孩又更能害誰？你不是想乘人之危，奪人之寶吧！」

九頭獅子霍大剛性子烈修養不够，可還眞是個很要面子的人，老臉一紅道：「胡說，老夫可不知道什麼寶物不寶物。」

胡子揚道：「現在在下告訴你了，你還找不找他們？」

九頭獅子霍大剛道：「那是橋歸橋，路歸路兩碼子事，豈可混爲一談。」

胡子揚道：「那你是一定要找他們的了？」

九頭獅子霍大剛道：「一定。」

胡子揚拍拍雙掌道：「好，那你出手吧！」

九頭獅子霍大剛冷哼一聲道：「不知死活的小子，你要以卵擊石。」

胡子揚道：「我這一雙手雖然談不上什麼功力，但總比一個病婦和一個三歲小孩子要强得多，你一個三歲小孩子都要欺負，就和在下過過手，也不算有損你的威名。」這還不算有損他的威名，眞是罵人罵到了家。

九頭獅子霍大剛一收九環大刀，冷笑道：「老夫不肯與你動手，飛鵬，把這小子宰了。」

九頭獅子霍大剛四大弟子的名字是，羅飛鵬，萬人傑，袁罡，褚天立。

羅飛鵬是大弟子，身子長長的，瘦瘦的，伸開雙手，倒眞像一隻能飛的鵬鳥。

羅飛鵬的性子倒不像他師父九頭獅子霍大剛，相反的他是一點不火爆，步子也跨得不大，慢得斯理的走了出來，帶着笑容道：「我們知道你有兩下子，前面一批人好像吃了你很大的虧，所以，我們絕不小看你，因此，在下也不會死要面子，不用刀，少俠你要小心了。」這是個厲害的脚色，一個自己有主張，不受任何外力影响的脚色。

碰上了這個脚色，言語上就很難施展了，胡子揚不但是初生之犢，而且眞有實學，他有點狂，也有點傲，但絕不目中無人，當面這個羅飛鵬雖然是九頭獅子霍大剛的徒弟，却不是一個容易激怒的對手，而是一個能冷靜對付人的人。

胡子揚心中警惕，臉上還是保持着適度的微笑道：「大俠說得好，在下就領教領教你的『風雷八十一式』。」反手取出自己兵刃「卍字梅花奪」，當胸一立。

就要動手了……

忽然，九頭獅子霍大剛大喝一聲道：「且慢。」

跨步向前，指着胡子揚道：「小子，你剛才不是不動兵刃的麼，爲什麼現在又動用起兵刃來了。」

胡子揚「噗哧！」一笑，暗暗忖道：「這種話也愧他問得出口，由此可見他雖然是一個自大的人，他的性格却是朗爽直率之至，應是一個血性漢子，這倒要用點心智了。」

胡子揚心中計較一番，態度立時一變，笑道：「前輩不知，其中大有道理。」

九頭獅子霍大剛道：「是何道理？說來老夫聽一聽。」

胡子揚道：「晚輩說出來，前輩可不要笑話。」

九頭獅子霍大剛起初聽他改口稱了一聲前輩，倒沒有留心注意，現在他又稱了一聲前輩，而且還自己稱起晚輩來，心中怒氣却是一消，暗忖道：「這小子人倒蠻機靈的，很討人好感。」不知不覺扳着的面孔上有了一絲笑容，道：「老夫什麼事情沒見過，豈能譏笑於你，你說吧。」

胡子揚道：「晚輩久聞前輩『風雷刀法』天下一絕，加上前輩功力深厚，自忖絕難接下前輩五招，因此不敢動用兵刃，前輩總不好意思使用『風雷刀法』吧！」

九頭獅子霍大剛哈哈大笑道：「好小子，你在老夫面前要手腕！」聽他這聲朗笑，就知道他心中不但沒有了火氣，而且，眞還有點沾沾自喜的意味。

胡子揚接着也是一笑道：「這叫兩軍對陣，鬥智鬥力，各顯神通。」

九頭獅子霍大剛呵呵一笑，說道：「好一個鬥智鬥力的年輕人，你也太自不量力了。」

胡子揚微微一笑道：「普天之下又有幾把使『風雷刀法』的九環大刀。」意思是說，除了你這把九環大刀，餘子何足道哉，捧了霍大剛一把，却也沒自貶身價。

九頭獅子霍大剛打量了胡子揚，忽然喝道：「小子，老夫看你很有幾分頭腦，爲何不明事理的替他們賣命出力。」

胡子揚道：「晚輩自有道理。」

九頭獅子霍大剛道：「你有什麼道理，說來老夫聽一聽。」

胡子揚道：「在未說出晚輩道理之前，晚輩可要說明一件事實，那就是晚輩與他們素不相識，因此，也說不上替他們賣命。」

九頭獅子霍大剛道：「這老夫倒聽說你是橫裏殺出來的混小子，老夫也相信你與他們原本不是一夥的，但你又憑什麼說不是替他們賣命？」

胡子揚道：「晚輩這叫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更可以說是扶弱濟危，完完全全的俠義道精神。」

九頭獅子霍大剛哈哈大笑道：「這樣說來，你是在行俠仗義了。」

胡子揚道：「哦？這難道不算行俠仗義？」

九頭獅子霍大剛笑道：「在別人身上，也許可以說是行俠仗義，但在他們身上，你這『行俠仗義』四個字就用錯了。」

胡子揚道：「這不叫行俠仗義，叫什麼？」

九頭獅子霍大剛道：「這叫『帮兇濟惡』！」

胡子揚眉頭一皺，搖頭道：「晚輩有異議。」

九頭獅子霍大剛道：「難道你還不知道他們是一類什麼人？」

胡子揚點頭道：「晚輩知道，莫姑娘是三月夫人的女兒，還有一個三歲不到的小女孩是三月夫人的外孫女兒。」

九頭獅子霍大剛道：「三月夫人是怎樣一個人，你該知道吧。」

胡子揚道：「聽說過。」

九頭獅子霍大剛道：「你聽說過就好，你帮助他們這一類江湖敗類，難道不叫『帮兇濟惡』？」

胡子揚道：「我們是不談三月夫人的是是非非，但目前的莫小姐和莫小姐的女兒，一個是久病之身，一個是嗷嗷待哺的㓜兒，像這樣兩個弱者，是極惡之徒嗎？有取死之罪嗎？而且，寃有頭，債有主，三月夫人縱有千罪萬惡，也該去找她才是英雄大丈夫的行徑，何况，武林之中，素有只問罪行首惡，不涉妻孥從者之寬大胸懷，由此以觀，晚輩之謂『扶弱濟危』應無不當。」

九頭獅子霍大剛一怔道：「你小子這話倒有點道理。」

胡子揚一笑道：「憑老前輩江湖聲望與人人景仰的美譽，自不是欺善怕惡，乘人之危的人，其中必有原因……老前輩莫非是受了別人之愚……」

冷冷熱熱，損損譽譽，說得九頭獅子霍大剛一楞一楞的半天沒有說話，最後，輕輕的搖了一頭道：「這……這……」還是說不出話來。

胡子揚一笑道：「有人說，他們母女身上帶有稀世之寶，其實，這都是胡說八道，她們母女身上眞有稀世之寶，那明知內情的人，還不早就暗中下手據爲己有，那有再告別人之理，老前輩你說是麼？」

九頭獅子霍大剛一皺雙眉道：「也許那人雖有謀寶之心，而沒謀寶之能，也許那人的秘密又被第三者知道了，也……」

胡子揚一笑道：「這種秘密，是有獨特性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誰不把這消息密而藏之，也不會讓大家知道呀，這明明是別有用心之事，難道老前輩……」

九頭獅子霍大剛一搖頭道：「老夫也知道其中頗爲蹊蹺，當然不會上這當，只不過是……」

胡子揚道：「晚輩知道，老前輩之來，不過是證實一下眞僞而已，其實以老前輩的聲譽，老前輩也不屑一顧那什麼寶物不寶物的。」

三代以來，不好名幾許，何况武林人物，更是把虛名視作爲一生追求的目標之一。

九頭獅子霍大剛頭腦簡單，四肢發達，一條腸子通到底，他是怎樣一個人，在自己臉上就完全告訴了別人。

胡子揚這樣一說，九頭獅子霍大剛聽得大爲高興欣慰，樂得哈哈大笑道：「好小子，看你不出，你猜忖人家心意的本事還眞有一套，照你這樣說來，老夫是多此一舉了。」

胡子揚心中一動，說道：「多此一舉，那倒也不盡然，如果晚輩是老前輩的話，我倒要叫世人看看我不欺弱怕惡的稜稜風骨……。」

九頭獅子霍大剛楞了一楞道：「你這話的意思，老夫不懂。」

胡子揚說道：「老前輩既然已經來了，何不索性發揮大仁大義的精神，不隨流俗的給世人一新耳目，將莫家母女送出此地……」

九頭獅子霍大剛一震道：「這……」

胡子揚可不讓九頭獅子霍大剛口中把「不」字說出來。朗笑一聲，截口道：「大丈夫行其所當行，是其所爲是，豈爲世俗流言所左右，老前輩難道……」

九頭獅子霍大剛被胡子揚一頓話說得自己比自己所認爲的更是有個性，更是偉大，不由得挺了挺胸膛道：「老夫頂天立地，光明正大，怕什麼閒言閒語，少俠一語提醒了老夫，對，老夫就保她們母女步上平安坦途。」

胡子揚眞沒想到九頭獅子霍大剛是這樣一位可愛的老人，被自己三言兩語就說得改變了主意，當時，不但是高興，而且也眞對這位九頭獅子霍大剛萌生了一份敬意，當下肅然一禮道：「老前輩義薄雲天，晚輩無任景慕。」

九頭獅子霍大剛朗朗一笑，揮手吩咐道：「飛鵬，你們四人前面開道，護送他們母子出境，並且放言出去，欺負一個病婦弱女，不但有失江湖道義，也叫他們道上同人蒙上欺善怕惡之羞，爲老夫所不許，誰要不服勸阻，莫怪老夫刀下無情。」

羅飛鵬應聲領命，帶着三位師弟轉身開道而去。

胡子揚向徐大娘招手呼道：「大娘，請過來見過霍老前輩。」

九頭獅子霍大剛搖頭道：「老夫爲道義相護，不用見面了，要他們繼續上路吧。」說着，轉身向前走去。

胡子揚微微一笑，向徐大娘示意隨後跟進，自已却陪着九頭獅子霍大剛一路而行。

說也眞有那回事，自九頭獅子霍大剛同行之後，就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故，九頭獅子霍大剛在這地面還眞有他的威望。

第二天，一行人已走出百里開外，徐大娘暗示胡子揚，他們已經脫離了險境。

胡子揚正要代表莫家母女向九頭獅子霍大剛道謝時，九頭獅子霍大剛拍着胡子揚的肩頭，道：「小兄弟，別的話都不要說了，老夫與他們無恩無怨，却很欣賞你的胆識，事完之後，別忘了到舍下一談，老夫走了。」

此老倒也執着得可愛，送了人家一天多，就沒和徐大娘他們說上半句話，一聲說走，舉步就走了。

胡子揚送走九頭獅子霍大剛，一回頭却已不見了徐大娘他們一行人。

不知什麼時候，他們一行人已偷偷的溜走了。

好在前面就是市集，不難買到吃喝。

胡子揚想起自己忙了二天，連半聲「謝」字都沒有得到，不覺搖頭啞然而笑，向市集之中走去。

這是一個小市集，位置也不在交通要道之上，所以街道上不大熱鬧，沒有人潮如湧那種盛況，胡子揚脚步踏在麻石舖成的街道上，自己都可以聽到自己的步聲。

抬頭迎面就是一家飯店，小地方沒有什麼酒樓，要吃飯就只有飯店，其實飯店與酒樓也沒有什麼多大的分別，最終目的還不是一個「吃」字。

敞開的門面，裏面擺着四張桌子，四張桌子上還是空空如也，沒有半個客人，胡子揚眞是唯一的一個前來照顧的客人。

奇怪，不但沒有看見其他的客人，甚至連招呼生意的店小二都沒有一個。

胡子揚只有自己選了一張桌子落坐，揚聲呼道：「店中有人麼？」

人是應聲出來了，但出來的人，却把胡子揚看得楞住了。

因爲眼前的人，旣不是肩頭上搭着大布巾大小子，也不是甩着大辮的大姑娘，而是一位身穿綾羅綢緞，貌美如花，小姐般身份的妙齡姑娘。

更絕的是她走到胡子揚面前居然恭恭敬敬的萬福一禮，吐着黃鶯般的清聲道：「小婢梅兒，見過公子，有請公子後廳奉茶。」

胡子揚一愣道：「姑娘，你沒認錯人吧！」

梅兒姑娘嫣然一笑道：「公子如果姓胡，小婢就沒認錯人。」

胡子揚摸着自己頭道：「我……我倒是姓胡……」

梅兒姑娘含笑道：「那麼公子請吧！你一個大男人，難道怕吃虧麼！」

說得也是，管他的，胡子揚哈哈一笑，站了起來，道：「在下吃在口中，穿在身上，實在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姑娘請前面引路。」

梅兒微微一笑，在胡子揚面前蝴蝶翻花般一扭纖腰，帶起一陣香風，轉身向裏面走去。

走進裏面，原來並沒有什麼大廳，只有一條甬道，梅兒姑娘頭也不回的一直向前走去，胡子揚却也抱着旣來之則安之的心理，絕口不開口問詢，跟着走下去。

這條甬道還眞長，怕沒有二三十丈，走到盡頭，眼前豁然一開，一座花團錦簇的大廳立時呈現眼前。

迎面一人，便是徐大娘，這時徐大娘已經換了一身盛裝，盛裝之下，一團笑容，迎着胡子揚一欠身道：「家主人，親自相迎少俠。」接着閃讓一旁。

胡子揚心神一震，抬目望去，只見正前方站着一位年約四十左右的中年婦人，氣質高華，面帶微笑，向他微微點頭。

這就是江湖上盛傳的三月夫人，人見人怕又人見人愛的三月夫人了。

胡子揚心中有數，不敢在三月夫人面前無禮，向前一步，行禮道：「晚輩胡子揚見過前輩。」

三月夫人欠身還禮道：「少俠乃是小女救命大恩人，請勿多禮。」

廳中早已擺好了一桌酒席，肅客入席，請胡子揚上坐，胡子揚堅辭不就，坐了次一席。

席中不見三月夫人的女兒莫小姐。

三月夫人先敬了胡子揚三杯酒道：「這三杯酒敬你救老身女兒之情。」

胡子揚謝了三月夫人的敬酒，三月夫人臉兒微微一變道：「少俠，你可有一位兄長名叫胡子昂？」

胡子揚心中忖道：「果然沒有猜錯，莫小姐就是我的大嫂，要來的終於來了。」廝着頭，欠身道：「晚輩正有一位兄長名叫胡子昂。」

三月夫人道：「你可知道你兄長的爲人？」

胡子揚道：「晚輩離家巳久，家中情形不大瞭解，前輩下問不知有何見教？」

三月夫人冷冷一笑道：「老身應該心裏有數。」

胡子揚暗暗抽了一口冷氣，道：「晚輩只看出錦兒身上的二相圈仍是晚輩家傳之物，別的事情，便不敢妄測了。」

三月夫人點點頭道：「不錯，那正是你們胡家的『二相圈』，錦兒也是你們胡家的骨肉，你總該知道小女是你什麼人了吧。」

胡子揚雖然心中早有這種看法，但這時耳聽三月夫人親口說了出來，仍不免驚叫一聲，說道：「難道莫姐姐就是晚輩大嫂？」

三月夫人冷「哼！」了一聲，道：「她現在巳經不是你們胡家的人，也不是你的大嫂了。」

胡子揚愕然道：「我大哥怎樣了？他做了些什麼對不起大嫂的事？」

三月夫人道：「天下所有的絕事，他都做絕了，你是他的兄弟，你說，你該如何還給老身一個公道？」

胡子揚楞住了，不知該說些什麼話才好。

忽然，莫小姐帶衝帶跌的走了出來，叫道：「小叔是好人，娘，您就不要作難他吧。」

莫小姐身後跟着二個丫環，她是一路掙扎而來的，那二個小丫頭却是阻止她不住。

三月夫人秋霜般的臉兒一收，綻出一臉苦笑道：「孩子，你……你受他們胡家的折磨難道還不够……。」

莫小姐嘶聲叫道：「娘，這又和小叔何干啊！何況，女兒要不是小叔挺身相救，也回不來見您了。娘啊！您千萬不能爲難小叔啊……」

胡子揚原在暗暗嗟嘆這位三月夫人實在橫蠻得可以，難怪江湖上批評極壞，由此可見，只怕她的那位小姐也好不到那裏去，這時，莫小姐忽然闖了出來，使胡子揚心中觀感爲之一變，覺得這位大嫂實在是一個出汚泥而不染的青蓮，以她這般性情，實是一位了不起的賢妻良母，莫非大哥眞是對不起大嫂？

頃刻之間，胡子揚腦念連轉，是是非非，把他弄得莫衷一是，暗暗搖頭不巳。

三月夫人實是愛極了這個女兒，搖頭大嘆道：「孩子，好！好！好！娘答應你，不爲難他就是。」

莫小姐道：「娘，小叔說過，他能醫好女兒的重傷哩！女兒要請他醫傷去！」

知母莫若女，莫小姐可不放心母親答應的話，馬上又有了新的請求。

三月夫人搖頭道：「孩子，你可是看不起爲娘，你那點點傷有爲娘替你醫治就是了，爲什麼要去求外人。」

莫小姐道：「小叔可不是外人啊！」

三月夫人不悅地道：「＝他不是外人，那娘是外人了。」

莫小姐掩面而泣道：「娘啊！您怎麼說出這種話來，女兒倒不如不回來，死在外面的好！」嗚！嗚！嗚嗚！嗚嗚！傷心的哭了起來。

三月夫人見女兒傷心，只得又軟了下來，忙又道：「好！好！好！照你說，胡少俠不是外人。」

莫小姐道：「娘啊！女兒的傷痛好難過啊！就叫小叔替女兒醫病吧。」

三月夫人愛女心痛，只得向胡子揚說道：「小子，算你走運，有人在維護着你快替你大嫂醫病去吧！」她心裏不是不明白愛女心意　就是不願教愛女心裏不痛快。

莫小姐旣然是胡子揚的大嫂，而莫小姐的傷又是傷自胡子揚的家傳絕學「三潭印」，其傷她的人是誰，不言可知了。

可是莫小姐在胡子揚面前的回答是「不知道」，而在她母親面前的回答也是「不知道」，尤其，她不讓她母親替她看傷

而非要胡子揚出手，其中用心之苦委實令人感動。

因爲，她這種傷勢要教她母親知道了，那可就要天下大亂了。

胡子揚隨着莫小姐轉出大廳時，他表達了他這份感激的心意：「大嫂，你那片維護之心，小弟感激不盡。」

莫小姐沉聲一嘆道：「你大哥不要我了，我巳不是你大嫂，兄弟，你以後就叫我莫姊姊吧，莫姊姊很高興遇上你，認識你這個兄弟。」

胡子揚道：「是，莫姊姊，但不知我大哥怎樣對不起你？」

莫小姐搖了一搖頭道：「兄弟，我們不談你大哥的事好不好，你快醫好我的傷，回家去見娘吧，你可知道娘整天念着你啦。」

莫小姐絕口不說她丈夫的壞話，可見她是一個多麼溫淑的好大嫂，胡子揚只有暗暗一嘆，替莫小姐醫起傷來。

「三潭印」雖然是一種武林絕學，但在會者難同的情形之下，胡子揚自是手到病癒，胡子揚自己只不過是出一身大汗和損耗一些眞元的內力而巳。

胡子揚被安置在客房裏休息，三月夫人也沒再找他麻煩，不過胡子揚知道，左右附近一定有不少人在暗中監視他，三月夫人也絕不會輕輕易易的讓他離開。

而他自己，因爲是胡家的人，他也不願丟這個臉，偷偷的逃跑，要走，就要光明正大的走。

第二天，胡子揚還在坐息中，耳中忽然有人叫他道：「兄弟，醒來吧，我們可以走了。」

胡子揚一睜開眼來，只見窗外天色大亮，房內更是只見眼前站着一個朦朧的人影，一個書生模樣的男子人影。

胡子掌單掌一立，輕聲喝道：「誰？你是誰？」

那人一笑道：「兄弟，我是你莫姊姊，難道你就看不出來了。」

胡子揚吁了一口氣道：「莫姊姊，原來是你。你要到那裏去？」

莫小姐道：「回去呀！」

胡子揚一時沒有會過意來：「回去那裏？」

莫小姐一笑道：「當然是去你家呀！」她傷勢一好，人就活跳跳的了，可見她實在也是一個很開朗的人。

胡子揚一挺腰站了起來，說道：「你也去？」

莫小姐道：「有些事情不明白，我要去弄個明白。」

胡子揚道：「伯母讓你去嗎？」

莫小姐道：「不，我自己要去的。」

胡子揚道：「伯母讓我走嗎？」

莫小姐道：「我都要走，家母不放你走麼？」

「丫頭，你苦頭也沒吃足，人剛好就不安份了。」三月夫人橫身擋在門口。

莫小姐道：「娘，女兒心裏有很多事，令人片刻難安，不去查個明白，是不行的。」

三月夫人道：「娘可放心不下，有什麼事，娘替你查去。」

莫小姐道：「這是女兒的私事，誰也代替不了，有子揚一路，娘儘可以放心就是。」

三月夫人扳着臉道：「丫頭，你說，你是不是誠心和娘搗亂？胡家對你這樣壞，娘又豈能輕易放過胡家的人。」

莫小姐投向三月夫人懷中，像小孩子一樣，撒着嬌道：「娘，有帳以後再算吧，這次子揚先救了女兒，又替女兒醫好了內傷，娘就不要再計較了吧，何況，女兒此行，還少不了要子揚的保護哩！」

三月夫人搖頭一嘆道：「有了你這種女兒，娘的面子都要教你丟盡了。」

忽然，猛一瞪眼，向胡子揚喝道：「

小子、這次放過你了，你小心聽着，我女兒交給你了，要是少了一根毫毛，老身絕不放過你。」

胡子揚見三月夫人一見了自己的女兒，就毫無辦法，再兇也兇不起來，心裏只想笑，但不敢笑，只有低着頭道：「前輩請放心，晚輩一定不負所托。」

三月夫人慈愛的撫着莫小姐的頭，不自覺的眼淚就流下來了，她不願讓胡子揚看到她的眼淚，一推莫小姐，道：「你們就去吧！」接着一扭頭，轉身走了。

胡子揚暗暗點頭忖道：「三月夫人愛女之心無與倫比，江湖傳言道她窮兇極惡之言，只怕不盡可信。」

胡子揚帶着無盡的感慨與莫小姐別了三月夫人，向回家的路走去。

莫小姐離開三月夫人之後，人又沉默了下來，同時也失去了在三月夫人面前所掛在臉上的笑容。

胡子揚幾次開口，想提起莫小姐的談興，消解她心中的憂思，都被莫小姐一聲輕嘆阻住了。

二人在路上走了一天多，第二天，莫小姐忽然向胡子揚道：「兄弟，你獨個兒回家去吧，姊姊不去了。」

胡子揚大感意外道：「莫姊，你這不是叫小弟爲難麼？」

莫小姐道：「我和你一同回去，你才爲難啦！你怎樣向你父母說明。」

胡子揚道：「可是，我答應過令堂，我要保護你。」

莫小姐一笑道：「你放心，我去的地方很安全，不會發生意外的，這樣吧，我們約個時間，你再送我回去如何？」

胡子揚不是一個很願勉强別人的人，尤其莫小姐是他的大嫂，一個受盡了委曲的大嫂，他想道：「也許她另外有她的用心，好吧，我就成全她吧。」

胡子揚點點頭，而且定了一個三個月之約，再在這裏相見。

然後，胡子揚帶着滿腦子的迷惘和憂心，向着回家的道路走去。

這一路，他却走得一點不開心，而且，也走得很慢，他的走得慢，可不是一般遊子們的近鄉情怯，而是有點不想回去，回去面對那發生了變化的家庭。

胡子揚心中實在不想回去，可是他又不得不回去，因爲家裏有他的父母在啊！

「我家小姐呢？」忽然，徐大娘從橫裏走了出來。

胡子揚吁了一口氣，把莫小姐分手的地方告訴了徐大娘，徐大娘去後，胡子揚的心情也舒暢多了，他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放心不下大嫂的安全，才使得自己心事重重。

昔日家園　面目全非

一陣急行，太湖胡家墟就出現在眼前了，景物依舊，可是人面全非，一路上他就沒有見到一個他認識的人。

這也難怪，他離家時不過八九歲，現在已是二十多歲的人了，兒時遊伴都已長大成人了，從前的大人現在又是步入了老境，容顏改變多大，自是相見不相識了。

胡子揚的父親胡奇峯雖然是江湖上一代大俠，但却不是富有之人，住在胡家墟，在鄉人眼中不過是小康之家而已，也沒有人知道他在江湖上是個响當當的脚色。

胡子揚記得自己家的房子並不大間，只是普通而已，但是當他走到自己家門附近，他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敢情，他家那座房子現在已經變成了朱漆大門的連雲大宅第了。

門口守門的不但有又高又大的石獅子，而且還有帶刀仗劍的武士分列兩旁，那股氣勢壓得胡子揚楞了半天不敢相信這裏還是自己的家。

正當胡子揚欲進不進，猶豫不決之際，一位仗劍武士衝向他大喝一聲：「小子，滾開，在這裏賊頭賊腦的探視什麼？」

胡子揚當然不會滾開，一揚頭，雙目之中射出二道懾人的神光，但却又有禮貌地一抱拳道：「請問這裏可是胡府？」

那仗劍漢子被胡子揚的神光一照，那氣勢稍稍一斂，但，還是愛理不理的道：「你找誰？」

胡子揚道：「在下求見胡老太爺！」

那仗劍漢子道：「什麼胡老太爺，這裏沒有。」

沒有胡老太爺，怎麼可能，胡子揚皺着眉頭道：「胡老太爺諱字奇峯……。」

「去！去！去！本府沒有這號人物。」那仗劍漢子已是不耐煩了。

胡子揚久不回家，再是看不慣那仗劍漢子的惡行惡像，可也不便以牙還牙，只好用最大的忍耐力，陪着笑臉問道：「貴府是……。」

那仗劍漢子大喝一聲道：「少嚕嗦！滾！」長劍一揚，橫的向胡子揚屁股上拍來。

那仗劍漢子的劍雖然是橫的拍來，不會殺人，但却是一個打人的動作，胡子揚可就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口中一聲冷「哼！」：「好大胆的惡奴，你敢用劍傷人，該死！」右掌一抬，便落在那仗劍漢子握劍的腕脈上。

那仗劍漢子但覺腕脈之處如同刀切，痛得五指一鬆，丟下手中長劍，抱着手腕，慘叫起來。

本來腕脈上挨一下，也不致痛到那種叫死叫活的程度，只因胡子揚有心懲治那惡奴，落掌之際，加了一成「三潭印」內力，故意使他受到加倍的痛苦。

其他的人睹狀一驚，身形連幌，橫刀立劍，就把胡子揚圍在當中。

胡子揚露了一手，他們雖然圍住了胡子揚却沒立時動手，另外有人報進去了。

胡子揚見那幾個人沒有立時動手，也就微微一笑，沒有搶攻。

片刻之後，只聽一聲大喝道：「什麼人，好大的胆子，敢到這裏來撒野！你！……。」一條漢子大叫着衝了出來，可是他只是雷聲大雨點小，一看清胡子揚面貌之後，就刹住身形，停在老遠之外了。

胡子揚望了那漢子一眼，却是不認識他，便問道：「你認識在下？」

那漢子冷「哼！」一聲，道：「你是什麼東西，誰認識你。」奇怪的是他却返身跑回府內去了。

胡子揚當時心中也有點奇怪，但也沒有放在心上。

胡子揚有耐心地等着，不久之後，一行出來了五個人，當先一人胡子揚依稀認出他就是大哥子昂，這時他心情有點激動，幾次想衝上去，都因怕引起誤會而把激動抑制下來。

胡子昂已經走到了近前，上下一打量胡子揚，眉頭一結，不知他認出了自己沒有。

「他一定認不出自己來，離家時，我的年紀太小了。」胡子揚猜忖着大哥的反應。

胡子昂果然沒有認出胡子揚，抱了一抱拳道：「朋友，在下胡子昂，有請朋友見示上姓高名。」

胡子揚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搶前一步，道：「大哥，我是你的小弟子揚呀！」

胡子昂閃身讓開一步，道：「且慢，你眞是子揚麼？」

這是一份愼重，闊別巳久的兄弟，容貌的變化奇大，如果被奸人利用了，吃虧事小，丟人事大，胡子揚瞭解大哥這份冷靜，也欣幸大哥這份機警，當下微微一笑，道：「大哥，你看這是什麼？」他很快的掀開了一下衣領，裏面也有一枚「二相圈」。

胡子昂大叫一聲，道：「小弟，眞是你，大哥可一點都認你不出來了。」

兄弟二人同時伸開手，相擁在一起。

胡子昂接着替胡子揚引見了同來的四個人。

那四個人便是：太湖俠隱朱公旦，三湘奇士許雲和，布衣鐵劍廖仁山，分水蛟龍駱新元。

接着，胡子昂拍着胡子揚的肩頭，一臉得色的向大家道：「舍弟子揚追隨武林奇人三絕先生學藝十五載，如今藝成歸來，眼看我武林大軍又增新秀，哈！哈！哈哈！本人也就有了一個大好的帮手了，走！兄弟，我們進去說話去。」

完全一派雄主的口吻和氣派，聽得四週之人，泛起一片欣幸之色。

三絕先生號而不名，是近百年武林中罕見的奇才，三十年前，三絕先生曾獨闖少林武當兩大門派，印證武功奇學，全勝而歸，因此三絕先生之名不脛而走，被視爲當今第一奇人。

胡子揚是名以師傳，聞者能不對他刮目相看。

胡子揚可一點不喜歡大哥這種作風，皺了一皺眉頭，一言未發。

胡子揚進得內廳，便對胡子昂道：「大哥，我先去看看娘去。」拔腿便向裏面跑。

身後傳來胡子昂的笑聲道：「小弟，你要跑到那裏去，娘和爹都不在這裏！」

胡子揚滿心高興一掃而光，轉身急回道：「大哥，他們怎樣了？」

胡子昂微微一笑道：「兩位老人家都很好，兄弟別胡思亂想，今天已經不早了，明天一早，我們一同去叩見兩位老人家就是。」

胡子揚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道：「二姊呢？」

胡子昂道：「二妹隨侍在二位老人家身邊，明天你就可以見到她了。」

一陣環珮之聲傳來，接着但覺眼前一亮，四個美妙絕倫的少女捧着一位天仙化的人兒從內院走出來，她是人未進身，話聲先到：「那撒野的小子，人在那裏？」

胡子昂迎了上去道：「玉嬋，誤會！誤會！天大的誤會，什麼撒野的小子，那是小弟子揚回家來了，子揚，快過來，見過你嫂子。」

胡子揚回家的第一感覺不但是陌生，而且有着峯迴路轉又一村，意外之中更有意料的驚愕。

胡子揚別無選擇，只有走到那花枝招展的大嫂面前，長揖一禮道：「小弟子揚見過大嫂！」

那大嫂挑了一挑秀眉，居然沒有回禮，還冷冷的道：「不敢當！」

接着，那大嫂一轉頭，問胡子昂道：「莊主，聽說你這位三弟，是武林奇人三絕先生的衣缽傳人，名師出高徒，身份果然非凡，看來我這大嫂是有點不配了，哼……」一扭身子，回頭就進去了。

胡子揚茫然的一怔，不知自己錯在那裏，惹得這位大嫂滿腹牢騷。

胡子昂搖着頭發出一聲苦笑道：「別理他，你大嫂就是這樣小心眼，過幾天再向她說兩句好話就沒事了。」

胡子揚道：「大哥，我到底錯在那裏呢？」

胡子昂道：「你沒錯，別要放在心上，大哥替你擺宴接風。」

胡子揚很有幾杯酒量，但是他醉了，醉在煩惱的鬱結之中。

室內一燈如豆，胡子揚朦朧中看到眼前有一道影子在晃動，他一挺腰坐了起來，原來，他是睡在一張床上，床前果然有一個藍衫人，一個身穿藍衫的書生。

那書生年約三十左右，向着他微微一笑，道：「三弟，你醒來了。」、

胡子揚根本就不認識他，他的口氣實在熟絡得出乎常情，一皺劍眉說道：「你是……？」

那人「啊！」了一聲笑道：「愚兄糊塗忘了先告訴你了，我就是你的二姊夫萬世榮，聽說你回來了，心中好不高興。」

胡子揚行禮見過姊丈，道：「世榮哥，有什麼事嗎？」守在床邊等自己醒的樣子，定是有什麼話想告訴他。

萬世榮道：「三弟，我想提醒你一件事情，多用眼睛看，多用頭腦想，任何事情不要答應得太快，就這句話，你好好睡吧。」說完話，轉身向房外走去。

胡子揚叫住萬世榮道：「世榮哥，我聽你的話。」伸手一握萬世榮的手。

不料，萬世榮忽然慘叫了一聲起來。

胡子揚連忙放了手，急口道：「對不起，小弟不知道你不會武功，手力重了一點。」

敢情，是這樣一回事。

他們談話不多，但像老朋友一樣，一接觸便有了共鳴的感覺。

萬世榮點點頭帶着微笑走了，胡子揚的心境忽然找到了什麼憑藉似的一下子平靜多了，再倒回床上一落枕便入了夢鄉。

說好今天一早去拜見堂上雙親的，早點用過了很久，却不見大哥出來，大哥當

然在內院．由於昨天初見大嫂時，被大嫂使了一記下馬威，胡子揚眞對她有點害怕，所以也不敢到內院去找大哥。

家！想念了十幾年的家，就是這個樣子，胡子揚只有搖頭一嘆。

忽然一聲輕笑了進來，同時問道：「三弟，你嘆什麼氣？」

胡子揚一歛神，望見二個少女正向房中走來。

二位少女同時一福，其中一位道：「莊主有請三爺內院相會。」

胡子揚只有硬着頭皮跟着二位少女向內院走去。

內院有內院的天地，胡子揚被領進了一間閣樓，樓內衣香鬢影，都是女孩子，大嫂就坐在衆香拱衞之中，就是見不到大哥。

胡子揚吃過大嫂的排頭，可不敢再討無趣，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小弟給大嫂請安。」

大嫂年紀不大，就比胡子揚自己也大不了二三年，但一臉威容厲色，使人看去她比她實際年齡要大得多。

大嫂揮了一揮手道：「罷了，一旁坐下吧。」

胡子揚吞吞吐吐地道：「大哥呢？」

大嫂道：「你大哥昨晚比你醉得更厲害，簡直成了一條死狗，現在還在做大夢啦。」

胡子揚道：「大哥說，今天陪小弟去叩見兩位老人家的。」

大嫂道：「今天只怕去不成了，改明天吧！」

胡子揚道：「大哥忙，那就小弟自己去吧。」

大嫂臉色一變，道：「三弟，你回家來是專門和大嫂我作對的，是不是？」

胡子揚悚然道：「小弟不敢，小弟更絕無此意。」

大嫂冷冷的道：「那為什麼大嫂的話，你一點也不理會。」

胡子揚暗嘆一聲，道：「是，小弟聽大嫂吩咐，今天不去了。」

大嫂冷冰冰的面色，透出了一絲笑容：「聽話的兄弟，才是好兄弟，大嫂不是說你，你在外面野慣了，回到家中來，也該多學習進退應對的規矩，將來你才會有出息，才像創造你們胡家新機運的人。」

好大的題目！胡子揚雖然胸無大志，這時候也只有連連點頭，道：「是！是！小弟多謝大嫂教誨。」

大嫂臉上的笑容又增添了幾分，不再那麼叫人見了可怕了，胡子揚的心情也輕鬆了幾分，只聽她又道：「聽說你是三絕先生的衣鉢弟子，此話可是當眞？」

胡子揚道：「小弟只能算是恩師的關門弟子，小弟上有兩位師兄，承受衣鉢，還輪不到小弟。」

大嫂目光一閃道：「你師父另外還有二位弟子，江湖上倒是未之前聞，他們現在那裏？」

胡子揚說道：「小弟那二位師兄，三十年前就離開師門了，小弟只知有那麼二位師兄，恩師卻從未告訴小弟他們現居何處。」

大嫂道：「難道他們也不回去看望你師父麼？」

胡子揚道：「不，是師父不准他們回去。」

大嫂無目的一笑道：「你師父把他們逐出門牆了。」

胡子揚搖首道：「不，師父只是不准他們再回去，就小弟這次別過師父，也是不准再回去的。」

大嫂一皺雙眉道：「為什麼？」

胡子揚道：「這是家師的規矩，到底為了什麼，小弟就不知道了。」

大嫂搖了一搖頭，說道：「你師父也眞怪。」

胡子揚回答道：「家師就是這樣一個人。」

大嫂道：「這多年來，就是你一個人在你師父身前了。」

胡子揚點頭應了一聲：「是！」

大嫂道：「那麼令師老年所悟絕學，也都傳授給你了？」平平淡淡的一句話，卻問得極有深度。

胡子揚打從一見這位大嫂，心裏就沒有好感，可是格於親情，他除了忍讓之外，實在別無他策，這時，心中一動，不得不稍稍用點心機了，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家師確有此心，只是小弟生性愚劣，難傳家師大道，家師在失望之餘，又收了一位小師弟，而命小弟提前下山了。」

大嫂輕輕的罵了一聲：「好混蛋！」

胡子揚欠了一欠身，道：「大嫂如果沒有別的教誨，小弟就此告退了。」

大嫂一搖手道：「你到外面去也是沒事，難得你現在有空，讓大嫂見你一身所學，日後也好重才運用。」口氣還是那樣老氣橫秋，不過態度却和善多了。

內院有一座練功房，房子高大寬闊，兵器架上不但十八般武器皆全，還有許多奇形怪狀的外門兵刄，眞可說是應有盡有，無一不全。

大嫂給了胡子揚三分顏色，叫他坐在自己身旁。

這時，外面又走進來三個老太婆，三個六十以上的老翁，大嫂也給了他們六人一個座位。

大嫂回顧胡子揚道：「三弟，愚嫂可是要看你的眞工夫，顯現眞工夫莫不過於動手，那六位老者都是本莊禮聘而來的當世高手，你就下場去向他們印證一番。」

胡子揚已經完全瞭解，大嫂在家中的威風，知道她的話就是命令，如果不願自找無趣，便只有將就她，現在，胡子揚除了遷就她外，可說別無選擇，當然只有點點頭道：「是，小弟領命，但他們六位前輩是……」打聽打聽他們的身份來歷，總不為過吧。

大嫂這倒沒有生氣，輕聲道：「江湖上有三陰三陽，共稱江漢六孤獨，他們各有奇門絕學，你可以大顯身手了。」

胡子揚道：「他們不是夫妻吧。」

大嫂說道：「孤陰獨陽，怎能成為夫妻。」

胡子揚點點頭道：「小弟心裏有數了。」立起身形，走到那六人之前，抱拳行禮，說道：「晚輩胡子揚，見過六位老前輩。」

那六個人只點了一點頭，其中一位老

者道：「你就是三莊主？」

胡子揚欠身說道：「不敢，晚輩胡子揚。」

那老者道：「你可知道老夫等六人是什麼人？」

胡子揚只知道他們叫江漢六孤獨，到底什麼姓名，他却是未之前聞。當即一抱拳道：「有請指教。」

那老者道：「老夫等江漢六孤獨是也。」說了等於沒說。

胡子揚應該知道江漢六孤獨是些什麼人才對，可是他就是不知道，這對江漢六孤獨來說，是大大的不敬，胡子揚當然不會表示自己的孤陋寡聞，惹人生氣，「啊！」了一聲，再次抱拳道：「原來是六位老前輩，久仰，久仰，失敬！失敬！」

那老者道：「你想向那位請教？你說吧！」

胡子揚一欠身道：「晚輩無狀，就請老前輩賜教高招吧。」又向那老者行了一禮，去向塲中。

那老者隨身走到胡子揚面前說道：「聽說你是三絕先生的傳人，想必有點眞才實學，希望你出手就使用眞工夫，在九招之內有所表現，十招之後，老夫就不奉陪了。」

胡子揚暗笑一聲，點頭道：「如此說來，晚輩只有全力以赴了。」

那老人道：「你最好全力以赴，老夫雖然不致傷你，要是教你在衆人之前翻幾個跟斗，那也臉上無光。」

胡子揚一抱拳道：「晚輩對家師蛟龍散手略得皮毛，那麼晚輩就用蛟龍散手，請前輩指教一二。」

蛟龍散手為三絕先生絕學之一，在他施展開來，就沒有失手過的歷史。

當年三絕先生單身獨闖少林寺，出手三招之下就扣住了少林掌門人的腕脈，這是何等震驚武林的手法，其被稱為武林一絕，也就從此盛傳開來。

那老者微微一震，接着哈哈大笑道：「好！好！好！老夫久有討教三絕先生蛟龍散手的願望，今天能有機會一見三絕先生絕學，那眞是再妙不過了。三莊主，你出手吧，教你也看看我們江漢六孤獨是否浪得虛名之輩。」

胡子揚心中打好了主意，口中道了一聲：「晚輩有僭，老前輩小心了。」雙手一翻而出，形同兩條水蛇般向那老者身上纏去。

蛟龍散手乃是以身相搏的手法，胡子揚不但手法東出西沒，神妙無方，兩脚下的步法，也隨着手法的變化，左旋右轉，忽進忽退，貼在那老人身上一樣。

那老者眞不愧為江漢六孤獨中的老薑，他自知手法絕對不會有胡子揚靈巧，因此打定以不變應萬變的主意，在雙臂之上注足了一生修為的功力，以小天星掌力，用撥雲見日的手法，向胡子揚劈去。

十招不是很多的招數，何況又是近身搏擊，連換氣的時間都沒有，只見彼此掌指交接之中，胡子揚身倒翻了出來，抱拳道：「多謝前輩手下留情，十招已滿，晚輩謹領教益。」

似乎胡子揚並沒有佔得上風，而那老者也沒能在第十招上像他說得一樣給胡子揚吃到什麼苦頭。

表面上，應是平分秋色，不分勝負。

事實上，却完全不是那回事，十招之中，至少有九招，胡子揚都搭上了那老者的腕脈，顯出他的手法實非那老者所能避讓得開，而那老者注足內力的兩條手臂，當眞就成了兩條鋼條，這也是胡子揚不能承認的事實，胡子揚也就保留了一手，沒有把蛟龍散手中的透穴手法使出來，這透穴手法，才是蛟龍散手中的眞正工夫，他要使出透穴手法，莫說那老者的兩條手臂只是硬同鋼柱，就是眞的兩條鋼柱，也要被他的手法打出二個洞來。

同時，第十招上，那老者並沒有發現他說的話，他除了以攻為守，自保之外，並沒有叫胡子揚吃到苦頭，丟到人。

當然，這種塲外人體會不到的實情，只有他們自己心裏有數，這就叫「啞子吃湯丸」了。

那老者紅着臉哈哈一笑道：「蛟龍散手果然神妙無方，老弟，只是你功力火候還少了二十年工夫，奈何不了老夫，但，假以時日，老弟一定可以憑此手法威震天下。」說着，轉身回到座上。

至於他自己未能得手之事，却隻字不提了。

胡子揚暗暗一笑，抱拳道：「多謝前輩教言，晚輩定會不負前輩所望。」

大嫂目光連閃，道：「三弟的手法確然神妙之極，能在翁老手中走十招不敗，實在難能可貴，但不知你有沒有勇氣嘗嘗吳姥常老的『星月齊飛』之學？」

胡子揚打從一進入這練功房，就對勝敗結果，作了利害雙方面的考慮，覺得大嫂此人心情極為難測，敗了只怕會教她看不起同時引起她的猜疑之心，勝了，可能同樣不討好，而被他視作眼中之釘，明槍不及，暗中計算，那就防不勝防了。

胡子揚表現了年青人乘勝追擊的喜悅，微微笑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座上同時站起一個老婆婆一個老翁，當然他們就是吳姥姥和常老了。

他們二人同時起身，同時一幌身就到了胡子揚面前。先是那吳姥姥笑呵呵的道：「三莊主，眞是名師手下出高徒，不錯！不錯！我老婆子和常老弟的『星月齊飛』你可知道是什麼工夫？」

胡子揚一怔道：「有請兩位老前輩指教？」

吳姥姥笑笑道：「你不知道，那你是準死無疑，當然那是對敵人而言，現在情形當然不同了，你是我們的三莊主，強賓不壓客，我老婆子就透一點口風給你吧，那就是老婆子和常老弟聯手對敵之際，有一套套入招中的暗器手法，名叫『星月齊飛』，你可要小心了，最好，用兵刄動手吧。」

也不知道這老婆子是一片好心呢？或是有意賣弄？故意向胡子揚示警的用心何在？

胡子揚的兵刄並沒有帶在身上，目光向兵器架上一掃，兵器架上雖然也有「卍字梅花奪」同類形的兵器，但巧妙設計之間，却有極大的分別，只見他眉頭一皺之下，大嫂已是一聲嬌喝道：「送上三莊主的兵刄。」

一個丫環應聲把胡子揚的兵刃送到了胡子揚手中。

胡子揚兵刃到手，一揚手中「卍字梅花奪」道：「晚輩這對『卍字梅花奪』構造上並無出奇之處，但有三招特殊手法，可以脫手傷人，也請二位前輩留心一二。」他是光明磊落，投桃報李，一點不佔對方的便宜。

常老頭接着一點頭道：「別磨牙了，動手吧。」

胡子揚一揚手中「卍字梅花奪」發出一陣龍吟之聲，口中道了一聲：「看招！」「卍字梅花奪」一推，直取那常老頭。

常老頭哈哈一笑：「來得好！」旋身甩袖，捲向胡子揚遞來「卍字梅花奪」。

常老頭穿的是大袖寬袍，袖子一捲，就像一朵灰雲，遮沒了半爿天。

胡子揚視綫被擋，心中一動，立時身形一矮，使了一招「望穿秋水」，向左飄了出去。

耳中只聽嗖！嗖！兩聲破空之聲，從他耳邊擦了過去。他幸好見機得快，沒有被暗器打中，可是他已出了一身冷汗。

不過，胡子揚也得了一份瞭解，他們的暗器手，一定是配合身形交叉的阻擋，從目視不及的死角中發出，確是令人防不勝防，厲害極了的手法。

常老頭一招失手，微微一怔，接着笑道：「三莊主心靈性巧，不愧是少年新秀，你再接三式看看！」

常老頭飛舞而起，兩袖注定鐵袖神功，撲向胡子揚。

同時，吳姥姥也是一聲乾笑道：「小伙子，老婆子可是要取你的下三路了。」

眞看不出，一位弱質婦人居然練成了一雙脚上工夫，只見她蓮飛花，就在胡子揚下三路，時隱時現，專在他身形將定未定之際踏來。

兩位老者都是當今江湖上極有名望的人物，而且也眞有實學，再加上二人的動作，一上一下，配合得天衣無縫，渾然一體，像是大人打小孩子一樣，打得胡子揚團團轉。

這時，他們兩人撲擊中，還沒有發出暗器來，就這樣巳令胡子揚縛手縛脚了。

因爲他們兩人功力不弱，都是高手中的高手，要應付他們的攻勢，已是不大容易，何況，胡子揚這時的處境顧慮多，輕不得，重不得，又要防範他們來去無踪的暗器，在這種多層壓力之下，他那能不縛手縛脚。

不過，胡子揚到底是三絕先生的傳人，身負罕世武功，雖然心理上顧忌太多，却還是支持了二十多招毫無敗象。

吳姥姥和常老頭見拳脚上工夫居然戰胡子揚不下，不由同時發出一聲輕嘯，輕嘯中他們的暗器可就出手了。

胡子揚閃身打撥，支持了片刻，他覺得有此成績巳經差不多了，於是，身形故意一滯，先閃開常老頭二把飛刀，接着一擺臂部右邊實受了吳姥姥發出來的一枚透骨釘，身形一偏，左邊又受了吳姥姥一顆三稜彈子。

接着大叫一聲，人就倒飛出去了，原來他受傷之後，又承受了常老頭一袖之力，那能不被震得飛了出去。

他可當眞的受了傷，跌落地上之後，口中還吐了一口鮮血，人也昏死過去了。

吳姥姥一楞，向胡子揚大嫂訕訕的道：「老婆子一時失手，有請夫人見諒。」

常老頭更是滿面歉色道：「老夫最後那一袖發出之後，誰知他已先中吳姥姥的二種暗器，老夫欲待收袖已是不及……」

胡子揚的大嫂一笑道：「動手過招，難免失手受傷，與二位前輩無關，怪只怪三弟火候不够，又復好强逞能的結果，這樣也好，算是給他一個教訓做見面禮。」

吳姥姥走向胡子揚俯身去察看胡子揚的傷勢，胡子揚大嫂又道：「三弟的傷勢自有他們料理，不敢有勞前輩，前輩就請回去吧。」

江漢六孤獨帶着一份歉意走了，胡子揚的大嫂一揮手，三個丫頭把胡子揚抬進了一間地下室。

胡子揚被一陣奇痛痛得睜開了眼睛，原來自己巳被放置在一張半躺半坐的鐵床上。

大嫂就坐在他對面，大嫂的四個貼身丫頭就站在自己之側，除了她們五人外便沒有旁人了。

傷口痛的叫人幾乎忍受不住，顯然傷害的暗器仍然留在體內，並未被取出，此外，好像傷口處還被加了一些令人倍覺痛楚的藥物，他就是被那些藥物痛得醒過來的。

大嫂臉上的笑容這時完全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冰霜，眉梢上挑，殺氣騰騰。

胡子揚倒抽一口冷氣，暗暗忖道：「糟了，弄巧成拙，自討苦吃了。」

大嫂望着胡子揚冷笑一聲道：「老三，你說，你爲什麼要搗我亂？」

胡子揚對於這句話，眞有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的感覺，怔了一怔，道：「大嫂，我什麼時候和你作過對來，你一定是錯怪小弟了。」

大嫂冷「哼！」一聲，說道：「你沒有和我作對，我問你，那小魔女是誰救走的？」

小魔女，原來是指莫姊姊那回事，胡子揚恍然大悟，「啊！」了一聲，道：「原來你說的是她呀！不錯，是我把她救走的，可是，我是無心的呀，我也不知道追殺她的是大嫂。」

大嫂道：「你要知道呢？」

胡子揚道：「小弟要知道，早就把她的頭提來見你了。」

大嫂道：「你眞的會把她的頭提來見我？」

胡子揚說道：「那還用說，當然是眞的。」

大嫂冷笑道：「只怕不見得，哼！說！你把她送到那裏去了。」

胡子揚心中有點爲難了，說眞話呢？還是謊假話？正當他猶豫之際，大嫂又冷喝一聲，道：「你不說，那就莫怪大嫂對你不客氣了。」

胡子揚本待和她打打太極拳，待她怒氣過後，再想辦法，這時聽了他要不客氣的話，不由火氣一冒道：「不客氣，你要怎的？」

大嫂冷冷的道：「砍掉你一隻手，砍

掉你一條腿，挖掉你一隻眼睛，甚至把你宰了，大嫂都做得出來。」

胡子揚怒視道：「你敢！」

大嫂陰陰一笑道：「你可知道大嫂在江湖上叫什麼名號？」

胡子揚當然沒有辦法知道，發出一聲不屑的冷笑。

大嫂指着自己鼻子道：「你也不打聽打聽你大嫂辣手仙姬什麼事做不出來。」

胡子揚眞還不知辣手仙姬的名號，不過看她那窮兇極惡的樣子，料她眞是那種說得出做得到的惡婆娘，不由暗暗的冒了一身冷汗，心裏發起毛來。

要知，她目前總是自己的大嫂，吃了她的啞巴虧又能把她怎樣，眞的拿她毫無辦法，不，好漢不吃眼前虧，在大嫂面前說兩句下氣的話，那也不算什麼，胡子揚暗中嘆了一口氣，道：「大嫂，小弟服了你了，小弟說就是。」

大嫂悻悻的說道：「哼！怕你不說。快說！」

這位大嫂可不是省油的燈，料想假話也騙不過她，但是又不能向她完全說眞話，思量了一下，只有半眞半假的道：「小弟把她送出二百里之外的一道河邊，河上有一條接應她的快艇，她坐上快艇就去了，至於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小弟就不知道了。」

地點是眞的，不但是眞的，而且就在三月夫人所住的市集之外，三月夫人總不是死人，讓她搜個正着吧。

大嫂道：「你說的可是眞話？」

胡子揚道：「大嫂一定會去找她，小弟怎敢說假話。」

大嫂點點頭道：「你能顧慮到這一點，總算還不太笨，你的命運，那就看你的表現了。」說着，挺身走出去了。當然，那四個丫頭也不會留在室內陪伴胡子揚。

室內就只剩下了胡子揚獨自一個人。

胡子揚的手脚未縛，可以自由活動，現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檢視身上的傷口，弄明白怎樣會劇痛的原因。當他扭身向大腿後面檢視時，他幾乎要大哭了起來。

原來，他才發現他的腰忽然痲木不靈了，根本就彎不下去了，自然也無法看到那傷口了。

敢情，他們在自己身上做了手脚，所以才大方得不把自己的手脚縛起來。

腰不能彎，這可痲煩了，只有坐回床上，吸了一口氣運起功來……。

糟了，眞氣也凝不起來了。

胡子揚眞是欲哭無淚，這次自己眞是錯得太過份了，把自己的一生都錯在一念之間了。

胡子揚想到懊惱後悔之處，不由得長長的嘆了一口長氣，長氣未了之際，忽然有人也接着嘆了一口氣道：「三弟，這就是你趕着要回來的家。」

胡子揚氣惱之際，以爲說話的人是姐丈萬世榮，欣喜道：「世榮哥，你……」

不是他姐丈萬世榮，而是一個連頭帶腦罩在一件特製青袍的人，當胡子揚看見那人從門外走進來時，他楞住了。

「兄弟，你發什麼楞？你難道沒有聽出我的聲音來？」

他聽出來了，那是他另一個大嫂莫姊姊，胡子揚大喜道：「莫姊姊，是你，你是怎樣進來的？」

莫莉花道：「兄弟，別忘了，莫姊姊也做過這裏的女主人啊！」

胡子揚道：「莫姊姊，小弟中了辣手仙姬暗算，這却如何是好？」

莫莉花一笑道：「莫姊姊來了你還担心什麼？莫姊姊要沒有救你之能，也就不會現身出來了，張開口來！」

莫姊姊的話，胡子揚是絕對相信，立時張開了口，只見莫姊姊手中射入一道白光，沒入胡子揚口中。

那是一顆藥丸，那藥丸入口即化，但却奇臭無比，使得胡子揚一陣噁心，當時翻胃轉腸，「哇！」的一聲，口出一大灘黑水，黑水吐盡，又吐了二口鮮血，胡子揚頓覺心身一輕，舒服多了。

莫莉花道：「好，你現在可以試試運功了。」

胡子揚運起一口眞氣，一吸而凝，大喜之下，便運起功來。運行一週天之後，胡子揚收功而起道：「莫姊姊，走，我們去找她算帳去。」

莫莉花道：「找誰？」

胡子揚道：「當然是那可惡的辣手仙姬呀！」

莫莉花道：「你憑什麼去找她？」

胡子揚道：「她在我身上下了毒。」

莫莉花道：「你既然中了毒，怎麼還能去找她？」

胡子揚道：「那是你給了我解藥。」

莫莉花說道：「我是誰，你能說出來麼？」

胡子揚一怔，道：「這……。」

莫莉花道：「而且，她現在是你名正言順的大嫂，你這小叔受點教訓也是應該，難道你還能編排她什麼不是。」

胡子揚恨恨的道：「這口氣，小弟實在嚥不下去。」

莫莉花道：「這時候你嚥不下去也要嚥。」

胡子揚沉思了一下道：「好在現在身中之毒已解，那我就和她在這裏開開玩笑吧。」

莫莉花道：「這玩笑開不得，你這大嫂不但爲人毒辣，而且聰明絕頂，你那些花樣絕不是她的對手，到那時吃了她的虧，你就叫天不應呼地無門了。而我就是想來救你也有心無力了。」

胡子揚道：「她這樣可怕麼？」

莫莉花道：「她要是不可怕，我怎會被她整得這樣慘，走吧，趕快離開這裏要緊，萬一被她們撞見了，你就沒有第二次機會了。」

胡子揚道：「可是我身上的二處外傷，只怕有問題……」

莫莉花道：「什麼只怕有問題，很本就有問題，可是動不得，一動問題更大了，還是勉强着走吧。」她是一朝被蛇咬，老是提心吊胆。

胡子揚伸展了一下身手道：「好，先離開再說。」

莫莉花領着胡子揚左轉右轉，並沒有出莊，而進入了另一間地下室。

室內有燈有火，還有一個人——徐大娘。

胡子揚見了徐大娘，臉色一紅，招呼的聲音都小得只有自己聽得到，這也實在丢人，想當日，自己在他們眼中是何等的威風，何等的光彩，現在成了這個樣子，自己臉上實在無光。

莫莉花第一句話便道：「大娘，快看看胡兄弟的傷口，他被她們做了手脚。」

胡子揚的傷口位置，由一位婦道人檢視，實在叫人臉紅，胡子揚忸怩地道：「不用了，還是我自己來吧。」

莫莉花道：「別小家氣了，疾不忌醫，快給徐大娘看看。」

胡子揚的心事被莫莉花說破了，倒是不便再拒絕，聽由徐大娘檢查。

胡子揚原來所中的暗器已被取出，但是傷口中另外被放置了一種身具八隻脚，蜘蛛不像蜘蛛，螃蟹不像螃蟹的怪虫，徐大娘費了很大的心力，把胡子揚的傷口加大了一個圈，才把那怪虫挖了出來。

那怪虫還沒死啦！還在伸張着八條腿左撞右闖哩！好惡心，好可怕。

胡子揚這等英雄人物，也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大爲驚悸。

徐大娘用小刀子在一隻怪虫身上刺去，只見那怪虫身上流出一種黃水，那黃水立時便把那些挖下來的肌肉化得一無所有了。

胡子揚大驚道：「好厲害，這是什麼怪虫？」

莫莉花道：「這叫化屍虫，它在你傷口之內，咬你吃你，却要不了你的命，如果你在你傷口內殺死了它，它身中的毒汁，可也就要了你的命了。」

胡子揚嚇得臉色都變了，要是自己動手的話，不用說，見了這種活虫，那會連自己皮肉把它挖出來，一定是一指把它點死，然後除去，這一來，那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胡子揚的傷口雖然被挖去一大塊肉，痛是痛到了極點，敷上徐大娘的上好生肌散之後，心情却是一鬆硬朗的站了起來。

莫莉花問道：「兄弟，能走動麼？」

胡子揚一笑道：「小弟受傷之時，就有選擇，未傷筋絡，小痛何妨。」

莫莉花道：「那麼我們搶先一步，去見……令尊令堂吧。」

她本來也該稱公公婆婆的，她也很想這樣稱呼，但話到口邊，她還是改了口。

胡子揚冷眼旁觀，也是暗暗的嘆了一口氣。

莫莉花是輕車熟路，領着胡子揚毫無困難的出了「金吾莊」。

「金吾莊」是現在的莊名，從前只是幾間小瓦屋，那裏稱得上什麼莊不莊的。

胡子揚的父母被安置在太湖中一座名叫湖心山的小島上，小島與外界有小船交通來往，很是方便。

不過胡子揚他們不能利用那些交通小船，因爲那些小船都是金吾莊的，那豈不等於自暴行踪。

好在莫莉花早有成算，一聲輕嘯便招來了一艘快艇，借着黑色的掩護，把胡子揚送進了「湖心山」。

胡子揚先跳上岸去，接着該莫莉花上岸，但她却沒有上岸，歉然道：「兄弟，請恕莫姊姊不能陪你一同拜見兩位老人家了，你要小心啊！」不待胡子揚答話，她已吩咐一聲，撥轉船頭隱於黑影之中了。

胡子揚只有黯然一嘆，向建築在小山坡上的房子奔去。

這裏沒有太多的警衛，胡子揚直趨房子門前，伸手叩响了門環。

「誰？」打開門來，是一個蒼頭短鬢的獨臂老者。

胡子揚記不起那老頭的面貌了，但却忘不了他僅有的一條手臂，歡呼一聲，道：「褚大叔。」

褚大叔名叫褚義，是他們胡家的老僕人，也是胡子揚最最忘不了的兒時保護人。褚大叔顯然老眼已是昏花，舉起手中燈籠，瞇着老眼打量了胡子揚半天，還是不認識胡子揚，搖了搖頭……

胡子揚搶着告訴他道：「大叔，我是小三子呀！」

小三子是胡子揚的小名，小名給人的感覺最親切，褚大叔聽得一震，把手中燈籠向地上一拋，伸手搭在胡子揚肩頭上，高興得跳了起來，大嚷大叫道：「老爺，夫人，三少爺回來了。」拉着胡子揚向屋內便跑。

屋內登時大放光明，老父老母聞聲披衣而起，此外，全屋子裏的人也都圍上來了。

父親母親身體都健朗得很，十幾年久別，倒是一眼就認出來了。

胡子揚這時腦中什麼恩怨都沒有了，一聲：「娘！」就像小孩子一樣投到母親懷抱中了。

這裏，全是家中老僕人，有褚大叔，王大嬸，小乙哥，金花姐，另外還有幾顆腦袋在屋外張望，想必是後來添的新人了，可是沒有見到姊姊。

父親輕咳一聲道：「老三，你大哥爲什麼不和你一道回來？」父親不便和兒子親熱，可要找話題說話了。

胡子揚脫出母親懷抱，謊言道：「大哥很忙，一時抽不出時間來，孩兒又急着回來叩見兩位老人家，所以獨自一人先回來了。」

母親接着道：「那你姊姊也該陪你一同回來呀！」

胡子揚一怔道：「孩兒沒有見到姊姊呀！」

母親道：「也許你姊姊沒有到你大哥那裏，到另外的地方去了。」

父親道：「揚兒，先把你學藝的情形，說給爲父聽一聽！」

王大嬸也擠向前道：「三少爺，你餓了吧，老身替你去弄點心去。」

金花姐也道：「三少爺 婢子去替你準備睡處去。」

小乙哥笑嘻嘻的道：「三少爺 小乙子替你燒洗澡水去。」

[illegible]懷念他，都想和他說上兩句話，這份深厚的情誼，感動得胡子揚熱淚盈眶，只惜無法分身，不能向他們一一表示自己那份感激之情。

這一夜，胡子揚睡得好香好甜，好踏實！

忽然，一聲清脆的笑聲，把他從夢中驚醒，他立時冒了一身冷汗，從床上跳了起來。

大嫂來得好快！

就在胡子揚剛從床上跳起來還沒有穿好衣服時，大嫂就站在他面前了。

這時的大嫂臉上再沒有那股叫人見了生寒的冷氣，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春暖花開的朗笑：「三叔，你大哥好念着你呀！要嫂子趕早給你送了二條大鯉魚來，現在都燒好了啦，快穿好衣服出來一同享用。」

還好，她沒有久留，說完話後就出去了，可是另外給他留了一句話：「多言惹禍，莫怪大嫂對兩位老人家不敬。」

胡子揚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替兩位老人家惹禍，乖乖的任由辣手仙姬支使。

辣手仙姬在兩位老人家面前，可是又賢慧又乖巧又孝順的好媳婦，老母親望着胡子揚笑道：「老三，你幾時能討到像你大嫂一樣的好媳婦，娘就心滿意足了。」

胡子揚心裏可是叫苦不已，口中却說不出來，唯唯而已。

辣手仙姬笑哈哈的道：「娘，這件事您就不用操心了，媳婦早就替三叔相好了一位比媳婦强上千萬倍的好媳婦啦！」

老夫人眉開眼笑的道：「是那家好姑娘，嬋兒快快說出來。」

辣手仙姬道：「說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那就是駱家堡的二姑娘翠翠呀！娘不是也常說她好麼！」

老夫人笑道：「你說對了，那是個好姑娘，只是她爹古怪得很，只怕他們看不起老三啦。」

辣手仙姬道：「三叔這等人材，打着燈籠也找不到，娘，只要您點頭，其他的就包在媳婦身上了。」

老夫人呵呵笑道：「那你就快去進行吧。」

辣手仙姬伸出一隻手道：「皇帝不差餓兵，娘賞點什麼？」

老夫人拍了她的手掌一下，笑道：「賞你一下手掌。」這動作不但顯得她們婆媳親熱無比，簡直就像親母女一樣了。

胡子揚頭腦一陣昏眩，暗暗叫苦不已，看來以後只有孤軍作戰了。

辣手仙姬沒有久留，來得像一陣風，去得也像一陣風，但在胡子揚心理上可就不是一陣風了，而是一下重重的重擊。

這一擊正是胡子揚的要害，任你胡子揚胆大包天，總不能不顧自己父母的生死安全吧。

辣手仙姬走後，母親還在胡子揚耳邊直誇辣手仙姬是如何如何的孝順，如何如何的能幹，如何如何的好，這些話聽在胡子揚耳中，胡子揚還得順着母親的心意，幫着母萬說她好，胡子揚心中的滋味，只怕比啞子吃黃蓮還要苦三分。

除了父母雙親之外，胡子揚也探探褚大叔與王大嬸等人對辣手仙姬的看法，又是千遍一律的說她好。

胡子揚找不到共鳴之人，家中雖然溫暖，他却有着無比寂寞之感。

母親愛兒無微不至，首先看出了胡子揚精神上的抑鬱，緊迫的追問他道：「孩子，你是不是有什麼心事？」

胡子揚的心事，說了也是白說，所以只能搖頭道：「沒有。」

老夫人笑道：「想媳婦兒是不是？」

事情就有這樣巧，提起媳婦兒，駱家二小姐忽然出現在他們眼前，大大的眼睛，臉上帶着個調皮的微笑。

胡子揚臉色一變，冷冷道：「你來做什麼？」

謹記嚴命　重振家風

駱二小姐翠翠朝着胡子揚做了個鬼臉，笑道：「奇怪，你怎麼也來這裏？」不知她是眞的不知道呢？還是故意這樣問？但令人聽了更是冒火，胡子揚回家以來，心情屈辱到了極點，連帶也對這位駱二小姐產生了反感，冷冷的道：「更奇怪的是，你爲什麼也會來這裏？」

駱二小姐翠翠笑盈盈的道：「我是回我自己的家呀！」

她是回自己的家，這算是什麼話，胡子揚先是一愣，接着哈哈一笑道：「這是你的家，那我算是什麼人了。」

駱二小姐道：「你是胡大哥呀！」

胡子揚冷「哼」一聲道：「這裏可是姓胡的家……」

胡老夫人被他們見面之下的氣氛窒了一窒，這時緩過一口氣來，笑道：「翠翠沒說錯，翠翠是娘的乾女兒，娘的家當然也是翠翠的家。」

胡子揚望着翠翠氣得直翻眼道：「你……你……。」他眞想罵她兩句，可是罵不出口。

駱二小姐翠翠却是表現得極其自然，笑道：「那你是胡三哥了，小妹先是失眼，現在是失敬了。」

胡老夫人一聽他們鬥嘴，心裏就明白了一件事，他們早就認識了，眼看着他們鬥嘴的形象，心裏直樂，笑道：「娘有事去，你們可不要打架啊。」轉身走開了。

駱二小姐翠翠笑道：「娘，放心，三哥的脾氣，女兒淸楚得很，他是不會打人的。」

胡子揚道：「不止打人，我還會殺人啦！」

駱二小姐翠翠笑道：「三哥，你受了什麼委曲，也用不着發在小妹身上呀，小妹可沒有招惹你。」

可不是，駱二小姐可沒有招惹他，胡子揚無詞以對，可是羞刀難入鞘，胡子揚的態度一下子也改變不過來，不過語氣稍爲和緩的道：「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

駱二小姐翠翠點頭道：「你一提你叫胡子揚，小妹就知道你是什麼人了。」

胡子揚道：「那你現在是奉了我大嫂之命而來的了。」

駱二小姐翠翠道：「我自己來看你不行麼？爲什麼要把小妹和你大嫂連在一起呢？」

胡子揚道：「我看你們是一伙的。」

駱二小姐翠翠搖頭道：「你看錯了，我們不是一伙的。」

胡子揚道：「我不相信。」

駱二小姐翠翠道：「信不信在你，小姐也無法使你馬上相信我，但小姐可以發誓，小姐絕不會傷害你。」

胡子揚冷笑一聲，道：「憑你……」

駱二小姐翠翠柳眉一揚，道：「三哥，你……反正小妹不會傷害你，小妹也不與你生這閒氣了。」

一隻手掌拍不响，駱二小姐翠翠沒有反脣相向，反而讓了一步，倒把自視爲男子大丈夫的胡子揚怔住了。

駱二小姐翠翠話聲一輕道：「三哥，看你現在好好的，小妹就放心了……小妹有一句話想說，不知三哥你願不願聽？」

胡子揚暗暗嘆了一口氣，道：「什麼事，你說吧。」

駱二小姐翠翠道：「小妹看三哥你不是能在家中待下去的人，那你就不要猶豫不決，早日離開這裏吧。」

胡子揚低頭吟哦了片刻：「這……」

「翠翠……」再抬頭時，駱二小姐翠翠正向屋內走去，她也許聽到了胡子揚的呼聲，可是她沒有轉身，也沒有回頭。

這時，胡子揚警兆立現，發現身後來了人，猛然回頭望去，原來是父親正向自己走來。

父親手中提了一隻釣竿，頭上戴了一頂草笠，向他點頭道：「子揚，陪爲父垂釣去。」

胡子揚實在沒有心情去垂釣，但父親的高興，他更不能破壞，打着笑臉，陪着父親去垂釣。

他們上了一艘小船駛向湖中，父親將釣鈎投利水中後，忽然向胡子揚道：「子揚，你心裏有什麼話？可以放心大胆的說了。」

父親到底是一塊老薑，一點也不老，一點也不糊塗。

胡子揚雙目陡然一亮，叫了一聲：「爹！」興奮得幾乎要站了起來……

小船一陣搖幌，老父喝聲道：「坐下別動，再動小船就要翻了。」

北人騎馬，南人操舟，胡子揚是太湖人，却是隨着師父在荒山野嶺中長大，旣不會騎馬，也不會操舟，要不是老父喝止得快，他眞可能被翻到湖中去。

小船穩了下來，胡子揚苦笑一聲，道：「孩兒成了旱鴨子了。」

老父點點頭道：「你回來得正是時候，也許我們胡家在江湖上，還有站起來的一天。現在，你把你回家的觀感說給爲父聽一聽。」

胡子揚嘆了一口氣，道：「孩兒說出來，你老人家可不要生氣，孩兒看大哥的作爲好像不大正常。」

老父皺眉點頭道：「何止不大正常，簡直入了魔道，這也怪爲父失察，後悔莫及。爲父很高興，你一回來就能明辨是非……你是怎樣看出來的？」

胡子揚道：「你老人家旣然什麼都知道，孩兒也就不隱瞞你老人家了……。」

老父道：「你絕不能隱瞞爲父，有話就應該詳詳細細的說出來。」

胡子揚不是說小話的人，但是這不是小話，是事實，非讓父親完全瞭解不可的事實，於是，他話說從頭，從他現身打抱不平救了莫莉花開始，說到回家爲止，說了個清清楚楚。

老父沒有生氣，只冷靜的聽着，最後才嘆了一口氣，道：「莉花那孩子也是，爲什麼又跑回來。」

胡子揚道：「不知孩兒能不能稱她大嫂？」

老父道：「她當然是你大嫂，爲父也只認她這個兒媳婦，只要她還願意做我們胡家的媳婦。」

胡子揚吁了一口氣，道：「她要孩兒向二位老人家面前解說，看來那是多餘的了。」

老父輕聲一嘆，搖了搖頭，道：「你娘可不是這樣想，她簡直被那惡丫頭迷昏了頭。」

胡子揚道：「有了你老人家的諒解，我想她一定很高興了。」

老父道：「你知不知道，她身上所中的傷其實是爲父下的手……」

胡子揚一陣迷惑，話還沒有說出口，只聽老父接着道：「那孩子心地太好，人又死心眼，爲父明是逼她，暗中實是救她，她如果不離開我們胡家，遲早都會被整死，爲父先打傷她，以絕她之情，這才把她趕出家門，這孩子也太篤實了，居然不說出傷她的人是誰。」

胡子揚道：「好得遇上了孩兒，否則豈不誤了她一生。」

老父笑笑道：「不會的，爲父自會去替她醫好。」

胡子揚道：「大哥也眞是……」

老父道：「你大哥是個糊塗蛋，你現在那位大嫂才是眞的罪魁禍首，當然，你大哥也不能寬恕，孩子，爲父對他們是無可奈何了，胡家能否清理門戶，重振家風，就看你的了。」

胡子揚劍眉雙軒，正色道：「孩兒謹領嚴命。」

老父望着天上一片悠悠的白雲說道：「駱二姑娘是一個好帮手，你不能小看了她。」

胡子揚道：「孩兒看她和大嫂是一個鼻孔出氣。」

老父道：「不，你看錯了，她對你大嫂是陽奉陰違，虛與委蛇，她一定有她的苦衷，也許她家已經被你大嫂制住了。」

胡子揚沉吟了一陣道：「孩兒是不是可以與大嫂來個『虛與委蛇』，然後，同機淸除她。」

老父搖頭道：「爲父不贊成這種做法，有了你大哥，我們胡家在江湖上已經叫人看不起了，何況，一個是你哥哥，一個是你嫂嫂，他們用不正當的手段替爲父丟人已經够了，爲父不願你再用那同樣的手段去對付他們，現今江湖上涇渭不分，正邪不明，所以，你要替我明目張胆的擧起正義的大纛，爲武林除害，爲胡家雪耻，如果你沒有這份力量，那你就趕緊回山去，再下苦功，爲父能够忍氣吞聲的等待你的。」

父親一口氣把鬱結在心中的話一傾而出，語氣中他已失去了應有激動，代之而表現出來的是深仇的悲慟與無盡的哀鳴。

雙槍大俠胡奇峯早年在江湖上是何等響亮的名頭，誰能想得到，他如今的境遇竟是這樣凄慘！

胡子揚聽了父親這一席話，但覺心頭一陣絞痛，也不敢抬頭向父親望去，只是憂心忡忡的道：「可是這樣一來，只怕對兩位老人家有所不利，大嫂他那毒惡的心腸……」

老父一笑，打斷胡子揚的話道：「你要自縛手脚，那你就什麼事都不要做了，

何況，他們也有他們的顧忌，他們不敢眞的對爲父和你娘怎樣，這一點你不必放在心上，走！爲父這就送你走。」老父眞下定了決心，口中說走，釣竿一收，掉轉船頭就把胡子揚送到一處岸邊，趕着胡子揚上了岸。

胡子揚心裏不知還有多少話要說，可是老父却不想多聽了，一搖頭，抛給他一包東西道：「廢話少說，帶了這包東西快走吧！」掉轉船頭，把胡子揚留在岸上急急的駛向湖中去了。

胡子揚望着漸漸遠去的父親，不自覺的流下了兩行英雄之淚，輕輕的叫了一聲：「爹，媽，孩兒定不負所望。」

小包不大，薄薄的，上面是十幾張銀票，最小的面額是一千兩，最大的面額竟有五萬兩的，總數不下二十萬兩之多，銀票下面有一張紙條，紙條上交付了很多話，看得胡子揚又是感嘆，又是悲痛，紙條下面還有一封密封的密柬，封套上寫着：有大變時拆閱。

胡子揚流着淚水把父親的囑咐看完，顫着手把銀票與密柬端入懷中，然後吸了一口氣，一搖頭一挺胸，大步走了出去，走到一棵小樹之上等待起來。

過不多久，駱二小姐翠翠東張西望的找來了。

胡子揚跳下樹去，迎着駱二小姐道：「翠翠，我在這裏。」

也不知父親向翠翠說了些什麼話，只見翠翠一臉惶急之色，劈頭問道：「快說，你又出了什麼事，小妹能帮你一些什麼忙。」

胡子揚見了她那惶急的樣子，心中好不感動，可是又忍不住笑道：「別急，什麼事也沒有，只是想和你談一談而已。」

駱翠翠張大着眼睛，放心不下地道：「眞的沒有什麼事麼？」

胡子揚笑道：「眞的沒有什麼事，你看，我全身不是好好的。」

駱翠翠吁了一口大氣道：「沒有事就好，令尊也是眞把小妹嚇死了。」

胡子揚一笑道：「幾句話就把你嚇倒了，那眞有什麼也不敢找你帮忙了。」

駱翠翠螓首一垂，粉臉緋紅地瞟了胡子揚一眼：「駿子，你不懂。」看來這丫頭對胡子揚已經產生了情愫。

胡子揚的武功不錯，人也聰明，就是還不大懂得男女之情，愕然道：「你在說什麼？」

駱翠翠道：「沒有說什麼。」

胡子揚搖着頭道：「你們女孩子的話呀，教人最難懂了。」

駱翠翠一笑說道：「那是你們男孩子笨。」

胡子揚搖了一搖頭，無可奈何地對她說道：「笨就笨吧……現在我有一句話問你……」

駱翠翠道：「問吧，看來你對我還是相信不過。」

胡子揚道：「我想去見見令尊，你能不能帮我辦到？」

駱翠翠臉色微微一變道：「你要見他老人家做什麼？他老人家二年前就坐關不見外客了。」

胡子揚簡短的道：「替他看病。」

駱翠翠大驚道：「你怎麼知道他有病了？」

胡子揚道：「家父知道。」

駱翠翠揚眉道：「你父親……」

胡子揚道：「你經常在我家走動，應該看得出家父心意來，你可是不放心？」

駱翠翠眞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孩子，果斷的一點頭道：「好，我替你去說去，你在那裏等我回信？」

胡子揚說道：「我就到府上去等你回信。」

駱翠翠道：「你不能到駱家堡去，叫你那位大嫂知道了可不得了。」

胡子揚微微一笑道：「你去你的，我走我的，他不會知道的。」

駱翠翠望了胡子揚一眼，道：「別丟人現眼啊！」抛下一句話，扭頭走了。

駱家堡在江湖上的名氣，原來比胡家墟大得多，可是現在却受制於胡家墟的金吾莊。

人爭一口氣，佛爭一柱香，駱家堡雖然忍下了這口氣，心裏可是不甘不服之至，因此，駱家堡的堡禁可就特別的森嚴，非必要時絕不與金吾莊往來。」

只有駱二小姐翠翠特別與金吾莊莊主夫人保持一份特別的情誼，建交了彼此各有用心的交情。

胡子揚很小的時候到過駱家堡，人事雖非，景物仍舊，駱家堡雖然戒備森嚴，還是被他人不知鬼不覺的滲進去了。

胡子揚是藝高人胆大，居然在大白天裏就進入駱家堡 先找了一處隱密的地方，雙膝一盤調息起來。

天色一暗，胡子揚就活動起來了。

駱家堡門禁森嚴，但在堡內由於人丁衆多，是有很多漏洞，給予外人活動上的方便。

只有一處地方，戒備得特別嚴密，就是本堡之人要想進入也非易事，那就是老堡主駱維屏坐關的「寸心齋」。

駱翠翠天沒落黑就進入了「寸心齋」，初更已過，她却還沒有出來。

胡子揚在外面等得眞有點心焦，不知駱翠翠說動她父親，接受自己的訪問。

約莫二更過後，才見駱翠翠從「寸心齋」走了出來，胡子揚迫不及待的落在駱翠翠面前，問道：「怎樣了？」

駱翠翠忙轉身把胡子揚帶進了「寸心齋」。

駱老莊主駱維屏擁被坐在一張躺椅之上，一臉青灰之色，人也瘦得只見骨頭不見肉，令人一見之下心中愀然。

胡子揚向前一步，大禮下拜道：「小姪胡子揚拜見駱老伯，並爲家兄的無狀，代表家父向你老人家道歉。」

駱維屏支着上身，揮手道：「不要多禮，你就是胡家老三，倒是長得這般大了，聽翠翠說，你能替老夫醫病，此話可是當眞？」

胡子揚道：「家父久有此心，只是他老人家本身功力，已經大不如前，所以遲遲至今，特命小侄前來替老伯效勞。」

駱維屏欲言又止的長嘆了一口氣，點了點頭。

胡子揚取出一粒丸藥請駱翠翠送入駱維屏口中服下，然後欠身道：「請老伯暫

忍一時之痛，小侄要替你老人家舒經活血了。」

駱老莊主駱維屏身上是雙重暗傷，旣中了慢性毒藥，又被點傷雙膝關節穴道，要沒有相當的功力，就是有了解毒之藥，也無法打通他已僵的兩膝關節穴道。

胡子揚兩掌向駱維屏膝上一貼，駱維屏只覺得膝蓋骨一暖，接着便有二條暖流在關節之中穿行起來，一陣劇痛之後，駱維屏但覺全身一輕，人也一彈站了起來。

這時，胡子揚已是累得滿身大汗，臉色也是一片蒼白，他不知損耗了多少眞元內力，而落得如此疲憊。

他坐着沒動，就閉目調息起來。

駱維屏向駱翠翠點了一點頭，微微含笑道：「去替他調碗老參湯去。」

參湯對胡子揚過份損耗的眞元內力，不會有大多的功力，但對胡子揚心理上的鼓舞却是有着極大的意義。

那是表示駱老堡主駱維屏還是和往常一樣重視他們兩家的情誼。

胡子揚最担心的就是怕駱維屏在積怨之下，聽不進自己的話，或是懷疑自己的動機，存着敬而遠之的深心，現在，這小小的一碗參湯，却顯示它的不平凡意義。

胡子揚欣然而喜，叫了一聲：「駱伯伯……。」

駱老堡主駱維屏搖手止住道：「你先別說，讓老夫猜一猜你的來意如何？」

胡子揚微微一笑住了口。

駱維屏道：「令尊很不滿意你大哥的作為，是不是？」

胡子揚點頭道：「是。」

駱老堡主駱維屏道：「令尊把重振家風的責任交到你頭上了。」

胡子揚又點頭應了一聲：「是！」

駱老堡主道：「令尊可是要老夫助你一臂之力？」

胡子揚道：「老伯明察秋毫。」

駱老堡主搖頭一嘆道：「可惜老夫帮不上你的忙。」

胡子揚一怔，道：「為什麼？老伯你怕事？」

駱老堡主道：「老夫不怕事，而是無能為力。」

駱翠翠道：「爹，你老人家病體已癒了，加上全堡的力量，怎說無能為力？」

駱老堡主一笑，說道：「本堡的力量，本堡的力量在那裏？孩子，你也太天眞了，眞正本堡的力量，只有你我父女兩個人了。」

駱翠翠愕然道：「堡中那些人呢？」

駱老堡主道：「那些人早成了『金吾莊』的人了。」

駱翠翠道：「你是說，我們駱家堡就算我們父女兩個人了？」

駱老堡主點頭道：「可以這樣說。」

駱翠翠搖頭道：「女兒不信，要是這樣，他們還留着我們父女兩人做什麼？而且，他們對我們還是一樣的尊敬，一樣的聽命。」

駱老堡主道：「這就是他們的厲害之處了。」

駱翠翠搖頭道：「女兒也還是不相信，堡中那多老人難道他們都是賣友求榮、忘恩負義的之人不成。」

「不錯，他們都是賣友求榮，忘恩負義之人！難道你不相信？」這話不是出自駱老堡主口中，而是出自一個跨步走進來的一位三十左右的英俊人物口中。

他，就是駱家堡的總管覃雄。

駱翠翠柳眉一挑，冷然道：「誰叫你進來的？」

覃雄對老堡主駱維屏和駱翠翠向來是畢恭畢敬，但現在的態度却有點不同了，微微一揚頭，道：「少堡主，你大哥叫我進來的。」

駱老堡主見了他這種態度，顯然非常怒惱，冷喝一聲，道：「覃總管，你好無禮。」

覃雄抱了抱拳道：「不是屬下無禮，只是二小姐先給屬下難看。」

駱老堡主原可大大的罵他一頓，可是他沒有，虎頭蛇尾的搖一搖頭，輕嘆一聲，道：「那畜生要你來做什麼？」

覃雄的目光，射向胡子揚，緩緩地道：「這位是……」

胡子揚道：「在下……。」

駱翠翠搶住胡子揚話頭道：「他是誰，你管不着。」

覃雄道：「少堡主特命屬下前來相請這位公子前往一會。」

駱翠翠說道：「你叫我大哥自己來請吧。」

覃雄道：「不巧得很，你大哥正在陪客，所以才命屬下前來相請。」

駱翠翠道：「什麼客人？」

覃雄道：「金吾莊莊主胡大俠。」

胡子揚冷笑一聲：「對不起，在下不願與貴少堡主相見。」最怕見面的還是他的大哥胡子昂。

覃雄橫目道：「朋友，識相一點，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駱老堡主大喝一聲道：「覃雄，你好大的胆子，敢對老夫的客人無禮。」

覃雄欠身道：「不敢，屬下只是奉命行事，還請老堡主見諒。」

駱老堡主氣得只翻白眼，胡子揚微微一笑，攔住他道：「老伯請不必生氣，但不知貴堡覃總管除了狗仗人勢之外，可有眞實功夫？」

覃雄一笑道：「小子，你想動手，走，我們到外面去。」

胡子揚道：「在下不想驚動大家。」

覃雄道：「你待怎的？」

胡子揚道：「不怎的，只想教訓教訓這欺主的惡奴。」

覃雄冷笑一聲道：「你想替老堡主惹禍！」威脅的語氣出口了，同時也顯得他有點胆怯了。

胡子揚道：「你剛才不是把假面具撕開了麼，在下就是不教訓你，只怕駱老堡主也再享受不到過去的那樣虛情假意的供奉了。你說，是麼？」

覃雄看了一看廳內的情形不對，身形一幌，正想退了出去，那知他心意方動，胡子揚已後發先至的擋住了門口，冷聲道：「只要你有本事走出門去，在下就同你去見見你們少堡主。」

覃雄忽然張口叫了起來：「來……」

他只叫出半個「來」字，下面的話可就叫不出口了。



胡子揚臉色一變，冷冷的道：「你來做什麼？」

胡子揚揚手飛出一物，堵住了他的嘴巴，他那還能叫得出聲，接着，胡子揚可就身形一矮，雙手一分一合，向他腰際切去。

覃雄勉強接了一招，退了二步，胡子揚伏身而上，可就再沒給他還手的機會了，只聽「噗！」的一聲，覃雄的身子向後一倒，就動也不能動了。

他沒有死，只是被制住了穴道。

駱老堡主可也是武林中的行家，可就沒有看清胡子揚是怎樣得手的，讚嘆了一聲，忽然一皺雙眉，道：「賢侄，你這是做什麼，別把事情弄糟了。」

胡子揚道：「不能讓他逃出去，要被他逃了出去，麻煩就更大了。」

駱翠翠道：「胡三哥，你心裏有什麼計較？」

胡子揚道：「我想帮你們把駱家的控制大權奪回來。」

駱翠翠道：「能麼？」

胡子揚道：「也許可能，要失敗了，我們就逃出堡去，再作良圖。」

駱老堡主長嘆一聲，點頭道：「看來，也只有這樣了……你把這件信物佩在身上，也許衆人之中，還有幾個捨身相助我們的人。」

那是一塊三角形的牌子，駱翠翠接過手來，就要替胡子揚扣在胸前。

胡子揚要過信物，道：「暫時還用不上這件信物，我還要改裝一下。」說着，先自把自己外衣脫了下去，換了覃雄的衣物，他不但換了覃雄的衣服，甚至鞋子襪子也換了。

胡子揚的身材原與覃雄差不多，穿上覃雄的衣服之後，那就更像覃雄了，只是面孔完全不同。

駱翠翠笑道：「胡三哥，你這樣遠處唬唬人是可以，要眞與他們面對面談話，那就只怕不行了。」

胡子揚微微一笑，說道：「眞的麼？請拭目以待。」說着，對着覃雄的面孔端詳了一陣，然後從懷中取一個扁平的小包，小包之內有一面薄薄的小銅鏡和六隻顏色粉條，於是他對着銅鏡在自己臉上描繪起來。

只見他三下二下的居然把自己的容貌完全變了。

駱翠翠搖頭道：「像是有點像了。」

胡子揚一笑道：「這樣如何了！」忽然舉起手來，在自己臉上重重的打了一記耳光，打得半邊臉都腫起來。

他這半邊面腫了起來，駱翠翠雙眼一直，再也說不出話來了。

胡子揚不但像了覃雄，而且像極了覃雄，也可說簡直就是覃雄。

胡子揚又說了一句話，道：「現在，你還能說我不是覃雄嗎？」

他這一開口說話，可就更絕了，連聲音語氣都成了覃雄。

駱翠翠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喘着大氣道：「胡三哥，你……你……」

胡子揚含笑道：「翠妹，這就是家師絕技之一的『虛幻人生』，我只是初通皮毛，算不得什麼。」

駱翠翠回過氣來，「啊！」了一聲，臉上盡是驚訝欽佩之色。

胡子揚道：「走，我們把大哥打發去了再說。」

到得大廳之上，胡子昂眞沒看出這位覃雄就是他的親兄弟胡子揚，眉頭一皺：「怎麼了？你這臉！」

胡子揚皺着眉頭苦笑道：「別提了，那小子又狠又滑，先是裝蒜，後來出奇的打了屬下一掌，就逃跑了。」

胡子昂轉問駱翠翠道：「翠妹，他是不是我們三弟？」

駱翠翠點頭道：「不錯，就是他，為什麼？他又什麼不對？」

他有什麼不對，胡子昂也不能說，搖了一搖頭道：「沒有什麼，要是我們三弟，那就不必追查下去了。」

他甚至也沒有查問駱翠翠，胡子揚來找她做什麼，只哈哈的笑了二聲，就告辭走了。

送走胡子昂，胡子揚向駱少堡主建章道：「老堡主要見你，現在就去一去。」

駱建章一皺雙眉道：「能不去麼？」以他少堡主的身份，怎會說出這種話來。

胡子揚看在眼中，暗暗一嘆，道：「這次應該去。」

駱建章無可奈何的道：「好吧，去就去吧！」

老堡主的後院，老堡主自己心裏有數，但表面上，他還有他崇高的地位，也因此，連駱翠翠都沒有發現整個的駱家堡早就變了質，要不是剛才老堡主把話說開，她還不瞭解全盤的實情哩！

老堡主的住處，算是眞正的駱家堡，還保留着一份不受干擾的寧靜，覃雄被制住了穴道的身子就躺在房子中央，駱建章一步跨進房門，就看見了覃雄，臉色一變，就想縮腿回身……。

「進去！」不但聲音嚴肅，而且腰眼上一麻，全身勁力盡失，不由他不進去。

駱建章不用問，也明白是怎樣一回事，當下雙膝一曲，跪在地上，哭訴道：「爹，孩兒該死，孩兒知罪，但孩兒也是不得已啊！」

駱老堡主嘆了一口氣，道：「孩兒的媳婦就是他們的人，她又以兩位老人家的生命相威脅，所以孩兒也只有聽命於他們了。」

駱翠翠大叫一聲，道：「大嫂溫柔和順，怎會是他們的人，這倒一點也看不出來。」

駱建章悻悻的說道：「翠妹，那天你要嫁給胡老三之後，你就知道他們的厲害了。」

駱翠翠瞄了胡子揚一眼，嗤笑一聲，道：「我才不嫁給姓胡的啦！」

駱建章道：「到那時候，可由不得你了。……。」

猛然想起房中還有一個人，話聲一頓，轉向胡子揚問道：「尊駕是……。」

胡子揚抱拳一禮道：「小弟胡子揚，見過駱大哥。」

駱建章幾乎跳了起來，愕然道：「你……你就是胡老三！眞叫人難以相信。」

胡子揚又是一抱拳道：「驚擾了駱大哥，有請見宥。」

駱建章對胡家的人可是有着大大的戒心，居然不敢再回胡子揚的話，而轉向乃父道：「爹，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駱老堡主駱維屏捋鬚道：「爲父問你，現在我們要掙脫別人的控制，你看有幾成成功的希望？」

駱建章望了一眼地上的覃雄，道：「希望不大，他們安置在本堡的高手，不下二十人之多，孩兒不肖，他們最差的都比孩兒高明，何況，你老人家……。」

駱維屏微微一笑道：「爲父再問你，他們安置的那些高手的情形，你能不能完全瞭解？」

駱建章道：「孩兒瞭解，但不能指揮他們。」

「誰能指揮運用他們？」胡子揚提出了問話。

駱建章顧忌着胡子揚，吞吞吐吐的道：「這……這……。」

駱老堡主道：「你難道還看不出來，子揚是我們的朋友。」

駱建章道：「孩兒吃的苦頭太多了，不得不小心。」

駱老堡主對愛子原是極大的不滿，但他乃是明理的老江湖，不難從兒子的話中，聽出他確有不得已之處，於是也就不再苛責他了，長嘆一聲，道：「子揚不同，你可以大胆的說。」

駱建章道：「就孩兒所知，孩兒媳婦慧如和這位覃總管，都可以指揮他們。」

駱翠翠道：「大嫂與覃總管之中，又以何人爲首？」

駱建章道：「你大嫂的權力最大。」

駱翠翠對胡子揚道：「三哥，你看如何是好？」

胡子揚問老堡主道：「駱伯伯，子揚聽你的吩咐。」

老堡主一笑道：「子揚，別客氣了，駱伯伯沒有了你這份豪氣，更沒有你這身本事，駱伯伯畏首畏尾，顧忌太多，才落得如此這般下場，子揚，出力出汗都是你，還是一切聽你的，你就看着辦吧。」

胡子揚欠身受命道：「如此小侄就義不容辭了。」

駱維屏點頭含笑道：「理當如此。」

胡子揚伸手拍開了覃雄穴道，道：「他心中也許還有更多的情報，我們能知道得越多越好。」

於是，他們又從覃雄口中知道了不少秘密。

覃雄不是什麼有正氣的漢子，生死的威脅，把他胸中的秘密都掏了出來了。

胡子揚又利用較多的時間露了一手絕活，取了五枚鷄蛋的蛋清，加上些藥粉，塗在覃雄臉上，不過片刻之間，那些蛋清結成了皮膚一樣的薄膜，揭下薄膜，就是一副比人皮面具還精巧的面具，胡子揚把那面具戴了起來，那簡直就是覃雄第二，覃雄自己都分別不出誰是誰非了。

諸事準備好，也不過是二更過後，三更不到。

胡子揚和駱翠翠一同向內院走去。

駱翠翠的大嫂倪慧如還沒有睡，三人進入花廳的脚步聲驚動了她，只聽她在房內問道：「是誰呀！」

駱建章應聲道：「慧如是我，快出來，覃總管也來了，有要事與你相商。」

倪慧如人未出現，嬌媚入骨的聲音先透了出來，說道：「你們等一等，我就出來。」

駱翠翠故意捏瞎地尖叫一聲，道：「大嫂，不好啦！堡內出了奸細啦！」

「奸細，什麼奸細？」倪慧如一衝就跑出來了。

駱翠翠一指胡子揚，道：「他就是奸細。」

倪慧如哈哈笑道：「二妹，別說笑話了，他絕不是奸細，大嫂可以担保。」

胡子揚一嘆道：「少夫人，二小姐沒說錯，屬下實在是奸細。」

倪慧如臉上的笑容一斂，她可笑不出來了，因爲胡子揚的神態很是嚴肅，這種態度絕不會是開玩笑，她迷惑中帶着無比震駭，道：「覃雄，本堡待你不薄，你難道不想活了不成。」

胡子揚道：「正相反，屬下因爲想活

，所以改變了過去的想法，少夫人，您一向待屬下不薄，屬下感恩圖報，想規勸少夫人二句話，不知少夫人可願一聽？」

倪慧如可是聰明絕頂的人，一聽胡子揚的話，便知道大事發生了變化，當下面色一冷，喝道：「覃雄，你可知這叛徒的下場？」

胡子揚道：「知道，因此屬下特來向少夫人說明一件事實，屬下爲求自保，已借用少夫人的大名，向胡莊主表明了態度，請少夫人恕過屬下擅專之罪。」

倪慧如大叫一聲，道：「你把我也拉下了水。」

胡子揚欠身道：「情非得已，請少夫人見宥。」

倪慧如失措了片刻，接着哈哈一笑，道：「覃雄，你這種拉人下水的手法，別人可眞吃不消，可是你忘了我和胡夫人的關係，我只要拿下你，胡夫人便不會對我生心了。」

胡子揚一笑道：「問題是只怕少夫人拿不下屬下。」

倪慧如冷笑一聲，道：「哼，覃雄，我就叫你看看我的眞實工夫！」身形一幌，雙掌一錯，便向胡子揚撲去。

駱建章橫身擋住倪慧如道：「慧如，且慢動手，你聽我說。」

倪慧如氣得柳眉倒豎，嬌叱一聲，道：「駱建章，你最好放明白一點，不要插進來，否則，莫怪我不念夫妻之情，把你視同叛徒，一併拿下。」右手一揮，把駱建章震出身前。

駱翠翠一聲：「大嫂，且聽小妹一言。」接着又擋住了倪慧如。

倪慧如道：「翠妹，你是聰明人，怎麼也和他們一起做起糊塗事來，你可知道這可是滅門大禍啊。」

駱翠翠道：「大嫂，憑你這一句話，足見你對我們父女兄妹，有一份維護的眞心，小妹也就向你實說了吧。」

倪慧如一皺雙眉，道：「你說吧！」

駱翠翠說道：「第一，家父所受的暗傷，已經由一位高人相助，完全醫好了，我們兄妹可以不受約束，和你們放手一拚了……。」

倪慧如嗤笑一聲，道：「你們這叫螳臂擋車，自不量力。」

駱翠翠道：「大嫂，別忘了我們身後還有一位高人相助。」

倪慧如道：「還有別的話沒有？」

駱翠翠道：「第二，胡大嫂也有了麻煩，她只怕也沒有力量兼顧駱家堡了。」

倪慧如道：「你們太小看她了。」

駱翠翠道：「大嫂，你可曾想過，跟着胡大嫂屁股後面跑，總是仰人鼻息，受人指使，又那裏比得上做一個獨立自主的堡主夫人來得實在風光。」

倪慧如心中微微一動，道：「這……這……」

駱翠翠道：「還有最最重要的一點，大哥喜歡你，你也喜歡大哥，大哥是決心脫離胡家的控制了，你就忍心就此失去大哥，爲了胡家將來做一輩子的老阿姨麼？你看看胡大嫂身前四大神姆，無兒無女，無家無業，活着做胡大嫂的工具，死了就成了孤魂野鬼，連個享受香烟血食的祠堂都沒有，這對你來說，爲了胡家是不是犧牲太大了。」

倪慧如先是嘆了一口氣，忽然又一揚眉道：「翠妹，你們這樣胡來，冒的險太大了，放心，大嫂會保護你們，讓開，大嫂拿下這叛徒要緊。」

駱翠翠先不讓開，却是一笑道：「大嫂，只怕你拿他不下來啦！」

倪慧如冷笑一聲道：「翠妹，你可把你大嫂看扁了。」

駱翠翠道：「大嫂，我們打個賭好不好？」

倪慧如道：「賭什麼？」

駱翠翠道：「大嫂，你要拿下了他，我們的生死存亡就完全交給你了，今後爲你馬首是瞻，再不心生他念。」

倪慧如道：「好，我們就賭了，大嫂要拿不住他，大嫂對胡家也無法交待，只有跟着你們走了。」

駱翠翠閃身讓過一邊道：「好，你們動手吧。」

這是一座內院之內的小花廳，陳設華美，但並不十分寬敞，倪慧如很想把胡子揚逼出廳外去動手，出手就指掌齊飛，罩住了胡子揚。

胡子揚冷眼旁觀，已看出這位倪慧如本性不壞，而對駱建章實有着一片深情，難怪駱翠翠不惜唇舌去向她下說詞了，爲了配合駱翠翠的說詞和加强倪慧如的向心力，胡子揚作了一次令人心驚胆戰的決定，當下大喝一聲：「給我躺下。」雙手一翻，連切帶點，從倪慧如掌影指風中突破而入，打得倪慧如一連退了七八步，張口吐出一口鮮血，人就癱倒在地上了。

駱翠翠大叫一聲，扶起倪慧如，道：「胡三哥，你怎下此重手。」

胡子揚向駱翠翠使了一個眼色，道：「對不起，我只使了三成功力哩，誰知令嫂……」

倪慧如受制於辣手仙姬夏玉蟬積威之下，如果不給她一個更厲害的顏色看一看，她心理上對辣手仙姬夏玉蟬的恐懼感，始終無法消除，說不定將來還是落入辣手仙姬手中，再爲辣手仙姬所利用。

這時給她當頭一擊，一面擊散了她心裏對辣手仙姬夏玉蟬久積的恐懼感，一方面也顯示了眞正的實力，使她心理上產生了恃仗感安全感，而敢於面對辣手仙姬。

駱翠翠脫口叫了一聲「胡三哥」，叫起了倪慧如的疑心，瞧着胡子揚道：「他……他……不是覃雄……」

胡子揚抹下臉上面具，欠身行禮道：「小弟胡子揚，見過駱大嫂，失手得罪之處，尚請大嫂海涵見諒。」

倪慧如吸了一口氣，挺身站了起來，說道：「你就是胡老三，那你這是什麼意思？」

胡老三是胡家的人，怎麼會胳膊肘外彎，帮起駱家人來呢？難怪倪慧如不明白了。

胡子揚道：「駱大嫂請不要生疑，小弟與家兄想法不同，爲了全武林朋友的安寧和平，小弟只有大義滅親了。」

倪慧如道：「你這樣做難道不怕令尊傷心麼？」

胡子揚道：「小弟已請准父命，替胡

家清理門戶，大嫂如果答應相助小弟，小弟這就回去把家父家母接來貴堡，以避辣手仙姬夏玉蟬的加害，區區此心，尚望大嫂成全。」

倪慧如道：「你們把覃雄怎樣了？」

駱翠翠道：「大嫂盡可放心，他已被胡三哥制住了重穴，不會㝵事了，大嫂，你就爲了大哥，答應了胡三哥吧！」

倪慧如淡淡的道：「這樣說來，我是上了你們的當了。」

駱翠翠緋紅着俏臉道：「對不起大嫂，小妹雖然說了一點點謊，但那完全是爲了你，出乎一片善意啊！」

倪慧如冷冷的道：「是眞的麼？」

駱翠翠生怕倪慧如心生悔意，急急的道：「眞的，沒有半句假話，如有半句假話，小妹將來……。」

倪慧如一笑道：「嫂嫂相信你的眞心眞意就是，不要發那牙痛咒兒了。」

接着，正着面色道：「翠妹，你看爹能夠原諒大嫂的過去麼？」

駱翠翠道：「這一點，大嫂盡可放心，爹的爲人你難道不清楚，他豈是胸襟狹小的人，你問大哥就知道，爹只要大哥回頭，可沒說大哥一句重話。」

倪慧如長嘆一聲，道：「爲了你大哥，大嫂也就認了，胡三爺……。」

胡子揚一聽她叫起三爺來，那可當受不起，連忙截口道：「大嫂，你這聲三爺一叫，可就把小弟叫成外人了。」

駱翠翠忙着又接口道：「對，大嫂，我們駱胡二家原是通家之好，他在胡家是老三，我看你就叫他三弟吧。」

倪慧如豪爽的一點頭道：「好，大嫂托大，就叫你一聲三弟，三弟，你要大嫂做什麼？說吧！」

胡子揚道：「請問大嫂你能不能完全有效的掌握駱家堡內的力量？」

倪慧如沉思了半天，答道：「沒有把握。」

胡子揚道：「加上覃雄呢？」

倪慧如道：「也不行，尤其本堡四大護法，他們完全受命於辣手仙姬本人。」

胡子揚道：「除了他們四人呢？」

倪慧如道：「只要能一擧制住他們四人，而不驚動其他的人，那麼大嫂就有相當的把握了。」

胡子揚點頭道：「好，我們這就去找他們去。」說着又戴上了覃雄的面具。

倪慧如望了一眼覃雄的面容，微微點頭道：「那四大護法在黑道中成名極早，併稱雷、電、風、雲四大神魔。」

胡子揚「啊！」了一聲，道：「小弟知道他們，雷神秦烈拳重如山，以內力見長；電神衞子靑出手快如閃電，詭異莫測；風神袁飄身輕如燕，如影隨形；雲神季彩霞一身暗器如雲似霧，出手之下從無活口。」

倪慧如道：「還有一點你必需知道，那就是覃雄出身電神衞子靑門下，你假冒覃雄可要特別小心。」

駱翠翠道：「三哥，我們怎樣對付他們？」

胡子揚道：「到時候由我一人對付就是。」

倪慧如道：「你一人對付得了麼？」

胡子揚道：「這就要靠一半運氣了。」靠運氣，就是客氣的說話，他總不能直接了當的說「能」。

雷、電、風、雲四大神魔被供奉在後院一座獨院之內，自成禁地，外人不得擅入。

倪慧如輕移蓮步向前叩動了門環，啓門的人見是倪慧如自是無話可說將他們請入屋內。

倪慧如揮手道：「去請四位老人家起來，我們有要事相商。」

四大神魔被一一請了出來，淸夢被擾，臉上都有點不大高興的神色。

雷神秦烈板着面色道：「有什麼大事？有勞你們四位大駕光臨。」

倪慧如却也眞會作怪，故作緊張地道：「老前輩大事不好，我們駱家堡的水有人下了一種慢性毒藥。」

他們四個人齊皆一震，變顏變色的道：「什麼？有人在我們飲水裏下了毒，那還得了，找到下毒的人沒有？」

倪慧如道：「是慢性之毒，什麼時候被人下毒却不知道，那去找下毒的人？」

風神袁飄道：「你是怎樣發現的？」

倪慧如道：「今天傍晚時分，晚輩想吃螃蟹，命人做了一道醉蟹，晚輩在醉蟹之中發現一張小紙條，小紙條上說明了下毒之事，並且特別告戒，那慢性之毒最忌吃用螃蟹，吃了螃蟹之後，毒性不出三個時辰必然發作。」

雲神季彩霞說道：「你吃了那螃蟹沒有？」

倪慧如道：「晚輩不敢冒險，當然沒有吃那螃蟹。」

風神季彩霞道：「你沒有吃那螃蟹，怎知那字條之話是眞？」

倪慧如道：「晚輩雖然沒有吃那螃蟹，但廚下偸咀的廚子偸吃了不少，結果不到三個時辰就毒性發作，全身糜爛化成濃血而死啦！」

電神顏色一變，拍着茶几道：「糟了，晒前我們不是也吃了不少螃蟹麼？」

雲神季彩霞心裏打鼓，但故作鎭定的道：「此話未必可信，我們不是都沒有中毒的現象麼？」

倪慧如道：「等到發現中毒的現象，可就來不及了啦。」

雷神秦烈語聲生硬的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大家快運功查一查要緊。」說着便合目運起功來。

茲事體大，誰也不敢大意，都依言運起功來。

倪慧如原是一時遊戲之作，想不到他們各人居然信以爲眞，緊張的運起功來，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起來，向胡子揚悄聲道：「三弟，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看來我們有了一個奇好的機會。」

詎料胡子揚却放聲笑道：「開開玩笑可以，四位老前輩功力深厚，可偸不得機啊！」

雷神秦烈雙目一睜，喝道：「你是什麼人？」

胡子揚剛才是用他自己的語調說話的，因此被雷神秦烈聽了出來，胡子揚慢慢除去面上面具道：「晚輩胡子揚，見過四

位前輩。」站起身來，又抱拳行了一禮。

雷神衞子靑臉色一變道：「你假冒雄兒，你們把雄兒怎樣了？」覃雄是他的徒弟，他首先想起了覃雄的安危，而且也發現了他的來意不善。

胡子揚道：「前輩放心，他很好，毫髮無傷。」

雷神秦烈大喝一聲，道：「你們來此何爲？」

倪慧如笑道：「來看看四位老前輩不可以嗎。」

雲神季彩霞冷叱一聲，道：「丫頭大胆，說話如此無禮。」

倪慧如道：「老前輩，您這話就不對了，晚輩再不成材，大小也是駱家堡的女主人，以晚輩女主人的身份，在自己駱家堡範圍之內，說句把這樣的話，應該不爲過吧，老前輩難道忘了『强賓不壓主』這句話麼？」

胡子揚望着伶牙利齒的倪慧如不覺微微一笑，忖道：「這位駱大嫂好在眞心誠意的愛上了駱大哥，否則，這又是一位難惹難纏的脚色。」

雷神秦烈大喝一聲道：「丫頭，你的意思可是要我們離開你們駱家堡？」

倪慧如帶着笑臉道：「老前輩可千萬不要誤會，晚輩可沒這樣說，更沒有這種意思，如果四位老前輩在此覺得晚輩供奉欠週，堅欲離開駱家堡，晚輩却也不敢挽留。」

倪慧如有倪慧如的想法，她雖然吃過胡子揚的苦頭，知道胡子揚確有驚人的藝業，不過，她還不相信胡子揚有力敵四大神魔的力量，因此逞起口舌之能來想把他們氣走，這也省了一番勝算不大的搏鬥。

同時，倪慧如還有進一步的想法，因爲他平日對這四大神魔敬若神明，奉若父母，從來不敢稍有逆拂，這時忽然態度大變，也許會在他們四大神魔之中造成某種錯誤的判斷，誤以爲這是辣手仙姬的授意，而不得不有所顧忌。

倪慧如的判斷一點不錯，四大神魔被她一陣頂撞之後，反而由大怒變爲小怒，由小怒轉爲發楞。

顯然，他們的想法正如倪慧如的預計差不多，他們對辣手仙姬是有多少顧忌。

他們四人對望了一眼，風神袁飄說話了：「你眞要我們走？」

倪慧如道：「晚輩不敢這樣說。」

雷神秦烈道：「這丫頭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無理，必是夏家丫頭有此授意，咱們划不着和這丫頭計較，走就走吧。」

雷神衞子靑道：「咱們這一走，覃雄怎樣辦？」

雷神秦烈道：「咱們找夏丫頭去，怕她不把覃雄交出來。」

雲神季彩霞挑眉冷笑道：「丫頭，記着，這可是你要我們走的。」

倪慧如聳聳雙肩道：「老前輩這樣說，晚輩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且慢，在下沒有說要你們走。」大好的事情，胡子揚忽然橫裏打岔，唱起倪慧如的反調來。

倪慧如氣得柳眉一豎，跺着蓮足道：「三弟，你……」

胡子揚笑口道：「大嫂有所不知，小弟與四位前輩有舊，也許四位前輩會留下來，幫助我們一臂之力，豈不更好。」

雷神衞子靑喝道：「胡說，誰與你有舊，你是什麼東西。」

胡子揚欠身道：「晚輩胡子揚，如果四位老前輩不健忘的話，當還記得二十年前洞庭君山的老朋友……。」

雲神季彩霞臉色一變，截口道：「你是三絕先生的什麼人？」

胡子揚道：「家師要晚輩向四位問好，並請前輩勿忘老友之托。」

雷神衞子靑張目道：「老大，胡少俠是三絕先生的傳人，這却如何是好？」

風神袁飄道：「仔細想想，我們實在有點划不着。」

雲神季彩霞道：「三絕先生的話言猶在耳，豈可忘記，再則……」

雷神秦烈揮了一下手，打斷了雲神季彩霞的話，轉向胡子揚道：「老友忠言，愚兄弟不敢忘記，少俠有何見教，請當面明言。」

要知，二十年前四大神魔與三絕先生相遇於洞庭君山，四大神魔那時氣焰正盛，更不服三絕先生享譽武林的威名，故意尋釁，却被三絕先生在十招之內打得落花流水，他們這才知道三絕先生名無倖至，佩服不已。

三絕先生以力服人，又復和顏相對與他們共聚了三日，在那三日之中，指點了他們幾次修爲上的疑點，用精神威召之力消除了他們不少戾氣，最後才留言而別。

自此之後，四大神魔確也收歛了不少，爲人處世也知道有所抉擇，不一味任性妄爲了。

因此，四大神魔對三絕先生是打從心底敬佩，當然，也有着一分畏忌。

胡子揚先說明了自己的身世，然後欠身道：「晚輩有請四位前輩相助晚輩一臂之力。」

雷神秦烈面有難色，猶豫地道：「這個……只怕不大方便，老朽們可是夏丫頭請來的，這時反轉來……」

一言未了，雲神季彩霞可就說話了！「老大你想過沒有，胡少俠可是胡莊主的親兄弟，胡少俠都可大義滅親，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反過來相助胡小俠一臂之力，你看，倪家丫頭，就比我們有胆識得多。」

倪慧如盈盈一笑，向着雲神季彩霞欠身一禮道：「老前輩，晚輩剛才是故意逗逗你們的，晚輩不敢眞的向老前輩無禮，老前輩要原諒一二。」

雲神季彩霞一笑道：「好厲害的丫頭，又來說嘴了。」

胡子揚向駱翠翠一使眼色道：「翠妹，去把覃大哥請來。」暗中又傳言告訴了她解穴之法。

電神衞子靑微微一笑，道：「老大，咱們一錯不能再錯……」

雷神秦烈哈哈大笑道：「你們都會說，難道我老大就不會想，好，咱們就留下來，住在駱家堡了，倪丫頭，吃了你們，喝了你們，可不許心痛啊。」

大家一笑，一團和氣中，駱翠翠也把覃雄帶來了。

覃雄瞭解情況之後，更是無話可說，聽憑倪慧如的意思，隨着倪慧如一同出去

處理其他問題去了。

胡子揚向四大神魔抱拳道：「多謝四位前輩鼎力相助，晚輩這就前往將家父家母接來駱家堡，托庇於四位前輩，就此告退了。」轉身退了出去。

駱翠翠大叫一聲道：「三哥，小妹陪你一同去。」隨後追了出去。

妖姬伏誅　奠定大局

事情進展得出乎意料之外的順利，胡子揚與駱翠翠離開駱家堡時，不過三更過後四更不到。

胡子揚心想：「只要把二位老人家接到駱家堡，便什麼顧忌都沒有了。」

胡子揚與駱翠翠想到趁心遂意之處，身形步伐都輕快了起來，不知不覺之間，就到了胡子揚父母居住的屋外。

屋內一片漆黑，想必他們好夢正酣，睡意正濃。

胡子揚伸手向門環上叩去，同時出聲呼道：「褚大叔，開門來……」

不對，胡子揚忽然感覺到落在門環上的手指碰上了一枚尖針，刺得一陣劇痛，縮回手來，當然，口中的話也就中止了。

胡子揚當然知道，痲煩的事情在等着他了。胡子揚幌身急退，駱翠翠大驚道：「三哥，有什麼不對？」

胡子揚道：「我中了暗算，快退！」

駱翠翠隨着胡子揚飛身退後了十幾丈，回看屋內情形還是一片漆黑，也沒有因胡子揚的呼叫而驚動屋內之人。

要說胡子揚的呼聲驚不動屋內之人是不可能的，除非屋內已經人去樓空，那是不會沒有反應的。

胡子揚楞了一下，苦笑道：「我也許反應太快了，屋內可能沒有人。」

駱翠翠的心只記掛着胡子揚身上所中的暗算，其他一概不加理會，只急急的問道：「三哥，你那裏中了暗算，還不快看看。」

胡子揚舉起叩門的手掌道：「手，手指上被利刺刺了二下，你看。」

可不是中指與食指上還插着二根寸多長的鋼針，但針色雪亮不像有毒的樣子。

駱翠翠長長吁了一口氣，道：「還好，這不是毒針……屋內好像沒有人，再回去看看吧！」

胡子揚取出手指上鋼針，沉思着道：「別急，我們先藏起身來，看看變化。」

駱翠翠輕聲笑道：「三哥，你的胆識那裏去了，怎樣畏縮起來了。」

胡子揚一嘆道：「翠妹，你有所不知，我大嫂就以家父母的安全威脅過我，因此我很是顧忌。」

駱翠翠道：「你的父母，還不也就是她的父母，難道她還能眞把兩位老人家怎樣不成？」

胡子揚道：「她心腸毒辣，什麼事做不出來，尤其當着父母之面，她使出這一招，我實在不好應付，所以只有退避三舍，另圖良謀。」

駱翠翠思忖了一下，點頭道：「你說得也是，她要當着伯父伯母的面使出這一招威脅你，你可無法像漢高祖一樣，說出『分我一杯羹』的話來。」

胡子揚道：「我急着想把兩位老人家接出來，就是有慮於此，想不到我那大嫂眞厲害，居然着了先鞭。」

駱翠翠念頭一轉，道：「你看，這樣久了，屋內還沒有動靜，是不是伯父母已眞的被接走了，走！我們去看一看。」話聲未了，人已當先掠了出去。

胡子揚欲待制止已是不及，他心中戒心未除，雖跟了上去，可還留了段距離。

駱翠翠到得門首，她可不敢再叩門環，只揚聲呼道：「褚大叔，請開門！」

屋內燈光突然一亮，大門也隨之一閃而開，駱翠翠一驚，身後傳來一聲冷喝道：「進去！」接着一股奇强無比的勁力推得她身不由己的衝進屋內。

屋內胡氏老夫婦赫然在座，他們身旁正站着辣手仙姬夏玉嬋。

辣手仙姬夏玉嬋笑盈盈的道：「唉喲！原來是大妹子你呀，快進來，老人家等着你們哩，老三呢？他躲到那裏去了？」

駱翠翠沒敢回頭張望，但却從辣手仙姬話中，已知胡子揚機靈過人，沒有被他們發現，暗暗吁了一口氣，道：「你說三哥呀，小妹不知道。」

辣手仙姬夏玉嬋一笑道：「小妹，你別當面胡扯吧，你們剛才不是一道來麼？怎麼說不知道呢？」

辣手仙姬夏玉嬋一臉笑容，就是不扯破臉，駱翠翠連說句重話的機會都沒有，那謊話更是圓不過來了，只有低聲道：「他跑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雙眼一瞟，向胡老夫人撒嬌地道：「娘，你看老三好沒道理，把自己的父母當做仇人一般看待啦！不行，媳婦要去找他回來……」人也隨着話聲射出屋外去了。

屋內好像沒有什麼異樣，屋內所有的人也沒有外人，都是經常見到的熟人，駱翠翠叫了一聲，說道：「伯父伯母，三哥他……」

胡老太爺冷哼一聲，截住了她的話聲，道：「別提那畜牲了，一回來就搗鬼，眞氣死老夫了。」

駱翠翠聽得一震，不免迷惑起來，不知如何是好，幸好瞥眼間見到胡老莊主正向她拋過一道眼色，這才恍然大悟，老太爺是言不由衷，有所顧忌也。

駱翠翠暗暗一凜，立時改口道：「是的，侄女也覺得三哥神神秘秘，說起話來又吞吞吐吐，也不知他有些什麼心事。」

老夫人一嘆接口道：「老三這孩子也實在變了，聽說他師父就是一個古裏古怪的人，這孩子和他師父長年相處，一定是受了他師父的影响，也變得古理古怪了，翠翠，以後你可要好好開導他，使他改正過來，過正常人的生活才是。」

駱翠翠暗暗的皺眉頭，苦笑着唯唯而已。

辣手仙姬夏玉嬋原是張好了天羅地網只等胡子揚前來投到，想不到胡子揚又機警又賊滑，居然又被他逃了出去，她這一氣可非同小可，當下一聲令下：「搜！」差不多把全島都翻轉過來，就是不見胡子揚的踪影，胡子揚就像是一股青烟似的在空氣中消失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這次暗中帶來了不少

人手，在嚴搜不得胡子揚的情形之下，她却腦子一轉，暗中作了計較，忖道：「這小子一定還藏在島上，只要他藏在島上，遲早都非現身出來不可，我且詐他一詐再說。」

於是，她藉故發了一頓脾氣，帶着一部份人離開了這小島。

大家折騰了一夜，不得結果，也就回房就寢了。

駱翠翠經常來探視胡氏二老，因此也有一間爲她常備的臥室，當她進入臥室，關上房門時，忽然發現房中床沿坐着一人，而那人居然是小乙哥，一個還沒有討老婆的大男人。

駱翠翠面色一寒，就要發脾氣了，小乙哥却是一笑道：「翠妹，別緊張，我是子揚。」

聲音是胡子揚的聲音，駱翠翠又知道胡子揚之能，當時吁了一口氣，輕聲道：「你原來變成了小乙哥，怪不得他們找不到你。」

胡子揚嘆息一聲，道：「我那大嫂眞難鬥得很，她巳料定我沒有離開這裏，另外派人把這小島嚴嚴密密的困住了，現在，我是旣不能出面，又不能離開，好不令人担心。」

駱翠翠道：「那就和她耗吧，有什麼可担心的，她總有鬆懈的時候。」

胡子揚道：「我不是担心這裏的事，最担心的是你們駱家堡，如果被她發現了駱家堡巳生異心，我們又照顧不到，只怕令兄支撐不住。」

駱翠翠心中大急，緊張地道：「這却如何是好。」

胡子揚道：「我看你大嫂很是能幹，我們只有寄望於她了。」

駱翠翠搖頭道：「她不可靠，她原是他們的人，隨時都可能反倒回去。」

胡子揚笑笑道：「你大嫂的爲人是有點野心，因其有野心，所以也不甘心受我大嫂控制，現在有了這個機會，她不會放過的，所以，她現在不會出問題。」

駱翠翠道：「我還是不放心她……有了，我有一個想法，不知可不可行？」

胡子揚道：「什麼想法，快說出來聽聽。」

駱翠翠道：「你有奇絕天下的化裝易容之術，爲什麼不裝扮成我的樣子回到駱家堡去支援他們？我想，我要回去，是不會遭到攔阻的。」

胡子揚道：「翠妹，我不否認，借用你的身份是可以離開此地，不過如此一來，要再來迎接家父家母脫離他們的掌握就非常困難了，只要家父家母在他們手中一天，對我的行動總是縛手縛脚，我的勝算就要大打折扣了。」

駱翠翠目光閃動地道：「莫非你巳經有了接出伯父母的辦法？」

胡子揚點頭道：「辦法是有一個，只不知行不行得通。」

駱翠翠大喜道：「什麼辦法，說出來聽聽。」

胡子揚連指帶畫的向駱翠翠說了一陣話，說得駱翠翠眉開眼笑，連聲道：「妙！妙！妙！」

胡子揚眞的就像一陣輕烟，就這樣在太湖地區消失了行踪，胡子揚不是一個隨便放手的人，這一事辣手仙姬夏玉嬋知道得非常清楚，因此，胡子揚的突然消失，對辣手仙姬夏玉嬋帶來了心頭上的重壓，無法解開的死結，使她這位一向以心黑手辣的仙姬，大有寢食難安之感。

可是，任她使盡了全力，就是找不到胡子揚的影子，其奈他何！

辣手仙姬夏玉嬋也知道這是一場暴風雨即將來到前的寧靜，因此，她也不敢多生事端，把全副精神注視這即將來臨的攷驗。

所以，辣手仙姬夏玉嬋縱然發現了駱家堡有不少可疑的地方，她也不動聲色的隱忍下來，她不但隱忍下來了，而且，對倪慧如的態度更是熟絡。

辣手仙姬夏玉蟬實在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女人，她的對策實在非常高明。

可惜，她這次的對手是胡子揚。

這天忽然有人在小島水濱發現了一具浮屍，浮屍右手肌肉全落，右手的骨頭上也佈滿黑斑，頭大如斗，巳在糜爛之中，這是一具先中毒，然後溺死水中的屍體。

小島上的人數一個不少，這具屍體從何而來？

有人心中一動，想道：「這莫非就是三少爺胡子揚的屍體？」

這種想法，當然也可能發生在這裏負責人的心中，不錯，他正有這種想法。

辣手仙姬在這小島上派駐了三十六個高手，領隊的三月狻猊于百昌，不但功力奇高，而且很有幾分頭腦，是一個智勇雙全的好手。

他不認識胡子揚，於是他把小乙哥暗找來辨認這具屍體。

小乙哥一眼便指認那屍體道：「他……他就是三少爺……不好了，三少爺死了！」接着，轉頭就跑，向屋內老莊主老夫人報信去了。

三目狻猊于百昌心中一喜，也忙派人把這消息報告辣手仙姬夏玉嬋。

這件意外的發現，給老莊主及老夫人帶來了無盡的悲痛，老夫人首先哭得病倒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當然趕來了，胡子昂也來了，甚至被夏玉嬋安排不讓胡子揚見面的姊姊胡子玉也回來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用了很多方法辨認胡子揚的屍體的眞僞，所得的結論，都指那具屍體就是胡子揚。

辣手嬋姬夏玉嬋滿腹疑團，却又推不翻衆口一詞的認定，就這樣，她還是不相信這具屍體就是胡子揚。

儘管辣手仙姬夏玉嬋不相信胡子揚會這樣輕易的死去，但其他人的想法，可就不是這樣了。

老夫人病倒了後，接着老莊主也病倒了，同時，守駐在這裏的三十六高手，口中是唯辣手仙姬夏玉嬋的說法是聽，心中那份警覺之念却是日益鬆懈，這種情形，看在辣手仙姬夏玉嬋眼中，大爲頭痛。

這時候，駱二小姐翠翠忽然心灰意冷的要回駱家堡去，辣手仙姬夏玉嬋正感心煩，一點頭就放走了駱翠翠。

駱翠翠回駱家堡不久，駱家堡的內奸便有消息傳來，駱翠翠爲胡子揚之死，對

辣手仙姬夏玉嬋大為不滿，說她心腸狠毒，把胡子揚逼死了。

接着，第二天，駱家堡便正式來了一份通牒，聲明從此與他們胡家斷切往來，各自為政，不再相應。

這份通牒一到，可眞把辣手仙姬夏玉嬋的鼻子都氣歪了，當下一拍桌子道：「二丫頭心懷怨恨情有可說，倪慧如如此胡來，就太沒道理了，哼！我饒不得你，子昂，我們這就回去，給駱家一個厲害。」

胡子昂雖然野心掩去了他為人子女的孝心，他到底不是一個全無心肝的兒子，當下一皺眉頭道：「爹和娘病得這樣重，玉嬋，我們就暫時忍下這口氣吧。」

辣手仙姬夏玉嬋冷笑一聲，道：「子昂，這不是忍不忍的問題，而是要打就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時日一久，他們的準備一充實，我們自己的損失就大了。」

胡子昂點頭道：「你的話說得是，可是，爹娘的病叫人如何放心得下，同時，這裏的人手……。」

辣手仙姬夏玉嬋皺了一皺眉頭道：「這裏確實浪費了我們不少人手，那倪慧如也一定是看中了這一點，才胆敢和我們作對，哼！我就不能讓他們趁心如意，我們要打，就全力以赴，一鼓把他們駱家堡犂平，這裏的人手一起去。」

胡子昂道：「你不是懷疑老三不是眞死麼，這裏人手一撤，豈不又是破綻。」

辣手仙姬夏玉嬋一笑道：「我們不會把兩位老人家一同接回莊中去麼。」

胡子昂微微一皺眉頭道：「只怕兩位老人家不顧回去……。」

辣手仙姬夏玉嬋說道：「這就看你的了。」

胡子昂搖頭道：「我不成，我要一開口，一定碰釘子，還是你說好，娘最疼你，你的點子又多，只要娘點了頭，爹就不成問題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被胡子昂捧得一笑道：「你看，你多沒用。」笑着走進了老夫人房中。

老夫人那能抵擋得住辣手仙姬夏玉嬋的甜言蜜語，滿心高興的點了頭。

辣手仙姬夏玉嬋走出房外揮揮手道：「這裏的事情就交給你了，我先回去準備一下，今晚就下手，你安頓好老人家之後，馬上就帶這裏三十六人來接應。」

辣手仙姬夏玉嬋走了。

其實這時差不多巳是下午申牌時分，待得接人的舟船來到，差不多巳是夜幕初起時分了。

兩位老人家用一艘畫舫，胡子昂另外帶了四個人保護這艘畫舫，他自己也陪在這位老人家身側。

二妹胡子玉替胡子昂送上一杯香茗，含着淚水悲悲切切的輕聲道：「三弟這次回來，小妹見上一眼的機會都沒有，心裏好不難過，大哥，三弟這樣死了，你就一點不在意麼？」

胡子昂長嘆一聲，道：「玉妹，我當然也難過，三弟就是這樣倔强，我都只見到他一面，以後他就避着我，不再和我見面，我想和他一次深談的機會都沒有，他……他……也太過份了。」

胡子玉輕輕一揚秀眉道：「三弟這就不對了，唉……」端起自己的香茗喝了一口。

胡子昂也端起自己面前的香茗喝了一口，喝完香茗之後，他覺得有點倦意，便閉目休息起來。

在胡子昂的感覺上這只是片刻時光，可是他心中却起了警念，心中一震，睜開眼來，眼前景物依舊，父母親都安然無恙，二妹胡子玉也還正在閉目養神，胡子昂這才緩緩吁了一口氣，放下了一片憂心。

一片人聲傳來，船巳經靠岸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很細心週到，早巳命人備好了舒適的輕車，輕車另有保護之人，安置好二老之後，輕車自有保護之人護送回莊，胡子昂便照着辣手仙姬夏玉嬋帶來口訊，領着三十六高手直奔駱家堡。

胡子昂趕到駱家堡，辣手仙姬夏玉嬋還沒有向駱家堡動手，夫妻見面之後，胡子昂問道：「駱家堡堡內情形如何？」

辣手仙姬夏玉嬋皺了一皺眉頭道：「據密報，駱家堡就那幾個人，連帮手都沒有一個，這倒令人難以揣測了。」

胡子昂道：「玉嬋，你就是這樣多心，就算他們有什麼詭計，也不足和我們的力量抗衡，管他的，殺進去再說。」

辣手仙姬夏玉嬋沉思有頃，一咬銀牙，點頭道：「好，就這樣辦。」

辣手仙姬夏玉嬋與胡子昂帶領一干手下，到得駱家堡外，辣手仙姬夏玉嬋正要下令攻堡時，只見駱家堡堡門一分而開，倪慧如領着四大神魔迎了出來。

辣手仙姬夏玉嬋一揮手，帶着江漢六孤獨迎了上去。

倪慧如臉上沒絲毫驚懼之色，打着笑臉道：「大姊，小妹恭迎你入莊來啦！」

胡子昂一怔，望了辣手仙姬夏玉嬋一眼，辣手仙姬冷笑了一聲，挺胸向莊內走去。

倪慧如像往常一樣，退了半步，陪伴在辣手仙姬夏玉嬋身旁，悄聲道：「大姊，你要小心，胡老三恨死你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心裏正捉摸着該如何懲治倪慧如之際，倪慧如忽然說出這番話來，不由得心中一動，暗忖道：「難道這丫頭並不是眞的叛我？……」步子一緩，只聽倪慧如又輕輕的道：「這本來是一件小事情，無需大姊親來，但小妹想了一想，還是由大姊親自來處理的好，大姊，不生小妹的氣吧？」

有那麼個意思，只是倪慧如的話說得不大明白，很是費解，辣手仙姬夏玉嬋一皺雙眉，正要問明白時，只聽倪慧如又道：「小妹不便多說，大姊小心謹愼就是，到時候小妹自會知會你。」

倪慧如忽然大聲道：「胡夫人請貴賓席就坐！」

辣手仙姬夏玉嬋一斂心神，舉目望去，只見廣塲上東西兩邊各擺設了一列座位，西面座位上巳經坐了七八個人，留下東面座位相待。

辣手仙姬夏玉嬋一皺眉頭，只見倪慧如又一欠身，道：「胡夫人請就坐，小妹失陪了。」說着轉身向西面座位上走去。

辣手仙姬夏玉嬋原打算一來就攻入駱家堡，見人就殺，見物就毀，那知自己的殺手還沒有使出來，倪慧如却迎出來說了

一番令人若有所得，又似一無所有的話，說得她心中一片迷惑，再看塲中的設施，居然是按江湖規矩擺設了座位，分明是要和她按照江湖規矩行事。

這一着，當然出乎辣手仙姬夏玉嬋意料之外。

辣手仙姬夏玉嬋野心奇大，她就慣常用江湖規矩作為工具，以達到自己目的。

這時，對方擺出了這種陣式，辣手仙姬夏玉嬋的心再黑，手再辣，可也就不得不乖乖的向東面座位上走去。

何況，倪慧如還有着那一番意味深遠的話在她耳中喋喋不休。

辣手仙姬夏玉嬋向東面座位上一坐，這時只聽大喝，廣塲四週亮起了數十支火把，把整個廣塲照得如同白晝。

辣手仙姬夏玉嬋這才注目凝神向對面座位上望去。

辣手仙姬夏玉嬋目光所及，心中不由得怔了一怔，想道：「奇怪，駱老兒的傷勢是誰給醫好了？」

還好，對面座位上除了駱老頭兒與駱翠翠就是倪慧如和四大神魔，並沒有什麼出奇的人物和搶眼的人物。

座中也不見那叫人頭痛的胡老三胡子揚。

辣手仙姬夏玉嬋的目光落向倪慧如，倪慧如向她一瞇眼，又伸手摸了一摸鬢脚，也不知她打的是什麼啞謎。

辣手仙姬夏玉嬋忖道：「這丫頭在攪什麼鬼？……」一念未了，只見堡外如飛一般掠進來一人，直趨駱老堡主駱維屏座前抱拳為禮道：「老伯，小侄遲到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一見那人，差不多把鼻子都氣歪了，同時也若有所悟的恨聲道：「死丫頭，你看我不抽你的筋剝你的皮，我就不是辣手仙姬。」

敢情，那人不是別人，正是胡子昂的胞弟胡老三胡子揚。

胡子揚還居然被駱老堡主請着坐上首位，分明是和自己這方對上了。

這時，胡子昂也看清了胡子揚，驚訝地道：「老三沒有死！」

辣手仙姬夏玉嬋冷笑一聲，道：「他等會就要死。」

胡子昂輕嘆一聲道：「老三年輕不懂事，我們多花點時間，一定能說動他，何必要他的命。」

辣手仙姬夏玉嬋咬牙切齒道：「別做你的春秋大夢了，你還想說動他，他可要你的命啦。」

胡子昂搖搖頭道：「三弟不會是這種人……」

辣手仙姬夏玉嬋冷笑道：「不是這種人，你等着吧，你看，他可找你來了！」

胡子昂抬頭望去，果見胡子揚起座走向前來，向自己欠身一禮道：「小弟見過大哥大嫂。」

辣手仙姬夏玉嬋先自冷笑一聲，道：「不敢當。」

胡子昂搖頭一嘆道：「三弟，你怎麼站在駱家堡一邊，難道你不要大哥了。」

胡子揚恭聲道：「小弟不敢不要大哥，也不是站在駱家堡一邊……。」

辣手仙姬夏玉嬋格格一笑，截口道：「三弟既然不是不要大哥，也不是站在駱家堡一邊，那是大嫂錯怪你了，大嫂向你陪禮了，快來，這裏坐下。」移步而出，伸手便來拉胡子揚。

胡子揚可識得這位大嫂的厲害，不敢領她的情，斜肩退了一步，一面口中道：「小弟還有話說，請大嫂大哥容稟。」

胡子揚話聲中，辣手仙姬夏玉嬋伸出的手，可並未停止動作，一連使了三種手法，直向胡子揚手臂抓去。

她這種動作在外人眼中看去，完全是一片誠意要拉胡子揚入座。

其實，她指掌之間都注足了眞元內力，只要被她手指沾上，胡子揚不筋斷骨裂，也會皮開肉裂，受制於她。

胡子揚暗中發笑，一連讓過她二種手法，當她使出第三種手法時，胡子揚不由心中生氣，左手一抬，衣袖一甩而上，從辣手仙姬夏玉嬋手腕之上一揮而過。

軟軟的衣袖揮得辣手仙姬夏玉蟬勁力一洩，頓時垂了下來。

胡子揚這一拂，拂得極有分寸，洩去了辣手仙姬夏玉嬋的勁力，却沒有帶給辣手仙姬夏玉嬋任何痛苦。

在外人眼中，也只是他們叔嫂之間的禮讓，並不是在動手過招，而辣手仙姬夏玉嬋却巳吃了啞巴虧，有苦說不出，氣得柳眉一豎，冷笑一聲道：「不識抬舉的東西，你小心着！」一扭腰回到座上。

胡子昂看得清楚，皺了一皺眉峯，道：「老三，你有什麼話，你就說吧。」

胡子揚道：「大哥，我們兄弟實在應該好好的談一談，今天請大哥看在小弟面上，把人手帶回去……。」

辣手仙姬夏玉嬋剛才吃了暗虧，氣得打斷胡子揚的話道：「子昂，你這兄弟滿肚子鬼，別中了他緩兵之計，今天不犂平駱家堡，誓不罷手。」

胡子昂道：「兄弟，你可以不帮大哥的忙，但你也不該碍大哥的事，帮着外人來和大哥作對……」

胡子揚接口說道：「大哥，駱伯伯不是外人，他是我們父親的老朋友啊！大哥，你忘了，你和駱大哥還是最要好的好朋友哩！」

胡子昂說道：「駱大哥是我們的朋友，你這句話不錯，我們現在也還是好朋友呀！」

胡子揚說道：「那大哥就放過了他們吧。」

胡子昂一笑道：「大哥並沒有說要和他們為難呀。」

胡子揚一怔說道：「那……那大哥此來……」

胡子昂道：「兄弟，你初次回來，不知道他們的情形，最近他們結交了不少不三不四的朋友，從中挑撥是非，因此影响了我們兩家的交情，大哥此來，只是要清除那些挑撥是非的惡徒，老弟，你放心，我們不會為難駱伯伯和駱大哥，你且站過一旁去，讓大哥和駱建章說話。」

胡子揚一笑道：「原來大哥是要找那從中搗亂的人。」

胡子昂點頭道：「正是！」

胡子揚說道：「這個人小弟早就知道了。」

胡子昂道：「那可好，快快告訴愚兄

吧。」

胡子揚歉然道：「對不起大哥，那人正是小弟我。」

「是你！」胡子揚當然早就知道是這位小弟，但他總以為這位兄弟絕不會在大庭廣衆之中點頭承認，所以才敢一路追問下來，誰知這位兄弟，竟甘冒以弟欺兄之大不敬，一口承認了下來，倒眞使胡子昂有點啼笑皆非。

瞥眼間，只見堡外走進一行人來，胡子昂可就找着了墊脚的人，當時哈哈大笑，道：「老三，你不要當傻人，替人背黑鍋了吧，你看，那挑撥離間之人，不是自已露面了。」

胡子揚一見那羣來人，不由得眉頭一皺，向那羣人迎了上去。

原來那羣人，是以三月夫人為首加上莫莉花、邢半刀、徐大娘、季氏兄弟等二十多人。

莫莉花暗中幫了胡子揚好幾次忙，胡子揚料想她就在附近，却沒想到三月夫人也親自來了。

胡子揚實在不願意三月夫人在這時候插手進來，因此迎了上去，詎料這時辣手仙姬夏玉嬋一見到莫莉花眼睛就先自紅了，一揮手之下，江漢六孤獨已先胡子揚而擋去了三月夫人等人。

同時，胡子昂更大喝一聲，道：「老三，回來，沒有你的事。」

胡子揚却不答理胡子昂的呼喚，身形加快一幌，又在江漢六孤獨與三月夫人尚未動手之前，橫在他們之間的中間，向三月夫人一禮道：「老前輩，莫姐姐請先入座奉茶。」

三月夫人莫彩霞道：「胡老三，這不關你的事，你站過一邊去。」

胡子揚回頭向莫莉花使了一個眼色，道：「老前輩請原諒，這時晚輩正……」

這時，胡子昂也幌身而到，道：「老三，沒你的事，讓過一邊去。」

胡子揚邊要接話時，却被三月夫人莫彩霞揮手止住，她自己却冲着胡子昂冷笑一聲，道：「你就是胡子昂這畜生。」

胡子昂勃然大怒，大喝道：「大胆老婦……」

胡子揚輕叫一聲，道：「大哥，不得無禮，難道你不認識莫老前輩？」

說來，胡子昂眞與這位岳母娘沒有見過面，只因胡子昂與莫莉花做夫妻時，三月夫人莫彩霞怕影响愛女的婚姻生活，一直沒有來看過他們，是以胡子昂並未見過這位岳母。

胡子昂聞言之下，心中倒是一震，再不好意思惡言相向了，不管怎樣，她到底過去是自己的岳母，自己倒不能先落話柄，被人安排不是，當下便改容含笑，一抱拳道：「原來是莫老前輩，恕晚輩失敬失禮。」

胡子揚抓住這個時機，向三月夫人欠身道：「老前輩請！」

莫莉花因有胡子揚的暗示在先，也在一旁道：「娘，强賓不壓主，我們就先到那邊坐下再說吧。」

同時，駱翠翠也搶身走了過來，拉住莫莉花的手道：「胡大嫂，小妹上次失禮之事，因不知就是大嫂，至今耿耿在懷，請……」

一語未了，辣手仙姬夏玉嬋已是發出一聲厲喝道：「大家都給我站住！」人也霍地從座位上站了起來。

同時，人影閃動，辣手仙姬夏玉嬋已命自己的人把胡子揚與駱老堡主之間分隔開來。

胡子昂也機警之至，身形一幌，退回辣手仙姬夏玉嬋身旁。

目前的情況是駱家堡方面一分而二：老堡主駱維屏，少堡主駱建章，倪慧如和四大神魔等人為一處；胡子揚與駱翠翠却併在三月夫人莫彩霞等人一處了。

圍住胡子揚等人的有江漢六孤獨等一流高手，面向駱老堡主等人的有布衣鐵劍廖仁山，三湘奇士許雲和等人。

冷眼忖度辣手仙姬夏玉嬋的人手分配，主要的實力，都用在胡子揚等人身上，至於面對駱老堡主的力量，似乎正是佯攻作用。

辣手仙姬夏玉嬋這個女人確實不簡單，調動人手，居然中規中矩，暗會用兵之道。

胡子揚看在眼裏，心中也不免對這位辣手仙姬夏玉嬋暗暗吃驚。

這種情形，很可能走向一場混戰，但混戰之結果，不論勝敗如何，首先遭殃的就是駱家堡，同時，也必招致雙方極大的傷亡。

這種結果，實非胡子揚的心願。

胡子揚忖時度勢，覺得要避免混戰的發生，只有獨戰江漢六孤獨，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才能倖免。

胡子揚心中打定主意，肩頭一斜，已把一雙「卍字梅花奪」取到手中，大喝一聲道：「江漢六孤獨，你們可敢當着大家的面與晚輩再次一決雌雄？」

江漢六孤獨沒答腔，却把目光一起轉向辣手仙姬夏玉嬋投去。

胡子揚可以說是江漢六孤獨的手下敗將，這時向江漢六孤獨叫陣，可說不識時務極了，辣手仙姬夏玉嬋最顧忌的就是胡子揚，胡子揚要自速其死，倒正合了她的心意，當下一點頭道：「老三，話可是你說的，你眞的要單人獨鬥江漢六孤獨六位老前輩？」

胡子揚道：「上次較技，小弟敗得有點不心服，這次一定要打敗他們，以雪前恥。」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你可知道，上次他們已經手下留情了哩！這次可就不會再留情了。」

胡子揚冷笑一聲，道：「誰要他們留情來着，哼，我的眞工夫還沒使出來哩！」看來正是年輕人不服輸賭氣的樣子，也只有這種樣子，才能令人上當。

辣手仙姬夏玉嬋嘆惜一聲，道：「老三，你這叫飛蛾撲火，何必啦。」

胡子揚道：「未必。」

辣手仙姬夏玉嬋忽然一笑道：「老三，你的心意大嫂明白得很，你是想在死裏求生，避免混戰是不是？」

怪不得人道辣手仙姬夏玉嬋可怕，她眞可怕，把胡子揚的心意看得明明白白。

胡子揚心神一震，駭然暗叫道：「不好，叫她看穿了心思，這却如何是好。」

胡子揚正感心驚之際，辣手仙姬夏玉嬋嫣然一笑道：「就讓你獨鬥江漢六孤獨，你也不會有機會的，明知其不可為，你又何必自費力氣哩！老三！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只要你點點頭，站在你大哥一邊，不就天下太平，什麼事情都沒有了麼。」

同時，三月夫人莫彩霞也在胡子揚身後輕輕嘆了一聲，道：「胡老三，你要為了你莫姐姐和你大哥反目，那就大可不必了。」

胡子揚道：「這不關大嫂的事。」

三月夫人莫彩霞道：「那你們兩兄弟更不該反目了，你可知江漢六孤獨六人合擊，天下無敵……」

胡子揚回答道：「如果晚輩倖得不敗呢？」

三月夫人道：「威震八方，一戰成功，但……」

胡子揚一挺胸膛道：「如此說來，更值得一戰了。」大步走近江漢六孤獨，又一抱拳道：「請六位賜教。」

辣手仙姬夏玉嬋做出一副悲天憫人無可奈何的神情，搖頭而嘆道：「大嫂苦口婆心，好話說盡，已是仁至義盡，老三，你既然堅持要向江漢六位前輩挑戰，那麼大嫂也只有成全你了，六位前輩請看在晚輩份上，手下留情一二啊！」

翁不倒冷冷一笑，點頭道：「夫人請放心，常言有道，打狗看主面，老夫等知道分寸的。胡少俠，現在你就可以出手了，你愛向誰出手，請就向誰出手。」

胡子揚道：「晚輩聽說六位前輩正式交鋒作戰，有一個人人皆知的規矩，不知那規矩還有沒有？」

說眞的，眞要單打獨鬥，江漢六孤獨之中，沒有一個人拚得過胡子揚，關於這一點，胡子揚明白，江漢六孤獨更明白，胡子揚這時提起這規矩來，可說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煩，自速其死了。

眞是這樣的嗎？想來胡子揚不會笨到這樣吧。

常常山接口道：「當然還在。」

胡子揚道：「請老前輩把那規矩要提醒在場的羣雄一聲。

胡子揚不過二十來歲，能有多大一點年紀，憑他們六個人，要說六人齊上的話，實在有點臉紅和難以啓齒，可是，他是知道胡子揚厲害的，不說這句話，不但壞了自己規矩，同時也是自找霉倒。

常常山咬了一咬鋼牙，生硬的道：「老夫六人對敵，向來是六人同上，你千軍萬馬是一同齊上，你單人獨騎，我們也是六人齊上，胡少俠，你可要小心了。」

胡子揚點點頭道：「好，那麼就請六位老前輩一同上前出手吧。」

吳姥姥搖頭道：「我們六個對敵雖然向來是齊上齊下，但另外還有一個規矩就是從不先行出手，還是你先出手吧。」

胡子揚欠身道：「那麼六位前輩小心，晚輩有僭了。」

胡子揚此話一出，大家全神一注，打起精神來看這場好戲，可是，等了半天，未見胡子揚動手。

胡子昂暗暗一皺眉頭道：「看來老三是胆怯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你那老三詭計多端，只怕別有用心，我們要小心了。」

好厲害的女人，胡子揚遲遲不出手，確實別有用心，他面對如此六大高手，他不用點心機，又如何能够得勝。

江漢六孤獨全神貫注之下，就等於在身前佈起了一道鋼牆，要突破這道鋼牆又豈是容易的事。

胡子揚注視江漢六孤獨，眼睛一瞬也不瞬。

丁松喬等得實在不耐煩了，大喝一聲，道：「小子，你是動手不動手？」

胡子揚還是不理不睬，不言不動。

常常山叫道：「小子，你要不敢出手，你就磕頭求饒吧。」

胡子揚還是不答理。

翁不倒哈哈大笑道：「小子，你……你……」

他說不出話來了，因為他的咽喉已被胡子揚一射而到的奇快身手，開了一道口子，咽喉上冒出一道血泡，身子便向後倒去。

大家一驚，只見胡子揚的身子已是快如風車，在江漢六孤獨之間一陣飛旋……

辣手仙姬夏玉嬋驚叫一聲道：「天風斬……」

胡子揚使的正是「天風斬」！

「天風斬」本為三絕先生三絕之一，其威力如同劍道中的「御劍術」，三絕先生費了三十年時光，在五十歲練成了「天風斬」。

想不到胡子揚這點點年紀，也練成了「天風斬」，眞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意外。

沒有人想得到在胡子揚身上可以見到「天風斬」，江漢六孤獨更是想不到，大家一愣之下，他們就那樣把自己一條生命楞掉了，只覺喉頭一涼，呼吸系統改了道，人也失去了生命。

胡子揚身不着地，一口氣殺死了江漢六孤獨，可是驚天動地的大事，當時只震得全場之人目瞪口呆大氣都喘不出來了。

當胡子揚身子一停時，忽然，脚下一陣踉蹌，幾乎穩身不住，接着，張口吐出了一口鮮血。

駱翠翠跑上去扶住胡子揚大驚道：「胡三哥，你怎樣了。」

胡子揚道：「沒關係，我只是強施『天風斬』，受了微傷，快！點住我『章門』、『精促』、『脊心』三穴，千萬不能叫人看出破綻來。」

駱翠翠一震道：「這三處穴道是不能同時點的。」

胡子揚肅然道：「我自有主張，快下手，我要一倒下去，誰也別想在辣手仙姬夏玉嬋手下求生，快下手！」

駱翠翠當然識得厲害，只好含着眼淚，暗中點了胡子揚三處穴道。

胡子揚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雙目一瞪，又是神采奕奕了，舉步向辣手仙姬夏玉嬋走去。

胡子揚力斬江漢六孤獨，這股震撼之力，壓迫得大家半天說不出話來，也使大家的神智失去了靈明。

駱翠翠在胡子揚身上做了手脚，居然沒有一個人看出來。

胡子揚這一向辣手仙姬夏玉嬋走去，

大家不由驚叫一聲，替辣手仙姬夏玉嬋捏了一把冷汗。

胡子昂更是臉色蒼白，打着顫聲道：「三弟，你待怎的？」

只有辣手仙姬夏玉嬋鎮定如常，盈盈一笑道：「老三，大嫂對你眞是看走眼了，想不到你居然練成了『天風斬』，可喜可賀，大嫂也更是少不得你的襄助了。」

伸手難打笑面人，胡子揚雖然恨極了這位大嫂，却是硬不下心來立下殺手，嘆了一口長氣，道：「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大嫂，現在是你改過自新的時候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哈哈一笑道：「老三，你這是勸大嫂替你們胡家生孩子洗碗筷麼！呸，別做你的春秋大夢了，哼，你別高興得太早，勝敗之數還是未知數哩！你看，那是什麼？」接着，張口發出一聲輕嘯。

輕嘯過後，堡外傳來一陣馬蹄車聲，一隊人擁着一輛車走了進來。

輕車停在辣手仙姬夏玉嬋身旁，辣手仙姬夏玉嬋吩咐挑起車簾。

車內赫然臥着胡老莊主夫婦二人，胡子揚的二姊胡子玉便坐在二老身旁。

他們三人不但都在車內，而且每人脖子上還被架上了一把冷森森的鋼刀，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他們三個人的人頭，就有落地之虞。

辣手仙姬夏玉嬋格格一笑道：「老三，你看清楚了沒有，鋼刀一拖，你就是天下罪人了。」

胡子昂臉色大變，吃吃地道：「玉嬋，你怎麼事先不告訴我。」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事先告訴了你，你豈不成了大大不孝的孽子，這樣一切罪過都由小妹替你承担豈不更好。」

胡子昂大叫一聲，道：「玉嬋，你不能這樣做，快把二老放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柳眉一挑，冷然說道：「老三都不在乎，你急什麼，眞是沒出息。」

胡子揚冷冷的道：「一錯不能再錯，大嫂，小第勸你還是把二位老人家放了的好。」

辣手仙姬夏玉嬋發出二聲冷森森的冷笑道：「你的『天風斬』厲害，但威脅不到我，你有胆量就再試試你的『天風斬』，看看是兩位老人家的人頭先落地呢？還是我的人頭先落地？」

胡子揚雙目一垂，威風盡失的叫了一聲：「大哥……」

胡子昂被胡子揚這聲「大哥」叫得全身皆顫冷汗直下，向辣手仙姬夏玉嬋哀求道：「玉嬋，你也不想想，兩位老人家也是你的爹你的娘啊，你就放了他們吧。」

辣手仙姬夏玉嬋冷笑一聲，道：「胡子昂，你可要弄清楚，我跟着你叫他們一聲爹娘，是給你面子，你要再不知進退，囉囉嗦嗦叫人心煩，莫怪我反臉不認人，連你一起宰了。」

胡子昂一楞，勃然大怒喝道：「你反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嘿！嘿！地笑道：「你說錯了，反了的是你，你忘了我們當初是怎樣約定的。」

胡子昂嘆了一口氣道：「可是，你現在要傷害兩位老人家呀？」

辣手仙姬夏玉嬋一笑道：「我的對象又不是你，你又何必把這責任推在我肩上，兩位老人家眞有什麼不幸，該怪的是你們老三，因爲是老三逼我下手的，你懂了沒有？」

胡子昂擧目向胡子揚望去，胡子揚一別頭，沒有理會他。

胡子昂大急叫道：「玉嬋，你絕對不能這樣做，你要這樣做，你就先把我殺了吧。」說着聲淚俱下，便向輕車撲去。

辣手仙姬夏玉嬋大喝一聲，道：「子昂，你瘋了麼？」右手急揮，屈指連彈，嗖！嗖！嗖！一連發出三道毫芒，盡皆沒入胡子昂體內，胡子昂向前撲了二步，身子一顫，倒在地上。

辣手仙姬夏玉嬋恨恨的罵了一聲：「沒有出息的東西！」又出手點了胡子昂好幾處穴道。

胡子揚冷眼而觀，辣手仙姬夏玉嬋雖用暗器傷了大哥，却還是替大哥制了穴道，不讓傷勢擴大，她心腸狠毒，對大哥倒是還有點情份。

辣手仙姬夏玉嬋回首向胡子揚道：「老三，大嫂可是說得到做得到的人，希望你不要逼大嫂走極端。」

胡子揚搖頭一嘆道：「大嫂，逼人的是你啊！」

辣手仙姬夏玉嬋冷笑一聲道：「就算是我逼你又如何。老三，你答不答應跟着大嫂走，快作決定，大嫂沒有耐心和你磨菇。」

胡子揚搖了一搖頭，答道：「我不能答應。」

辣手仙姬夏玉嬋柳眉倒豎，大喝一聲道：「你眞的不答應？」

胡子揚道：「不答應。」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好，咱們就賭一賭，你看我狠不狠得下心來，叫你終身抱恨，現在我從一數到十，數到十你若再不答應，老頭子的人頭第一個先落地。」

胡子揚不再答話，他好狠的心腸。

辣手仙姬夏玉嬋氣得眞要吐血，一咬銀牙，數道：「一……」

胡子揚還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辣手仙姬夏玉嬋暗罵了一聲「該死的東西」，接着加快起數道：「二……三……四……五……六……七……」

胡子揚終於說話道：「且慢。」

辣手仙姬夏玉嬋冷笑一聲道：「我就不相信，你能看着你老子的人頭落地。」

接着，伸手懷中，取出一粒丸藥，投給胡子揚，道：「把這粒丸藥服下去，你就可以陪着老人家走了。」

胡子揚注視着那丸藥，故意問道：「這是什麼藥？」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毒藥，你這個人反反覆覆，最是難以相信，給你服點毒藥，你就不會調皮了。」

胡子揚回答道：「我這不是找死，不服。」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只要你乖乖的聽話，你絕不會死，我會每十天給你一粒暫時解藥，使你身中之毒不會發作。」

胡子揚道：「有期限沒有。」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有。」

「一年？半年？」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也許是一個月，也許是三個月也許是三年。」

「此話怎樣？」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我有一個目標，什麼時候達到這個目標，就什麼時候我把你所中的毒完全解除。」

胡子揚哈哈一笑道：「你倒想得好美呀。」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你當然心裏是不服不願，可是你別無選擇，你就將就着看吧，將來大嫂一定不會虧待你的。」

就在此時，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高吭的笛聲。

胡子揚微微一笑道：「大嫂，小弟有一個脾氣，不知你知不知道。」

辣手仙姬夏玉嬋道：「什麼脾氣？」

胡子揚道：「軟硬不吃的脾氣。」

辣手仙姬夏玉嬋大怒道：「胡子揚你眞是……」

胡子揚笑笑道：「大嫂，且別罵人，你看，又有你想不到的人來了。」

笛聲由遠而近，由近而進入了堡門。

又是一輛輕車，車前走着兩個人，車上坐着兩個人，車後跟着八個人。

車前走着的兩個又是胡子玉和她的夫婿萬世榮，吹笛子的人就是萬世榮。

車上坐着的二個人，赫然竟是胡老莊主和胡老夫人！

辣手仙姬夏玉嬋花容變色，駭然道：「你……你……。」什麼話在這時候都不足以宣洩她心頭的忿怒，因此，說了一個「你」字，就氣得說不出話來了。

胡子揚一扭頭，不再答理辣手仙姬夏玉嬋，向兩老迎了過去。

胡子揚迎着兩老夫婦走向駱家堡方面席次上就了座，同時，三月夫人等人也都坐在一處。

這時，駱家堡方面聲威大振，也沒有敢攔阻他們了。

辣手仙姬計劃落空，有如高樓失足，驚愕之下，失了方寸，竟不知如何是好。

待得胡老夫婦與三月夫人等在座位上坐好，辣手仙姬夏玉嬋才恢復了冷靜。

胡子揚與江漢六孤獨一戰，江漢六孤獨命喪黃泉，胡子揚聲威大振，辣手仙姬夏玉嬋方面的人，已是人人胆戰心驚，誰也不敢和他爲亂了。

同時，江漢六孤獨之死，使辣手仙姬夏玉嬋的實力，打了一個大大的折扣。

因此，在此消彼長的情形之下，辣手仙姬夏玉嬋，已經沒有左右駱家堡的力量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暗中捉摸了一陣，狠狠的一咬銀牙，叫道：「胡老三，你給我過來。」

胡子揚過去了，笑着道：「夏姑娘，你還有什麼花樣？」

辣手仙姬夏玉嬋一怔道：「你叫我夏姑娘？」

胡子揚道：「夏姑娘，你心黑手辣，無情寡義，家父已不認你這媳婦了，對不起，在下只能稱你夏姑娘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冷笑一聲，道：「誰希望當你們胡家的媳婦，哼，我們走！」

戰不能勝，自然只有走之一途了，辣手仙姬夏玉嬋一揮手，做了一個撤退的手法，同時，伸手拉起胡子昂放在那輛坐着假莊主夫婦的車上，便將離去。

胡子揚橫身攔住那輛輕車，道：「留下我大哥。」

辣手仙姬夏玉嬋忽然發起狠來，狂怒道：「胡子揚，你欺人太甚，我和你拚了。」頭一埋，身子箭刺而出，直撲向胡子揚。

看起來，這是女人撒賴的打法，不管胡子揚如何厲害，她到底是胡子揚的大嫂，胡子揚難道眞的能擧手劈了她不成。

只要胡子揚心中稍存顧忌，她就立施殺手，式化「無常追命」」打胡子揚一個措手不及。

動手之間，獲勝的本錢除了本身的武功高强外，心智的運用，更是反敗爲勝的要件。

辣手仙姬夏玉嬋挺而走險，驟然出手，詎料，胡子揚的反應，竟然全落入辣手仙姬夏玉嬋算中。

胡子揚神態一愣，辣手仙姬夏玉嬋雙手一翻，手中白光一閃，兩柄雪亮的短劍，直向胡子揚的兩臂刺去。

胡子揚這時好像完全換了一個人，身形閃動之間簡直失去了速度，那能閃得開辣手仙姬夏玉嬋的雙劍……

只見血光一冒，辣手仙姬夏玉嬋的雙劍已經刺進了胡子揚肩頭。

場中的變化，大出人意料之外了，一陣驚叫之聲激揚了起來。

駱翠翠更是心胆俱寒，帶着厲叫之聲，向辣手仙姬夏玉嬋撲去：「夏玉嬋，我和你拚了。」

辣手仙姬夏玉嬋可眞狠心，雙劍得手，口中發出一陣得意之極的狂笑：「胡子揚，你現在可知老娘的厲害了！……」她也眞狠心，右脚一抬，便向胡子揚心口蹬去……。

這時，駱翠翠離着辣手仙姬夏玉嬋還差了一丈多遠哩，遠水那能救得了近火，看來胡子揚難逃蓮足碎心之厄了。

驀地，有人急喝一聲道：「惡婦，你太心毒了，容不得你了。」

一道金光掠空而到，「噗哧！」一聲，從辣手仙姬夏玉嬋右腰而入左腰而出，把辣手仙姬夏玉嬋刺了一個對穿，辣手仙姬夏玉嬋也眞狠，居然沒有立時倒地，但胡子揚却逃過了蓮足碎心之厄。

辣手仙姬夏玉嬋把手一回，拔出胡子揚肩上雙劍，咬牙切齒道：「我活不了，你也別想活！」反身向胡子昂撲去。

這時，又有一條人影閃了過來，那是胡子揚原來的大嫂莫莉花，她是在大家一亂之際，奔去營救胡子昂，正好趕上辣手仙姬夏玉嬋的雙劍向胡子昂扎到。

莫莉花措手不及，只有大叫一聲：「你不可傷我丈夫。」猛然向胡子昂身上撲去。

辣手仙姬夏玉嬋身受重傷，勢子一發之下，便無能控制，雙劍一落，便刺入了莫莉花背部。

辣手仙姬夏玉嬋原是不治之傷，臨死還起兇心，刺人之後，人已力氣用盡，一吐氣接不上來，便倒在莫莉花身上。

這時，最先奔到車前的，就是胡子玉的夫婿萬世榮，原來那飛空一劍，把辣手仙姬夏玉嬋刺倒，救了胡子揚一命的就是他。

敢情，萬世榮不但不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而且，還是一位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

萬世榮這時神情全變，雙目烱烱有光，一手拉開辣手仙姬夏玉嬋，再一檢視莫莉花傷勢，不由歡呼一聲道：「大嫂的傷勢沒有性命之憂，只是昏過去了而已。」

三月夫人原已趕到了附近，聞言抱住莫莉花欣幸不已。

胡子揚雖然沒有挨上辣手仙姬夏玉嬋碎心蓮足，可是人已昏死了過去。

萬世榮一搭胡子揚腕脈，不由臉色大變，半天說不出話來。

駱翠翠一震道：「二姐夫，三哥怎樣了？」

萬世榮長嘆一聲，道：「他的武功全廢了。」

駱翠翠道：「怎麼可能呢？」

萬世榮道：「他功力火候不足，妄用『天風斬』，又被你行强用制穴之術，把他殘存的眞元內力都激發了出來，那得不功力盡廢。」

駱翠翠悲呼一聲道：「我……我不知道啊！」

萬世榮長嘆一聲，道：「這當然不能怪你，這是老三捨己爲人的仁心，唉，這也怪我，我要早讓老三知道我有武功，老三也就不會有孤掌之難了……」

忽然，胡子揚睜開眼睛道：「姐夫，其實你並沒有瞞過小弟，否則我也不會以二老相托了。」

駱翠翠大喜道：「三哥，你沒有什麼事麼？」

胡子揚笑笑道：「姐夫說得不錯，我的武功是全廢了，不過，我能修復回來的，翠翠，實在對不起你……」

駱翠翠螓首一低，羞澀澀的道：「三哥，只要能修復，不管多少時間，我都會等你的。」

「孩子，你怎樣了。」胡老夫婦走過來了。

其實，大家都走過來了，把胡子揚圍在中央，而辣手仙姬夏玉嬋帶來的那些人，早已偷偷的溜走了。

胡子揚打着笑臉道：「孩兒沒有什麼事，但請老人家答應孩兒一個請求。」

胡老莊主嘆息一聲道：「什麼事，你說吧。」

胡子揚道：「莫姐姐是一個好大嫂，好大嫂不能沒有大哥，請你老人家看在莫姐姐捨死忘生的份上，饒了大哥吧！」

老莊主含着眼淚點了一點頭。

胡子揚這又向萬世榮道：「姐夫，麻煩你送小弟去找小弟的師父去。」

駱翠翠急口道：「三哥，小妹也陪你一同去。」

胡子揚被抬上了輕車。

輕車緩緩的駛出了駱家堡的大門。

這時，曙光初現，又是新的一天的開始了。

（完）

其人其事

伍銓萃拳擊蛇蝎耀

嚴霜

黃飛鴻威震武林，當然有許多人想跟他結交，其中有一個武林中人，技擊極精，且又文學淵博，姓伍名銓萃，曾經替黃飛鴻的藥局「寶芝林」題字，那一對聯叫做：「寶劍騰霄漢，芝花遍上林」，可見他係文武雙全的人，黃飛鴻認爲在後輩的武林中人最出色的一個就是他，能够得到黃飛鴻的稱讚，實在不易。

伍銓萃此人甚爲偏僻，雖然白天習文，晚上練武，其實他的祖宗三代都係喜歡練武的，到了他的父親，就更加喜歡練習武藝，但因爲伍銓萃出生之日，新會的豬頭山附近有一個三叉海口，忽然有巨蚌出現，夜間浮在海面，吐出一顆大珠，光華四射，水月生輝，附近的鄉人都看見，認爲必有科舉的才主出現，於是伍銓萃的父親就替他改了這個銓萃兩字，表示他係出類拔萃之人，果然伍銓萃長成後，替新會增光，後來做了翰林，親友到來祝賀，只係伍翁感到鬱鬱不樂，因爲他渴望兒子以武功威震天下，殊不知只係文章壓倒一般仕子，覺得未曾稱心滿意，於是叫銓萃夜間仍然苦練武藝。

伍銓萃已經長成，且又做翰林公，空閒時間極多，索性早晚苦練武藝，可惜當地的師傅俱係花拳綉腿，學了亦屬無用。有一日，伍銓萃偶然因事外出，到了家門，忽見一個老乞丐在門旁大唱蓮花落，伍銓萃投給他十個銅錢，他仍不滿足，後來伍銓萃索性把一百個銅錢拋過去，喝道：「快些走吧，我聽厭了。」

殊不料老丐俯身檢起了銅錢，把那些錢放在兩手之間，還給伍銓萃，說：「你的錢是否送給我，任由你的意思，何必發怒呢？老夫流落江湖，從來不受人斥喝，故此我把那些錢送還。」

伍銓萃聽了此言，頗以爲奇，定眼一看，就發覺到老乞丐的一雙手裏面雖然仍是放置一百個銅錢，但却個個碎裂，猛吃一驚，料想那個乞丐必然不是尋常之輩，立刻改容延入家內客廳，叫婢女斟茶，跟住問他是否精通武藝。

老乞丐說：「如果我不懂武功，就不至於流落變成乞丐。」

這句話確有道理，亦即反映出傷心人另有懷抱，伍銓萃突然心動，煮酒論英雄，把老乞丐留在家裏痛飲，這個乞丐居然飲了十多杯，絕無醉容，可見酒量之宏。

伍銓萃愈看愈覺得出奇，索性問他貴姓大名，老乞丐說：「我極少朋友，既然看得起我，我就把姓名說出來，我乃係江湖上稱做鐵鎚渣的人，以前我靠功夫混飯吃，足跡走遍江南幾省，從來沒有對手，有些人在苦門當中喪命，我絕不動容，進入中年，殊不料妻子疫亡，子也夭折，於是覺得舊日的所作所爲，傷殘別人，實在

有傷天理，索性改業做小販，可惜我不懂買賣，過了幾年，資金賠盡，無以爲生，於是淪爲乞丐，我的十隻手指堅如鐵石，出手就把一堵磚牆插成洞穴，故此我跟任何人較技，對方很易受傷，可見我的武藝雖然不是登峯造極，仍然係入於一流高手，殊不料我的武功愈精命運就愈加惡劣，終於妻喪子亡，隻身走天涯，變成乞丐，故此我認爲不懂武功就不至於求乞，此言確係事實，並非怨天尤人。」

跟住他向伍銓萃打量一眼，說：「你必然係醉心練武，或者苦練多年，然後會看得起我，可否要一兩招，讓我見識一下呢？」

伍銓萃年少好勝，聽了欣然點頭，於是帶鐵鎚渣進入練武廳內，解衣拱手，說：「我先演拳脚，再演棍棒，有何錯漏，敬請指點。」

跟住伍銓萃就開拳踢脚，打得龍飛鳳舞一般，演過拳脚，接着，再把他擅長的棍法搬演出來，棍風虎虎，拳脚棍棒都表演一番，站在鐵鎚渣的臉前，頗有自傲之色。

鐵鎚渣點頭微笑，說：「你似乎下過一番苦功，可惜未曾碰着名師益友，故此，你只係能够表演，如果眞的落場打鬥，顯然吃虧。」

伍銓萃說：「老師傅所言確係事實，不過，我知道自己的根基甚差，却又不解其中奧妙，可否指點幾句呢？」

鐵鎚渣說：「你的腰馬橋手相當壯實，但因出手有力無勁，出脚則沒有樁馬，而且身形手法不相配合，故此，與高手過招，一碰就輸。」

當時伍銓萃年少氣盛，自問自己的功夫雖然未算是已臻化境，但亦不至於如此不濟，因此心裏躊躇，似信不信，鐵鎚渣看在眼裏，知道他必有所疑，便說：「我很望你跟我交手玩玩，只要交手，你就知道我此言非虛。」

伍銓萃喜出望外，說：「我怎樣敢向老師傅挑戰呢？不過，你所說的話，能够在功夫方面證實，那就非常令我稱心滿意，故此，我亦很高興以下犯上，向老師傅發招，敬請指示一切。」

鐵鎚渣說：「你不必多言，立刻進攻吧！」

伍銓萃喝了一聲：「看招！」便即標馬上前，先用右拳出擊，想試探對方的虛實，殊不料那一拳剛剛發出，突然好似給人鉗住一般。

原來鐵鎚渣已經把左右手將他的一拳挾在當中，如果發力，立刻折斷，這一招就係武林中說的「鐵門閂」，伍銓萃雖然知道有此一招，但未曾學過，故此一碰就輸。

他不但沒有怒意，而且喜形於色，翻身倒地拜師，說道：「我自從尋師學武以來，已經有十多年，現時才能跟老師傅相遇，確實有些緣份，我一定拜老師傅爲師，苦心練武，請你留在家中，免得你的武藝失傳。」

鐵鎚渣流落街頭，已經嘗透露宿之苦，亦想找個地方留步，且又看見伍銓萃非常誠意練武，欣然點頭，於是伍銓萃就跟鐵鎚渣學武。

三年之後，鐵鎚渣病逝，伍銓萃築一座大墓把他葬殮，立碑，永誌師恩，此後伍銓萃的英名遠播。

世事很奇，武林裏面有所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暗指練武之人從來不肯認輸，如果有人大名遠播，罩在自己的頭上，身爲教頭的人一定不肯服輸，千方百計想過招，看看對方的虛實，當地有一個教頭姓張，單名一個耀字，綽號「蛇蝎耀」，表示他的招式非常毒辣，出手傷人，有如蛇蝎。

蛇蝎耀以爲自己威震一方，無人能及，怎料在茶樓酒家裏面經常聽到伍銓萃的大名，且又知道伍銓萃身懷絕技，師傅係江湖上知名的高手，叫做鐵鎚渣，他雖然心裏不服，但又不想冒險向伍銓萃挑戰，因爲伍銓萃並非設立武館授徒，而且兩人無寃無仇，確係絕無理由踢盤，因此蛇蝎耀雖然聽了他的大名，心裏有點不舒服，亦無可奈何。

蛇蝎耀對此事耿耿於懷，寢食不安，他沉思了許多日，然後想出一個主意來，那一晚，蛇蝎耀故意在伍銓萃的寓所附近徘徊，遙遠看見伍銓萃返家，突然挺身而出，直撞過去，於是兩人碰撞，互相仆倒在地。

蛇蝎耀站了起來，故意滿臉怒容，說：「爲甚麼你走路不帶眼呢？」

本來係蛇蝎耀撞擊別人，他却反過來說對方撞他，伍銓萃爲人雖然一向寬容大量，可是，聽了此言，也發生反感，忍不住反罵他幾句。

蛇蝎耀說：「我係蛇蝎耀，一向只有我罵人，沒有別人罵我，你居然斗胆向我辱罵，顯然你輕視我的功夫，眞是豈有此理，看招！」

說到這裏，他就運力在一條頸子上面，直衝過去，先行兩手齊出，有如雙龍出海的模樣，實際上那兩隻手却是伸到盡，抓住對方的肩膊，然後用頭鎚出擊的，這一招叫做「野豬投林」，非常勇猛，普通的教頭一撞就仆，至於伍銓萃，因爲得到鐵鎚渣的名師指點，身形手法，認眞敏捷，發覺對方雙手齊出，他並非依照普通的拳脚接招，如果他用兩手挑開對方的雙拳，那就必然被對方一個頭鎚撞倒。

由於他不知道對方是那一派的拳脚，不敢正面接招，只係移身向左邊一閃，避過他的攻勢，因爲蛇蝎耀那一個頭鎚撞出，竟然落空，跟住他的頸和肩膊還吃了伍銓萃的一個大劈搥，整個人昏天黑地，轟然一聲，倒地打滾。

伍銓萃戰勝了他，便立即匆匆返寓，後來才知道此人係當地的教頭，心裏暗想，自己與他並非仇恨，居然借他挑戰，可能別的教頭亦係如此，由於他自己不是教頭，沒有設館授徒，自己又何必損及別人的利益呢？於是他就不再談及武藝，但却暗中繼續練武，直到他碰着黃飛鴻，痛飲暢談，後來他與黃飛鴻結成知己朋友，不必細表。

至於伍銓萃一招就打傷蛇蝎耀這一頁武林中的掌故，有許多人知情，由此可見他的武功，確係非常精湛，不負武林高手鐵鎚渣的指點。

（完）

江湖無處不風險故事

浪子歸宿（上）

文·龍令　圖·王盧

梟雄施冷箭　美人洒熱情

自上海開出的火車，車輪急速地轉動，輾碎了黑夜的寂靜向前奔去。

暗淡的路燈逐漸遠去，車廂外一片黝黑。火車已駛出了城沿，車速又逐漸慢了下來，駛入了離城的第一個車站。沒有人下車，卻有不少旅客爭先恐後地自鐵梯擠上車廂。

車廂裏的乘客大都在整理行李或者閉目養神，情況並不太亂。靠後的一節車廂裏面坐着幾個圓臂寬肩的精壯漢子。他們便是被上海灘四大天王目爲眼中釘的王雁、小包，萬源以及王雁的幾個心腹手下。

他們在上海火車站解決了四大天王的第二號頭子金龍帮的老大張玉簫，卻發覺被巡捕房的人及碩果僅存的最後一個天王、白虎堂的老大老大富的手下包圍了。

時機危急的時候，王雁當機立斷率衆扒上火車離開。

火車又緩緩地開動了，王雁朝同伴打了個眼色，衆人會意立即走向出口。

「跳！」王雁輕喝一聲，第一個跳了下去，其他人立即自車廂側的出口縱身躍下。

王雁肩膊着地，隨即在地上輕輕一滾，直起身來。他雙眼烱烱像一頭機靈的黑貓，向四周瞧了幾眼。這是離車站不很遠，鐵道兩旁還豎了一道短柵。

纍上白色的木柵在黑暗中有點顯眼，火車的吼叫聲已逐漸遠去周圍一片寂靜。

王雁回頭向同伴打了個眼色，隨即貓着腰向前奔去，他右手在木柵上一按，身子便輕巧地翻了過去，急奔幾步，已消逝在黑暗中。

幾個漢子像一支飛行軍向城內射去，小包急跑幾步，貼在王雁身後，輕聲說：「大哥，咱回『窩』裏？」

王雁唔了一聲，半晌才說：「到城內看看情況再說。」回頭把聲浪略爲提高：「大家小心點，把『黑管』都上滿了『烏棗』！老大富可不比其他，他是一頭狡猾的狐狸！」

一個手下說：「大哥，這個時候只怕老大富正忙着佈署接收金龍帮的地盤，怕不會這麼快便轉頭來對付咱！」

「難說！」王雁眉頭在黑暗中一揚，「別人也許不會如此，但老大富機心陰詐，我不敢小覷他！說實在的，上海灘與四大天王，我最怕的也是他！」

萬源接口說：「正是，白虎堂不但人材濟濟，而且老大富以及他的幾個心腹都是城府深沉，機詐善變之輩，的確不易對付！」

「而且張玉簫一死，我們便成了除了白虎堂之外的第一股勢力，老大富絕對不會輕易放過我們，說不定他早有了消滅我們的計劃！再說經消滅了咱們之後再回頭接收金龍帮的地盤也還來得及！現在除了咱們之外還有誰敢捋虎鬚？」王雁語氣有點担心。

衆人聽了這話，心頭都是一沉，脚步也就隨之一緊，眨眼已經穿入城裏的一條小巷。

小巷兩旁都是些破舊的平房，四周黝暗沒有一盞燈。青石板舖砌的路面凹凸不平，儘管是用布子做的鞋底走了上去仍然沙沙作響，在寂靜中十分響亮。

這種聲音聽來十分刺耳，王雁心中突然生了一絲警覺。「吱！」一個窗戶突被人推開，王雁急喝一聲：「小心！」

衆人立即竄伏在屋簷之下，「嘩啦」一陣槍膛的拉動聲，氣氛倏地緊張起來。

王雁把槍貼在鼻前，槍管向上，悄悄伸出半邊腦袋向上望去，只見那扇木窗在風中搖動，卻不見有人影。

兩隻貓兒在屋簷「嗚嗚」亂叫，急竄而去，四周仍然沒有絲毫動靜，王雁向同伴一揚手，向巷口奔過去。

出了小巷是一條大街，路燈發出一片昏淡的光芒，好似病入膏肓的病人了無希望及生氣。

對面長了一棵大榕樹，樹葉在夜風中簌簌搖動。王雁回頭說：「大家分開一點，不要走得太貼！」

話音未落，「砰！」地一聲脆響，驚破了長街的寂靜，一顆子彈自樹葉叢中射了出來，幾乎與此同時，王雁像一頭豹子般倒頭翻了個跟斗。

這一槍他並沒有避得過，肩頭一熱，心知掛了彩了，也幸好他剛轉頭說話，否則子彈豈非要穿胸而過！

這顆子彈過後又是一梭子彈掃了過來。幸而此時衆人經巳散開，也巳有了警覺，貼在牆角，同時紛紛舉槍還擊。

王雁竄入小巷內，用手帕紮住肩膊，

他探頭望了一下，那大樹枝密葉茂，對對方十分有利，他忙叫小包他們撤入巷中。

小包咬牙地道：「想不到老狐狸半路設伏，大哥你沒事吧？」

王雁不答他。「從來路離開這裏，兜一個圈回去！」他子彈尚留在肩膊中，行動時疼痛非常，但怕手下担心，硬是不吭一聲。

剛走了一半，冷不防黑暗中又有一響槍聲傳來，大概因爲小巷黝黑子彈並沒有射着人。

這一槍令到衆人大吃一驚，這眞可說是前沒去路後有追兵了，而且小巷的形勢對王雁等人更爲不利。王雁吸了一口氣，立即踢開一道木門，喝一聲「快進去！」

屋子裏的人聽說便大叫起來，王雁一聽見聲便知道他們並未曾入睡，爲何會如此？那必是有人威脅過他們，並在這裏作了佈置。

王雁當機立斷對萬源輕聲說：「把附近房子的門都撞開！」

萬源會意立即招呼弟兄沿着屋簷走去，用肩膊把門撞開，一時之間「砰砰」的撞門聲四起。冷槍之聲又起，這次王雁巳聽出槍聲來自屋頂，心頭一沉，暗自忖思：「他媽的！兔崽子躲在上面居高臨下倒不好走得掉！」

小包說：「大哥讓我上去！」

「不行！賊子在上面我們沒法掩護你，很危險！」

王雁話音未落，一個手下急叫起來：「大哥，剛才藏在樹上的兔崽子，現在都跑來了，把巷子的出口堵住！」

小包急得直跺脚。「大哥，快拿定主意！索性跟他們拚了吧！」

「不要毛躁！拚？怎個拚法？對方有多少人你知道麼？」王雁極力使自己鎭定下來。「娘的皮！老大富果然心狠手辣，沒來得讓咱喘一口氣！」

萬源說：「大哥，看情況咱只是剛巧碰上他的一股手下，趁對方大隊人馬未到，咱拚着幾分險突圍，否則時間越長對咱越不利！」

王雁點點頭，竄入一棟房子裏輕叫道：「你們別吵，否則大爺的槍便叫了！」屋裏的一家大小七口，看他手上的槍黝黑發亮，打了個冷噤，都把咀緊閉着。

王雁輕聲問道：「你們家可有活動天窗？」

一個老頭指一指一道梯子，王雁順着他的手指望過去，牆角放着一道竹梯，梯子之上的屋頂却有一方木板，王雁心知這塊木板必是活動的，便對小包說道：「上去幾個，一掀開木板便先掃他們一頓『烏棗』！」

「這個我老包自然懂得！」小包喜孜孜地叫：「老劉，小花你倆跟在咱後面，待咱子彈一光，便輪到你倆幹！」

他一說罷便敏捷地自竹梯爬了上去，老劉跟小花緊跟在他背後。小包猛力推開木板，探頭出去，盒子炮隨之噠噠叫了起來，一梭子彈射光小包便自木梯跳了下來，老劉接着又射了一梭子彈。

輪到小花時，王雁說：「出去，守着屋面！」

小花應聲彈出，王雁也立即自梯子竄

了上去。

屋面上躺着幾具屍體，王雁回頭一望，萬源等人也都爬了上來。王雁立即向巷口那邊跑去，他由一個屋頂躍至另一個屋頂，一直至最後的一棟才伏下來。

他聽了一會兒，下面呼吸聲此起彼落，肯定那些偷襲的兇徒都在下面，他吸了一口氣，手臂陡地垂下，食指隨之一扣，一陣炒豆似的槍聲伴着慘呼聲立即響起！

王雁一梭子彈用光，萬源又接着掃了一輪，那些兇徒鷄飛狗走。

王雁機不可失，忙喝一聲：「快走！」第一個跳了下去。

萬源及小包他們也連忙跟着躍下，小包問：「大哥咱現在便回窩內？」

王雁雙目在黑暗中閃閃發亮，沉聲說：「不好！老大富旣然能在半途設伏暗襲我們，只怕窩裏也不安靜！」

萬源說：「咱那個新窩對方可能不知道。」

「俗語說小心駛得萬年船。」王雁沉吟地說：「假如咱們現在回去說不得無形中做了老大富的響導！」

小包嘎聲說：「那咱怎麼辦？」

「你潛回去看看，咱們仍在彭勤那棟小樓碰面，回來時替我拿點藥來！」

× × ×

彭勤以前住的小樓雖然沒有人打理，但略爲收拾一下也勉强可以住。

王雁精神一鬆弛下來，才覺得肩頭陣陣發疼，不一會，竟發燒起來。

萬源一看勢色不對，十分憂愁。「大哥，待我去找點水回來！」

「不可……現在去那裏找？別反把……老大富……的人招過來！」

「但，這樣終不是辦法！」

老劉說：「大哥，我有一個相熟的大夫，待我叫他來一下！」

「這種傷尋常大夫可不行！」萬源問：「你那個朋友是什麼大夫？不會是草藥先生吧？」

「他雖然是草藥先生，可是聽說跟過一個名醫，剜肉取彈的傷也曾醫過！」

「哦？」萬源沉吟起來，一時之間委決不下，因爲假如弄個不好，傷口化膿可更麻煩。

王雁說：「萬兄弟你跟他去一趟，這個時候可不能顧慮太多，他肯來的話便請他來，否則也不好勉强他！」

「是。」萬源對小花等說：「你小心看顧大哥！我跟老劉去去就來。」

可是萬源跟老劉一去便是兩個鐘頭，還不見回來，而小包也沒見踪影。

王雁却更加難以支持，索性躺在床板上。小花急得一張花斑的臉孔十分難看，焦急地說：「這該怎辦，這該怎辦？老包那猴子怎地還未回來……」

一個身裁高大的漢子說：「小花，大哥巳昏迷了……」

小花更急。「待我去找找看！」霍地打開門，只見樓梯閃出三條人影，小花立即把槍掏了出來。

「誰？自己人別動傢伙！」

小花噓了一口氣。「可是老劉？嘿，你們怎地去了這許久？大哥巳經昏迷過去啦……大夫可找着了？」

老劉說：「來了，快讓開，咱還得去抓藥嘛！錢大夫請快進去！」

小花立即翻身入去，輕聲說：「大夫來了，快點燈！」

油燈亮了起來，小花才看到那個錢大夫的臉，只見他白白的臉皮，年紀輕輕，配着一襲青布長衫，手上提着一隻箱子，模樣兒倒也像樣。

「病人呢？」

「在房裏。」小花提着燈帶錢大夫入去。錢大夫伸手摸了王雁一下額頭，眉頭一皺，又去摸脈。

「怎樣？還有救麼，老錢？」老劉緊張地問。

「屁話！」小花罵了一句，「大哥是什麼人？怎能沒救！這是什麼時候，盡說喪氣的話兒！」

萬源忙說：「噤聲。大夫，可要咱們幫手麼？」

「留一個人下來，其他的都出去。」

錢大夫隨即把藥箱打開，拿出一盤刀刀剪剪的工具，「把他肩膊的衣服拉開。」

弄好了一切，錢大夫才用棉花蘸了些嗆鼻的酒精在傷口附近洗滌起來。

血漬經巳乾了，洗滌起來並不很順利，萬源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錢大夫却一副慢郎中的樣子。

大概弄痛了傷口，王雁哼了幾聲，又再昏迷過去。

錢大夫把盤子放在床前的一張圓櫈上，又取了一把鋒利的小刀。「把他按住，現在沒麻藥，只好仿效華陀替關羽刮骨療毒！」

萬源一顆心登時提起，雙手按住王雁的手，又坐在王雁的大腿上。「大夫，快點。」

錢大夫也十分緊張，雙眼緊緊地瞪在王雁的肩膊上，好像屠夫在看待宰的羔羊似的。

看了好一陣，刀子才快速地劃下，在傷口上拖了一道二三寸長的傷口，鮮血立即迸出，大概刀快，王雁並沒有醒來，萬源略略放心。

錢大夫放下刀子取了一把鉗子，按着食指及拇指按在刀痕兩邊，一拉，鮮血湧得更急，王雁突然像一頭受傷的豹子屈起上身，那道驚叫更是撕心裂肺。

萬源忙說：「大哥，忍着點，大夫正在替你把子彈取出來！」

王雁一痛之下，神智大醒，咬着牙躺下身子。

錢大夫說：「請盡量別動，否則流血過多也是件麻煩的事！」

王雁點點頭，錢大夫再度拉開傷口，王雁沒喊，身子的肌肉却不受控制地跳動，錢大夫的鉗子立即擦下，王雁腰腹震得更急。

萬源看得冷汗簌簌流下，正在這時，大門突然「砰砰」地被人打响。

萬源大吃一驚，喝道：「老劉，頂着點，大哥正在要緊關頭！」

錢大夫倒還能沉得住氣，右手絲毫不抖，格格兩聲輕响，彈頭巳被鉗子夾着。

老劉拔出手槍抵在門邊，喝聲道：「誰？」

「我！小包！快開門大事不好啦。」

老劉霍地把門拉開。「什麼事窮嚷嚷的？大哥正在救治中，靜一點。」

小包閃了入來，背後又轉入了一個娘兒，原來是蘇秀。「誰替大哥醫治？」

「一個大夫。」老劉說：「萬兄弟在裏面！」

蘇秀探頭入房，只見王雁身子猛抖，萬源滿臉大汗，而錢大夫正在爲王雁縛紮紗帶。

蘇秀忙進去接過錢大夫的工作，錢大夫又拿了幾顆藥丸交給萬源。「小的是止痛，大的是退燒，等下便給他吃。」

「但，現在可沒水……」

錢大夫沉吟了一下，說：「假如你們相信我的，便讓他暫時跟我住在一起，這樣萬一有什麼變化，要搶救也較方便！」

「這個……」萬源不由沉吟起來，這也難怪他，上海灘上虎狠狐狸滿地皆是，而錢大夫的的底細又並不十分了解。

蘇秀看出王雁的情況的確嚴重，便說：「這樣也好，萬二哥，讓我跟他去，也好有個照應！」

萬源只好點頭說：「也罷，老劉及小花陪你們去！」

錢大夫雙眼望一望窗外，搓手說：「趁現在天還未亮，要麼現在就走！」

萬源立刻把老劉及小花叫來。「你們兩個隨錢大夫及秀姑娘送大哥去大夫家裏，到了那裏，暫時不要再回來，有事的話你倆都得頂着點。」

老劉拍了一下胸膛說：「要是大哥有什麼三長兩短，咱倆就自吞『烏棗』。」

「好！」萬源拍了他一下肩膊，「這件事就拜托兩位，連床板一起抬走，現在就去！」

老劉及小花立刻捋起衣袖，一人一端，連人帶板扛起來。

萬源又說：「且慢！你倆槍彈可足够嗎？」

「剛才那一陣，巳經差不多啦！」小花苦着臉說。

萬源對小包他們說：「把子彈交給他們！」

× × ×

萬源拭了額上的汗。「小包，剛才你嚷些什麼？」

「果然不出大哥所料，咱的窩讓老大富踹了！」

「什麼？」衆人齊聲喊了一句。

萬源拍了一下桌子。「好毒！情況怎樣？」

「幸而那時候咱大多數的弟兄都仍在黃浦江畔，而且發覺得很早，損失倒不大，不過那些屋子都讓老大富的人一把火燒掉了！」

衆人的心頭都像火燒一樣難受，一個塌鼻的漢子憤憤不平的說：「老大富這頭老狐狸眞的不想讓咱們活下去哇！」

萬源又問小包：「你去到窩裏的時候，兄弟們都在附近？」

「早就撤啦，難道還窩在那裏等悶槍嗎？」

「你那又怎能找到秀姑娘？」

「咱一到那裏，看到屋子東歪西倒，一股濃烟直嗆人咽喉便知道情況不妙，可是不看個眞切又不甘心，所以便在附近走了一匝，秀姑娘在李媽家看到我才悄悄跟我打招呼！」

小包喘了一口氣說下去：「咱老包一想，大哥不是受了傷麼？便連忙拉着秀姑娘來啦！沒想到你們竟然請了個大夫！」

塌鼻的「黃牛」忙說：「若非老劉認得那個大夫，大哥說不得更加危險，那時候他早巳昏迷不醒了！」

「黃牛你沒騙我？」小包急問道。

「小包，」萬源面色一板，沉聲問：「你在窩裏附近可有發覺到什麼礙眼的人嗎？」

「這可沒有！」小包想了一下。又問道：「什麼事？」

「老大富非比常人，他豈會放了火便自走了！」

小包跳了起來。「你是說他伏下了人等咱？」

萬源憂慮地說：「說不定他們現在又跟了你回來了！」

大家聽了這話心頭俱是一緊，小包連忙推開一綫窗子向下望了一眼，天色黑得像一團漆，正是黎明的時份，四處黝黑，那裏見得到人。

「沒人嘛，別老是杞人憂天！」

萬源却堅決地說：「咱立即自後面攀下去，追！」

小包尚在猶豫，萬源又說：「我現在担心的是大哥抬出去的時候，會不會讓人跟踪了。」

這話一出，大家却不敢再稍作猶疑，便跟着萬源自後窗攀下去。

此刻大家身上的彈藥却所剩不多，假如眞的碰上白虎堂的人，情況將更加嚴重。所幸穿過一條小巷仍然不見有人，這時大家才放下懸起的心。

「咱小包不是說……」

「噤聲。」萬源低叱道：「前頭有脚步聲，快穿過橫巷，說不得現在才到。」

閃入了橫巷，萬源貼在牆角偷窺，果見自巷口走過十多個人。

萬源心中嘀咕。「老大富絕不做沒把握的事，他只派了十多個人來？」想到這裏，身子一震，回頭低聲說：「快走，說不定白虎堂採取分路合擊，四面包圍的策略。」

沒有人吭一聲，提着心躡手躡脚向前奔去。一連穿過幾條小巷大街，大家才鬆了一口氣。

小包罵了一聲：「他媽的，老大富眞是迫人太甚啊！」

萬源說：「不好，快去錢大夫家看看，說不定那裏也讓人包圍了。」

小包自己摑了一下耳光。「他媽的！都是我粗心……」

「別吭，快跑！」

× × ×

錢大夫的家是一座平房，入門是一個小天井，正面是一座廳，天井旁各有二個房子，右首靠外的那間是厨房。

錢大夫還未成家，家裏只有一個年老的母親，父親早已過世。平日錢大夫就靠行醫賺幾口飯吃，由於醫德及醫術都不錯，因此上門求診的病人還不少，生活也過得去。

他把王雁放置在自己的房裏，蘇秀把

藥灌給王雁吃，王雁吃了藥便昏昏沉沉地睡去。

蘇秀站在床沿望着他，這個年輕的小寡婦已不再諱言否認自己已經愛上了他。只是因爲自己是個破瓶兒，所以不敢向王雁表露。

發了一會兒神，蘇秀突然有所覺地，忙回頭說道：「錢大夫，辛苦了你一夜不好意思，你去休息吧，醫藥費咱明早才結算。」

「不忙。」錢大夫雙目烱烱瞪在她臉上，「請問姑娘貴姓？」

蘇秀臉上一熱，忙把頭別過去，牙縫中迸出一個字：「蘇。」

「蘇姑娘敢情也是個女大夫，剛才錢某見蘇姑娘一切都甚在行。」

「那裏。我只是個山野民女，那裏是什麼女大夫，不過以前我爹在世時曾經也教了點粗淺的醫術與我。」

「原來令尊還是個前輩，看來蘇姑娘一定有很高的造詣了，錢某有機會一定要向蘇姑娘請教一下。」

「不敢。」蘇秀沉吟了一下，說：「錢大夫，明早你的病人多麼？咱大哥病情嚴重，可不能……」

錢大夫說：「蘇姑娘的話咱知道，明早咱便休息一天，專心替你大哥醫治。」

「多謝大夫。」蘇秀向他施了一禮，「大夫的損失咱照價賠償。」

「些少微事何足掛齒，姑娘不要介意。」錢大夫作勢要扶起蘇秀，看來他還眞的唸過好幾年書。

蘇秀乘勢坐在床沿。「還有，你這裏的人雜不雜？咱的事可不得洩露出去。」

「這個姑娘完全可以放心。」

「如此請大夫先回去休息。」

「姑娘你呢？你，你睡在那裏？」

蘇秀臉上一紅。「我坐在這裏打個盹就成。」

「那咱明兒見。」錢大夫似乎依依不捨地說了一句才離開。

蘇秀把房門關上，然後伸出一隻發抖的手按向王雁的額頭。

就在這時候，大門突然「砰砰」地响了起來，蘇秀嚇了一跳，玉手登時縮回。

「這個時候會誰來？莫非是那干禽獸？」

她知道外面有老劉及小花他倆，便抽出一柄駁壳槍站在房門後。

外面的老劉跟小花同時心情緊張，連忙抽出手槍抵在門板後，老劉向錢大夫打了個眼色。

錢大夫會意便裝作睡醒的模樣，問：「誰呀？大清早便……」

「快！快開門！」門外的人似乎十分不耐。

錢大夫嚇了一跳，心頭怦怦亂跳，有點手足無措地望向老劉。

老劉聽了一會，臉上的緊張之色稍緩，問道：「兄弟找誰？」

「兄弟當然是找自家的兄弟。」門外應了一聲。

小花噓了一口氣，再問一句：「請問兄弟找那個門牌？」

「兄弟你的門牌咱忘了，不過咱自格的門牌是三號。」門外又應了一句。

老劉對小花說：「快開門，是小包那猴子。」

大門呀地一聲打開，小包跟萬源等人一擁而入，小包急問：「大哥呢？這兒沒事吧？」

蘇秀忙把槍收起，把房門拉開。「輕聲點，大哥吃了藥剛睡下。」

萬源忙說：「白虎堂的人沒來吧？」

「二哥怎會有這個担心？」老劉問了一句。

「彭勤那棟小樓巳被白虎堂的人包圍了，九成是小包回去時給人釘上了。」

小包插口道：「所以咱趕來這裏看看，免得誤了大哥。現在沒事咱老包心裏才好過一點，」

萬源問老劉：「你們從那頭離開？」

「從後巷離開，一直都是走偏僻的路來的。」

「也許避過了白虎堂的綫眼。」萬源轉頭，「錢大夫，深夜打擾，不好意思，請錢大夫去休息吧。」

錢大夫哈哈一笑，抬頭說：「天巳快亮啦。」

萬源抬頭一望，天果然經巳麻麻亮。

錢大夫的母親也給吵醒了，她身子倒還健朗，走了出來探視。

「大娘早！」萬源忙向她施了一禮。

「娘，這都是我的朋友。」錢大夫說：「娘，你去煮點東西吧。」

「不用了，咱等會兒便走。」萬源連忙推辭。

錢大娘却十分好客，又見萬源彬彬有禮，心頭先自喜了，忙說：「既然是我兒的朋友，就不要客氣啦。九成是嫌老身的手藝兒不好。」

「那敢那敢。」

錢大娘嘻嘻一笑。「這就好，你們先上客廳坐會兒，待我先燒一鍋水，然後下麵條。」

蘇秀忙說：「大娘我來帮你。」

「喲，還有個閨女！」錢大娘喜孜孜地走進廚房。

錢大夫請萬源他們到客廳上坐了，然後拿了一塊寫着休息的木牌掛到後面門板上。

× × ×

兩袋烟多點的時間，錢大娘便與蘇秀捧着麵出來。「越兒，還不快擺桌子？」

錢大夫忙訴：「孩兒這就去。」原來他名字叫越夫。

「大娘，碗筷放在那裏，待我去取。」蘇秀問。

「不用啦。」錢大娘眉開眼笑，「老身自去取。」看她娘兒一頓麵的工夫經巳混熟了。

大家折騰了一夜，早巳餓了，也不客氣，把三大盤麵吃得乾乾淨淨。

吃了麵萬源想了一會，決定離開。因爲人一多，未免會露出風聲，而且那些兄弟也得去召集。

他仍留下老劉，小花及蘇秀在這裏，然後，率着其他兄弟自後門離開。

錢大夫想跟蘇秀多談幾句，蘇秀巳走入了王雁的房中，同時把門關上。

× × ×

蘇秀試一試王雁額上的溫度，並不燙手，心神一鬆便坐在床沿打起盹來。

過了一陣却被拍門聲驚醒，她身子一震，問道：「誰？」

門外有人喊：「蘇姑娘，你大哥該換藥了。」

蘇秀整一整雲鬢，把門拉開。「錢大夫，請進來。」

錢越夫含笑向她點點頭，把藥放在桌子上，却是些用草藥熬煉成糊狀的藥膏。「請蘇姑娘把他的紗布解下。」

蘇秀依言把紗布解下，王雁突然醒來，他睜開一綫眼縫，鼻端聞到一股熟悉的氣味。「秀姑娘？」

「嗯，大夫要來替你換藥，你躺着別動。」

「這裏是什麼地方？」

「錢大夫的家，大夫悉心替你醫治，今日還特意不開業。」

王雁雙眼一睜，訴：「錢大夫義薄雲天，咱十分感激。秀姑娘，大夫不開業咱不能讓人白白損失……」

錢越夫忙訴：「錢某聽老劉說，大哥是個專門跟上海灘那些癟三作對的英雄，錢某有幸能替大哥效勞，酬勞的事可別再提，錢某生活雖不富裕，也算得是小康之家，一點藥費還出得起。」

「這可不行，說不定咱大哥要在這裏多躺幾天，你一直不開業，損失可眞大。」蘇秀含蓄地暗示不想讓外面的人進來。

「沒關係。」錢大夫說：「只是有些病人可不能因此而躭擱太久。」

王雁說：「大夫說得有理，明天你便照常開業吧，不要因我一人而影响別人的求診。」

「不行，起碼得多歇一天才行。」蘇秀語氣堅定地說。

錢越夫忙說：「沒問題。」用一把小刀勾起藥膏糊在油布上，然後才把它貼在王雁的傷口上。

蘇秀又忙把紗布包紮起來。

「蘇姑娘，我娘熬了一點米湯，待錢某拿來餵大哥喝。」錢越夫收起藥物開門出去。

「謝謝你。」蘇秀把王雁扶了起來，又把枕頭豎起讓他半倚着。

不一回，錢越夫捧了一碗米湯進來，蘇秀把它接過去。「待我來。」用湯匙勺起一匙，輕輕吹了一口氣，餵王雁喝下。

錢越夫看得十分沒味，便悄悄出去。

一大碗米湯喝了大半小時才喝完，王雁咂咂咀。「謝謝你，秀姑娘。」

蘇秀放下碗，扶他睡下，幽怨地說：「這個時候，你還跟我生份麼？」

王雁不敢看她，輕輕閉起眼睛。

蘇秀大着胆子說：「有時候我跟你們後面心中頗不是滋味。」

「哦？這是什麼原因？」

蘇秀頭低得幾乎貼胸，雙手不停地揉着衣角。「你們都是男人嘛。」

「嗯，這可眞的有點不便。」王雁深有體會地說。

蘇秀心頭一喜，以爲王雁會了解她的心意，不料王雁說：「秀姑娘，你可有親戚麼？不如你到親戚那裏住一陣，以後再擇個婆家……」

蘇秀心頭一凉，淚珠兒幾乎滴下來。「我不嫁…」一句話未說完巳啜泣起來。

王雁登時手足無措起來，連忙支起身子。「別哭，別哭……我不懂說話，你不要怪我……」

蘇秀忙按住他。「不要起來，睡下吧，我，我是個苦命的女人沒人敢要，你，你……你不要爲我担心。」

王雁嘆了一口氣。「秀姑娘，我不知該說些什麼，不過……唉，你這樣也終非長久之計啊。」

蘇秀沒有做聲，半晌才說：「大哥，我拿盆熱水來讓你抹抹臉。」

「不必啦，咱男人隨便慣了。」

「我不許你這樣。」蘇秀說罷便出去了。

其實蘇秀的心意，王雁豈有不知之理，只不過他的心早巳死了，隨着青梅竹馬的林明珠的死而死了，因此只好對蘇秀擺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模樣。

蘇秀的熱情有沒有溶化了他的冰硬的心腸？他逐漸覺得她的熱情在他心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正在胡思亂想，蘇秀巳捧了一盆熱水入來，採乾了毛巾替王雁擦起臉來。

洗了臉，蘇秀又解開了王雁的胸衣鈕扣，拿着毛巾探手下去。

「秀姑娘，你……」

蘇秀咬着牙替他拂拭起來。王雁不敢稍動，臉上昇起一團紅暈。

「背後。」蘇秀在牙縫內迸出了兩個字。

王雁只好轉過身讓蘇秀擦背。房內靜幽幽，只聞粗重的呼吸聲此起彼落。

王雁的一顆心登時亂了，目光一直不敢觸及蘇秀那雙灼熱的眸子。

王雁不敢看蘇秀，窗外有一對眸子却一刻也沒離開過她的後背。

病榻作陽台　醫館成火窟

萬源與各人分手之後，獨自一人漫步長街上。他看似漫不經心，事實上無時不在戒備中。

他記得有個兄弟在這附近擺賣茴香豆，便在四處尋他，還未找到自己兄弟，迎面却來了個癟三，一襲黑色的唐裝衫，胸扣打開，露出裏面的一件汗衣，黑絨布鞋，鞋帮上經巳發白，瘦削蒼白的臉龐，口中叼着一根捲烟，左手插在上衣口袋裏。嘟噹地走來。

萬源立即偏身低頭疾走過去，沒防那人眼尖竟然認出了他。「這位大哥不就是萬二哥嗎？」

萬源心頭一震，右手立即按在槍柄上，却裝作沒聽見仍然急步而行。

「萬二哥萬二哥！」那人在後追着。

萬源倏地止步，猛然轉過身來。「你叫誰？」

那人嘻嘻一笑。「兄弟的招子並沒認錯，你便是王爺的兄弟萬二哥。」

萬源右手握緊槍柄，冷冷地問：「你是誰？恕咱眼生認不出來。」

「咱的招牌不亮，也難怪萬二哥弗曉得。」那人忙說：「萬二哥請勿抽槍，咱可沒有歹意。」

萬源雙眼一睜，雙目烱烱地瞪在他臉上，那癟三忙說：「兄弟喚周昌，往日在

張老闆手下混飯吃。」

「原來是金龍帮的漏網之魚，周兄弟近來大概已改在老老闆那裏了吧。」

「那裏那裏，老老闆那裏人材濟濟，咱怎够得上份兒？」

「那你又幹些什麼？莫非轉了性？」

萬源冷笑道：「你叫住咱又有何貴幹？」

周昌嘆了一口氣。「咱眞的想改行，不過白虎堂收取的保護費又是那般高昂，賺的都不够糊口，咱正想向二哥討一口飯吃。」

萬源腦子一轉。「咱的錢可是血汗錢，不像四大天王那樣四處收討保護費，要不是在勇獅帮唐超那裏撈了一筆，連咱自己吃飯也成問題。」

「有兩口飯吃便成，咱想做些小買賣，希望二哥能關照一下。」

「也罷，既然你有心向善，咱豈有拒絕之理？」萬源說：「以後白虎堂的人來找你收取保護費時，你大可不給，咱的人都在虹口區，你要擺賣可到那裏去。」

「謝謝二哥，嗯，二哥是來找李吉的嗎？」

「嗯，你見過他？」

「他受了傷，躺在床上，待兄弟帶你去。」

「他在那裏？什麼事受傷？」

「聽說是讓白虎堂的人打傷的，正躺在我堂叔的醫館裏。」

「快帶我去看看。」萬源忙說。

周昌穿過兩條小巷，把萬源帶到一個跌打醫館裏。

李吉就躺在裏頭的一張病榻上，他見到萬源要支起身來，萬源忙把他按下。「傷着了那裏？」

李吉咬牙說：「腰眼上讓虎爪傷了一下，沒什麼大礙的，大哥呢？」

萬源說：「大哥有事，嗯，咱的老窩已讓白虎堂踹了，你別再去，以後我再派人來聯絡。李兄弟你慢慢養傷，不可隨便露面，現在局勢很險惡。就這樣吧，我還得去找其他兄弟。」

萬源離開了之後，又去找其他兄弟。黃昏之後，他們在徐家滙的一家小飯館碰面。

小包忙問道：「老萬，你找着了多少個？」

「五個，你呢？」

「七個。」小包轉頭看一看黃牛，「你們呢？」

黃牛苦笑一下。「咱只找到一個。」

「他媽的，你做事一向都像老牛拖車般慢。」

萬源忙說：「這種事要急也急不來，慢慢再找，過一兩天便得另找一個窩，要不然實力分散，還是會讓白虎堂吃光。」

黃牛右拳擊在左手掌心。「是啊，沒個窩好像是頭沒家可歸的狗般。」

衆人都笑了起來，小包笑說：「黃牛可是睡棚的！」

× × ×

匆匆已過三天，錢越夫的醫術果然十分高明，王雁傷口經已結痂，只是流了不少血，人有點虛弱。

蘇秀因爲連夜沒睡，臉龐却明顯地瘦[illegible]了。這天她在厨房替錢大娘燒火，錢大娘忍不住問她：「蘇姑娘，老身聽說你以前也是個大夫，可是眞的麼？」

蘇秀點點頭。錢大娘又自說下去：「難怪越兒說你十分能幹！」

「那裏，錢大夫才眞的能幹哩，才幾天的工夫傷口便結了痂了。」

「咳，老身看你日夜衣不解帶的服侍他，這才眞的難得！嗯，你倆可已有了名份？」

蘇秀一張臉漲得比爐火還紅，輕輕搖搖頭，半晌又說道：「我跟他只是兄弟相稱。」

「哦，這可就更加難得了，許了婆家沒有？」

「有……他，他已去世年多啦……」

「哎呀，眞可憐，老身不知提起你的傷心事，你可別怪！」

「大娘對咱這麼好，咱感激都來不及，豈會怪你。」蘇秀是看出錢越夫對她的情意，所以故意告訴她，希望她兒子能打消對她的心意。

果錢大娘自此對她便沒有以前那般熱情，蘇秀也沒放在心上，只是錢越夫還是經常借故與她接近。

萬源每日都派人來聯絡，手下已召集了五六十個，而且還有一些是原本金龍帮的人，王雁也就安下心來在錢越夫家養傷。老劉及小花仍然守在那裏，只是近日來醫館的病人因爲歇了幾天業，故此特別多，爲了避免外人生疑，老劉及小花都搬出屋外，在附近匿伏監視。

晚飯過後，蘇秀又去厨房燉鷄，王雁見大門已關上，裏面也沒有外人便下床到天井走動。

錢越夫說：「大哥還是暫時不要多動的好。」

「不要緊，已經沒事了，謝謝錢兄弟多日來的照顧，王某眞的感激不盡！」

錢越夫苦笑道：「錢某的醫術再高，若果沒有蘇姑娘的悉心照顧，大哥又豈能好得這般快？」

王雁尷尬地笑一笑，心中也不知是什麼滋味，亂糟糟的分不出是驚還是喜。坦白說蘇秀的爲人眞的沒話說的，人美心地善良，剛柔並濟，對他又是一往情深，又體貼入微。硬要從鷄蛋裏挑骨頭，也只是她曾經已許過了人，而且產下了一個孩子。

比之他王雁一個浪子，這又算得了什麼，他也不是曾經流連青樓，宿娼枕妓過麼？

想到這裏，林明珠的倩影又再泛上心頭，他越來越覺得蘇秀在他腦海中的影子逐漸佔了上風，林明珠的影子多次被她驅散。

「大哥，上來坐一會吧，整日窩在房內可把你悶慌了！」

錢越夫的話打斷了王雁的思路，他裝出了一副笑容抬步入廳，剛坐下，錢越夫便遞了一根捲烟給他。

兩人吸了一回悶烟，錢越夫首先打破僵局：「大哥，你整天爲弟兄拚力，也不是辦法，將來你也會有家庭……」

「你錯了，我固然拚命，弟兄也同樣在拚命，爲自己的生活而拚命。我的弟兄都不是那種好勇鬭狠之輩，他們若不是被

四大天王逼得走投無路，便是看不過他們的所作所爲而挺身出來，血是寶貴的，命更加寶貴，若非不得已，誰肯如此？」

王雁看了他一眼，續說：「我不但厭倦這種日夕担憂及刀頭舔血的生活，而且厭倦了這個十里洋場的上海！我看不慣洋人在咱的土地上的趾高氣揚，也看不慣很多黃臉漢的咀臉，他們在利之可圖下，對洋人奴顏屈膝！」

「原來大哥的志氣這麼高尚，錢某看錯了。」錢越夫想不到短短一句話却引來王雁的一席牢騷。「那麼大哥又有什麼長遠打算？」

「若果我沒有死在老大富的槍下，那麼就是他死在我的拳頭下，假如我能僥倖不死，我便會離開上海，返回家鄉，或者到鄉下耕田教拳，雖然說江湖無處不風險，天下烏鴉一般黑，但鄉下人到底比較淳樸，那裏的生活也比較平靜一點。」

「那時候你便成家？」錢越夫又問了一句。

「以後的事誰能逆料？」王雁嘆了一口氣，「我本來想浪跡天涯，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可是天下間豈有這種生活？像兄弟你生活雖然平靜，但眞的能做到無憂無慮麼？」

錢越夫不由想起蘇秀，他苦笑了一聲，無言以對。

生活本身是充滿了波折，奮鬥，這中間既有歡樂，自然也有憂慮。

談談說說，天色經已大黑，錢越夫抬頭望一望牆上的掛鐘，指針經已指向八時半。他站了起來，說：「大哥，夜已深了，你早點休息吧！」

王雁說：「兄弟，我想再過一兩天便離開了，現在傷口已不痛了！」

「多住幾天吧，多休息對病人來說是較好的！」

王雁回到房裏，點了蠟燭，脫下鞋子，蘇秀已捧着一盅鷄湯走了入來，她把鷄湯放在桌子上面，又把湯勺在碗裏。「大哥，趁熱喝吧！」

「我身子很好，以後不要再弄了，而且這裏又不是咱的家！」

「咱的家在那裏？」蘇秀趁機問了一句。

王雁心頭一跳，忙把話岔開。「你也來喝一點吧！」

「我不喝！」

「你不喝，我也不喝！」王雁微微一笑，「總不能讓你一天到晚忙着，自己熱湯都沒喝上一口。」

蘇秀心裏一熱，眼眶裏浮起一層薄霧，輕聲說：「你先喝。」

「一齊喝吧，你去厨房拿個碗來。」

「不必啦，別吵醒大娘。」蘇秀拿起湯匙在盅裏勺了一羹，喝了一口。

王雁捧起碗喝，他一口喝乾，蘇秀又要替他倒，他連忙把碗拿開。「你喝吧，你就算倒出來，我也不喝。」

蘇秀心頭泛起一陣從未有過之甜蜜，也把剩下的鷄湯喝乾，她收拾了碗筷，又捧了一盆熱水來：「大哥，洗個臉，燙燙脚吧！」

「何必再燒水……」

「這是燉鷄用的湯。」蘇秀用毛巾替他擦臉，王雁突然覺得自己在她面前好像是小孩子。

蘇秀替王雁洗了臉，然後自己也洗了起來，王雁把雙脚浸在盆裏，蘇秀大着胆子也把脚放了入去。

王雁想縮回又不好意思，兩人的臉登時紅了，四隻脚在木盆裏未免因爲狹窄而不時相觸。

這一刹那，房裏的一切突然沉靜了下來，連心臟的跳動聲也幾乎能聽得到。

蠟燭被吹熄了，房裏一片黑暗。

王雁躺在床上心潮起伏，久久才能入眠，蘇秀坐在床沿，挨着床背瞌了眼。

× × ×

王雁的手下一傳十，十傳百，幾天之後便都集齊了，不料因禍得福，又吸收了十多二十個金龍帮的舊將，人手更衆。

新窩也已找着了，是在徐家滙的幾條小巷子裏。他們租了幾棟舊房子作爲臨時棲息之地。

萬源估計一下力量，決定把在虹口區討生活的弟兄召來徐家滙，這樣徐家滙地區在勢力上王雁這邊便佔了上風，就不虞會被老大富逐個吞掉。

這個決議自然沒有人反對，連日來又通過金龍帮的舊將的關係弄來不少槍彈。

王雁比萬源多了幾分爽快狠辣，萬源比王雁却又多了幾分仔細，他做事一向井井有條，一切按計劃實行，因此，這幾天王雁不在，由他獨力主持大局，仍能應付自如，增添了不少威信。

弄好了一切，萬源又備了不少糧草以作萬一之用，並只在大本營留下十二個人，其他的仍外出營生。

徐家滙的一些零散帮會也讓萬源收服，老大富更是索性把人手撤出。

小包看到這個情勢，豪氣又生，一副躍躍欲試的模樣：「老萬，咱吃了老大富不少苦頭，趁現在他沒防備，不如出去幹他媽的一個狠的！」

萬源正容地說：「老包你別只看眼前的形勢，老大富爲什麼一槍不發便撤退跑掉？這無非是他的一種手段，就是要讓咱逐漸痲痹，以爲自今以後只要咱不踏出徐家滙一步，便能有口安樂飯吃，實際上恐怕他已經有了新的佈置！」

李吉說：「二哥這話有理！」

小包說：「照你們說，咱便得坐在這裏等他來？狗始終要吃屎的，他遲早要來，不如趁他們現在還未佈置妥當，先給他一點顏色看看！讓他知道咱們可不是好欺侮的！」

「就算要去那也得先商量計議好了才行，像你這樣打野戰，我必定反對！」

周昌附和地說：「二哥說得有理，凡事要三思而行，而且大哥又不在。」

「好啦，別再嘮叨啦，我不再放炮就是吧！」小包說：「不過，咱小包頂多再等三天，這種日子實在不好受！」

× × ×

王雁睡到一半，突然醒了過來，這才發覺原來蘇秀連日倦極，竟然滑倒睡在床上，把他的脚壓住了！

他輕輕把她扶倒睡在床上，自己却披衣離床，春天夜裏有點寒冷，王雁又拉了一角棉被替她蓋住，沒想却弄醒了蘇秀，

她連忙坐了起來：「大哥……」

「你睡吧，這些天也眞難爲你了！」

「那你呢？」

「我不睏，坐在椅上瞌一會兒吧。」

「你……」蘇秀咬一咬銀牙：「我睡下你便不敢睡了麼？」

「秀姑娘，咱……」

蘇秀截口道：「七重天舞廳的女人你都不嫌棄，難道你跟我同床也怕？我沒有她們的清白？」

「我沒這個意思，秀姑娘千萬別誤會，我是怕壞了你的名節才……」

「我都不怕，你倒怕了？」蘇秀幽幽地說：「這些天來夜夜同室，即使能够以禮相待，但外間的人又會怎樣說？」

王雁心頭大震，脫口問：「他們怎樣說？」

蘇秀咬牙說道：「大娘正向咱們討喜酒……」

「別人的閒話王某不太放在心上，不過最重要的是自己是否能够心安。」

蘇秀幽幽地一嘆：「你不在意，我却在意……」

王雁身子一震。「但，咱的確……」

「睡吧，我睡這頭，你睡那頭，我睡外面，你睡裏頭。」蘇秀縮開了身子。

王雁心中忖思：「我王雁豈能不如一個女人，反正自個清白也就行了，日後再慢慢解釋。」便再度登床，睡在裏頭。

他竭力使自己心神鎭定，拚命想入睡，可是却偏偏睡不下，猛覺蘇秀那頭被中一陣翻騰，不知做些什麼，大概也是輾轉難眠。

王雁裝作睡熟，不敢稍動。棉被不停的翻動，猛覺後背一陣溫暖，他吃了一驚，霍地轉過身子，雙手碰着雙團軟棉棉的肉團，同時一具火熱的軀體貼了過來，他心中之震驚實在無以復加。

「秀姑娘，你，你……」剩下的話都被蘇秀的玉掌捂住。

「大哥，難道我還不如七重天的女人嗎？」

「你……她們怎能跟你比？」

蘇秀玉手一滑，落在王雁的胸膛上，輕輕一撫，王雁身子猛震。「秀姑娘，不可……」

蘇秀已解開了他的胸前扭扣，探掌入內，摸到的是一堵寬闊堅實的胸膛。「我知道你爲什麼要去找那種女人，我也是女人，你便當我是那種女人吧……」

「這是不能够的……」

「我却希望我是那種女人，起碼不會受拒，現在你如仍不要我，我還有臉嗎？我不必你負責，我……」蘇秀手脚一緊，便把王雁纏住。

二具滾熱的軀體貼在一起，即使王雁是柳下惠也抵受不住，熱血一沸，什麼顧慮都拋在腦後了，何況蘇秀比七重天的小紅還加了幾分乾淨，多了幾許豐滿，王雁不由逐漸瘋狂。

病榻上一片春光，床板不停地响動，兩人都進入了忘我的境界……

窗外有一對眸子閃閃發光，似欲噴出火來，他附耳貼在窗上聽了一回，便離開了，走得很快，回到自己的房間使勁地關上了門。

× × ×

天才麻麻亮，蘇秀便開門出來了，想不到錢越夫比她起得更早，坐在廳中架起二郎腿抽烟。

天色有點陰暗，刮着花，簷鈴叮叮作响，蘇秀只略向錢越夫點了個頭，便快步走進厨房。

她剛下了水，還未生火，却被一個聲音打散了她的思緒。「秀姑娘早哇！」

蘇秀回頭一望，却是錢越夫跟了進來，她像一個偷吃的孩子，臉上泛起一層紅暈，有點心怯地說：「錢大夫早！今天要出診嗎？」

「嗯。」錢越夫模稜兩可的應了一聲。「昨夜好睡嗎？」

蘇秀低着頭生火，不理睬他。

錢越夫自討沒趣便走開了。

不一會，錢大娘及王雁也相繼起床回房。

吃早飯的時候，錢越夫見蘇秀臉上好似升起一層紅光，不停地替王雁夾菜，心裏更不是滋味。

吃了飯，錢越夫便提起藥箱出診，錢大娘跟蘇秀忙着收拾碗筷。

王雁對老劉及小花說：「小包這兩天怎地沒來？不知他們現在怎樣了？我傷口已癒了九成，我想咱明天便離開，不要再打擾人家了。」

小花說：「大哥，不如我去一趟。」

「好，順便叫小包明早帶錢來，咱跟他們結算一下，好離去。」

小花把褲脚兒紮緊，把槍掖在腰裏。

「老劉，你小心一點，別在最後時刻才出紕漏！」

「這個咱還要你吩咐？包你沒事！」

小花一路穿街過巷，直奔向家滙，到了老窩只見周昌及李吉在裏面，他詫異地問：「二哥及小包呢？」

周昌說：「萬二哥帶着人到各地巡視，包三哥一清早就不見人啦，許是鱉不住跑到外頭找幾個白虎堂的人出出氣！」

李吉忙把小包那天跟萬源頂嘴的話說了一遍。

「哦，不會出事吧！他一個人去？」

「嗯，萬二哥已吩咐黃牛及譚中兩個帶着盒子炮去找他了。」李吉又問：「花兄弟你不在大哥那裏跑回來幹什麼？」

小花跟他倆不大熟悉，便含糊地說：「大哥叫咱回來看看，對啦，最近情況怎樣？」

周昌接腔說：「萬二哥眞行，一切弄得井井有條，叫大哥放心養傷好了。」

「二哥把虹口區的兄弟全部撤回來徐家滙，這樣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大家也好有個照應。」李吉續說：「現在這個區可是咱的天地，白虎堂的人都跑光啦！」

小花忙問道：「以前那個『獨眼龍』呢？」

「那些小混混成不了氣候，萬二哥跟他們一說他們都不敢作惡了！」周昌口沫橫飛地說：「所以最近很多苦哈哈都爭相加入咱的組織呢。」

「萬二哥替咱安了個名，叫做『平妖帮』，這名可眞帥！」李吉也忙着向小花介紹。

小花跟王雁已有好幾年，見識不差，

聽出一個問題來：「獨眼龍是不是還留在咱地盤裏？」

「是啊，萬二哥說他們反正成不了大事，也希望他們能決心向善，故此沒有趕盡殺絕！」

「但，狗始終離不開吃屎，他們讓咱這麼一攪，碎了飯碗他們吃什麼？」小花憂慮地說：「這樣他們遲早也會發難。」

「發難？咳，這個咱可不怕，憑他們二十來個，十多條破槍，難道能撂倒咱們？」周昌說：「他們敢這樣做不是自尋死路？」

「我不是担心這個，怕他們會暗中與白虎堂勾結，那時便難辦了！」

「這個花兄弟可免掛懷，二哥出的點子，難道會錯？」周昌說：「花兄弟要喝兩盅？」

「不啦，咱到處走走！」小花抓起一把花生便離開。

他一邊走一邊剝着花生吃，一把花生吃光了，只見着幾個擺賣小食的弟兄，却不見萬源。

他問了幾個弟兄，都說沒有見着他，小花在附近兜了一圈，看看日已過午，便拉了一個名喚吳天生的小伙子到了一家飯館吃飯。

兩人點了兩個菜，又叫了饅頭炒麵及一壺二鍋頭，吃喝起來。

「吳兄弟，那周昌是什麼來頭，瞧他模樣跟萬二哥好像挺親切的！」

「嘿，聽說他是萬二哥帶回來的，他以前是金龍帮的人，咱看他那副癟三的熊樣便生氣，二哥却說這是難免的！」

「這話倒沒錯，他是那個泥潭出來的，身上能沒泥巴嗎？」

「花老哥，你今日怎地得空拉咱來喝酒？莫非大哥回來了麼？」吳天生啜了一口酒問道。

「大哥想明天回來，叫咱來張羅錢銀，剛才只見到周昌及李吉沒跟他倆說，兄弟你下午有空麼？」

「什麼事？有事你便說吧，反正少做半天買賣也不會餓死！」

「我想請兄弟去找一找包老三，叫他明天帶錢去接大哥。聽說他一早便出去了，不知會不會碰到危險，你去時則要帶傢伙！」

小花回到錢家已是黃昏，少不免吃老劉幾句閑話。

× × ×

天色已黑了，老劉跟小花又跑到屋外巡視，連日來的平靜及疲倦，使他們都懨懨欲眠。

王雁一早便摟着蘇秀上床了，床上天翻地覆，外頭的動靜也不知道。

夜裏風大，老劉被一陣冷風吹醒，他猛地打了一個冷噤，連忙走動一下，以提精神，剛走了幾步，突然聽到前頭傳來一陣步履聲，聽聲音人數可不少，不由吃了一驚，睡意登時全消。

他連忙回頭跑，叫道：「小花，小花！有人來！」聲音未落，「砰」地一聲槍聲傳來，子彈在他身邊擦過，老劉心頭一亮，知道經已露了餡兒，大聲叫了起來：「大哥，大哥，白虎堂的人來啦！」

此時，小花也聽到槍聲連忙奔回來。

槍聲漸漸迫近，他喊了一聲：「老劉，你沒事吧！」

老劉喘着氣，說：「快回屋內叫醒大哥！」

「那頭也有了人，看來咱的出路已被堵死了！」

槍聲把王雁及蘇秀驚醒過來，兩人連忙整衣出來，王雁把大門打開，說：「快進來！」

「大哥，兩頭都已被人堵死！」

「別慌，你們快去叫醒錢大娘及錢大夫，盡力保護不要連累了人家，還有把房內各處的窗戶全都關死！」王雁說罷蘇秀已把他的槍塞在他手中，王雁標前幾步，翹高脚附在瓷花氣窗望出去，只見外面人影幢幢，點着一把火把，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正在指手劃脚地佈置人手。

王雁認得他便是老大富的一個得力頭目「青面獅」。他把手臂提高，槍管自氣窗伸了出去，估計一下方向，隨即扣動扳機，「砰」地一聲槍响，伴着一陣亂叫及一陣亂槍，王雁連忙後退。

一到天井，只見老劉及小花慌忙地跑來報告：「大哥，不見人了。」

「哦？怎會不見的？你們在外頭也沒見到？」

小花說：「剛才咱許是睡着了沒留意，他媽的！必是那個錢越夫出賣了咱們！老劉，你的好介紹，他媽的，你也是瞎了眼！」

老劉抗聲說：「他娘的皮，阿拉怎地知道他是個人面獸心的壞胚！咱只保證他能醫好大哥而已！」

王雁低聲說：「這倒奇怪，也許他不是有意出賣咱們，可能是出診的時候讓大虫抓着了，一迫供便說了出來。」

「九成是他出賣的！咱見他油頭粉面，早知不是人樣！」小花仍然憤憤不平地說。

「假如他有心要出賣咱，他當日又何必救我？就算是碍着老劉的面子，要害我也容易得很，藥裏面下了點什麼的，不是更加乾淨？」

小花及老劉都沒有吭聲，這原因只有蘇秀隱約猜出幾分，她却不好意思說出來，螓首一抬，見牆頭上有人爬了起來，連忙抬手發槍。

「噠噠噠」一連三槍，撂倒一個，另兩個嚇得慌忙縮了回去。

「大哥，咱怎辦？總不能坐在這裏等死！」

「不要慌，咱們四人分藏在四邊，只要有人爬進來便送他一顆烏棗，手要定，不要浪費子彈，咱們這樣他們要攻進來可不容易，時間長了，可能會有轉機！」

這席話使其他三人都如同服了一劑定心散，沉住氣分頭藏在柱後注視動靜。

不一會，客廳上的屋瓦出現了幾個黑影，王雁眼睛十分尖銳，待看得眞切，「颼颼颼」連發幾槍，接着砰砰幾聲，屋簷上滾下了幾具屍體。

火光閃動間，老劉也發覺他對面牆上有個大漢正要躍下，他不敢稍作猶疑，「叭」地一槍把他解決掉。

這一來，盡管白虎堂的人多，可是却也不敢再輕率妄動，王雁暗舒了一口氣，

低聲說：「秀，秀姑娘，你去廚房弄個火把來！」

蘇秀應了一聲慌忙奔入廚房，她手腳勤快，很快便紮了一把火把出來，王雁接了過來，把它置在天井中間，又再添了一堆枯枝，四周光綫登時一亮，對方即使再有人企圖攀牆進來，可不容易。

等了一會沒有動靜，王雁心頭更之忐忑，他急步衝入房間巡視，只見房中的窗戶都已關緊，沒有被撬的跡象。

他跳上床，把耳朶附在木窗上，只聽外面人聲吵雜，似在爭論什麼，大概是沒有人肯再攀牆入屋。

王雁猛地拉開窗子，向外掃了一梭子彈，只聽得哎唷之聲四起，白虎堂的手下冷不防吃了這一陣冷槍，刷地倒下了好幾個人。

王雁重新關好窗子，出房走至天井，俯身把那幾個大漢身上的手槍掏了出來，又拋給老劉他們，他又跑到牆下把另一個死者的槍抽了出來，伸手一摸，這人身上尚有一夾子彈，王雁太喜，也一併把它繳來。

四個人剛好八條槍，這時大家的心情都逐漸安定了下來。

過了好一陣，仍然不見有動靜，老劉詫異地說：「大哥，他們莫非跑了？」

王雁說：「不可能，你說他們會就這樣便放手麼？即使他們暫時退後，也只是伏在某個地點等咱們！」

話音未落，「嘩啦」一陣亂响，王雁等人尚未定過神來，鼻中已聞到一股刺鼻的煤油味。

王雁大驚，叫說：「不好，他們要用火攻！」

煤油四處噴潑，王雁急奔向瓷花氣窗向外望去，外面人影幢幢，白虎堂的人正忙着哩，他又把槍自氣窗伸出去，猛地又射了一梭子彈，外面哎唷連聲，可是，火把已自外拋了進來，燃着了煤油，火舌到處流竄，夜風一吹，火勢更烈。

這時候，不但老劉及小花等慌了手脚，連王雁也沒了主意，他咬一咬牙，說：「秀姑娘，把槍丟給我一柄！」

蘇秀連忙拋了一柄給他，王雁把空槍別在腰內，咬一咬牙，說：「弟兄們，今日是因咱王雁才累了各位，現在說什麼也沒用了，咱便衝出去，跟他們幹一塲吧，多殺幾個便有利息可賺！」

「大哥，別說這樣話，咱當初便說過有福共享，有禍同當，待我老劉做個開路先鋒！」

火舌捲來，熱浪灼人，王雁突然喝一聲：「且慢！咱就算死也得殺個够本，快把房中的棉被拿到厨房水缸內浸濕！」

小花說：「大哥，這時候還弄這個幹甚麼？」

蘇秀一聽王雁的話便明白了。她首先鑽入房間，把棉被拿了出來，又再奔入厨房。

王雁的話就是命令，老劉及小花雖然不明，也不敢違令。

四個人只有三條濕淋淋的棉被，王雁忙說：「你們每人用一張，我跟秀姑娘合用一張，把濕被蓋着身子，我喊衝，咱便由後門衝出去！」

王雁說罷抬頭一望，已經來不及了，火舌已把客廳燒着了，要從廳後的後門衝出去經已十分困難。

周圍的聲音突然喧嘩起來，隣居敲响銅盆，高叫走火了及救火的聲音。

夾雜在人聲之內却傳來幾聲槍聲，衆人都十分焦急地等着王雁下令，王雁却沉着氣，側頭細聽。

衆人的頭額直冒汗，連掌心也濕了，王雁才說：「有人跟他們幹起來了，莫非是咱的人來了？正是時機，快，衝！」

他跟蘇秀一齊衝向大門，把棉被垂在身前，然後把門拉開，衝了出去，老劉及小花緊跟在後。

打一打開，耳朶便嗡嗡作响，四週都是槍聲，人聲及女人哭叫聲。

王雁早有準備，在身上揣出一把鋒利的小刀，把棉被割開了一道裂口，當作槍眼。

「颼颼颼」一陣亂槍射來，棉被猛動，像被風吹般。這張十斤重的棉被又厚又大，彈頭穿過棉被射在身上竟然沒法射進肌肉裏。

王雁太喜，左手抓着棉被，右手把槍自裂口穿了出去，「噠噠噠」一陣亂槍，殺得那些白虎堂的手下，東歪西倒。

沒倒下的人見子彈不能射穿棉被更加大驚，連忙撒腿而逃，王雁在前，老劉在中間，小花在後，一路打了出去。

前頭的槍聲更烈，看來眞的有救兵駕到，正跟白虎堂的人拚上了。

王雁俯下身在屍體上摸了幾把槍，向前迫去，他不理三七廿一，一見有人便一梭子彈射過去，五梭子彈之後已衝出小巷，他又摸了一柄手槍，大聲道：「小心一點，注意雙脚，咱衝過對面！」

他又把棉被轉了個方向，對蘇秀說：「衝！」脚步立即抬起，兩管槍同時叫了起來。

老劉及小花也不落後，一字排開衝過對面街，就好像是古代戰塲上的火牛般，沒人敢攖其鋒。

衝過對面街，白虎堂的人已不見，再穿過一條橫巷，王雁便把棉被拋開，說：「快走！」

話音剛落，猛聽橫巷裏一陣步履聲傳來，他吃了一驚。「小心有人來了，準備開槍！」

「大哥，大哥，大哥！」橫巷傳來一陣大叫。

小花一聽，忙說：「好像是包老三的聲音！」

王雁也聽出來了，忙說：「別忙着開槍，先伏在牆角看看。」

步履聲越來越近，橫巷中衝出四條大漢，借着暗淡的光綫望去，果然是小包及黃牛等人，小花一看，吳天生也在裏面，他便迎了上去。

「大哥沒事吧？」小包急問。

王雁自牆後轉了出來，高興地說：「你們來得可眞合時，再遲一點來，可能咱們便沒救了！」

小包見王雁沒事，哈哈大笑，說：「咱邊走邊談！」

王雁回頭一望，遠處火光已燒亮了半邊天。

（未完）

精選中篇俠義故事

雲劍飛・文
盧　令・圖

盤龍刀（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老猴王與猴奴於前往太原第一堡途中，晚上，兩人帶醉連夜趕路，經過一處荒山時，遭到「九幽鬼王」與「祁連狼王」聯手伏擊，被困在「狼鬼大陣」之中。老猴王在對方尚未發動陣勢攻擊那瞬間，暗中對猴奴密授機宜，使之伺機潛逃出陣，沒法嘯集衆野猴前來救援。猴奴受命去後，鬼王與狼王即發動攻勢，登時鬼影幢幢，狼嗥震天，圍攻老猴王，老猴王浴血抵抗，終因形單勢孤，遭受鬼抓狼嗥，以致遍體鱗傷，正在危殆時，猴奴帶領一羣野猴突然趕至，衆猴奮力分辨狼羣抵擋，驅逐鬼魅，老猴王乘混戰之際，立即帶同猴奴突圍而逃……

眞相終大白　元兇命喪亡

這些精靈頑皮的猴子，死死糾纏着狼王與鬼王，等到兩「王」好不容易擺脫了猴子的糾纏嘻鬧，已失了老猴王的影踪。

大羣猴子竟也於這時，一哄四散而逃，走了個乾乾淨淨，只剩下悔恨不已的狼王、鬼王，及那些野狼與鬼物。

這時，天已近黎明，鬼王乃見不得天光的人，無可奈何，只好帶着他那羣鬼物，去找尋一處不見天日的地方躲藏起來。

狼王亦帶着他的野狼羣，迅速離去。

×　×　×

老猴王之所以被稱爲猴王，不是由於他老，也不是他活像隻大猴子，而是他眞的名符其實是衆猴之王。

在他居住的猴谷中，棲居着不下數千隻猴子，是個名符其實的猴谷，而他不知用什麼方法，竟令猴谷中的數千猴子，聽令於他，儼然成了猴谷之王。而猴谷也被稱爲猴王谷。

他不但能解猴語，且能指使猴羣，江湖中人無人不知，故此，都稱他爲猴王。

他今次之所以能於狼鬼大陣中倖逃一命，全虧他有先見之明，在酒棚中發現有人釘梢後，立時詐醉，並於詐醉倒臥路上時，暗暗吩咐猴奴乘鬼王與狼王不察，溜出狼鬼大陣，找來一羣猴子帮忙，終於在猴羣的協助下，脫困而出，倖保一命。

老猴王顧不了料理身上傷口，在猴奴的扶持下，忙忙奔向第一堡。

×　×　×

好不容易奔到第一堡，本以爲可以在堡中休歇料理傷口，那知，見到的是一片廢墟。

老猴王再也支持不住，軟倒在地。

猴奴驚慌地彎腰道：「主人，你千萬不能死，否則，叫猴奴今後怎辦？」

老猴王虛弱地道：「我死不了，你不用慌，快從我身上拿出金創藥來，爲我敷治。」

猴奴眼中已滴淚，聞聲連忙從老猴王懷中掏出金創藥，小心地在老猴身上各處傷口敷治。

「主人，咱們現在怎辦？」猴奴一邊為老猴王敷治，見老猴王遍體是傷，不是咬傷，就是抓傷，不由替猴王担憂起來。

「你身上有銀子嗎？」老猴王問。

猴奴點點頭。「有，不多。」

老猴王忍痛笑道：「有銀子就好辦，到城裏住棧。」

猴奴正想說什麼，突然有語聲從身後响起：「猴王前輩，這是怎麼一回事？」

猴奴被身後這突如其來的語聲嚇得差點蹦跳了起來，手一抖，疾忙扭頭向後瞧看。

背後，不知何時，挺立着一個身材偉岸的年青漢子。

猴奴一見，不禁欣喜得一跳丈高。「燕大哥，是你！」

挺立在身後的，正是燕仲行。

他肩上的傷口仍未痊癒，扎裹着一幅白布，不過，精神却挺好。

老猴王一聽見語聲，就知是燕仲行，當下艱澀一笑。「燕老弟，老哥哥還死不了，唉，說來話長。」

燕仲行已蹲下身，關心地看老猴王身上的傷勢。「老哥哥，是誰將你傷成這樣？」語聲悲憤。

嘆了口氣，老猴王啞聲道：「是九幽鬼王，祁連狼王這兩個老怪物。」

燕仲行不由動容道：「九幽鬼王，祁連狼王，一向互不相干，老哥哥和他們有仇？」

老猴王切齒道：「老哥哥我一向與這兩『王』並稱『三王』，却素無瓜葛來往，何來仇怨，他們是受人錢財，替人殺老哥哥的！」

燕仲行憤然道：「可知道出錢買兇殺老哥哥的人是誰？」

老猴王苦笑搖頭。「九成是個不欲我探查老莊被殺的那個人，唉，自與老弟你分別，老哥哥這是第四次遭到截殺，可是命大，死不了。」

燕仲行急聲問：「老哥哥，快說來聽聽。」

「猴奴，你說吧！」老猴王疲累地喘了口氣。

於是，猴奴一口氣將孤松山莊遇襲，到半途被人伏擊，射馬毀車，迫得棄車步行，山崗被圍射走脫，最後大道上夜遇狼王鬼王，老猴王被困狼鬼大陣，浴血苦戰，猴羣解圍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燕仲行邊聽邊暗自震動不已，聽完後，握拳道：「老哥哥，看來，他們不殺老哥哥與我，誓不罷休！」

老猴王點點頭，抬眼看到燕仲行胸肩上的傷處，驚問：「老弟，你也遇到了意外？」

燕仲行點頭道：「我亦遭人誘到一處河灣，差點死在『麻衣勾魂客』席拙手下！」將他來到太原第一堡，胡一夫兩次接到刀柬，泮湖樓被燒，他於河灣大戰席拙，負傷斬殺席拙，不支暈倒，被救到一農家等經過，一一說出。

老猴王望一眼被燒成廢墟的第一堡。「想不到以第一堡的實力，仍被人放火燒了。」雙目中怒火熾烈，「只不知胡堡主有否遭到意外？」

燕仲行凝視着被燒成一塌糊塗的莊堡，凝聲道：「我也是剛到，眞不敢相信，偌大的一座莊堡，轉眼間化作灰燼。從現場來看，見不到屍體，血漬，大概胡前輩不會有事。」

「既如此，咱們進城去找胡堡主！老哥哥順便將傷勢治理一下。」老猴王掙扎着站起身。

燕仲行與猴奴連忙左右兩邊將老猴王扶起，向太原城走去。

× × ×

柳樹鎮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鎮集。

別以為鎮叫柳樹鎮，鎮上必定遍種柳樹，其實，鎮上連一株柳樹也沒有。

至於因何叫柳樹鎮，就無從稽考了。

柳樹沒有，姓柳的倒有一家。

姓柳的一家，在鎮上大大有名。

提起柳生財，鎮上無人不識，而柳生財，就是柳家的主人。

柳家在柳樹鎮，不但是首富，並且是柳樹鎮的主宰者。

因為，柳樹鎮有大半產業，是屬於柳家的。

柳生財人如其名，生財有道，故此，這幾年來，柳家的財勢越來越大。

以前，柳樹鎮只有大半產業屬於柳家的，如今，整個鎮上的產業，都是屬于柳家。

財勢大，巴結奉迎的人必然多，進出於其門的人也肯定多，這是一般豪富之家必然的現象。

這本來不足奇怪，但鎮上人却議論紛紛。

引起鎮上人好奇及議論的，正是那些進出於柳家莊的人。

柳生財是個生意人，但進出柳家莊大門的，却盡是武林人物，糾糾大漢，這怎不令鎮上人議論關切。

議論盡管議論，鎮上人却一個也不敢干涉——哪個不怕被柳生財趕出柳樹鎮？何況，柳生財雖然財雄勢大，却沒有仗勢欺凌鎮上百姓，不時還修橋鋪路，救濟孤寡病貧，鎮上不少人家，都受過柳家的恩惠，對於柳家的結交武林人，只是悄悄議論了一陣，日子一久，也就見怪不怪了。

鎮上所有人家，都不會懷疑這個被鎮上人稱為柳員外、柳大善人的柳生財，會做出傷天害理之事。

柳生財不但生財有道，令到錢財滾滾而來，也生就一副福泰之相：身材肥胖，圓臉大耳，皮膚白皙，整天一副笑咪咪，挺和氣的樣子。鎮上人這多年來，從沒有一個人見過柳大善人生氣發怒。

有人說，這叫和氣生財。

或許是吧。

× × ×

「老猴王，一點綫索也沒有，眞叫人頭痛。」胡一夫攤開雙手，苦着臉說。「第一堡被燒，老夫不放在心上，但，這口氣却非出不可！老莊的仇，胡慶的死，更是非報不可！」胡一夫忽然激動起來。

「胡老兄！老猴子很很明白你此刻的心情，總之，這一連串事故的發生，都和老莊的被殺有關。只有你我是老莊最知交的朋友，殺死老莊的人，必定是個熟人，不然，怎敢挑你和我下手，必欲置老猴子於死地，放火燒你的莊堡，同時，迫令你殺燕老弟，只因他是最後一個接觸過老莊的人。這一切種種，都值得深思。」老猴王傷勢已大好，說話不忘喝酒，說完話，已喝了兩杯酒。

「胡前輩，老哥哥說的很有道理，不過，殺死莊前輩的人，動機何在？」燕仲行胸肩上的傷口已愈合，不過仍然扎着白布。「據在下所知，莊前輩無親無故，一個人隱居於孤松山莊，沒有足以招致殺身之禍的財富，胡前輩，老哥哥，會不會是仇殺？」

胡一夫，老猴王，燕仲行三人，現在正坐在胡一夫在太原城所置的一處秘密居處的廳堂中。

老猴王拿眼望着胡一夫。「老胡，這不大可能是仇殺吧？老莊退隱足有十年，若有人尋仇，早已在他退隱的頭兩年去尋了，依我看，不大可能是尋仇！」

胡一夫垂眼沉思了一會，抬眼說道：「老猴說得有理，老莊早年雖然得罪了不少人，但早已化解，臨退隱的幾年，更是絕少開罪人，老夫想不出有誰會向老莊尋仇。」

「既然不是為了尋仇，又不是為了錢財，那到底為了什麼呢？」燕仲行一臉困惑。

這個問題，三個人都解答不了。

解答不了的問題，談下去也不會有答案，故此，三人轉到另一個問題。

「老猴，你說九幽鬼王與祁連狼王是為了錢財才替人殺你，到底誰能請得動兩人來殺你呢？」胡一夫不但問老猴王與燕仲行，也在自問。

「據說，單是鬼王，請他殺人就要價十萬兩，而狼王開出的價錢，也和鬼王差不了多少，請這兩人聯手豈不是要二拾萬兩銀子？」燕仲行咋舌不已。「江湖上，出得起這個價錢的人，沒有幾個人！」

老猴王皺眉道：「老猴子的身價豈不是很高？我就想不出江湖上有誰肯出二十萬兩銀子請人殺我的人。」

「老猴，這不是肯不肯的問題，而是有誰出得起！」胡一夫提醒老猴王。

「出得起錢請人殺我的人，早已死了，我實在想不出是誰！」老猴王又喝了一杯酒。

這個問題亦是很難有一個肯定答案的，故此，他們沒有繼續談說下去，轉到另一個問題。

× × ×

忽然，燕仲行像想起了什麼，興奮得一拍大腿。「胡前輩，老哥哥，在下差點忘了一條現成而又重要的綫索！」

胡一夫，老猴王一聽，同時精神一振，雙目放光，急聲道：「老弟快說！」

燕仲行興奮地道：「胡前輩，老哥哥，兩位是否還記得在下與『麻衣勾魂客』在河灣的一戰？」

胡一夫點頭表示知道。老猴王却心急地催說：「老弟，別拐彎了，快說吧，急死老哥哥了。」

燕仲行眨了眨明亮的雙眼。「將在下誘到河灣的『千里追風』趙驥？」

老猴王這次不再開聲，一個勁點頭。

燕仲行望着兩人，低聲道：「趙驥就是一條最現成的綫索！」接又補充道：「在下還記得，他誘在下到河灣後，臨走時，曾對席拙說『煩上復貴東，趙驥恩義已還，從此各不相欠，……』這不明擺着趙驥認識那個主使他誘在下到河灣，派席拙襲殺在下的主謀人嗎？咱們只要找到趙驥，不就可以從趙驥口中，知道那人是誰了嗎？」

老猴王歡喜得連連拍着大腿，一口氣喝了三杯酒。

「果然是一條好綫索！」胡一夫高與地說。繼之眉頭一皺，「只是，『千里追風』趙驥，行踪飄忽不定，來去如風，到那裏去找他？」

「只要趙驥不死，總可以找到他的！」燕仲行堅定地說。

「對，燕老弟說得對，事不宜遲，咱們立刻動身去找趙驥！」老猴王迫不及待地站起身，說走就走。

胡一夫急忙起身阻攔。「老猴，且慢。怎能說走就走，你的傷勢還未全好。同時，亦要商量準備一下。」

老猴王跳脚道：「我的傷勢已沒有大碍，還商量準備個屁，只怕商量準備好了，咱們已經沒命！」

燕仲行也站起身，勸說道：「老哥哥，胡前輩說得對，就算你的傷勢無碍，咱們確要商量準備一下，不然，咱們像盲頭蒼蠅一樣到處亂找，也不是辦法。」

老猴王無奈地一屁股坐回椅上。「既如此，那就快商量準備吧！」

胡一夫與燕仲行相視一笑，坐回椅上，三個人低聲商議起來。

× × ×

趙驥施施然走在長街上，懵然不知將有大禍臨頭。

自從他知道在太原城中，用計誘引燕仲行到城外河灣，讓「麻衣勾魂客」席拙襲殺。雖然他後來走了，不知燕仲行是否被殺。他心裏一直就很不安，也後悔答應那個人做這件事。

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他趙驥是個恩怨分明的人，為了報答那人的救命之恩，只好昧着良心做一次了。說他昧着良心，那是太冤枉了他，最少，在席拙施放暗器，於背後暗襲燕仲行的刹那，他用眼睛提醒燕仲行，讓他避過了一次襲殺。

如今，他已淡忘了這件事，可惜，却有人沒有忘記。

× × ×

走出長街，穿過小巷，趙驥來到一座殘破的院落前，一手推開半掩的院門。

這是他的家。

他所有的財產，就是這座由祖父留給他父親，又由父親留給他的破敗院屋。

由於落拓，直到如今，他還是孤家寡人一個。

好在他還有一個差一年就八十歲的老姑婆，時常照料他，幫他打掃院屋，不然，這座院屋早已髒亂得不能住人。

踏入院中，趙驥順手將門帶上，朝堂屋走去。他這座院屋，進門是院子，再是一排三間屋，正中是堂屋，左右是廂房，他的睡房就在右廂房。

望見院地上有剛打掃過的痕跡。趙驥心想，一定是他的老姑婆剛來過。

想起他的老姑婆，趙驥心裏就感到一

絲愧疚不安。

可不是嗎？一個三十剛出頭的壯年人，却要一個差一年就八十歲的老婦人來照料自己，這成話嗎？

想着，他已一步來到堂屋前，伸手推開堂屋的門。

門開處，當他目光探視入堂屋內，頓時令他猶如一下子跌落冰窟中，渾身冰寒澈骨，心亦隨之停止了跳動，僵站在堂屋門前，像個木偶人般。

「阿驥——。」堂屋中傳出一個老婦人驚慌乾澀的哀叫聲。

這一聲，直如一個霹靂，當頭轟在趙驥頂門，令到他身軀猛然震了震！「姑婆！」趙驥不自主地慌忙應答。身形往前一衝，倏的又猝然頓住。雙目中混雜着慌亂、驚怒與激動。

堂屋中，他那個老邁的老姑婆，正被兩個兇悍的大漢脅持住，一把寒森森、亮幌幌的大刀，架在老姑婆乾瘦的脖子上，滿臉皺紋的臉上，因驚慌過度，皺紋更多更深。

兩個大漢兇光畢露地獰視着趙驥。

趙驥畢竟是個見過大風浪的人，他很快就將驚慌失措壓制住，極力保持着清醒鎮定。他知道，來人是衝着他來的，不論怎樣，他也要設法將老姑婆從那兩個人手上解救出，他實在不忍心高齡的老姑婆受威嚇。

強抑着憤怒。趙驥冷冷道：「這算那門子玩意？竟然威脅一個八十歲的老婦人！有什麼事，衝着我趙某來，放了她！」

嘿嘿一笑，站在右邊，左眉禿了一半的大漢，兇狠地道：「趙驥，若想老子們放了她不難。只要你立刻自行了斷！」

趙驥聽得神情一震，對方果然是衝着他來的。「朋友，趙某不明白！」

仍是那個眉毛半禿的大漢答話：「管你明不明白，若想她不死，你就要死！」

趙驥強抑的憤怒終於壓抑不住。「你兩個人若敢傷她一根汗毛，趙某將你倆剁成肉醬！」

說着，向前踏出了一步。

站在左邊，拿刀架在老姑婆脖子上的大漢，立時兇狠地喝道：「你若再踏前半步，老子就將她的頭割下來！」手一緊。老姑婆脖子上立時有一絲鮮血從脖子上淌流出，老姑婆立時痛苦地慘叫一聲。

趙驥一見老姑婆受傷痛苦的表情，心裏就像被人插了一刀那樣，全身猛一搐，煞白着一張臉，雙拳緊握，牙齒咬得咯吱吱直響，他在盡力控制着自己。

老姑婆被割傷頸脖，一痛之後，反而鎮定了很多。也意識到情況的嚴重，他們要殺她趙門四代單傳的姪孫！這，比殺了她還要嚴重厲害，她已年紀老邁，死不足惜。但若趙驥死了，趙氏一門，豈不是斷了後？這問題太嚴重了，嚴重到令她有點呆了，不過很快就清醒過來，張大一張乾扁無牙的咀巴。鼓起全身力氣，向趙驥嘶喊：「阿驥，你快走，你不能死，不要管我……」嘶喊聲突然停頓下來，不是力歇氣促，而是因了強烈的痛苦。

拿刀大漢手再一緊，老姑婆頸脖上有更多血淌流出，因了強烈的痛楚，全身一陣猛搐，說不出話。

趙驥看了，痛苦憤怒得他一張臉變成鐵青之色，鬚髮戟張，雙目通紅。像要噴出火般，一個身子，猛烈地顫抖不已。「畜牲！禽獸！」撕心裂肺地，趙驥狂叫一聲。

他衝動得眞想不顧一切，衝入堂屋中，一拳將這兩個沒有人性，兇殘如禽獸的畜牲捶成肉餅。

但受制於人，他只有長長抽吸了一口氣，極力令自己冷靜下來。

「到底是誰要你們這樣做？」趙驥想弄清楚事情的眞相。

半禿眉毛的大漢剛想答話，趙驥背後適時響起一個冷冷的語聲：「是咱們會主要你死！」

趙驥一驚回首，瞧見自己身後丈外，不知何時站着一個身穿藍緞長衣，面目陰沉，作文士打扮的中年人。

「袁士謀，你的東主幾時變成了會主，他因何要殺我？」趙驥原來認識這個叫袁士謀的中年文士。「我已說得一清二楚，我已爲他做了一件事，從此恩斷義絕。各行各路！他這樣做，算是什麼意思？」

「這叫殺人滅口！」中年文士袁士謀陰笑道：「你一日不死，會主的身份就有被揭穿的可能。乾脆告訴你，老猴王、燕仲行、胡一夫三人，已在四處打聽你的下落，目的就是想從你身上，打聽會主的身份來歷，現在你明白了吧！也死得瞑目了吧！」

接又道：「趙驥，會主曾救你一命，現在，爲了你那年邁的老姑婆，爲了報答會主的救命之恩，你好應該一死以報！」

趙驥咬牙切齒道：「但，你們不該用這種卑鄙的手段，脅持折磨我的姑婆！再說，我也爲他做了一件事，將燕仲行誘到河灣，讓席拙出手殺他，這是一清二楚的事！」

陰陰一笑，袁士謀道：「若不用些手段，你會乖乖受死嗎？趙驥，你難道忍心看着你姑婆這大年紀，不得善終嗎？」

趙驥聽得渾身一震，擰回頭，看着老姑婆流了一頸血，因了痛苦，驚慌，瘦小衰老的軀體縮作一團，正自惶急地瞧着他的老姑婆，心頭一酸，差點落下淚來，他難道眞的忍心看着高齡的老姑婆死於非命不得善終。答案當然是不，咬咬牙，狠聲道：「我可以死，但要先放了我姑婆！」

「阿驥，你不能死！」老姑婆在堂屋中聽見趙驥爲救她而自願死，不由心急得顫聲喊道：「你死了，趙家就斷了後！」

「哈哈，你倒眞會打主意！」袁士謀打了兩個哈哈。「放了你姑婆，你不想死，以你的輕功，咱們如何追得到你！別打主意了，你先死，咱們再放你姑婆！」

「我若死了，你們食言反悔，將我姑婆殺了，那又……」

一聲短促的嘶喊聲打斷了趙驥的語聲：「阿驥，你不能死……」跟着傳來老姑婆像得到解脫的「喔」一聲。

屋內立時傳出了兩名大漢慌亂的嚷叫聲。

趙驥回頭一看，不由魂飛魄散，撕心裂肺地叫了聲：「姑婆——！」一頭衝進屋中。

「砰砰」响，趙驥身法何等快速，就像一頭發了狂的獅子，兩個大漢還未因了姑婆的死，從慌愕中回過神來，已被趙驥左右兩拳，擊得飛了起來，直撞向對面紙窗，嘩啦一聲，撞窗而出。

趙驥一把扶起業已咽氣歪傾在椅上的老姑婆，目光死死盯注在老姑婆那張乾癟蠟黃的臉上，淚珠自他目中滴落。

抱扶着、望着世上唯一的親人——老姑婆，因了他，不惜自求一死，乘架刀大漢不備，以頸脖傾撞向鋒利的刀鋒，不得善終而亡，趙驥目中流的是淚，心中滴的却是血！

血，必須要用血來償還！

×　×　×

趙驥恍如痴呆了般，目光凝定，輕輕將老姑婆瘦小的身軀放下，就像老姑婆不是死了，只是睡着了，生怕將她驚醒般，讓她靠在椅背上，目光停凝在老姑婆臉上好一會，才慢慢抬起頭，慢慢將目光移向門外，釘釘一樣盯注在袁士謀臉上。

目光深沉凝定，好可怕！袁士謀不由機伶打了個冷顫。退了一步。

「呀——」趙驥發出一聲震天撼地嘶吼，從堂屋中像離弦箭般激衝向袁士謀。

袁士謀被趙驥如雄獅怒發般的表情驚得一窒，趙驥已衝到他面前，雙拳猛擊，擊向他的頭胸。

袁士謀一懍偏身退步，「蓬」然一响，避過了頭胸要害，肩臂上却着了趙驥一拳，肩臂有如骨折般劇痛，身形幌了幌，退後一步，穩住身形，陰厲地猛喝一聲：「殺死他！」

立時，左右廂房中，應聲衝出七八條漢子，個個手執明幌幌的大刀，圍攻撲斬趙驥。

袁士謀隨着喝聲，身形再向後退，一下子退閃至那些大漢的身後。

趙驥手腕一翻，雙手多了兩把尺長的尖刀，硬衝向站立在兩名大漢身後的袁士謀。

他心裏只有一個信念：殺死他！

兩名大漢厲叱一聲，手中大刀帶閃起一溜光芒，自左右交叉砍劈向趙驥頭肩。

趙驥前衝的身形一伏一衝，比兩名大漢砍下的大刀快了一點點，左右猛往前一送，「噗噗」兩响，尺長的尖刀，猛撲在兩名大漢的小腹上，深沒至柄，手一擰一抽，將尖刀抽出，身形已從兩名大漢之間衝出。

趙驥衝至兩大漢背後，兩名大漢才身軀猛烈搐抖了一下，撲伏在地，死了。

袁士謀早在兩名大漢發出叫聲時，身形再向後飄退，可是，趙驥的動作實在太快了，他這裏身形才動，趙驥已然衝到他面前，一對仍在滴着猩紅血點的尖刀，帶着死亡的陰寒之氣，猛撲向他的胸腹！

袁士謀摺扇一揚，妄圖封擋，但是扇到中途，却猝然頓住，同時口裏發出「喔」的一聲低叫，睜着雙目，驚慌萬分地瞪視着咬牙切齒、目中噴火的趙驥。

趙驥左右手兩把尖刀，一把扎在袁士謀的心胸上，一把扎在他的左肋下。「袁士謀，看是你死還是我死！」雙手猛一抽縮，將尖刀抽回。

就在他將尖刀自袁士謀身體中抽回的剎那，刀光一閃一名大漢自他背後偷掩上，一刀砍劈向他頭頂。

趙驥尖刀還未抽出，受到牽制，那一刀又來得突然快速，危急中只好冒險求勝，一腿閃電般後撐，同時側身低頭。

血光崩現，慘叫聲起，趙驥肩膊上挨了一刀，好在他比那大漢的大刀快了一點點，一腿撐在那大漢的下陰上，當場慘死，無形中大刀砍下的力道亦弱了大半，不然，趙驥一隻臂膊，也硬生生被卸下。

雖然如此，肩膊上受傷仍不輕，傷口足有寸深，鮮血汩汩流出。

這時，其它五名大漢，各仗手中兵刃，一齊砍劈向趙驥，趙驥若閃避不了，不難被砍成肉醬。

咬牙忍痛，趙驥身形順着一側之勢，滾落在地，同時雙手運勁一帶一撐，還未抽離袁士謀身體的兩把尖刀，帶撐起袁士謀的身體，擋遮在他上面。

刀光連閃，血肉橫飛，袁士謀的屍體，被五名大漢的大刀，砍劈得血肉模糊。

趙驥躺在地上，猛一聲吼，雙手運勁一扯一抖，本已被五名大漢砍劈得將近碎斷的肢體，被撕扯開，脫飛向五名大漢。

五名大漢雖然兇殘，但驟見斷肢碎體，帶着血腥飛來，仍然感到恐怖噁心，一齊閃身避讓。

趙驥乘機挺身躍起，忍着肩膊上的劇烈痛楚，如一頭猛虎般，身形一個衝躍，翻過半人高的院牆，落荒而去。

五名大漢發一聲喊，蜂湧追出，窮追不捨。

趙驥外號「千里追風」，輕功第一，雖然受了傷，但在他盡展身形，提氣奔行之下，很快就擺脫了五名大漢的窮追。

×　×　×

趙驥悠悠醒轉，張眼見到站在床前的燕仲行，急忙伸手一把抓着燕仲行衣袖，喜道：「燕兄，趙某正想找你，你沒有被席拙殺死，那眞太好了。」

燕仲行微笑着緩緩坐在床沿。「趙兄，你醒來就好了，在下亦想找你，還有兩位前輩。」

趙驥躺在床上，順着燕仲行擰頭望去，對面窗下端坐着兩名年在六十過外的老者，正自含笑望着自己。

趙驥一眼就認出兩人是誰，連忙掙扎着要起身。「胡堡主，猴王前輩……」

坐在左邊的老猴王已從椅上站起身，笑着走向床前。「趙驥，你傷勢嚴重，流血過多，躺着吧！」

這一掙扎，趙驥確實感到有點暈眩，在燕仲行的規勸下，重新躺回床上。

「各位怎會找到在下的？」趙驥困惑地問。

因爲他依稀記得，由於奔馳過速，血流太多，最後不支暈倒在一處荒野半人高的草叢中。

「尋踪覓跡，是猴王前輩的拿手好戲，咱們找到你家，見一地死人，初時還以爲你被殺了，及後在院屋內搜尋，不見你屍體，猜測你可能逃脫，後來發現地上血漬，於是，循着斷續的血漬，在草叢中找到經已昏迷不省人事的你，幸虧咱們及時救治，不然，你早已陳屍荒野！」燕仲行望着趙驥，「若我猜想不錯，你一定是被人滅口追殺！」

趙驥苦澀一笑。「燕兄，兩位前輩，大恩不言謝，趙某確是被人滅口追殺！」

想到慘死的老姑婆，不覺悲從中來，黯然淚下，切齒道：「姑婆，阿驥一定爲你報仇！」

燕仲行見趙驥悲憤情狀，神色一動，問：「莫非死在屋內椅上的老太太，是你姑婆？」

趙驥悲痛地點點頭。

「趙兄，那位老太太的屍體，咱們巳經托人爲你殮葬了，萬望節哀。到底是誰要殺你滅口？」

趙驥拭淚長嘆一聲。「燕兄，要殺在下滅口的人，就是要在下將你誘到河灣，讓席拙出手襲殺你的人！」

燕仲行聽得心頭跳動，老猴王更是狂喜，一步趨近床前，逼不及待的就想發問，却被燕仲行用眼色阻止了。

胡一夫亦激動得呼的一聲，從椅上挺站起，復又慢慢坐回椅上，一只手抓着椅臂，極力壓抑着激動的情緒。

「趙兄，差點忘了多謝你的救命之恩，當日，若不是你以目示意，在下早巳死在席拙勾魂釘之下。」

接又道：「那個欲殺你滅口的人，姓甚名誰？」

趙驥切齒道：「他就是柳生財！」

燕仲行茫然望向老猴王，老猴王搖搖頭，回望胡一夫，胡一夫却低頭沉思，眉頭緊皺。

這表示，他們三人都不識柳生財其人，更沒有聽過這個人的姓名，只有胡一夫，可能在努力回想一些什麼。

趙驥見三人一臉茫然，連忙解釋道：「難怪三位對柳生財其人一無所知，因爲，他不是武林人，而是一個生意人。」

「生意人？」燕仲行與老猴王忍不住同聲訝問。臉上並有失望的表情閃現。

一個生意人，斷不會，也沒有能力，更不敢與第一堡作對，並火燒第一堡，一個生意人，無論他有多少財富，都不會與武林江湖人作對的，何況是實力雄厚的太原第一堡，是以，燕仲行與老猴王都有失望，認爲一連串事故的發生，不可能是這個叫柳生財的人做出來的。

但有一點，却令人不解，柳生財何以要置燕仲行於死地？

燕仲行也想不通。

趙驥見燕仲行與老猴王一臉困惑失望之色，連忙說道：「兩位，莫小看了柳生財這個生意人，他不同別的生意人，不但財雄勢大，且結交來往的，盡是武林人物，在下就是由於他出面，化解了在下與湘西蛇王的過節，令到湘西蛇王親口答應，不再追殺在下，使在下免死於毒蛇之口，在下爲了報答他，才答應他，將燕仲行誘到河灣的。」

「此人確不簡單，連湘西蛇王這個脾氣古怪，心狠手辣的老怪物也聽他的，唔，不簡單，不簡單！」老猴王動容不巳，「此人現居何處？」

「柳樹鎭！」趙驥快捷地回答。

一直沒有吭聲，在皺眉沉思的胡一夫，聽見「柳樹鎭」三個字，神情一震，口裏喃喃唸了幾次「柳樹鎭」，猛一拍大腿，促聲道：「原來是他！」

「胡堡主，那個他？」燕仲行，老猴王，趙驥一齊望住又興奮，又激動的胡一夫。

「還有那個，當然是柳生財！」胡一夫望了一眼趙驥，「要不是趙少兄說出柳樹鎭三個字，老夫差點想不起他是誰。」

「他不就是柳生財嗎？難道還有另一種身份？」老猴王訝異地望着胡一夫。

「老猴，說得不錯，柳生財確有另一個身份！」胡一夫一字字道，神情顯得很激動！「想不到會是他！」

「老胡，你就快說出來吧，蹩死老猴子了！」老猴王抓耳搔腮，一副猴急相。

「老猴，我終於想起來了，柳生財就是莊公超的外甥！」胡一夫兩眼望着窗外遠處。

「什麼，柳生財是老莊的外甥？」老猴王差點被這個驚人的消息嚇了一跳，「怎麼我一直沒有聽老莊提說過？」

目光從窗外遠處收回，胡一夫緩緩道：「二十年前，老莊在一次閒談中，曾無意中向我提說過他有一個外甥，住在柳樹莊，當時他似曾對這個外甥很不喜歡，只略略提了一下，就不說了，老夫也只知他外甥姓柳，至於名字，由於老莊說得很快很低，所以聽不大清楚，現在趙少兄一說，我才猛省起，柳樹鎭，柳生財，原來就是老莊一向不願向人說起的外甥！」

「難道你認爲，老莊是他外甥所殺，一連串事故，是他所爲？」老猴王問。

「若與趙少兄所說的去推斷聯想，老夫敢肯定這一切，皆柳生財所爲。」胡一夫目中像要噴出火般，「雖然我不知火燒第一堡的是不是他，但，他爲何要殺燕老弟，不成，又殺趙少兄滅口？」

接又問道：「燕老弟，你認識柳生財這個人，聽過這個名字，曾和他結有仇怨嗎？」

燕仲行肯定地搖頭。

「老莊旣是他親人，柳生財因何要殺老莊？」老猴王提出疑問。「旣然不是爲了財，又是親人，目的何在？」

「莫忘了老莊乃一代劍術宗師，他那套『孤松野鶴』劍法，就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劍法秘笈，莫忘了，老莊被殺，連孤松山莊也被燒毀，外人根本不能查出孤松山莊失了些什麼，這很明顯，是故意不留痕跡！而且，以老莊的一身修爲，若不是出其不意，當今武林，很難有人殺得了他！」胡一夫目光尖銳地掃視着三人。

「胡堡主說得有理，柳生財派他手下賬房先生袁士謀率衆追殺在下，袁士謀對在下說，柳生財因爲三位要找在下打聽欲殺燕兄的人，他爲了怕我將他的身份來歷說給三位知，故此才要殺在下滅口的！」趙驥道：「同時，柳生財不知怎的，成了會主。」

「柳生財與莊前輩有親戚關係，又無端追殺在下，爲了怕咱們追查他，不惜殺趙兄滅口，以一個生意人，竟然結交的都是江湖人，如今又變成了什麼會主，凡此種種，都很値得懷疑，咱們何不到柳樹鎭走一趟。」

「好，老夫讚成燕老弟的提議。」胡一夫首先讚成。

老猴王當然不會反對。「立即動身趕

去！」老猴王情急地催促。

趙驥掙扎着，嚷着要與他們同行。

燕仲行一把按着趙驥。「趙兄，你傷勢太重，身體虛弱，不宜勞頓，你就放心養傷吧，這裏很安全，是胡堡主屬下的一處秘密地點，有什麼事，在下自會派人通知你。」

趙驥自知强行不得，只好作罷。

燕仲行，老猴王，胡一夫三人，退出趙驥房間。

× × ×

江湖上到處流傳着，一個新的帮會：「生財同樂會」，於十月初九，在柳樹鎭，柳家莊廣設盛筵，招待各方豪雄，江湖朋友，並於盛筵間宣佈「生財同樂會」隆重成立。

距離「生財同樂會」組帮立派之期，只有二日。燕仲行，老猴王，胡一夫三人，來到了柳樹鎭。

三個人爲了不至被人認出眞面目，都易容改裝，如今，他們三人就坐在鎭上一間小酒館內。

他們在路途上，見到很多江湖人物，紛紛趕往柳樹鎭，其中，有很多是江湖上有頭有面的人物。

三個人坐在小酒館內，一邊喝酒，一邊聽着四周座中，佔了絕大部分是武林人的酒客談論。

談論的都不外是有關「生財同樂會」的實力如何大，江湖中哪些有名望的人物都加入了「生財同樂會」，會主柳生財的財富如何巨大，兩日後開帮立派盛會的熱鬧，及到了多少武林人物。

三個人都滿有興趣地聽着，他們都想知道多一點有關柳生財的爲人，及「生財同樂會」的虛實。

可惜，座中酒客說話的，都是道聽途說的多，對於柳生財所知很少，只是知道他錢財多到數不盡，是個專愛結交江湖朋友的生意人。

這時，三個人經過易容，燕仲行變了個滿腮鬍鬚，相貌粗魯的中年大漢。

而老猴王，却變成一個駝背老人，手拄一根拐杖。

至於胡一夫，眇了一目，長鬚垂胸，老態龍鍾的糟老頭兒。

三個人的易容術都很精妙，坐中那樣多武林人，竟然沒有一個人認出老猴王與胡一夫——兩個都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成名人物。

老猴王喝了一杯酒，眼睛偶然望向門外，突的放下酒杯，啞聲催促燕仲行與胡一夫結賬離去。

燕仲行與胡一夫知道老猴王一定是剛發現了一些什麼，連忙站起身，放下一錠銀子，出門而去。

一出門，老猴王立時向右邊走去，遠處，正有一個身材高大的老者，帶着兩個帶刀大漢，匆匆朝柳家莊方向走去。

「到底發現了什麼事？」胡一夫老態龍鍾地跟在扮作駝子的老猴王身後，低聲問道。

燕仲行大步走在老猴王身側。

老猴王聳一聳肩快步走着，口裏低聲說：「前面那個高大的人，就是『惡梟』岑木，在山崗上圍射我的，就是他！」

原來剛才老猴王偶然望出門外，恰好見到「惡梟」岑木匆匆走過。

知道了前面三人中有一人是「惡梟」岑木，三個人都默不出聲，不着痕跡地遠遠跟着。

直到看到岑木進入柳家莊，三個人才閃在一處僻靜的角落，低聲商量起來。

事情巳很顯明，「惡梟」岑木進入柳家莊，那就不用說也明白了，柳生財確是一連串事故的幕後主持人。

× × ×

岑木匆匆進入一座佈置華麗，防守森嚴的廳堂。

堂上正中，一張金漆逍遙椅上，躺坐着一個年約四十，身穿錦緞綉花袍服的大胖子，懷中，摟着個騷媚入骨的俏嬌娘，一雙手，不規矩地在那女子身上到處摸着，令到那俏嬌娘嬌笑連連，在那大胖子懷中水蛇一樣扭纏着嬌軀，大胖子樂得直打哈哈。

岑木步一跨進廳堂，見此情景，連忙尷尬地停住腳步，斂目垂手而立。

大胖子早巳被腳步聲所驚，見是岑木，嘻笑的胖臉上，笑容不減，沒有因爲岑木的不知趣而生氣，放開懷中的俏嬌娘，那俏嬌娘早紅着臉，一扭腰，溜進絲幔低垂的幔後，大胖子亦坐正了肥胖的身體。

「岑木，有事？」

岑木恭敬地走前兩步，躬身道：「稟會主，有消息，說老猴王，燕仲行，胡一夫三人巳來到柳樹鎭。」

「眞的？」大胖子正是柳生財，聞言笑容稍斂，稍微提高了點聲音問，「鎭上可有發現三人的行跡？」

「稟會主，暫時還未有，屬下也是剛聽到，立即趕來稟報會主！」岑木畢恭畢敬地答。

「可有吩咐加强戒備？」柳生財臉上笑意轉濃，一雙綠豆眼，只剩一條縫。

「稟會主，屬下巳吩咐負責巡哨的會衆，留意鎭上一切可疑人物，一有發現，立時回報！」岑木狗一樣站着。

「好，你做得很好！」柳生財笑容可掬地望着誠惶誠恐的岑木，「本座不會虧待你！」

岑木連連哈腰點頭，十足一個奴才。

「啓稟會主，莊外有兩人求見！」一條精壯的漢子，躬身抱拳立在堂下。

「求見者誰人？」柳生財問。

「一個自稱『鐵拳』雷烈，是條粗壯漢子，一個自稱『獨目神算』古一占，是個眇目老者。」精壯漢子一清二楚地向柳生財大聲稟報。

柳生財拿眼瞧着岑木。

岑木搖頭，表示不認識。

柳生財嘻着嘴問：「何事求見？」

「兩人不肯說，只說會主若不接見，莫要後悔。」精壯漢子直說。

柳生財沉吟了一會，擺擺手，道：「請兩人進來。」

「是，會主！」精壯漢子轉身快步而去。

「岑木，你留下來！」柳生財對站着的岑木說：「坐下。」

岑木恭應一聲，退坐在左手一張椅子上。

× × ×

不大一會，那名精壯漢子去而復返，身後隨着兩人。

那名漢子在堂前階下站定，兩個隨後跟着的人，亦跟着站定。

「敬稟會主，求見者請到！」

「請他兩位進來。」堂上傳來柳生財和氣的語聲。

「請進。」精壯漢子一擺手。

眇目老者胡一夫，粗魯大漢燕仲行，互望一眼，一齊邁步，步上石階，進入廳堂。

兩人一見大模大樣靠坐在逍遙椅上的大胖子，如一尊彌勒佛般，就知是即將開壇立幫的「生財同樂會」會主柳生財，亦即莊公超的外甥，齊抱拳道：「雷烈見過柳會主。」

「老朽古一占，幸會柳會主。」

坐在一旁的岑木，自兩人進入廳堂，目光就沒有離開過兩人身上，不停在兩人身上溜轉。

「兩位請坐，未知有何指教？」柳生財笑臉迎人，一副客氣樣子。

胡一夫望着坐在一旁的岑木。「柳大會主，這位朋友，可是貴會的人？」

「他是本會屬下天罡堂堂主，怎麼？兩位難道與岑堂主有甚瓜葛牽纏？」柳生財不慮有他，照實直說。

冷冷一笑，扮成眇目老者的胡一夫激聲道：「柳生財，咱們和岑木沒有過節，和你却有！」

「古朋友，本座從來沒有見過你，更不認識你，怎會與你有過節？」柳生財訝然望着胡一夫。

「你我雖然素不相識，更未謀面，但是，毀堡殺人之仇恨，你如何解說！」胡一夫戟指怒目。

易容爲粗魯大漢的燕仲行，一直沒有出聲，站着，監視岑木的一舉一動。

「你胡說些什麼，本座幾時毀堡殺人？」柳生財已有些警覺，但仍裝糊塗，依舊一臉笑容。

「太原第一堡，難道不是你派人去燒的？」胡一夫揮手一指岑木，「派他率人伏擊老猴王，難道不是你所爲，還有，你指使趙驥，請燕仲行到河灣，並派席拙襲殺燕仲行，不是你所爲？殺人滅口，欲殺趙驥，難道不是你所爲？」胡一夫越說越大聲。

這一連串怒說，令到柳生財常露笑意的胖臉，生平第一次沒了笑容，再也坐不住，挺着個大肚子，站起來，指着胡一夫，怒聲問：「你……你到底是誰？」

一聲長笑，胡一夫反手扯下人皮面具，怒目圓睜地說：「想不到吧，老夫就是被你派人暗殺，並放火燒堡殺人的太原第一堡堡主胡一夫！想不到了吧？」

一看見現出本來面目的胡一夫，柳生財胖臉上一陣抽搐。「那你又是誰？」他問的是燕仲行。

燕仲行應聲扯下人皮面具。「在下就是被你幾番追殺的燕仲行！」

望着豪放偉岸的燕仲行，柳生財臉上重現笑容。「那麼，老猴王呢？」

燕仲行冷然道：「不勞動問，猴王前輩在該出來的時候，自然會出來。」

皮笑肉不笑的，柳生財望着兩人道：「也好，你們既然來了，免得本座勞師動衆地去殺你們，今天既然送上門來，正好將你們解決了，等解決了你兩人，再解決老猴王！」

接一聲喝：「岑木！」

岑木早已在燕仲行與胡一夫現出本來面目後，從椅上站起身，手搭在腰間。如今聽柳生財呼叫，忙上前一步，恭聲道：「會主有何吩咐？」

「速召人來，殺了兩人！」柳生財斷喝。

岑木恭應一聲，轉身朝堂下，正想呼喝，驀的金光一閃，燕仲行以一種匪夷所思的快速動作，一步躍至岑木身前。在場各人都沒有看見燕仲行的拔刀手法，但，一把星光燦耀的長刀，已然抵到在岑木咽喉上。

岑木脫口而出的呼喝剎那被卡在喉頭上，張着口，半聲也叫不出，身上每條神經抽得緊繃繃的，僵立不動。

柳生財全無半點驚慌之色，反而脫口讚道：「好一把盤龍刀，果然是稀世之寶，正好作爲本會鎭會之寶。」

他竟然將盤龍刀視作己物般。

胡一夫憤然踏前一步。「柳生財，世上只有老夫一人知道你是莊公超的外甥，你爲何要殺他？」

胡一夫心裏不敢肯定柳生財是殺莊公超的兇手，他這一句話，純是試探。

「啊啊啊！」柳生財竟然笑到差點流出淚來，「本座以爲世上沒有一個人知道本座與莊公超的關係，想不到原來你知道，是不是那死鬼告訴你的？」

胡一夫憤憤地一點頭，他眞恨不得一劍將這肥豬般的畜牲揮爲兩段。

「好，本座告訴你，本座殺他，就是爲了他那本『孤松野鶴』劍法秘譜。」

「畜牲！」胡一夫忍不住罵道：「簡直連禽獸不如，就爲了一本劍譜。竟然連親舅也忍心殺死！」

柳生財像理所當然般地說：「本座問他要，他不給，只好將他殺死！」

「喪心病狂，喪心病狂！」胡一夫憎恨地望着柳生財。

「隨你怎樣說，爲了取得劍譜，練成天下無雙劍法，創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殺了他，有何不可！」柳生財安然自得地說：「兩日後，『生財同樂會』成立，此後，本會以雄厚之財力，人力，將會成爲武林中一大幫派，那時，嘿嘿……」

「住口！」胡一夫狂喝一聲，「今日，老夫誓殺你這個殺舅的畜牲！」

身形一動，長劍出鞘，劍光閃動中，一口氣連刺十七劍，劍劍刺向柳生財身前要害。

柳生財竟然不閃不避，直待一蓬劍光罩刺在錦綉綫花長袍上，才輕描淡寫地一揮手，一串清脆的「叮……」響聲中，不知怎的，他的手上已經握着一把只有二尺七寸長，寒森森的一口長劍，連接胡一夫十七劍。

「孤松劍！」胡一夫驟見柳生財手上長劍，不覺脫口呼出。

柳生財長劍一順。「不錯！正是孤松劍！」說話間，已然刺出七七四十九劍！

「孤松野鶴劍法！」胡一夫身形一退，同時驚呼出聲。

「不錯，這一招正是孤松野鶴劍法中的一招：『孤松落針！』」四十九劍原式不變，肥胖的身形竟然輕靈迅捷如猿猴，離地飛起，追刺胡一夫。

胡一夫身形一退即停，迴劍在胸，在胸前舞成一團劍影寒光。

「叮……」一連發出四十九下聲如珠走玉盤般，胡一夫硬擋柳生財四十九劍。

胡一夫於連擋四十九劍後，以爲柳生財劍勢已盡，劍光一歛，「嗤」一聲，一劍疾刺向柳生財肥大的頸脖。

怎知柳生財四十九劍之後，劍勢竟然未盡，忽的千鋒化作一點流螢，飛刺向胡一夫眉心。

「噗」一下輕响，劍尖已點刺入胡一夫眉心，而胡一夫劍尖，起碼離柳生財頸脖還有三寸！胡一夫奮然不顧，長劍仍然奮全力刺向柳生財頸脖。但是，他的劍尖還未觸及柳生財頸脖，他已經死了。

柳生財的劍尖，在胡一夫眉心，刺了個足有二寸深的血洞，長劍刺入即出，身形亦隨着長劍回抽之勢，飄退幾近二丈。

胡一夫一聲也沒有叫，咬牙瞪目，怒視了柳生財一會，才仆地倒下死去。

柳生財肥大的身形飛絮般才落地，一道星光已如天外飛虹般閃劃至他身前。

柳生財急忙揮劍，金光與精光互擊，發出一聲「鏗」然震响，兩下一吸，燕仲行赫然挺站在柳生財左前方，手握盤龍刀，虎視着柳生財。

柳生財微笑望着燕仲行。「好刀法，果然不愧是一刀屠七蛟的『刀中龍』！」

燕仲行却悶聲不吭，死死盯視着柳生財，好一會，突然悶吼一聲，盤龍刀如潑風般一連揮砍出二十三刀。

柳生財輕喝一聲，「來得好！」硬接硬架，刀劍交擊，兩人同時接下對方二十三刀劍。二十三刀劍之後，兩人刀劍不停，再硬碰五十九刀劍！五十九刀劍之後，兩人同時身形一分，各自退立在丈外，持刀橫劍，互相對峙着。

「來人啊！」柳生財敞開喉嚨呼叫。

換來的，却是一陣吱吱猴叫聲，以及婦人女子受驚的尖叫聲，騷動聲。

「柳生財，你不是要找我老猴王嗎？我如今來了。」老猴王不知打從甚麼地方鑽出，一下子出現在柳生財面前。

柳生財面色漲紅。「老猴子，外面的猴子是不是你帶來的？」

「當然是，我不但帶了猴子來趁熱鬧，還將你外面的手下全部制服，任你喊破喉嚨，也不會有人來救你！」老猴王嘻嘻笑着，但當一眼見到倒地死去的胡一夫，不由臉色一變，驚惶地奔向胡一夫的屍體。「老胡，你怎麼了？」

死人又怎會應他。

× × ×

這時，吱吱亂叫聲更盛，廳堂外面，有不少猴子在跳躍奔逐着，追逐着一些受了驚嚇的婦女，有的和莊內的一些大漢戲逐起來，弄到一個柳家莊剎那變了猴子山，亂作一團。

柳生財却視如不見，凝望着燕仲行。面對着一個可怕高强的對手，他絲毫不敢分神。對峙了一會，兩個人同時呼喝一聲，兩條身形迅速合在一起，星光與精光交織在一起，鬥作一團。

鬥到激烈處，已分不清誰是誰，只能從星光與精光來分辨那個是燕仲行，那個是柳生財。纏鬥在一起的兩人，終於又再分開。這一分開，勝負立判。

柳生財髮髻散亂，身上錦緞長袍破裂了幾個尺長的口子，左腿處有鮮血沁出。

而燕仲行，髮髻雖然散亂，衣服上却一道裂口也沒有，更沒有受傷。

柳生財喘了一口氣，一雙綠豆眼中閃射出兇光，猛然大吼一聲，仗劍衝向燕仲行。但是，身形一衝即停，同時一個凌空翻滾，輕巧靈捷如猿猴，眞看不出他如此肥胖，輕功如此了得，倒射向左邊一排紗窗。

柳生財想逃。

燕仲行見他仗劍衝前，忙持刀作勢相待，想不到却是以進爲退，待到發現，柳生財已一頭撞碎兩扇紗窗人亦穿窗而出。

燕仲行要追已不及。

眼看柳生財就要穿出窗外，驀的「吱吱」兩聲尖叫，兩隻猴子不知打那裏縱躍起，嗖的同時躍到身軀已有一半衝出窗外的柳生財腿上，兩只猴子同時來了個猴子摘桃。

柳生財猛一聲慘嚎，「砰」一聲，整個人平摔在窗台上。上半截身子在窗外，下半截在廳堂內。

兩隻猴子大概只抓傷了柳生財的下陰，於柳生財平空摔跌在窗台時，吱一聲，各自竄躍上橫樑。柳生財亦一摔即起，身形由窗台滑向窗外。

倏的一道金虹如劃空瀉墜的流星般，飛落正在拚命掙扎着想從窗台上滑落窗外的柳生財腰背上。

柳生財立時大吼一聲，肥胖的身軀，在窗台上猛然一挺，雙腿一蹬，挺伸在窗台上。一把金光閃燦的長刀，將柳生財釘刺在窗台上。

燕仲行雙手空空，一個躍縱，落在窗前，手挺刀把，發力一抽，將盤龍刀自柳生財肥豬一樣的屍體上抽出，「嗡」一响，吹落刀鋒上的血漬，回刀入鞘。

回身望去，老猴王抱起胡一夫屍體，神情有點呆木，蒼老的臉上，一片悲涼。

× × ×

望着老猴王與猴奴漸走漸遠的身形，燕仲行目光有點落寞。

老猴王回猴王谷，他却不知道去哪裏好。

海闊天空，任他遨遊，但他忽然感到有點倦，他也想像老猴王那樣，於心倦神疲的時候，有一處可容他憩息，遠離江湖仇殺的「窩」。

倏的，他的眼前，不期然地浮現出一個農家姑娘苗條的身影，清秀可人的臉龐，甜笑望着他。

「藍姑！」他在心裏歡叫一聲，臉上落寞之色一掃而空，待之而起的是欣悅。

他已找到了他要去的地方。

清嘯一聲，燕仲行懷着游子歸家的急逼心情，奔向那遠離紛爭的鄉村，雖簡陋但却溫暖的農家，農家中那純潔可人的少女……。

（完）

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

臥龍生·獨孤紅
司馬翎·黃　鷹聯合執筆
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神劍山莊

（一）



第一章：由臥龍生執筆

飲酒話當年

不見絕峯、深壑，沒有浩瀚烟波，疏落一片翠竹，環繞着五、六座土牆、茅舍。

這是座平凡的小村，平凡得連一座磚瓦蓋成的房子也看不到。一眼間，可以數清楚所有的房舍，決不會超過五戶人家。

這裏沒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逸趣閑情，也沒有晨鐘暮鼓的幽遠意境。

這裏不像隱者住的地方，而是幾戶樸實的農民，朝和鳥唱肩鋤去，歸來猶有紡織聲。

但這裏也有快樂，平靜的快樂，平靜得像一口枯井，沒有一點點漣漪。

七月七日，是一年一度牛郎織女相會的佳節，臥看雀橋渡雙星，這個遠古流傳下來的神話故事，充滿着纏綿、凄迷和堅貞的美，不知由那個年代開始，這一天，被稱爲情人節。

這座平凡的小村，似是也感染到了七夕佳節的氣氛，小村中間的晒穀場上，擺了一張白木桌子。

菜由各家做好，酒是自釀而成。

太陽下山時分，菜餚已擺上了桌子。

實在說不上什麼佳餚、美味，大部是自己種的青菜，最貴的兩個菜：一盤風乾的臘肉，一隻肥大的老母鷄。

男女老少七個人，圍滿了一桌。

七個人，就是這座小村的人口總數。

一個五旬左右、留着長髯的老者，高居首位，三個壯漢、三個少婦，環圍而坐。

老者舉筷，把每樣菜都吃了一口，笑道：「好，好，三位弟妹的手藝，又有進步了，三個紅燒蘿蔔，都燒得各有風味，來！大家喝一杯！」

說是杯，實際是碗，一種粗糙的黑碗。

禮失求諸野，那三個壯漢和少婦，對那老者十分敬重，恭恭敬敬站了起來，雙手捧碗，一氣喝乾。

老者搖搖頭，歎口氣，道：「坐下，坐下，我說過多少次了，要你們隨便一些，總是這樣拘謹，讓我吃得也不舒服。」

三男三女六個人，齊齊躬身應了一個「是」字，才坐了下去。

長髯老者搖搖頭，不再理會三人，自顧吃喝起來。

三個壯漢看他吃得高興，臉上皆有得色。

三個少婦更是看得清楚，那滿桌青菜、蘿蔔，畢竟是她們經手燒炒的。

老者停下筷子，道：「老二……」

坐在左首的壯漢，急急站起來，道：「主人……」

長髯老者一皺眉頭，道：「十年前，咱們都以兄弟相稱了，怎麼？十年了，你們還記不住。」

「是！劍東記住了，大哥請吩咐！」

「坐下！坐下！」

劍東坐下了，但腰幹仍然挺得筆直，道：「劍東洗耳恭聽！」

「十年鄉居，泥土芬芳，菜根香，竟然還不能把你們這些拘謹的禮法消磨下去？」

「尊卑分明，劍東不敢逾越。」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說了，老三，你說，這生活習不習慣？」

坐在對面的壯漢，起身應道：「劍南和東兄，北弟，一直都遵照大哥的吩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這十年以來，平平安安，風波不起……」

「奇怪了，你怎麼跟老二一樣，爲什麼要站着說話。」

「是！劍南這就坐下。」

「老四，你一向洒脫，別跟他們一樣，去，把他們都帶出來。」

右首壯漢霍然站起，道：「劍北愚昧，不知道大哥要帶什麼？」

「想不到你們三個，完全一樣……」

長髯老者歎息了一聲，接道：「孩子們，這十年歲月，你們都該養育幾個兒女了吧？」

劍北道：「小弟慚愧。」緩緩垂下頭去。

長髯老者怔了一怔，望望劍東、劍南，道：「老四沒有生兒育女，你們兩個該有了？」

劍東、劍南齊聲應道：「我們，我們都沒有養育兒女。」

「爲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們知不知道……」兩道烱烱的目光，緩緩由六個人臉上掃過。

三個少婦互相望了一眼，低聲道：「知道，這是我們約好的。」

「約好的……」長髯老者臉色變得十分嚴肅。

「這是大逆，妳們身爲人婦，怎可——」

「大哥，不能怪她們，是我們六個人約好的，我們怕……」

「怕什麼？」長髯老者的目光，盯注在劍東的臉上。

「怕兒女拖住了我們，磨去了銳氣。」

「大哥，這也不是二哥的決定，是我們六個人商量的結果。」

劍南看出了老者的神色不對，分担起劍東的責任。

劍北接道：「大哥，我們沒有違背你的用意，也有終老於此的心，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平靜的生活，我們一直惕勵着自己，過着最簡樸的生活，我們都做到了。」

長髯老者的神情緩和了不少，歎息一聲，道：「我看得出來，你們的生活，過得確很簡樸，幾乎已經到了刻苦的地步，不過，你們還沒有完全鎖住心猿意馬，你們心有所思，意有所寄，還沒有完全返璞歸眞，你們想想看，這個小小的農村之中，如果多一點嬰兒的啼哭，承歡膝下，那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樂趣？」

輕輕吁一口氣，劍東緩緩說道：「大哥，我想……」

「我知道你想甚麼，不要說了，十年了，你們忍受了這田園生活的孤寂，却沒有領受到田園的樂趣，好在你們都只有三十幾歲，還來得及，明年今日，我再來看你們，希望你們都

有一個小寶寶，是男是女也一樣好，我會爲他們準備一份很豐厚的禮物。」

端起面前的一大碗酒，一飲而盡，舉步行去。

劍東急道：「大哥，你……」

「我要走了，明年我會帶着禮物再來看你們。」

劍南道：「大哥，酒還未過三巡，怎麼就要走了？」

劍北道：「大哥，十年不見，仰慕情深，至少，也該過了今宵，我們也好多向大哥討教討教。」

長髯老者沒有回頭，但却傳過來清晰的回答，道：「想讓我明年能夠留下來，和你們秉燭夜話，那就爲我生幾個小姪兒女。」

他走得很慢，踏着小徑上的上弦月色，逐漸消失不見。

十二道目光望着那老者的背影，却沒有人敢追過去把他攔下。

劍東仰天長長吁了一口氣，道：「三弟、四弟，看來，主人眞的是已經忘情江湖了，咱們也該步他後塵。」

「不！主人的豪情仍存……」

說話的是坐在劍東身側的少婦。

「二嫂由何得知？」劍南有些不解的問。

「喝酒，你們沒有看到主人臨去時，喝下那一大碗酒麼？有如長鯨吸水，一飲而盡。」

劍南、劍北，微微頷首。

那少婦理一理鬢邊的散髮，緩緩接道：「三弟、四弟，你們明白麼？主人盡量和我們疏遠的用心何在？」

劍東一皺眉頭，道：「靈芝，妳就一口氣說下去吧！都是自己兄弟，還賣什麼關子？」

劍南道：「對！二嫂是我們這羣人中的女諸葛，必有高人一等看法，我們洗耳恭聽。」

靈芝道：「我說出我的看法，但却未必就對，兩位兄弟、妹妹們，如若有什麼不同的看法，也請說出來大家商量。」

劍北道：「好！二嫂請說。」

靈芝道：「第一，主人希望我們能眞正成爲一個農人，拋棄過去的想法，過一生平靜快樂的生活。」

劍南點點頭，道：「不錯，二嫂一說，我們也體會到了。」

靈芝道：「第二，他不想我們再捲入一場紛爭之中，……」

劍北怔了一怔，道：「二嫂，這話是什麼意思？」

靈芝道：「我說不出什麼理由，因爲，我和你們一樣，這十年來一直在這樣一個小村之中……」

劍南接道：「會有什麼事呢？他和咱們一起隱於田園，十年的歲月，不算長，也不算短，能過十年，一些恩恩怨怨，也該過去了！」

「劍南，我相信靈芝姐的話，她不但是我們之間的思維最愼密的一個，而且，她察顏觀色的能力，也非我們所及，你對她怎麼能不信任……」

劍南笑一笑接道：「金蘭，我一向佩服二嫂，我只是想問得更清楚一些。」

坐在劍北身側的少婦，突然冷哼一聲，道：「兩位姐姐，妳們瞧出來沒有？」

金蘭道：「白菱，妳說瞧出什麼了？」

白菱道：「他們三個呀！二哥、三哥和劍北，都有些動心了。」

金蘭道：「妳是說，他們都想叫咱們生孩子？」

「對呀！主人剛才那一席話，給他們很大的勇氣，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白菱，我們沒有這個意思，不生育兒女，是我們六人約定好的！我們上無父母，也不在乎無後爲大這句話，只是主人剛剛拂袖而去，看上去，似是有些不太高興……」

白菱接道：「就是嘛，明年，我該替你生小寶寶了。……」

「白菱，妳……」

白菱還要反唇相譏，却被靈芝攔阻，道：「菱妹，就算劍北要求妳生個孩子，那也沒錯，生兒育女，本來是我們女人份內的事……」

「可是，我們早約好的，他們還一力贊成！言猶在耳，怎可變卦……」白菱仍然有些不服氣的說道。

靈芝笑一笑，道：「我們六個人約好的事，我們六個人同意了，自然可以改變，不瞞兩位妹妹說，我心裏早就想孩子了，這農村太平靜了，靜得令人寂寞，如若有幾個小兒女哭哭笑笑，也可增加一些生活樂趣，兩位妹妹，難道妳們內心中眞的不想嗎？」

金蘭、白菱互相望了一眼，低下頭去。

靈芝輕輕吁了口氣，道：「我們互相約定，不生育兒女，有一個特殊的原因，這個原因消失了，我們自然可以改變，但如這個原因仍然存在，我們就不能不遵守這個約定……」

劍東道：「靈芝，這原因消失了沒有？」

「劍東，是不是想要個孩子？」

「唉！我担心明年大哥再來的時候，看到我們還沒有孩子，會不會再生氣？」

「會！」靈芝點點頭，接道：「而且會眞的生氣，因爲，他衷心希望我們能夫唱婦隨的過平靜、快樂的日子。」

金蘭道：「靈芝姐，如若主人眞的生氣了，咱們要怎麼應付？」

靈芝微微一笑，望着劍東，道：「秋收之後，我們就走……」

「到那裏去？」

問話的是白菱。

但每個人的臉上，都泛起了一種激動和希望的神色。

他們在這裏已經住了十年，平淡的十年。

靈芝道：「到大哥住的地方去看看，如果一切很平靜，我們過年之前趕回來。」

白菱道：「對！在家吃年夜飯。」

靈芝道：「還有一件大事要辦！」

金蘭道：「什麼事？」

「準備生孩子？」

三個少婦，臉上頓時都泛起了一股喜悅的羞意。

三個男人，却互望着，嘴角間掛上了一抹微笑。

這是他們的約定，雖然他們都早有了改變的主意，但誰都不敢，也不便先提出來。

× × ×

九月廿五日，六個人離開了這座寧靜的小村。

如果他們早有了孩子，也就不會再離開這裏。

他們雖然已十年不履江湖，但武功並沒有放下，男耕女織的生活中，仍然保持武功的進境。

他們知道主人住在襄陽城外，但却沒有再去過。

當他們被遣散時，主人也隱去了他煊赫的身世，他們都是主人身側最爲親近的人，也身受了最深恩澤，從幼年起就都追隨在主人的身側長大。

雖然，主人沒有說明他們的家世，但他們已瞭解自己是棄嬰、孤兒。

因爲，他們從主人收養另一個棄嬰時，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那是十七年前的事了，他們都已經長大，



一個風雨之夜，主人抱來了一個仍在襁褓中的棄嬰，包着那嬰兒的小棉被上，仍然帶着泥水，而且那棄嬰還發着高燒，如不是被主人撿回來，那孩子絕難熬過一夜風雨。

是靈芝爲那棄嬰洗澡，劍東代爲煎藥，在主人細心的調理下，那嬰兒撿回了一條命，也成了主人家庭的一員。

劍東、靈芝，看着那孩子茁壯、長大，也指點他的武功。

他們仍然清楚的記得，主人替那孩子起的名字叫劍飛。

劍飛的年齡比小主人小了兩歲，也是小主人的玩伴。

那時，主人不過三十幾歲，但在江湖上的聲譽，却如日中天，神劍李慕雲五個字響徹了大江南北。

李慕雲，就是他們的主人。

他們仍然記得，主人最風光的一段往事，是十二年前南七、北六十三省中的武林同道，四十八家門戶的掌門人，聯名送了李慕雲一塊玉符令，玉符令所到之處，四十八家門戶，都要唯令是從。

這是江湖上從未有過的光榮。

除了玉符令之外，還有一塊「神劍山莊」的金字匾額，下面有四十八家掌門人的簽字、印璽。

神劍山莊雖然在江湖上如此顯赫，但李慕雲並沒有擴展實力，仍然保有了原來的形態。

那只是一座青磚建成的兩進宅院，除了李慕雲、李夫人之外，就是他們唯一的親生兒子李秀、一個教書的西席先生、一個厨師、兩個老媽子和管家李福。

那時，劍東、劍南、劍北的名字上，都也冠上了一個李字，李慕雲傳授他們武功，也要他們跟着西席先生讀書，但却沒有正式收他們作爲弟子。

他們姓李，但李慕雲也沒把他們收爲義子，就這樣，他們承受了李門的劍藝傳授，却沒有正式名份，李慕雲待他們如同子姪，他們也一直視李慕雲爲主人，偶而也隨侍李慕雲在江湖走走。

靈芝、金蘭和白菱的情形，也與劍東等相似，不過，她們的藝業，却大部份是李夫人所傳授。

就在李慕雲接受了玉符、金匾的第二年尾，李夫人却突然失踪不見。

他們看到了李慕雲的焦慮和痛苦。

但李慕雲並沒有把這些痛苦，加在他們身上。三個月後，李慕雲遣散了厨師、西席、兩個老媽子和管家李福，親自放火燒了神劍山莊，帶他們到那處荒涼的小村中，讓他們男耕女織，過着平凡的生活，並要他們結爲夫婦，不許再提神劍山莊，也不許他們再姓李，以後，彼此以兄弟相稱。看他們安居下來之後，才帶着李秀、劍飛飄然而去。

第二年，李慕雲又來看過他們一次，他們問起李夫人，李慕雲只含糊的應付過去。

一向細密的靈芝，由李慕雲談話中，聽出李慕雲隱居於襄陽郊外。

× × ×

現在，他們已經到了襄陽，住在一家客棧中。

但襄陽的地方相當大，李慕雲已非當年的神劍莊主。

六個人分成了三組尋找，找了三天，仍然是沒有一點眉目。

他們走遍了大街小巷及襄陽近郊。

雖然沒有找到人，但他們並未灰心，仍然繼續去找。

第四天，六個人聚集在靈芝的房中，準備分配方位後，立刻出動。

他們找了三天，也並非盲目尋找，而是有計劃的把襄陽城內外、郊外，分成了若干個區域，兩人一組的，交义搜尋。

靈芝打開了一張襄陽近郊形勢圖，看了一陣，道：「這個找法不行！」

金蘭道：「爲什麼？咱們已找了十之四、五的地方，再有幾天，就把這地方找個差不多了……」

靈芝搖搖頭，道：「金蘭，如若大哥住在襄陽，他現在應該知道咱們來了？」

金蘭沉吟了一陣，道：「對，咱們到處打聽，大哥應該聽到了一點風聲。」

靈芝道：「就算咱們找不到他，他也該找到咱們了……現在……」

「現在什麼？總不能罷手不找吧？」劍東皺起了眉頭。

靈芝道：「自然要找，咱們既然到了襄陽，總要查個水落石出。」

金蘭道：「二嫂大姐說得對，咱們一定要找到主人……」

白菱低聲道：「金蘭姐，叫大姐、叫二嫂都行，怎麼會把二嫂、大姐連在一起叫了。」

金蘭道：「我一急，兩樣都出來了，反正是她一個人！……」

白菱接道：「妳急什麼？」

金蘭道：「咱們這麼發瘋一樣，找了三天，就算咱們找不到，主人也該來找咱們了，我担心……」突然住口不言。

白菱道：「妳担心什麼？」

金蘭道：「担心，担心……」

望着靈芝，說不下去。

劍南接道：「担心他不願見咱們——」

金蘭搖搖頭道：「不是，我担心主人有了什麼不幸……」

白菱接道：「金蘭姐，妳胡說什麼？主人怎麼會有……」

靈芝歎息一聲道：「白菱，金蘭不是胡說！這件事，我也想了一夜，主人如若知道我們在找他，就算他心裏再不高興，也不會不見咱們……」

白菱接道：「大姐，也許主人根本不住在這裏，因爲，他一直沒有直接告訴咱們他住在襄陽啊！」

劍北接道：「對！也許他根本就不住在這裏，……」

靈芝接道：「但願如此，不過，主人可以不告訴我們他住在什麼地方，但他決不會騙咱們，我記得，他提到過住在襄陽……」

劍東道：「會不會又搬了家？」

靈芝道：「不會。」

劍南苦笑一下道：「其實，他只要深居不出，咱們又不能挨家查看……」

靈芝接道：「對！這是一個很大的可能，他既是決心退隱，決不會再和江湖中之人來往，所以，咱們只好用一個辦法逼他出面了。」

白菱道：「什麼辦法？」

靈芝說出了她的計劃。

金蘭道：「好！我贊成，就算他生了氣責罵咱們一頓，咱們也認了。」

劍東等齊齊點頭。

顯然五個人都同意了靈芝的辦法。

第二章：由臥龍生執筆

四方獨缺西

襄陽府四座城門樓上，忽然垂下了一條兩丈多長的布招。布招上，寫着斗大的黑字。

白底、黑字，看上去十分醒目。

寫的是：「三劍會襄陽，四方獨缺西。」

西城的門樓上，雖然也掛一條白絹，迎風飄揚，但絹上却沒有寫字。

這件事，立刻哄傳襄陽，也驚動到一水之隔的樊城。

這就是靈芝的辦法。

藉千萬人之口，傳出去尋找主人的消息。

眼看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驚相走告，劍東等暗暗高興，靈芝這尋人之法，竟然是有如此的神效。

只要李慕雲住在襄陽，不管是城內、近郊，一定會聽到這個消息。四方獨缺西，也無疑報出了劍東、劍南、劍北的名號。

但不知內情的人，却很難猜出什麼。

布招高掛在城樓上的最高所在，直到午後很久，才有官府中人，化了很大的氣力，把它取下來。

茶樓、酒肆中，傳出了各樣不同的傳說，最驚人，也流傳最廣的一種說法是，那布招寫的是江湖中一個門派的暗語，這襄陽城中，立刻要發生大事。

劍東、靈芝坐鎮在襄陽最大的一家酒館「漢江樓」中。

劍南、劍北、金蘭、白菱，他們盡量保持着本來的面目，四個人分兩組，却巡走在大街之上。但他們走遍了大街、小巷，仍是一無所獲。

劍東和靈芝，却經過了一番刻意扮裝，他們盡量使自己平凡些，不讓人注意到他們的存在。

兩人已在「漢江樓」上坐了一個多時辰。

每一個桌位，都換了兩三次客人，但劍東、靈芝仍然坐着不走，爲了不讓小二起疑，只好不停的喝酒。

雖然喝得很慢，但也喝了三個雙壺。

好在，劍東的酒量不錯，靈芝也可以湊合兩杯。

中午時分，「漢江樓」更是擠滿了食客。

店小二行了過來，低聲道：「兩位，天已近午了。」

劍東點點頭道：「對！對！我該吃點東西了，你先來四個熱炒，一壺酒……」

店小二怔了一怔，道：「你還能吃得下呀！敝店一開門，你們就進來，已經喝了大半天了。」

劍東笑一笑，道：「伙計，咱們喝酒給酒錢，吃菜給菜錢，難道你怕咱們白吃不成？」

一面由袋中摸出一錠銀子，遞了過去。

劍東和靈芝穿着很土，店小二見他們半天還不結賬，還眞的很擔心他們會白吃白喝，如今眼看一塊白銀子，臉色立變，笑一笑，道：「兩位老人家儘管請坐，咱們開酒樓飯館的，還會怕人家吃得多，你要的四個熱炒，我立刻就給你送過來。」

劍東笑一笑，道：「這塊銀子，你先拿着吧……」

店小二接着道：「這個……這個不好意思吧……」

口裏說着話，人已經伸手接過了銀子。

這時，劍南和金蘭，也進了酒樓，兩個人容貌未改，都穿着短裝、佩着長劍，一眼間就可以看得出來。

但兩人却看到了靈芝在桌子上擺下的那暗號。

靈芝的計劃很周詳，每個人，都分配好了一定的工作。

但這時，「漢江樓」上已經坐滿了人，奇怪的是，只有一張靠窗的方桌還沒有客人。

那該是一個最好的座位，依窗外望，可見滾滾湘江。

金蘭拉了一下劍南，低聲道：「咱們去那邊坐。」

劍南當年也曾追隨過主人行走江湖，有一些江湖閱歷，滿樓客人，擠桌搶位，都不肯過去坐，必有原因。

但他見靈芝沒有反對的表示，就和金蘭行了過去。

兩個人坐了一張大方桌，看起來很鬆散。

但却沒有人跟過來坐。

劍南笑一笑，低聲道：「金蘭，這位置恐怕不太好坐……」話未說完，一個店小二，已快步奔走了過來。

他一臉怒容，似是要發作出來，但看看劍南、金蘭也是佩劍帶刀的江湖人物，立刻換上了一副笑臉，道：「兩位，這裏不能坐。」

「不能坐？爲什麼？」

店小二看看金蘭，道：「這地方被人長期包下來了。」

金蘭道：「哦！他今天沒有來嘛！」

店小二道：「長期包下來的意思，就是說，不管他來不來，我們都要留下這張桌子來，不管來不來，也都一樣付錢。」

金蘭道：「這麼說，他很大方了。」

店小二低聲道：「襄陽府的范五爺，誰不知道。」

他亮出了范五爺的招牌，心想劍南、金蘭定會識相而退，誰知道，金蘭却笑一笑，道：「那很好呀！等范五爺來的時候，由他自己來說吧。」

店小二一臉茫然，道：「怎麼？你們是范五爺的朋友？」

「不錯，他們是我的朋友，快快去準備酒菜。」

客話的是一個二十四、五的漢子，濃眉大眼，福履長衫，身體很健壯，但衣着上，却似是盡力端裝得斯文。

店小二一回頭，急急打個躬，轉過身子奔去。

劍南站起身子，雙手一抱拳，道：「范五爺。」

「不敢，不敢……在下正是范五，兩位請坐。」

劍南坐下，道：「五爺，實在是找不到座位，承蒙五爺不棄……」

范五哈哈一笑，道：「不用客氣，兩位是剛到襄陽……」

劍南道：「對！咱們剛剛到不久……」

「請教貴姓？」

「李南。」

「原來是李兄，這一位是……」

「拙荊金蘭……」

范五笑一笑，道：「李兄夫婦是專程來此呢？還是路過此地？」

劍南心中一動，忖道：看這范五，似是此地有頭有臉的人物，如能和他攀談一陣，也許能有收穫。

心中念轉，口中却應道：「在下夫婦是路過此地，却被一樁傳聞所動，說不得，要留下來看個明白了。」

范五微微一笑，道：「莫非是爲布招上傳言所動？」

劍南道：「對！三劍會襄陽，四方獨缺西，不知是何用意？范兄常居此地，對此傳聞，必有高見。」

范五沉吟了一陣，道：「就字面求解，前一句倒也不難，三劍會襄陽，大概是指三個人了……」

「三個用劍的高手……」

看看劍南、金蘭，身上的佩劍，范五笑一笑，道：「對！三個用劍的人，但也可能是三個人的姓名、綽號，他們要在襄陽見面，那句四方獨缺西，就有些叫人費解了。」

劍南道：「范兄，你看會不會是找……」

突然警覺，住口不言。

范五接道：「找一件東西？」

「對，對！找一件東西，這東西，一共有四樣，已經找到了三樣，獨缺一樣？」

劍南似是已知失言，故意把話題扯遠。

范五却雙手互擊一掌，道：「對對！這一種暗語，表示出他們還缺一樣東西……不對呀！他們如是找東西，應該是怕人知道才對，爲什麼這樣驚天動地，大張旗鼓，鬧得盡人皆知啊……」

這時，店小二已送上酒菜。

范五爺菜雖叫得晚，但却送上來很早。

那表示了范五爺在這裏的地位，確然與衆不同。

就在店小二送上酒菜的時候，一個鶉衣百結、滿臉油汚的小叫化子，突然行近了金蘭，道：「夫人，賞我幾文……」

金蘭還未及回頭，范五已大聲喝道：「走開，走開……」

小叫化似是受了很大的驚駭，急急轉頭跑去。

金蘭感覺到左袖之內，似是飛入一物，不禁心中一動，站起身子，低聲道：「相公，我去去就來。」

這是襄陽府第一名樓，分設有男女方便之處，一向粗枝大葉的金蘭，這一次，突然間變得謹慎起來。

便所無人，金蘭仍掩上木門，才由左袖中取出一個紙團，小心展開，只見上面寫道：

今夜初更，請到白沙渡口。

下面沒有署名，金蘭收好紙箋，整整衣衫，再入席位。

這時，席間除了五爺之外，又多了范五爺一個朋友。

那是個四旬左右的青衫中年人，酒量好，也很健談，一面敬酒，一面不停的探詢劍南的出身和來意。

但劍南已提高了警覺，虛於委蛇的應付。

金蘭匆匆進了一些菜飯，忽然說道：「相公，咱們走吧！五爺給了咱們很大的面子，咱們總不能賴着不走啊！」

劍南推杯而起，笑道：「對！五爺，今日承蒙賞臉，改天再來謝過，告辭了。」

范五笑一笑，道：「怎麼？要走啊？」

劍南道：「不錯，五爺賞臉，這頓酒飯，算我請客。」

范五笑一笑，道：「就算你想請客，他們也不敢收你的銀子。」

劍南道：「那好！五爺的盛情，咱們心領了。」

轉身行去。

青衫中年人突然站起，一橫身攔住了去路，道：「李兄，酒未足，飯未用，怎能就走？我看，還是留下來喝幾杯吧。」

劍南已看出情形有點不對，一面戒備，一面示意給劍東、靈芝，口中却冷笑一聲，道：「你姓朱，對吧？」

青衫中年人道：「不錯，小弟朱成……」

劍南道：「朱兄，請讓讓路。」

右手一揮，直叩朱成的脈穴。

朱成沉腕反拳，應變十分快速，一面大笑道：「李兄，酒還溫，菜還熱，李兄吃得嘴角油漬未乾，這就要翻臉動手。」

就這一陣說話的工夫，兩人已經交手了十幾招。

范五冷冷說道：「朱成，閃開，不可對李兄無禮。」

朱成應聲收掌而退。

劍南取出一塊碎銀，丟在桌子上，道：「不敢再領這一餐酒菜之情。」

大步向外行去。

金蘭緊追在劍南身後。

劍東和靈芝仍然坐着未動。

這一陣短暫的搏鬥，使得「漢江樓」上的客人，走散了不少。

范五爺微微一擺頭，朱成便迅快的追了出去。

劍東、靈芝，相互望了一眼，悄然起身，下樓而去。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們已經捲入了一次詭密的漩渦之中。

× × ×

初更時分，湘江白沙渡口，已經是野渡無人舟自橫的時刻，但現在却站着兩個人。

是劍南和金蘭。

望望天色，劍南輕吁一口氣，道：「金蘭，初更了吧？」

「嗯！我想他沒有理由騙我們的。」

「金蘭，妳想，約我們到這裏來的人，會是誰呢？」

「我想不起來，一個叫化子……」

劍南道：「我和東兄、北弟，在江湖走動的時間不多，也沒有結交過任何朋友，和丐帮也無淵源，怎麼有人……。」

忽聽一聲輕輕歎息，傳了過來。

劍南霍然回頭望去，冷冷喝道：「誰？」

三丈外一片荒草叢中，緩緩站起了一條人影，慢慢的對兩人行了過來。

劍南的右手，握在了劍柄之上。

金蘭希望是那個叫化子，但可惜不是，他穿的是一套黑色的緊身衣褲，不是那件百結的鶉衣。

「是我！妳是金蘭姐姐？」

「是你？劍飛。」

「正是小弟。」

當年，在神劍山莊時，李劍飛和金蘭最爲接近，情同姊弟。

十年了，兩個人都有太多的變化，金蘭由一個活潑的少女，變成了一個小婦人，李劍飛也已成了一個英俊瀟洒的少年。

但金蘭還記得那熟悉的聲音。

「那個小叫化子就是你？」

「是！小弟不能正式和你們相見，金蘭姐姐多多原諒。」

「劍飛，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是劍南大哥？」

「對！是我。」

「只有你和金蘭姐麼？」

「不！都來了，劍東哥，靈芝，劍北，我，還有白菱。」

「我知道你們會來的，我果然沒有猜錯，我告訴秀哥說，你們會來的。……」

劍南焦急的說道：「劍飛，小主人在那裏？老主人呢？主母呢？」

「老主人死了，主母一直沒有回來過，唉！說來話長，走！咱們先去看看小主人……」

他雖然盡量使自己保持着平靜，表示出經過風雨大變之後的堅强、成熟，但却無法控制兩行奪眶而出的熱淚。

劍南雙手高舉，互擊三掌。

清脆的掌聲，在夜暗中傳出很遠。

四條人影，如飛而至。

正是劍東、靈芝、劍北、白菱。

李劍飛也從口袋中取出了一個火摺子，迎風點燃，在夜暗中劃出了幾個圈圈。

一艘漁舟，悄然馳來，靠近渡口。

李劍飛低聲道：「各位兄長、姊姊，容小弟到船上，再行對各位見禮。」

當先帶路，登上漁船。

劍東等依序登舟，進入艙中，漁舟離岸，駛向江中。

李劍飛點起一枝洋燭，拉上窗口垂簾，才跪了下去，叩首道：「劍飛叩見幾位兄長、姐姐。」

劍東扶起劍飛，道：「不聽你說話，眞的對面相逢不相識，你已經長得這麼高了。」

「十八歲了……」淚如泉沸，李劍飛再也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緒。

他究竟還只是一個十八歲大的孩子。

靈芝取出一方絹帕，帮劍飛拭去臉上的淚水，柔聲說道：「劍飛，我等都看到了你處事的精密，漁舟夜渡，保持了行踪的隱密，你大了，而且，冷靜、沉着，超過了你的年齡，不要哭，慢慢告訴我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李劍飛悲聲道：「一個月前的夜晚，一批人進入了宅院……。」

靈芝接道：「小弟，一批人，大概共有多少？」

李劍飛沉吟了一陣，道：「大概有七、八個人。」

靈芝道：「是你看到的，還是猜的？」

李劍飛道：「我看到的，他們進入宅院時我已警覺，就隱在暗中察看……」

靈芝點點頭，道：「那時候主人……」

李劍飛接道：「老主人在他們進入庭院中時，就迎了上去。」

靈芝道：「他們圍攻主人……」

李劍飛道：「當時情形，直到現在，我還是想不明白。……」

劍東道：「兄弟，慢慢說，慢慢說，說明白所有的細節。」

所有的人，都意識到，這是整個事件中一個大關鍵，不允許有任何的差錯。

李劍飛也警覺到了，想了一下，才緩緩說道：「所有進入宅院中的人，都穿着天青色的衣服，其中一個人，突然對主人說了一……句話……」

靈芝接道：「說的什麼？」

李劍飛道：「聲音很低，我只聽到青青兩個字而已，然後，那人就一劍刺入了老主人前胸……」

劍東不禁大吃了一驚，道：「老主人沒有反抗……」

李劍飛道：「我不懂的也就在這裏了，老主人中劍之後，仍未還手，只盤膝坐下，自己拔出刺在胸前的長劍，放在一側，說了一句，逃命去吧！」

靈芝道：「那是告訴你們了……」

「大概是吧！我聽到這句話，立刻進入內間，揹了小主人就跑……」

金蘭接道：「慢着，小主人活蹦亂跳的，爲什麼要你揹着跑？」

「金蘭姐，我忘記先說明了，小主人秀哥，兩年前雙腿忽然癱瘓了，不能行動，我一直照顧他的生活……」

靈芝道：「爲什麼呢？小主人一直很健康啊！」

李劍飛道：「有一天，我去買菜回來，小主人忽然躺在床上，說他兩條腿壞了。」

金蘭道：「好端端的人，怎麼腿會忽然壞了？」

李劍飛道：「等一會，你們見着小主人時，當面問他吧！」

靈芝道：「好！說下去。」

李劍飛道：「那天小主人服過一種藥，人一直在半昏迷中，我揹他逃走時他還未醒。」

靈芝皺皺眉頭，道：「劍飛，那座宅院中，除了你、小主人、老主人之外，還有些什麼人？」

李劍飛道：「沒有了，只有我們三個人，那是一座很小的宅院，竹籬、茅舍，比起當年『神劍山莊』的厨房也不如。」

靈芝道：「好！說下去吧！」

「我揹着小主人出去時，受到攔截，四個青年人，四把長劍，全力圍攻，我揹着小主人，沒有法子和他們全力搏殺，結果，我左臂中了一劍，小主人也中了一劍，危急中，似是聽到了主人一聲怒喝，四個青衣人，忽然都倒了下去，我才得揹着小主人逃離了現場。」

靈芝道：「劍飛，你確定那是主人的喝叱聲麼？」

李劍飛道：「錯不了，是老主人。」

金蘭道：「主人武功精湛，雖然要害中劍，仍有反抗之能。」

靈芝道：「問題就在這裏了，主人內功、劍術都已到了超凡入聖的境界，來襲之人，根本非他敵手，只是他不願反抗，寧可被殺，所以才讓一劍刺入前胸……」

劍東接道：「可是，他又救了小主人。」

靈芝道：「對！他想，所有的恩恩怨怨由他一人承担，但他却忘了對方要斬草除根。」

李劍飛道：「靈芝大姐說得對，我逃出險境之後，小主人也清醒了過來，他很堅强，問明了經過情形，只歎了一口氣，告訴我，找一個隱密地方先躲起來。」

靈芝道：「你找到這艘船上？」

李劍飛道：「不是我找的。……」

靈芝道：「那是誰找的？」

李劍飛道：「小主人秀哥找的，我們躲在一處農家牛棚內，秀哥要我化裝成個小叫化子，找他一個打漁的朋友，躲在了他的船上。」

靈芝道：「就是這艘船麼？」

李劍飛道：「不是！那個人叫鄧漁，已經五十多歲了，不知道幾時和小主人交了朋友，這艘船主人，只是鄧先生的朋友，鄧先生似是有很多的打漁朋友，我們受到了很好的掩護，所以，躲過了很多次的搜尋。」

靈芝點點頭道：「你怎麼找到我們的？」

李劍飛道：「我們住在漁船上，聽到了三劍會襄陽，四方獨缺西的傳說，小主人告訴我你們來了，要我去找你們，果然找到了金蘭姐，唉！原先，我說你們會來的，小主人硬說不會，他事事都比我强，每次，料事都比我準，這一次却是我贏了他。」

靈芝道：「你怎麼知道我們會來？」

李劍飛道：「主人待我們如弟、如子，他死了，你們一定會心有感應。」

靈芝歎息一聲道：「可惜的是，我們仍然晚來了一個多月。」

這時，漁船突然停了下來。

李劍飛霍然站起來，連忙吹熄了艙中的燭火。

劍東道：「怎麼，到了？」

只聽劍飛在黑暗中應道：「不錯，跟我下船吧。」

劍東等站起身來，跟在劍飛之後走出了船艙。

今夜，微有月光，站在甲板上，藉着昏暗的月光看，一邊是濁流滾滾的湘江，水聲嘩嘩，夜靜時分，聽來特別清晰。

另一邊，則是江岸，也就是船隻停泊的地方。

船前，船後，停泊着數十條竹篷漁船。

每條船上暗無燈光，隨着輕微的波濤起伏着。

數十丈外，是一片黑壓壓的小村落。

透着幾點燈光，除了偶而幾聲犬吠之外，別的什麼也聽不見，典型的是一個寧靜淳樸小漁村。

幾個人都身懷上乘武功，用不着等撑船的搭跳板，跟在劍飛之後都躍上了岸。

劍飛沉默地在前帶路。

劍東等也沒說話。

一方面固然各人心情沉重，還有份即將見着刦後餘生小主人李秀的激動，另一方面也不想打破這份安逸的寧靜。

劍東等過慣了恬靜安寧的田園生活，誰都珍惜這份跟住處類似的寧靜，除了輕捷的沙沙脚步聲，跟身後不絕於耳漸漸去遠的江水之聲，還有那偶而幾聲的犬吠外，再也聽不到一點別的聲息。

漸行漸近，一片漁村已近在眼前，都是土砌的茅舍，看不見一座磚牆瓦房。

使人有「飯蔬淡閑逸趣、田園泥土菜根香」之感。

一刹那間，劍東等彷若遠離了襄陽，携手聯袂回到了安逸的居處。

然而冷酷無情的現實，却告訴他們依然置身他鄉。

劍東等並不抱怨，三對夫妻，人人熱血，個個都是性情中人。

他們身受李門主人山海厚恩，願意爲李門付出性命而毫不猶豫。

他們不是留戀數日以前的那段生活，而是覺得奇幻變故恍若夢中，給他們的打擊太大，一時間不能適應，也不敢相信。

就在各人的思緒在安寧中起伏，幾乎忘却身外一切的當兒，驀地，一聲低低咆哮劃破寂靜，也把劍東等倏地拉回到現實，幾對銳利目光投注處，一條巨大黃影從前面不遠一處屋角竄出，閃電般直撲過來。

劍東等脚下不由一頓，也各自自然反應，迅速地手握兵刃把柄。

只聽劍飛喝道：「大黃，是我。」

那巨大黃影立即釘住撲勢，撲勢快，收勢也快，煞在地上，紋風不動。

原來是一條黃狗。這條黃狗却看得劍東心頭爲之一震，只因爲牠個頭兒跟條牛犢子差不多，頭大腿粗，兩眼銅鈴也似的，綠光閃動，緊盯着劍飛身後的劍東等。

這種狗不多見，沒想到一個小小漁村竟養着這麼一條，別說人了，就是虎豹恐怕也近不了牠的身。

（下期由獨孤紅執筆）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

飛龍引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景王府的人馬，由金虎，方浪率領，浩浩蕩蕩的從官道上向京師進發，行經途中，遭遇裕王府派出的東瀛伊賀派七忍者截擊，金虎談笑却敵，指揮若定，大顯神威，又得方浪之助，兩人周旋於七忍者之間，結果把伊賀派七名高手打得落花流水，除了風天坊，左源太兩人當場陣亡外，其餘五名忍者抱頭鼠竄。方浪在這場戰役中不見南宮絕上陣，因而懷疑南宮絕可能率衆突襲景王府，於是提醒金虎立即回師。豈料南宮絕的屬下全隱在林中，窺伺戰況，這時戰事結束，他的屬下便急急跑去向他報告實況的情形。南宮絕聽罷，面現喜色……

牛刀只小試　成敗安足論

那個殺手沉吟道：「不過這一次，景王府出動的人也可不少。」

南宮絕目光一落，道：「你越來越聰明了。」

「都是平日跟着公子出入之故。」

南宮絕仰首打了一個哈哈，接問：「以你看，現在又應該如何？」

那個殺手道：「景王府的防衞現在當然沒有平日那麼嚴密，我們大可以……」

「殺進去，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那個殺手點頭道：「說不定我們還可以一舉將皇帝與景王爺解決。」

南宮絕帶笑反問：「你以爲白雲齋他們會不會想到？」

那個殺手一怔。「那我們更加不能怠慢，莫教他們佔了首功……」

南宮絕大笑。「你以爲徐階張九成完全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那個殺手怔住，南宮絕接道：「以徐階張九成的智慧，絕不會不防到這一點，景王府那邊只怕已準備了另一個陷阱！」

那個殺手嘟噥道：「不知道白雲齋他們會不會想到？」

南宮絕搖頭道：「我看不會。」

「公子何以如此肯定？」那個殺手大感詫異。

南宮絕冷笑道：「他們雖然也很狡猾，但對徐階張九成知道的到底不多，還有最重要一點，他們丟不起這個人，就算明知那兒可能亦設下陷阱，亦非去不可。」

「不錯，他們若是就這樣回去，的確不能不担心在我們面前抬頭不起。」

南宮絕冷冷接道：「所以他們即使殺不了皇帝，景王，也非要找幾個能够令他們面上有些光采的人頭回去不可。」

「那當然就是徐階張九成的了。」

「要殺這兩個人談何容易？」

「以公子看他們將會有什麼結果？」

南宮絕沉吟道：「只怕還要折上一兩個人。」

「可是景王府的人已有這麼多到了這裏。」

「祖驚虹不在——」南宮絕笑接。「白雲齋若是發現祖驚虹竟然是少林弟子，只不知有何感想。」

那個殺手應道：「說不定他會跟祖驚虹一決生死高低。」

南宮絕又一笑。「但我以爲他們一定會一齊湧上去。」

那個殺手頷首道：「這的確不是以個人榮耀爲重的時候。」

「這也根本不是一場公平的決鬥。」

「祖驚虹以寡敵衆，只怕……」

「他們要殺祖驚虹也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祖驚虹給他們砍倒了，對我們不是更有利？」

那個殺手絕對同意。「所以我們這一次仍然是袖手旁觀？」

南宮絕點頭，神態更陰森。

× × ×

五個伊賀派高手這個時候正在景王府外的另一個雜木林子裏。

五個人的神色都很難看，阿幻忍不住又道：「南宮絕的人竟真的袖手旁觀。」

白雲齋冷笑。「這當然是南宮絕的主意，相信他現在正在樂不可支。」

紅葉道：「他當然也想到我們跟着必會到這裏來，也當然一樣袖手旁觀。」

白雲齋點頭。「所以我們這一次，即使失敗，也要有些東西帶回去，才不致被他們輕視了。」

紅葉道：「這之內，只怕也設置了陷阱。」

「即使如此，我們也非要進去不可。」

白雲齋挺起了腰身。

阿幻亦策杖而起，接道：「爲了我派在中原能够立足，也爲了我們七個人的顏面。」

碧翁朱絹紅葉相繼上前，紅葉接道：「上路的應該是景王府的大部份實力，留在景王府之內的應該不會有很多人，否則，他們的實力便會在裕王府之上，也不會被困在這兒。」

白雲齋道：「這應該較容易應付，在景王府內的防衞，相信是以陷阱爲主。」

阿幻冷笑。「有什麼陷阱能够難得了我們？」

紅葉道：「景王左右只怕不乏高手，否則，南宮絕不會一再失敗。」

白雲齋搖頭。「有什麼高手能够抵擋得住我們？」

阿幻道：「那還等什麼？」

白雲齋舉步又停下，道：「我，阿幻，紅葉進去，朱絹與碧翁留在這裏。」

朱絹脫口道：「我們也進去……」

碧翁接道：「五個人一起，也好得照應。」

白雲齋接道：「王府裏的情形我們並不清楚……」

碧翁探手從矮樹叢中抓起了一個景王府侍衞。「這個人的說話難道有問題？」

那個侍衞已經絕氣，他却是在王府內逡巡的時候冷不提防給朱絹以布條纏着拉出了高牆外。

朱絹的布條同時捲住了他的嘴巴，所以他雖然不知所踪，在附近逡巡的其他侍衞一無所覺。

這五個伊賀派高手，當然有辦法令那個侍衞說出王府內的情形，他們也絕對肯定那個侍衞所說的是事實，碧翁才有此一問。

白雲齋搖頭。「我們都認爲王府內設置了陷阱，這個人却說沒有。」

碧翁道：「他說的該是實話。」

「該是的——」白雲齋雙眉一揚，「可是王府中我們也認爲該設有陷阱。」

碧翁道：「那是什麼原因……」

「若不是他的身份低微，比較重要的事情都不知道，那便是景王左右有足够的能力抗拒任何襲擊。」

碧翁接道：「那我們二人更該一同進去。」

白雲齋看看朱絹碧翁，搖頭道：「這還不是我們拚命的時候。」

碧翁終於明白，白雲齋緊接道：「而且有你們在外面接應，我們才沒有後顧之憂。」

碧翁點點頭道：「好，我們就等在這裏。」

白雲齋隨即舉步，與阿幻紅葉沿着牆壁走出了數丈，才一齊拔起身形。

他們的身形非常怪異，接近牆頭的時候，身形已開始傾斜，一上牆頭，正好橫伏在牆頭之上。

牆內院子的情形，與他們抓去那個侍衞的時候並無改變，顯然還沒有發現那個侍衞的失踪。

逡巡的侍衞雖然不多，但光天化日之下，要避開這許多人的耳目，並不是一件易事。

白雲齋雖則沒有將這些侍衞放在心上，却不以爲他們有充份的時間。

上路的那些景王府的人也許很快就會趕回來，他們要動手，必須在那些人回來之前。

所以白雲齋也沒有多作考慮，身形一動，離開了牆頭，一隻飛鳥也似的掠過了院子，一條鈎繩接從他袖中射出，一飛三丈，鈎住了對面的瓦脊，已墮下的身形再又高飛，藉着繩鈎的帮助，落在瓦面上。

紅葉阿幻相繼落在他身旁，三人雖然都疾如飛鳥，但急激的破空聲還是引起了那些侍衞的注意，抬頭望來，一個立即叫起來：「有刺客！」

白雲齋三人沒有理會，翻過屋脊，再掠過兩重院落，落在內堂前。

守在內堂四個侍衞一眼瞥見，口呼有「刺客」，衝下石階，殺奔白雲齋三人。

白雲齋霹靂一聲暴喝，五尺劍出鞘，迎着一個侍衞，當頭斬下，只一劍便將那

個太監連人帶刀斬爲兩爿。

阿幻木杖再接下了一個，接連三杖，將那個侍衛的刀封在外門，一杖再當中穿進，穿透了那個侍衛的心窩。

其餘兩個侍衛都是迎着紅葉，兩把長刀左右襲來，紅葉轉身之間，鐵球在手，鋼條射出，射進了一個侍衛的咽喉，另一個侍衛連劈三刀，都被她閃開，她的暗器跟着出手。

四枚暗器全部射在那個侍衛的四處要害，那個侍衛閃一枚，刀擋兩枚，還是被第四枚射倒。

阿幻白雲齋這時候已然漸入內堂，紅葉方待跟上，七八道寒光已然向她射來，力道不淺，射的也是必教的要害。

七八個侍衛緊接現身，他們的裝束與方才那四個顯然有些不同，那四個事實是景王府的侍衛，而這八個，則是隨同徐階到來，祖驚虹一手訓練出來的手下。

他們並沒有理會白雲齋阿幻，暗器出手，刀亦出鞘，迅速向紅葉包圍過來。

紅葉只應付那些暗器，已知道這八個並不是庸手，看見他們只是向自己衝來，亦知道堂內必然有高手坐鎮，用不着他們操心。

那剎那，她突然有一種要將白雲齋阿幻喚回來的衝動，但即使她立即叫出來，也已經晚了。

× × ×

堂內只有一個人，背立在屏風之前，一身衣飾與裕王相似，那事實也是景王平日的裝束，與裕王也事實差不多。

白雲齋第一個進入，距離那個人還有三丈，身形突然停下。

阿幻緊接掠進來，却是直向那個人撲去，白雲齋急喝一聲：「小心！」五尺劍疾展。

那個人在一聲「小心」中轉過身來，赫然是祖驚虹。

阿幻白雲齋都不認識祖驚虹，只是祖驚虹雖然不動，殺氣已縱橫，白雲齋就是感到了這殺氣。

祖驚虹轉身拔劍，一劍迎着阿幻來杖，也只是這一劍，便將阿幻的杖勢截斷。

阿幻凌空出手，力道當然沒有立足地上的容易控制，祖驚虹劍接壓在杖上，一壓之下，阿幻身形不由沉下，她雙脚踏實，杖勢立時又有了變化，白雲齋一劍同時擊來。

祖驚虹沒有接，身形暴退，撞倒了後面的屏風，白雲齋脚步同時踏實，突然一軟。

老大的一幅地面在祖驚虹暴退同時陷下，阿幻冷不提防直往下墮，她的反應也不慢，杖一探已然抵住了陷阱邊緣，三枚暗器却就在這個時候射來。

阿幻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一個身子只有沉下，杖一回，轉向下插落。

那之下即使遍插利刃，她可以藉這條木杖倒豎蜻蜓，再往上拔起來。

却也就在她的杖一沉同時，她的面色已然驟變，那剎那她已看到陷阱下並沒有利刃，只有一個繩網。

動念之間，杖已從網眼穿過，她的身子接撞在繩網上，完全沒有着力的地方，繩網亦在她一撞之際收縮，數十枝弩箭接向她射來。

陷阱之下赫然藏着八個手持連弩的侍衛。

阿幻驚呼未絕，已然被射成刺蝟，活活被射在網內。

忍者壽命一般都很短促，能够活到她這個年紀，已可謂成精，經驗豐富，應變的迅速，當然亦不是一般能及，能够將她困住的陷阱實在不多。

她也不是那種粗心大意的人，只可惜她正如白雲齋一樣，立即感到了祖驚虹發出來的殺氣。

只有高手才能够發出那樣的殺氣，好像這樣的一個高手那還需要陷阱來相助。

也就因爲這個念頭她只準備如何應付眼前這個高手的反擊，並沒有考慮到如何應付突然出現的陷阱，這當然，地面上不像有陷阱，也當然，她有自信能够應付任何任何的陷阱。

事實她的反應非常敏銳，只不過，祖驚虹連對方任何一種應變的方法也考慮在內。

這個精通幻術的高手就這樣連施展幻術的機會也沒有，便喪生在景王府的陷阱中。

白雲齋的情形與阿幻並無不同，驚於祖驚虹透出來的殺氣，沒有考慮到陷阱的出現，他的反應身手却是在阿幻之上，五尺劍一沉，也抵住了陷阱邊緣，身形却借力倒縱了出去。

祖驚虹也向他連發了三枝唔器，却被他凌空一個翻滾避開，這一個翻滾，一口眞氣已盡，祖驚虹隨又三枝暗器射來，眼看白雲齋便要傷在這三枚暗器之下，那剎那，白雲齋手中五尺劍却刺進了一條橫樑內。

劍右是短上兩寸，絕對來不及刺進那條橫樑，白雲齋顯然心中有數，身子隨即往上弓起來，竄上了橫樑上，暗器自下射空。

祖驚虹算無遺策，却沒有將這枝特長的劍算在內 他沒有再發暗器，左手一捏劍訣，蓄勢待發。

白雲齋居高臨下，看得眞切，知道阿幻已無救了，雙眉一揚，脫口一聲：「阿幻——」

他的語聲神態都有些激動，忍者一般都很少動感情，尤其是臨敵之際，看來他與這個阿幻之間，只怕並不是同門的關係這麼簡單。

陷阱的地面也就在這一聲中掩上。

白雲齋雙目寒芒一閃，從橫樑上躍下，祖驚虹只是看着他，仍然沒有動作。

白雲齋劍從眉心挑起，面寒如水，冷冷道：「你就是景王。」

祖驚虹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却反問道：「你們不是中原武林中的人。高姓大名——」

「伊賀白雲齋。」

祖驚虹心頭一凜，他既然是少林弟子，對於這個白雲齋當然不會陌生。

「原來是白雲齋老前輩。」祖驚虹的語聲仍然保持平靜。

白雲齋微微一怔。「你也知道我？」

祖驚虹道：「老前輩這一次渡海到中原，莫非竟是應裕王府之請？」

白雲齋冷冷道：「現在就是沒有裕王爺的命令，也要取你的性命。」

祖驚虹捏着劍訣的食中二指按在劍脊上。「老前輩只要承認是裕王府的人已經可以了。」

白雲齋目光落在祖驚虹的劍上，更森寒，突然冷笑道：「你是少林弟子？」

祖驚虹道：「家師百忍——」

「百忍不是少林派這一代的掌門人？」白雲齋陰森森的笑了笑。「你原來並不是景王。」

祖驚虹道：「我們早就考慮到你們會折來這裏行刺王爺。」

白雲齋一聲：「好——只不知是那一個如此足智多謀？」

祖驚虹道：「那一個還不是一樣？」

白雲齋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你以爲憑你這幾下子就能够將我留下來？」

祖驚虹道：「我只知道盡力而爲。」

「不擇手段？」

祖驚虹點頭，白雲齋冷笑。「少林自誇爲名門正派，想不到也有不擇手段的弟子。」

祖驚虹道：「這是因爲你們的不擇手段。」

白雲齋沉默了下去，祖驚虹接道：「這也根本就不是一場公平的決鬥，正如兩位方才一齊向我出手，根本就沒有公平可言。」

白雲齋又一聲冷笑道：「小輩報上名來？」

「祖驚虹——」語聲一落，祖驚虹的劍急劃而出。

白雲齋已然在祖驚虹說話出口同時出手，五尺長劍一閃而至，當頭斬下，勢不可當。

祖驚虹長劍劃出，身形亦退，這一劍便變了迎向白雲齋長劍的尖端，那也是五尺長劍一斬之下最弱的一點。

「叮」的五尺長劍被震得往上盪起來，祖驚虹一劍立即搶進，白雲齋暴喝急退，連劈三劍，終於截斷了祖驚虹的攻勢，隨即反擊。

對於祖驚虹劍上的每一個變化，他竟似瞭然於胸，事實當年敗在無憂大師手下之後，他實在下了一番苦功，研究少林的各種武功，以備再履中原，一雪當年戰敗的恥辱。

也因此，先後已經有十多個少林派的高手倒在他劍下，只是他幹得很秘密，很乾淨，一直都不爲人知。

這一番研究下來，他才知道少林武功博大高深，三十六房之外又有七十二種絕技，任何一種俱足以消磨三五七載，一個人就是窮一生之力，也未必能够學得其中十種，而少林寺之內更就是臥虎藏龍，無憂之外，也不知還有多少具備同樣功力的高手，長老院裏頭的長老尤其不可思議。

白雲齋這才死了心，然而這一番研究下來，他懂得的也已經不少，所以才能輕易反擊。

祖驚虹再接三劍，知道白雲齋已清楚自己這一路劍法的變化，立時換過了另一種劍法。

到他換到第四種，白雲齋的長劍已不能够着着奪得先機，轉攻爲守，固守如金湯，一雙眼睛一眨也不一眨，盯穩了祖驚虹的劍。

祖驚虹與白雲齋目光接觸，知道白雲齋用心何在，劍勢又一變，飛靈巧幻，配合迅速的身形，遊竄在白雲齋四周，一劍緊按一劍攻向白雲齋，其間似乎並無連繫，但都是攻向必救之處。

白雲齋連接七劍，面露詫異之色，脫口道：「你這是什麼劍法？」

祖驚虹道：「要命的劍法。」劍刺眉心，一劍之中，竟然有七個變化。

白雲齋一劍橫抹，倒退一步，大笑道：「好聰明的小子！」

語聲未已，一陣婉轉的鳥啼聲突然傳來，白雲齋一聽這鳥啼聲，笑容一歛，殺機畢露，喝叱聲中，長劍疾轉，從十七個不同的角度，一口氣劈出了十七劍。

每一劍都發出激烈的破空聲，動魄驚心，祖驚虹沒有硬接，長身暴退。

白雲齋如影隨形，所過之處，方圓一丈的椅桌几盤無不碎裂。

祖驚虹讓到第十六劍，後背已撞上牆壁，也就貼着牆壁，一條壁虎也似升高了丈許，以反應的靈活，絕無疑問，在後退之時已將距離算準。

白雲齋的第十七劍剎那劈在牆壁上，劈出了一條大縫，穿透牆壁，那種威勢，實在嚇人。

祖驚虹的人同時離開牆壁，一劍當頭插下，他快，白雲齋可也不慢，劍及時回斬。雙劍交擊，火星迸射，祖驚虹被震得往上飛起來，白雲齋猛一聲暴喝，人劍冲天拔起，一劍凌空追斬祖驚虹。

祖驚虹的反應絕不在白雲齋之下，手一按承塵，身段已貼着承塵倒射了出去，白雲齋閃電也似的一劍剎那連破十二塊承塵，身形落下，暴喝聲中又再一劍刺出。

這一劍更加急勁，也正好刺向祖驚虹落下的方向，祖驚虹眼快手急，劍一沉，「錚」的一聲，將落的身形陀螺也似被震得疾旋了出去。

白雲齋一劍未絕，直插在柱上，一穿而過，他雙手一挺，劍立即抽出，柱子一陣顫動，塵灰亦震得簌簌洒下。

劍隨即連劈九下，劈飛了祖驚虹二十七枚暗器，人劍一股狂風也似，再捲向祖驚虹。

祖驚虹不敢硬接，脚步跳躍，白雲齋狂刺七劍，竟然都刺不着。

「好！這是蓮花步？」白雲齋說話同時五尺長劍高舉過頂。

祖驚虹一聲「正是」，脚踏蓮花，欺向白雲齋。

白雲齋目不轉睛，長劍環身十六刺，勁風呼嘯，動魄驚心。

祖驚虹不能接近，但白雲齋劍一停，他還是欺了過去。

白雲齋第十七劍刺出，祖驚虹斜接一劍，突起右脚，橫踢向白雲齋持劍雙腕。

「觀音足！」白雲齋驚歎聲中身形倒瀉出丈外。

祖驚虹右脚一收，身形一轉，左掌往劍柄一推，人劍追射白雲齋。

「燃燈式！」白雲齋又一聲驚歎，一退再退，連退兩丈才避開這一劍，突然道：「少林七十二種絕技，你懂得多少？」

祖鶖虹道：「三十六種。」
白雲齋驚歎道：「少林七十二種絕技每一種都不比尋常，能夠學得其中十種的，全寺之中據說不足十人……」
祖鶖虹道：「這是以前的事。」
「以前？」白雲齋詫異的道：「莫非你們已經找到了什麼速成的方法？」
祖鶖虹道：「我若是老前輩，就不會問這樣的話。」
白雲齋冷然一笑。「你若是眞正的少林弟子也不會告訴我事實。」
祖鶖虹沒有再說話，左掌仍壓在劍柄上，一推，又是一招「燃燈式」，飛刺向白雲齋。
「破！」白雲齋暴喝振劍，七劍刺向同一點。
這七劍一劍比一劍凌厲，到了第七劍，更就是雷霆萬鈞，開碑裂石之勢，祖鶖虹「燃燈式」終於被擊破，白雲齋引劍方待追擊，鳥鳴聲又傳來，而且比前一次急激得多。
白雲齋一頓一歎，咬牙切齒的道：「姓祖的，這顆人頭暫留在你頸上，總有一天我會來拿去。」
語聲一落，長身暴退，祖鶖虹仗劍緊追在後面。
白雲齋才出大堂，兩個侍衛便從走廊撲出，左右向他撲擊，祖鶖虹一眼瞥見，急喝一聲：「退下！」
白雲齋的劍在喝聲中劈出，左一劍，右一劍，那兩個侍衛連他的一劍也接不住，在劍光一閃同時，慘叫倒下。
祖鶖虹一劍迅速擊來，那兩個侍衛的屍體却已被白雲齋挑飛，疾向他撞至。
白雲齋沒有乘機出劍，縱身向院子撲落，圍攻紅葉的八個侍衛已倒下了三個，其他五個有兩個已受傷，仍然奮勇向紅葉撲擊。
他們的武功雖然遠比不上紅葉，却熟練陣法，開始是八卦，倒下了一個立即轉爲七星，再變爲六合，現在則是五行。
紅葉殺那三個侍衛着實花了不少心思氣力。
白雲齋沒有闖陣，在陣外撲落，一聲大喝，五尺劍雷霆萬鈞，一劍橫斬。
首當其衝的兩個侍然急忙讓開，正要將白雲齋也圈入陣中，白雲齋又一劍斬來，將這個五行陣硬硬斬開了一個缺口。
紅葉從缺口中一閃而出，與白雲齋雙雙拔起身子，掠上了滴水飛簷，藉繩鈎帮助，往原路掠回。
五個侍衛正要追出去，那邊祖鶖虹已喝止。「窮寇莫追！」
他也只是按劍立在堂前，那五個侍衛當然明白他其實是在說其中可能有詐，保護皇上要緊，所以都沒有動。
兩條人影也就在這時候如飛掠進來，正是金虎、方浪二人。
金虎劈頭第一句就問：「人呢？在那兒？」
祖鶖虹手一指：「往那裏逃去了。」
金虎道：「你怎麼呆在這裏不追？」
祖鶖虹道：「在進來之前，他們必然已安排了退路，而且，這說不定是一個陷阱，若是追出去，再有人闖進來，留下來的人只怕抵擋不住。」
方浪點頭道：「來的是什麼人？」
祖鶖虹道：「東瀛的忍者，其中一個，是伊賀派的白雲齋。」
「是那個老匹夫？」金虎回向方浪。「你小子雖然聰明，還是猜錯了。」
方浪一皺眉，道：「這件事倒是奇怪得很。」
祖鶖虹詫異問道：「你們方才已經與他們見過面了？」
金虎道：「那個老匹夫與六個忍者一齊來襲擊我們，被我們殺了兩個，想不到竟然逃到這裏來。」
方浪接問：「南宮絕的人難道一個也沒有現身？」
祖鶖虹道：「只來三個東瀛忍者。」
方浪沉吟道：「還有兩個必然是在附近接應，奇怪，南宮絕的人怎麼不來？」
祖鶖虹點頭道：「若是由我來調動，就會派南宮絕的人去截擊你們，由白雲齋七個襲擊王府。」
方浪道：「我也是這樣說，由白雲齋他們襲擊王府，應該比南宮絕他們更爲成功。」
「退一步，他們去襲擊你們，南宮絕的人便應該襲擊王府才是。」祖鶖虹嘟喃道：「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事情比這一件事更重要。」
方浪雙手一攤。「南宮絕的人却是一個也不見。」
祖鶖虹目光一閃，道：「惟一的解釋就是他們雖然都是裕王爺的人，兩者之間並沒有任何聯繫。」
「怎會這樣？」方浪懷疑的望着祖鶖虹。
祖鶖虹接道：「在此之前，我們並沒有白雲齋他們的任何消息，而裕王爺亦一直都沒有用他們，否則，之前的一次襲擊，裕王爺已經成功。」
方浪道：「當時我們都不在，憑你一個人，的確是很難應付他們的襲擊。」
祖鶖虹道：「當時裕王爺已經完全肯定襲擊的目標，若是有那七個人，絕對沒有理由不加以利用，可見得他們加入裕王府，還是這一天半天的事情。」
「難道他們這一次出動，竟然是裕王爺要一試他們的本領？」
「不無可能。」祖鶖虹接道：「徐大人也說過，我們這一次的行動，不難瞧出這是一個陷阱，裕王爺在未能確定之前，應該不會全力出擊，但正好藉此一試白雲齋他們的實力。」
方浪道：「不管怎樣，南宮絕似乎都應該同時出動，伺機行事。」
祖鶖虹沉吟不語，方浪又道：「在我們那邊，南宮絕若是率領屬下配合出手，只怕我們能夠剩下來的沒有幾多個，相反，南宮絕的人同時向這裏襲擊，白雲齋的人發覺是陷阱，折回來相助，後果也一樣不堪設想。」
祖鶖虹喃喃道：「除非南宮絕只是在一旁瞧熱鬧，根本就不想與他們合作。」
方浪擊掌道：「就是這樣，之外沒有第二個可能的了。」
金虎搖頭道：「你們到底在胡說什麼，大家都是裕王的人，怎會這樣……」
祖鶖虹道：「白雲齋等人的出現，是必威脅到南宮絕的地位，那也許裕王爺已經有妥善的安排，但站在南宮絕的立場，的確寧可先削弱對方的勢力，以免自己的一方太吃虧。」
方浪連連點頭。「七個伊賀忍者給我們殺掉兩個，他們兩者之間的實力距離應該拉近了很多。」
祖鶖虹道：「白雲齋那邊只剩下四個了。」
方浪「哦」的一聲，接問：「你們也殺掉了一個？」
祖鶖虹道：「那是一個老婦人，白雲齋叫她做阿幻。」
金虎大笑道：「這個賊婆子能夠一個化成七個，老子方才給她弄得昏頭昏腦，險些給她弄翻，現在你們將她弄翻了，倒是大快老子的心，來，我們進去喝一杯來慶祝一下。」
也不等祖鶖虹答話，一頭便往堂內衝進去，方浪跟上，一面道：「下一次，南宮絕應該出手的了。」
祖鶖虹點頭。「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多謝南宮絕，多謝他袖手旁觀。」
方浪大笑，可是到他進入堂內，看見白雲齋長劍五尺留下來的痕跡，便再也笑不了出來。
「好厲害的老匹夫。」金虎看在眼內，亦不由驚歎失聲。

× × ×

南宮絕這時候正在笑，笑得更開心，他雖然沒有跟進去，也沒有留在附近，可是他的消息却那麼的靈通。
「徐階果然是一條老狐狸。」南宮絕笑着道：「以白雲齋一夥的武功，進去也是得不到一點兒好處，反而又折了一個阿幻婆，可見非獨早有準備，設置了陷阱，而且是非常厲害的陷阱。」
侍候在他左右的一個心腹殺手奉承道：「公子果然神機妙算，否則我們闖進去跟他們爭功，吃虧的只怕就是我們。」
南宮絕道：「但可以肯定，有我們相助，這件事就是不成功，他們怎也不會這樣狼狽，若是大家能夠衷誠合作，今天這件事即使還未能夠完全解決，也應該解決得七七八八的了。」
那個殺手囁嚅着。「王爺若是知道，說不定……」
南宮絕搖搖頭：「白雲齋他們絕不會將這件事的失敗歸咎於我們的袖手旁觀，那樣說，無疑是承認他們能力不足，而王爺不會考慮到這許多，除非歐陽易跟他說，歐陽易却是絕不會說的。」
那個殺手點頭道：「歐陽先生站在我們這一邊，當然只會帮着我們說話。」
南宮絕沉吟着道：「不過無論如何，由現在開始，我們必須加倍小心，那些倭奴心胸狹窄，口裏雖然不說，心中必然已恨上我們，只要有機會，一定會對我們採取報復行動。」一頓笑接道：「這當然，他們的報復，應該在事情了結或者在接近了結的時候，但一件事能夠防患於未然，到時候就不會因爲突發而措手不及。」
那個殺手道：「那屬下傳公子的話，叫所有的兄弟留意那些倭奴的行動。」
南宮絕點頭接道：「王爺面前有歐陽易替我們着意，那些倭奴相信也玩不出什麼花樣來。」
「那我們下一步的行動又當如何？」
「我怎會知道？」南宮絕笑笑。
那個殺手恍然道：「我們等候王爺的指示？」
南宮絕微一頷首，又笑笑。「我現在只是想看看白雲齋如何向王爺覆命，那種表情一定很有趣。」
「那公子要動身了。」
「我只是想而已。」南宮絕搖頭：「即使趕回去也未必會看得到。」
「何以見得？」
南宮絕反問：「你若是白雲齋，會選擇什麼時候在王爺的面前出現？」
那個殺手失笑道：「當然是沒有旁人在王爺左右的時候。」
南宮絕大笑。

× × ×

白雲齋四人在裕王面前出現的時候，裕王的左右並不是沒有人，只是那個人存在與否，他們都不在乎，那個人的存在對他們也沒有任何影响。
那個人是太監總管馬永，是將白雲齋他們引薦給裕王的人。
看見他們只得四個人回來，而且兩手空空，馬永混身不自在，半掩嘴巴，不住乾咳。
碧翁朱絹拜伏在地上，紅葉垂下頭，只有白雲齋端坐在地上，正視裕王，滿佈皺紋的臉龐既沒有露出不安的表情，也沒有任何變化。
他的語聲與神態一樣冷靜，將事情細說了一遍，果如南宮絕的推測，並沒有片言隻字提及南宮絕等人，說他們如何兩次都袖手旁觀，也沒有貶低自己，只是誇耀陷阱的惡毒，埋伏的厲害。
裕王聽得很用心，聽罷忽然歎了一口氣，一聲：「可惜。」
馬永一些詫異的望着裕王，裕王彷彿沒有在意，喃喃地接道：「上路的絕無疑問已經是吾弟的大部份實力，我們若是全力攻擊，一舉將之殲滅，以後的事情便簡單得很。」
馬永更顯得詫異，似乎想不到以裕王的愚蠢，竟能夠說出這種話來。
裕王隨即目注馬永。「以公公看，本王屬下南宮絕是不是一個那麼愚蠢的人，竟然不懂得掌握住那個機會，配合伊賀派七個高手的行動？」
馬永乾咳一聲道：「奴才不敢說。」
裕王道：「本王叫你說，不妨說。」
馬永終於說道：「南宮絕是一個聰明人。」
裕王點頭道：「他是的，公公可知道，他何以變得那麼愚蠢？」
馬永歎息道：「相信是担心伊賀派高手影响他的地位。」
裕王道：「我們應該考慮到可能會有這種結果，可是我們都沒有盡力去阻止這種結果的出現。」
馬永垂下頭，裕王接問道：「除了助伊賀派的高手一臂之力，公公以爲，南宮絕有沒有其他事可以做？」
馬永道：「奴才以爲他可以乘那個機會全力襲擊景王爺的府邸，以他的力量，景王爺府邸中即使有陷阱，也應該可以應

武林軼事

陸阿采的拳風

麥海雲

黃飛鴻的父親黃麒英，非常勇猛，他的武功係陸阿采傳下來的，至於陸阿采，在當時洪門子弟當中係非常傑出的一個，多次勇挫滿州的敎頭，其中有一次比武，陸阿采有胆跟身高六尺五寸的巨無霸，叫做千斤劈的滿州敎頭作戰，而且打贏，認眞出色。

當時滿州佬多數姓滿，由於提督叫做滿榮，他們往往多加一個字，叫做滿春榮或者滿堂榮之類，我所說的千斤劈這個滿州敎頭就叫做滿大榮，頭大如斗，雙臂如鐵，曾經當衆表演過一項武功，認爲天下之間無人可以做得到，他把四條粗大的木柱用蔴繩綁起，分別承放在兩個木甕之上，中間露空，他舉起右臂，運足氣力，硬橋硬馬，大喝一聲，一個橋手劈落，四條木柱之上，齊聲折斷，當時估計他這一個大劈手有千斤之重，此後他就多了一個綽號叫做千斤劈。

根本上滿大榮當時係滿州最有威望的敎頭，所有滿州裏面的軍中敎練，都係他的徒弟，當然沒有滿州人向他挑戰，至於廣府佬方面，又因言語不通，兼且怕了滿州佬，更加沒有人向他挑戰，久而久之，他就更加自傲，豪氣迫人，很想找一個廣州拳師動武，顯顯自己的威風。

不知如何，他打聽到陸阿采的大名，派人登門講述，話到明係他向對方挑戰，贏輸不拘，志在研究武藝。

這樣子的一場比武，當然是陸阿采吃虧的，如果陸阿采打輸了，那一個拳館就有可能解散，反過來說，如果陸阿采贏，恐怕大難臨頭，由於對方門徒極衆，且又係滿州之寶，輸了就覺得面目無光，可能引起徒弟怒火攻心，集結數十人，携帶刀槍棍棒上門尋仇，甚至夜間縱火，總之，這種比武係武林中的大忌，輸贏都係吃虧，因此之故，陸阿采本來就不想接戰，後來他轉念一想，滿州人太過囂張，尤其是滿大榮，目中無人，恃着手上有幾斤蠻力，就目空一切，自稱天下無敵，應該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一來令到廣東弟子的心情興奮，覺得功夫確係勝過滿州佬的拳腳。二來可以折服滿州人的豪氣，不至於動不動就打起來，主意打定了，他就毅然點頭答應，對來人說：「我知道了，一定準時到觀音山脚會戰。」

既然他一口答應，當然在後日的中午過後，帶了幾名徒弟就到觀音山下一個茶亭之內跟滿大榮碰頭。

陸阿采此行早已拚着一條性命不要，他可能給對方一掌劈死，他還叫徒弟準備他日常所穿的衣裳，另有多少銀兩，萬一他錯手殺了滿大榮，即時逃出廣州，那幾個徒弟都係武功超卓的，隨時可以擋住追兵，陸阿采這一次會戰係抱着玉碎珠沉的心理赴約。

另一方面，他不知道對方施展的招式是怎樣子的，聽說滿州佬多數係用拳脚加上蒙古摔角混合而成的，如果給對方纏着打鬥，凶多吉少，故此他還沒有正式跟對方碰頭發招之前，先就有了心理上的準備，打算落場交手，便即展開狂風暴雨的攻勢，用蝴蝶穿花這一招出擊。

滿大榮不知道陸阿采的厲害，看見他不過中等身材，體重只係百六磅左右，自己有二百磅重，身高臂長，發拳虎虎有威，當然不會把陸阿采看在眼內，看見陸阿采赴約，反而笑臉相迎，拱手爲禮，跟住兩人就距離八尺之外站定，因爲他是主，陸阿采是客，故此由陸阿采先行發招。

當時他由於輕視陸阿采的緣故，只係隨意擺出一個招式來，雙脚很悠閒的站着，左右兩手一長一短，右手稍爲長些，這一招含有輕敵的意味，他叫陸阿采出擊，陸阿采應聲說了一句：「滿師傅看招！」

講完這句話，人到拳到，突然標馬上前，用左拳向對方左邊當胸打出。

陸阿采最擅長這一類的拳法，看來好像實招，亦可以變成虛招，最巧妙的就是拳出之際，脚步突然發生變化，整個人偏向對方的左邊，故此，他只要纏住對方左手發招出擊，已經够了，不必理會對方的右臂。

這是洪拳相當深奧的地方，滿大榮從沒有學過這種功夫，突然碰着他向左邊出擊，毫不在乎，只用右手向對方胸部打出，以爲一招打贏，事實上他的手長過陸阿采，如果兩隻手一齊打出，他的拳先行擊中陸阿采的胸部，當然陸阿采打輸，不過，陸阿采有胆出擊，亦非弱者，他看見對方絕不採取守勢，實行硬碰硬，即刻化攻爲守，打出去的一拳只係打了一半，立即纏住對方的左手，向上托起，跟住進馬，整個身體偏向對方左邊靠後之處，右掌快如閃電，向對方左邊肋骨出擊，照他想，滿大榮必然將身體偏右，而且左手極有可能打出落空之後立刻收回，改用右手出擊，或者變成交加手的模樣，半攻半守，故此他必須盡快爭取勝利，左手兜了一個圈打出，右掌跟住左手再兜另外一個圈，又再打出右掌，所打出的右掌，愈打愈近，愈打愈短，對方確係防不勝防，而且兜了幾個圈子之後，陸阿采果然兜着對方的左手，壓住了他，那一個右掌就勢打下，拍的一聲打中滿大榮左邊肋骨的氣門，受擊的滿州佬登時成個呆了一呆，很遲然後能够開口。

他心知肚明，如果陸阿采用全力出擊，一掌可以把他的肋骨打碎，對方沒有用毒招進攻，他亦心服，拱了拱手，說：「到此爲止，我們這一場會戰結束了，佩服佩服！」

講完這句話，他就轉身，大踏步走回去，表示他沒有受傷，陸阿采當然不會追擊。

經此一戰，陸阿采的名氣更响，不必細表。

付得來。」

裕王又問道：「何以他不這樣做？」

馬永道：「那是因爲他考慮到伊賀派的人爲了挽回面子，必定會反襲景王爺的府邸，正好借助府邸中的陷阱再削弱伊賀派的實力。」

裕王撫掌道：「公公明察秋毫，難得難得。」

馬永歎息道：「可惜奴才不能够洞見癥結，阻止這種事發生。」

裕王笑了一笑。「公公在說本王的不是？」

「奴才不敢——」馬永拜伏，這片刻他的驚訝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

在他的心目中，與別人一樣，一向以爲裕王是一個庸才，但現在看下來，裕王的智慧非獨不比他爲差，而且顯然在他之上。

白雲齋聽到這裏，面容亦起了變化，突然伏拜，道：「屬下知罪！」

裕王一揚眉。「你何罪之有？」

白雲齋道：「若非屬下倨傲不遜，引起南宮公子的不滿，事情也不會落至這個地步，這一次，壞了王爺的大事……」

裕王揮手打斷了白雲齋的話，道：「其實你們都沒有錯，錯的是本王。」

馬永道：「王爺何出此言？」

裕王道：「本王一錯在猶疑不決，若當機立斷，吩咐不管上路的是什麼人，全力撲殺，根本就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馬永沉默了下去，裕王目光落在白雲齋面上，又道：「二錯是本王雖然看出你們之間的敵意，自信對你們已經作好了安排，未加制止，以致南宮絕按兵不動。」

白雲齋方待說什麼，裕王已接上說話。「對於阿幻、左源太、風天坊的不幸，本王甚感不安，日後，本王一定會補償你們的損失，只望掌門人以及在座幾位莫要因此而懷恨，與本王以及本王所屬發生磨擦。」

白雲齋四人不由齊應一聲：「王爺言重了。」

白雲齋接道：「也請王爺放心，白雲齋以下誓死效忠，以報王爺知遇之恩。」

「好——」裕王一擺手，隨又道：「其實，本王最初的意思，只是要幾位弄清楚上路的是何許人，以便採取下一步的行動。」

白雲齋疑惑的望着裕王，馬永道：「王爺以爲你們一發現是陷阱就會撤退。」

裕王點頭，補充道：「當然，南宮絕若是配合出擊，則不妨聯手將之擊殺。」

馬永接道：「王爺的意思是，你們當時不應恃勇戀戰，招致不必要的傷亡。」

白雲齋拜伏道：「王爺教訓得是。」

「你們當時的心情本王也很明白，這也不是你們做的最壞的一件事，」裕王一頓接道：「你們最壞的還是跑去吾弟府邸，在不見南宮絕的人採取行動的情形仍然要闖進去，以致阿幻婆中伏身亡。」

白雲齋沉聲道：「我們只是……」

「只是希望能够將吾弟解決，或者砍倒幾個較重要的人，不致空手而回，面上無光。」

白雲齋只有點頭，裕王隨又道：「這站在你們的立場，無可厚非，但是以整個大局來衡量，却是一種既不智，又魯莽的舉動，捨本逐末，輕重倒置。」一頓一嘆。「本王不希望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馬永接口道：「王爺的意思是，你們應該以大局爲重，抛開私人的成敗得失恩怨。」

白雲齋完全明白，拜伏道：「屬下担保以後不會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裕王放柔了聲音，道：「本王即位之後，你們伊賀一派便是中原武林之首，又何必計較目前的得失成敗。」

白雲齋目光一閃，與其他三人再拜伏稱是。

裕王接又道：「本王也不希望下屬勾心鬥角，各行其是，互不爲謀。」

白雲齋道：「這還請王爺跟南宮絕他們說一說。」

裕王頷首道：「本王會跟他們說的了。」嘟喃着又道：「這個人心胸狹隘，不知輕重，又無容人之量，難許大任，本王發覺得也總算還不太遲。」

白雲齋四人聽說，眼瞳都不由露出了得意之色。

裕王隨即揮一揮手。「你們可以退下了。」

白雲齋四人應聲退下，馬永旁邊挪動身子，也得退下去，裕王却將他叫住。「公公請再留片刻。」

馬永忙道：「未知王爺有何吩咐？」

裕王目光落在馬永的面上。「公公是否覺得很奇怪？」

馬永苦笑。「王爺大智若愚，奴才自愧不如。」

裕王微笑。「本王一直以爲一個人裝作什麼也不懂，知道的事情反而會更多，誰也不會去提防一個笨蛋的，是不是。」

馬亘由心中寒出來，叩首道：「奴才誓死效忠王爺，請王爺放心。」

裕王道：「本王也請公公放心，治理偌大一個國家，需要各種不同學識技能的人，公公是本王所需求的人。」

馬永道：「奴才一直以來確實做過了一些……」

裕王揮手道：「公公若沒有特長之處，也不會有今天的地位。」

馬永不敢再作聲，也不敢再望裕王。

裕王輕歎一聲，算：「徐階也是一個人才，難怪當年嚴嵩雖然權傾天下，他也始終站得穩穩，非獨沒有給擠跌，而且扶搖直上。」

馬永低聲道：「他現在可是帮着景王爺與我們作對。」

「現在是的——」裕王微笑。

馬永詫異的望着裕王，忽然道：「王爺是說他到頭來還是會倒向我們這邊？」

裕王淡然應道：「也許——」

馬永道：「奴才不明白……」

裕王道：「本王以爲你應該看出他並不是一個勇士，只是一個政客。」

「政客？」馬永下面的話未接上，裕王已問道：「你知道什麼是政客？」

馬永道：「王爺請說。」

裕王道：「政客也就是那種天生要做官的人，他們不做官就不舒服，做起官來也總比其他的人出息，不在乎利益，只要有官做就成。」

（未完）

大俠傳奇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恨秋和唐三千奉了唐甜之命，追踪一名商人，追了很久，結果，被那商人溜入一間雨傘店脫開了。兩人一急之下，便在街上到處尋找，但無所見，他們在一座大宅前歇息時，驀見一名相士經過，唐三千懷疑是那商人所化裝，正想繼續跟踪時，宅門突然打開，唐甜現身門內，唐三千即將那商人脫梢的情形向唐甜報告，唐甜則聲言那商人現已易容為樵夫，叫他們快回酒樓去。他們經過街角的牌坊下，在一個攤檔前裝作選購東西，那小販便向他們兜售貨物。當時唐甜也站在一旁，看來好像也在想選購東西，但實際上她是傾耳聆聽他人說話……

鼓舌播謊言　致力造紛爭

文士與老僧

「……以你這等身手，到『龍王廟』來，不出十年，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何樂而不為哉？小兄弟，你多周慮周慮。」

那胖子笑瞇瞇的說，這是誘之以利。

「不。」

胖子說：「小兄弟，憑你這身絕活兒，大江南北走遍了，能動你寒毛者，確沒有幾人，跟在人神共憤的老歐陽做跟班，正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沒的辱沒了自己一生前程……人望高處，水望低流，你學了歐陽老怪的武功，再來學老夫的，老夫也沒皺一皺眉頭，刀尖能兩面利的，那有光磨一面的道理？」這是勸之以理。

少年搖首。

胖子道：「我跟你，不知怎的，也許是投緣罷……一直不想出手傷害你，想保存你，栽培你，讓日後你在江湖上，大放異彩……這也許是因為我們出身太相近之故罷！我從前也是一個孤苦零仃的倔強少年……」這是動之以情。

少年連頭都不搖了。

胖子道：「如果你真的不識抬擧，真箇動起手……你知道，我手下從沒有人走得過十招，『十方龍王』也對我服服貼貼，就算你師父和公子襄來，只怕也要敬我五分……你小子雖是耍得，但撞在我手裏，一旦動上了手，你有手有足的，恐怕就要變成半殘不廢了，那時多不好啊……其實你又何苦來哉？寧折不彎是有種，但拗不過時崩斷了，哭爹哭娘可來不及了。」

這是威嚇了。

少年冷笑。

胖子可謂把好話歹話說盡，最後將臉色一沉，唐甜等都以為他要發作，只聽他道：「拿下！」

就在這時，攤子的老闆、老闆娘、哭叫的小孩、沒法子的姐姐、擰丈夫耳朵的老婆、被老婆擰的丈夫、六個人，驟然出手！

老闆的紅狐皮，突然噴出一陣白霧，

罩向唐甜！

老闆娘手中的針綫盒，忽然射出三道白光，飛打蕭七之臉門！

那黃臉婆的手，不擰丈夫的耳朵了，她十指又尖又利，飛插容肇祖的後頸！

那被擰耳朵擰得一直「雪雪」呼痛的丈夫，也不撫耳大叫了，反而一低頭，撞向方覺閒後脊！

同時間，那小孩、那小姑娘自袖中抽出利刃，已抵在鐵恨秋、唐三千二人的後心、背門上！

×　×　×

任何人——就算是老手，殺人之前總會先露出一下「凶相」，就算沒有凶相，至少也會有一些特別的表情，諸如不懷好意的笑容、臉色鐵青、目露凶光之類，這一類「殺人的預兆」，若使人感覺得出來，而發生顫慄、提防，就叫做「殺氣」。

一個一流的殺手，可能因為他殺人太多之故，故往往使得他全身佈滿了「殺氣」——這「殺氣」之濃之烈，足可令被殺者因畏懼而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但一個一流的殺手，更擅于將自己的「殺氣」隱藏起來，更教人防不勝防，只有到最後一剎那才現露出來，懾敵之心，再一擧而殺之。

無疑這幾人都是一流一的殺手——他們在行凶的剎那間，才現出了「殺氣」。

却就在這剎那之間，唐甜雖全神傾注在聽胖子和少年的對話，但這電光火石間的前一瞬，她已感覺到了。

她立刻翻了出去。

唐家的一門暗器，也應手而出。

那白霧罩不中她——她翻出去時早已閉住了呼吸。

那枚唐門的暗器同樣也打不中那「老闆」。

但那暗器依然生了效——止了那「老闆」的追擊。

唐甜避過這一擊，臉都白了。

那胖子要的是他們的命，早已佈下了天羅地網——他根本不要他們活口，只要留下兩個（唐三千和鐵恨秋），他認為較楞頭楞腦的傢伙，他就可以追問出他們跟踪他的原因。

所以一出手，就是殺手！

當街殺人，這胖子宛若平常！

×　×　×

那老闆娘花粉盒裏的毒針，給叮上一口，就等於給七十隻瘋狗同時咬到一般，蕭七跟唐甜幾乎同時感覺到被攻擊，雖然那剎間他們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攻擊他們——如果等到知道的時候再避，已經不能避了。

蕭七沒有避，他手裏正拿着一張狠皮——他本來佯作問這張狠皮的價錢的。

他拿着狠皮，向那老闆娘盒上一罩，在這同一時間，容肇祖的雙綫鎚鼓，也格住了那女人的十隻尖指。

「砰」，一個人倒在街上。

那倒地的人是那男人。

那用頭撞去方覺閒的男人。

×　×　×

這時候，安詳熱鬧的大街變作一團混亂。大街上都是奔走、呼叫、走避的人們。「殺人哪！」「救命啊！」「天呀！「

那白霧罩不中唐甜，但靠邊的行人卻遭了殃，射向蕭七的銀針，也有一根射偏了，一人枉送了性命，街上亂作一團，行人走避不迭。

那少年忽臉有怒色，飛竄過去，搶救那些沾着白霧的行人；那胖子對唐甜等能不死稍有些錯愕，但他的眼神却只有落在一個人身上。

——那輕描淡寫，看來一切與他無關，背上一柄黑劍，腰間懸一把白劍的青年人。

方覺閒。

×　×　×

胖子忽然跨前一步，問：「閣下是蕭開雁蕭二俠的什麼人？」

方覺閒道：「非親非故，僅『景仰』二字而已。」

胖子圓嘟嘟的臉上依然笑態可掬，却原來眉目口鼻之間，顯然十分清俊：「趙師容趙大姐，跟閣下怎麼稱呼？」

方覺閒慢慢地，像看一本書的最重要一章句地，望了胖子一眼，道：「趙姊教過我『生展梅』。」

混亂中，幾對人一齊動手，閃電驚虹間，方覺閒對偷襲自己的人出了手，胖子不但能看清自己的劍路，而且還道出了自己的師承。

胖子嘻嘻地笑道：「了不起，英雄出少年。」

回頭向唐甜罵道：「老夫向來不喜歡給人跟踪，妳這丫頭，跟我已不少路程，確有一番身手，老夫冲着這位哥兒面上，今後妳們離我遠遠地，別再讓我給瞧着就好！」

說着一揮手，那「姊弟」兩人，立時收起了尖刃，唐三千、鐵恨秋二人才倖免於難。

胖子對他的那個部下之死，宛若沒事一樣，唐甜却道：「晚輩是唐家的人，跟踪龍王，不是為別的，是為了要走報給龍王一個消息，而這件事更天底下一等一的大英雄、真好漢不能担扛得起！」

「天底下一等一的大英雄、真好漢！」那胖子瞇起了笑眼：「你奶奶的！妳這小姑娘忒真會說話，只是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

這時街上正紊亂成一片，捕快不久就會到來，那少年發覺中「白霧」的人都已無救，憤怒地站了起來，胖子笑嘻嘻地道：「我們都有話要說，這兒他奶奶的吵得很，咱們到城外聊聊可好？」

那少年怒道：「這幾條性命！」

胖子毫不在乎地道：「這幾條性命算什麼？貴派殺人，比起這來，可是『九牛一毛』了！」

少年道：「『血河派』殺的人是該死的人，而且都是雙手沾血的武林人物……但這倒下的人，都是無辜良民！」

胖子道：「咱們不要在這裏辯這個無聊的事兒，捕頭來了，總是不好，來來來，咱們出去再說。」

少年終於道：「好。」語音斬釘截鐵，又加了一句：「到時候你給我個交待！」

唐甜不禁留心望去，只見這少年不過十五、六歲，但雙目間有一種出奇的感情，而整個人看過去，讓人有一種孤寞之感

，彷彿一座雕像，冷寂的留在冷暖人間。

那胖子依然笑道：「那當然。那當然。」一面向方覺閒道：「有勞二位走一趟。」他顯然是十分重視方覺閒和那少年兩人的。

蕭七沉下了臉。他一向不喜歡被人忽視。

唐甜却甜笑。大魚是不吃餌的。一定要退而結網，結一張很大很大的網，然後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在很深很深的海上，撒下網去，那時釣到的，可不止是一條魚，而是一頭龍王！

× × ×

城外「龍王廟」前面，也有幾個攤子，這兒巳經出城，趕路的人通常都會在這裏歇一歇，吃點東西，塡飽了肚皮，才去趕長長的風沙路的。

這時巳午後，只有少數七八個行人，趁蔭歇個脚，然後才趕路或進城去做買賣，在這兒打個盹，養養神。

唐甜放眼望去，只見苦行僧、文士、商賈、書生、衙役、農夫都有。那胖子就帶他們走到這兒，停了下來，「龍王廟」巳十分破舊，大多數的行人，都在廟前停下來吃飽了就走，只有少數虔誠的，才會到廟裏上香求路上平安，放點香火錢。

胖子一到，那廟祝就趕忙出來「迎接」。那迎接的手勢既不是合十，也不是抱拳，而是中指屈向掌心，四指豎直，而那廟祝見到胖子的神態，恭謹得就像看到神龕上拜祭的龍王菩薩親自走下凡來一般。

胖子却很隨和，不進廟裏。「我進廟的話，恐怕諸位就疑心老夫有佈置了。」說着就在殘破的台階上大大方方的坐下來，同時要大家也坐。

那在街市上露了一手的「老闆娘」、「老婆」、「姐姐」、「弟弟」，以及一直沒有出手，沉默不响的紋臉老太婆，也跟隨了過來。加上唐甜、蕭七、方覺閒、容肇祖、唐三千、鐵恨秋，以及那少年，這一行十四人，倒像結伴而行的一夥人，浩浩蕩蕩的來到，使得打尖的路人和買賣的攤販，都往這邊兒看。

那胖子却一點也不在意。

「我底用意很簡單，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胖子笑眯眯的說：「你們幾人，身手都不錯，到我這裏來，不出五年，『十方霸主』的名頭，就連夜趕路都趕不上。」他這話是對唐甜、蕭七、唐三千、容肇祖等人說的，然後他對那少年和方覺閒就更客氣了。

「至於你們兩位，在我麾下，才是將在君用：」他說這種話居然一點也不會覺得不好意思。

「不過你們可以多多考慮一下，我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性，凡是一等一的人才，如果不在吾彀中，我就覺得很不舒服，不惜千方百計要爭取到，如果仍是教我失望……」胖子的眼睛眯成一條縫，道：「我只好將之殺了，免得留給他人所用。」

這人說話就好像天下人的生死全是他一手掌握似的，鐵恨秋最看不順眼，「蓬」地一拳打在石階上，竟打崩一角石灰。

「你是那座山上的那根葱？我們幹什麼要聽你的話？你憑什麼說要殺就殺？」

他說話如雷鳴，廟前歇脚的人，莫不被他吃了一驚，胖子說話，一直很溫文，很細聲，直至這鐵塔般的大漢喝了這一聲，衆人中有些見勢頭不對，可能有架要打，怕被牽累，便悄悄拎了行李溜了。剩下幾個有胆色也有兩下子的人，正要上前來圍觀，仍然端坐不動的，若無其事的，只有兩人。

這兩人互相對視一眼。

一個道：「很像。」

另一個笑道：「像極了。」

——像誰？

——誰像？

× × ×

那胖子仍是笑眯眯地，並沒有生氣，唐甜却慌忙接了鐵恨秋的話頭去：「他可以。」

鐵恨秋閉上嘴巴，瞪大了眼睛，怒目凸視唐甜，好像不敢相信，唐甜竟說出這等話來。

唐甜甜甜一笑道：「因爲他就是『九臉龍王』。」

圍觀的人，一下子走光了。

他們不是靜悄悄溜走的，而是跪下來，一邊叩頭，一邊退走。

他們不敢說走就走。

——只要「九臉龍王」沒揪起他們，他們就感激不盡，回家去戒齋拜神一個月了。

「九臉龍王」沒有去抓他們；他依舊笑眯眯，他連頭都沒有回，却笑道：「女娃子有眼光！」忽將臉一沉，問：「那兩人是誰？」

那廟祝早已垂手恭立在他身旁，被他這一問，更把脖子藏到衣領裏似的，顫聲道：「屬下探聽過了，無法試探出來。」

「九臉龍王」回首盯了那「廟祝」一眼，他沒說什麼；可是他知道連「順風千里」胡行雄的「千里眼、順風耳」都打聽不出來又請不走的人物，自是非同小可。

——這小小一座古城，這小小一座分舵，怎麼今天到了這麼多的能人？

這令「九臉龍王」也有些暗自警惕起來。

× × ×

那兩個人，仍在一石上呷茶，神態十分清閒。

一個上了年紀的文士。

一個老和尚。

× × ×

鐵恨秋凸着兩顆眼珠子，瞪住那個臉上有十六、七個饅頭那麼大而鬆軟臉孔的胖子。

——自「權力帮」、「朱大天王」墜後，與「血河派」並峙崛起黑白二道，聞名喪胆，神出鬼沒，莫測高深的「九臉龍王」：慕容不是！

× × ×

九臉龍王

「九臉龍王」慕容不是眯着眼，像蒼蠅盯上了蜜糖一般地看唐甜，他的看法是標準色狠的看法，先看腰，再看胸，然後才看臉。

他的眼睛雖小，但眼却像一根針一般，能刺穿對方的衣服。

唐甜無所謂，她的姿態悠美的站在那

裏。

慕容不是的眼光，終於在她甜臉上停住。

「妳叫什麼名字？」

「唐甜。」

「唐家的人？」

「是。」

「幹什麼跟踪了我幾天？」

「因爲有話跟龍王說。」

「那爲什麼不直接走來跟我說，而要鬼鬼祟祟的一旁偷聽人講話。」胖子的眼光仍留在唐甜臉靨上，像一隻蒼蠅在花蕊裏不願飛離。

「妳知道，一個姑娘家，偷聽大男人講話，會吃虧的。」

「龍王爺；」唐甜怩聲道：「如果直接走到您老的面前，您老的手下『走鬼婆婆』花非花老前輩不把小輩們打成麻蜂窩一般麼？」

「走鬼婆婆」的名號，眞是「鬼見愁」，黑白二道給她這個名號，是惡鬼寃鬼遇着她也要走避的意思。「走鬼婆婆」一直站在慕容不是身後，佝僂着身子，低垂着頭，聽到唐甜的話，才挺了挺胸，眼睛閃亮了一下。

「好。」慕容不是的眼睛沒有「針」了，溫和地道：「妳想說什麼，說罷。」

「我想請求你一件事。」

慕容不是皮笑肉不笑地道：「什麼代價？」

唐甜媚笑道：「我還沒有說是什麼事哩。」

慕容不是上上下下地打量唐甜，語音曖昧：「我從來替人作事，先說代價，再看是什麼事的；」他咧口笑道：「妳找着我，可謂找對人了。」

蕭七忍無可忍，突拔劍出手。

慕容不是連眼都不眨一下。

他身旁的「走鬼婆婆」巳出了手。憑一雙空手，接下了蕭七七劍。蕭七被逼退了一步，走鬼婆婆正待追擊，蕭七在退七步中，又遞出了七劍。

走鬼婆婆被逼回原位，「刷」地一聲，左袖劃破了一道口子。

蕭七還待出手，唐甜即低喚道：「蕭七。」

蕭七頹然住手。他心裏也知道，出手的是走鬼婆婆，而走鬼婆婆只是慕容不是的下屬。他這樣打下去，也沒什麼意思。

慕容不是一直沒有動手，也沒有動怒，却有點動容：「你們這幾個年青人，武功都實在不錯。」他偏了偏頭，又笑眯眯地道：「你們幾個人辦不成的事兒，要我去做，嘿嘿。」他笑了兩聲，就沒有說下去了。但是唐甜却說下去，她說下了這一句話，局面就變了。她的話只是反問了一個問題：「您老當然有聽過『忘情天書』了？」

× × ×

大俠蕭秋水的武功很雜，其中包括了少林兩大高僧、武當兩大眞人、朱大天王兩大長老，李沉舟兩大護法，以及渾厚的「無極先丹」內力，但使他的武功提昇到巓峯，使得可與李沉舟、朱俠武、天正、太禪甚至燕狂徒等並駕齊驅的武藝，却是因「忘情天書」。

練武的人，誰沒聽說過「忘情天書」？——「九臉龍王」神色完全沒有變，仍是笑眯眯的一副討價還價的樣子，但沒有再說話——他心裏正急於等唐甜說下去。

誰知道唐甜憂怨地唉嘆了一聲，垂下了頭，不說了。

慕容不是道：「怎麼了？」

唐甜悽然搖首道：「說了也沒有用，龍王您掌令江湖，貴人事忙，慕容世家又是武林世家，自是百事紛忙，您老又怎有空——」又就此打住，不說了。

慕容不是也是在江湖上混得成精成怪的人，心裏暗罵一聲：臭婊子！表面上却不慍不火地笑道：「慕容世家早在攻權力帮之役，傷亡慘重，難以再起，我這才爭一口氣，來攬『龍王帮』，這是江湖上誰都知道的事，丫頭妳倒不必朝『慕容家』再貼金了：……至於事情嘛，『龍王帮』向來替天行道，樂於助人，有什麼事妳說說看，說不定我可以替妳拿拿主意……」

唐甜眼圈兒一紅，怪可憐地檢衽謝道：「多謝龍王恩典。我小姨唐方……」

在旁向不言語的方覺閒忽道：「是唐女俠。」

慕容不是瞪了方覺閒一眼，道：「唐方怎樣了……」

那少年忽然插口道：「是唐女俠。」

唐甜憂怨地嘆了一口氣，道：「我小姨這些日子來，一直在找蕭秋水……」

這次到鐵恨秋開口了，道：「是蕭大俠！」

唐甜也不爲忤，繼續柔聲細氣地道：「可是蕭大俠跟我老奶奶一役後，一直不見影踪。您老是知道的啦，在江湖上，『南面爲王公子襄，北方稱帝歐陽獨』，唐小姨自然找到一向有點俠名的公子襄處求助了……」

唐方爲要借重人力尋找蕭秋水，公子襄伏義帮忙，不惜全力以助，這是江湖上任誰都知道的事。只是武林中人眼裏，肚裏，不少人都暗中說：公子襄只怕醉翁之意，不在蕭秋水，而在唐方……唐甜又道：「只是近日來，我見着了一個唐小姨近身隨侍，叫唐藕，她說出了一件令我十分驚異的事。」唐甜口齒伶俐，說起話來，引起懸疑，令人自是想聽下去。可是慕容不是心頭大急：這丫頭，胡說八道的，跟「忘情天書」又有什麼關係……！

「唐藕是唐方帶在身旁的隨身侍婢，她說：有天晚上，她看見公子襄的房裏燭火晃搖得十分厲害，像有幾隻巨蝠在裏邊撲飛一般，禁不住好奇心，就走過去張了一張，發現公子襄沒有睡，聚精會神地在看着一本書，偶然手裏比劃一下，丈外的高堂燭就明滅晃動不已。……」

「九臉龍王」慕容不是聽到此處，已然緊張起來：書？那會是什麼書……輕微比劃間就使丈外巨燭幾爲之滅，這是何等功力！……只聽唐甜道：「唐藕這一下張望，正好看着了書的封面，有『忘情……』二字，下面是什麼字，就看不清楚。但她回心一想：如果是『忘情天書』，這可恨了，『忘情天書』不是蕭……蕭大俠的嗎？唐小姨也一直在找蕭大俠，難道公子襄早已找到了嗎？……不然『忘情天書』又怎會在他手裏？如此忖念間，不禁失聲

『哎喲』，聲音雖然輕微，但燭火『呼』地一聲，幾乎全黯，公子襄已破窗而出，鐵青着臉，站在唐藕身前……」

唐甜說得繪影繪聲，十分精采，連那少年、方覺閒等都不禁傾聽起來。慕容不是最關心的當然是那本書，便問：「那本書呢？他有沒有把那本書一齊拿出來？」語氣焦急，似如果公子襄忘了拿出來他就可以趕到房裏去取一般。

「公子襄出來時，書早已不在手裏了；」唐甜繼續不徐不疾，甜絲絲地說：「他厲聲問唐藕：『妳在這裏幹什麼？』他平時溫文瀟洒，幾時對人那末疾言厲色過？唐藕便說：『奴婢曾見公子房中燈影亂晃，以爲有事，趕來察看。』公子襄沉下了臉，又問：『妳看見了什麼？』又以較柔和的口氣，再問了一遍：『妳看見了什麼？』」

唐甜將這一段事情講得十分傳眞，就似是親眼目睹一般，衆人都不禁爲唐藕担心起來，唐甜笑了一下，又道：「唐藕是我唐家相當聰明伶俐的婢子，武功也很不錯，她心思竅巧得很，眼珠兒一轉，就說：『哎喲公子爺，我可還沒來得及，只見燈火一黯，又有激厲風聲，奴婢以爲有敵來犯，我叫了出聲……』公子襄臉色稍緩，道：『後來呢？』唐藕道：『後來公子爺您就站在我面前了……還眞把奴婢嚇了一大跳呢。』公子襄沉默了一會，臉上青筋突突地跳動了幾下，揮手道：『沒事了，妳回去吧。今晚的情形，不可對人說。』……唐藕這才暗自吁了一口氣，便匆匆離去……」

聽到這裏，衆人也如釋重負，爲唐藕僥倖得脫，應付過去而欣慰。唐甜又道：「……唐藕是唐方小姨的愛婢，公子襄自然不敢對她怎樣……何況公子襄目前，正在千方百計，在小姨面前賣好賣乖……這個嘛，咱們就不說了……唐藕覺得這事兒，大有古怪，便趁隙告訴了我，我聽了心裏不是味道，便想：要是公子襄找到了蕭大俠，會不會告訴唐小姨呢？……我怕小姨上當，便要唐藕約小姨出來，我要把心中的疑慮告訴她……可是唐藕這一去之後，一入侯門深似海，不管我怎麼打探，都再無小姨和唐藕的消息……小姨和唐藕，像在『梁王府』裏消失了一般……」

「九臉龍王」心裏早已計算得七七八八了，瞇着眼睛，道：「妳告訴我這些，爲的是什麼？」

「唐方是我的小姨，她有事，我自不能不理；」唐甜憂愁地又道：「但是就算我翻牆入『梁王府』，也不免給公子襄似抓小偷一般扔出來而已，所以，這件事，就要靠一個在江湖上名聲、地位、武功、實力都可以跟公子襄相埒的人出頭，方才有望。」

慕容不是彎有趣的望着唐甜，問：「妳看我就是那適當的人選了？」

唐甜甜笑，點頭。

慕容不是又問：「這番話妳總共告訴過幾個人？」

唐甜有點笑不出了，但她仍是不慌不忙地答道：「東方霸主陸見破，也是一方稱霸的人物，我曾求助於他。」

九臉龍王臉色變了變，即刻問道：「妳說……妳把整段經過都告訴他了？」

唐甜茫然點頭。

慕容不是幾乎要氣得跳起來，賞唐甜一記耳光，難怪前幾天自己探得消息，東方陸霸主正招兵買馬的，又神秘兮兮的，不知要去做什麼勾當……原來是！誰才管什麼唐方嘛！陸見破這活王八不是跟自家一樣，爲的還不是那本人人欲得之而甘心的奇書！這小黃毛到處張揚的，敢情天下有不少人已沸沸盪盪，到「梁王府」搶書去了，自己怎能落人之後呢？

再忖思一下，九臉龍王氣得鼻子都快掉下來了，他奶奶的熊，這幾天，連東北、東南、西南、西北霸主都行踪詭秘地出現在附近，莫不是打的同樣鬼主意！這丫頭片子不可信，這番話，早晾出去不知給多少人聽過了，自己再遲出半步，豈不是連搶書皮的份兒都沒了？

九臉龍王不想到猶可，想到火冒八丈，但回心一想：反正已人人都知道了，這丫頭殺了也沒用，自己要取書之意，可不能讓這一伙人曉得，尤其那少年是「血河派」的寵兒，還有那雙劍青年，都是極扎手的人物，要是一齊到「梁王府」去，可都是勁敵。

九臉龍王既聞「忘情天書」出現江湖，只恨不得揷一雙翅膀，飛到「梁王府」去，對這邊的事兒，再也無心理了，當下道：「這事妳既告訴了我，我就不能不管；妳儘可放心好。」

唐甜展現喜容：「眞的？」

九臉龍王陰陰地道：「我這就替妳去一趟……不過，以妳們現在幾個人，武功倒可以叫公子襄皺半天眉頭的……爲什麼自己不去，要叫咱家去？」

唐甜的笑容依然嫵媚：「我說慕容龍王，我這些人，可不一定都聽我使喚。」

九臉龍王也是看肉知骨的人，他當然也感覺得出來，首先那使雙劍的閒散青年，就未必聽他使喚，於是道：「我若去『梁王府』走這一趟，妳怎麼謝我？」

其實九臉龍王早已無心逗留在這裏，只是不好顯然太關心此事，故意提出條件；而且，唐甜的笑容，很使他想到淫慾時的滿足。

蕭七劍眉一揚，又待發作，那少年已捺不住，行前了一步，道：「你說要給我交待的。」

他是向九臉龍王說話的。唐甜見少年爲她挺身而出，正想煽風潑火幾句，忽跟那少年打了一個照面，只覺他眉宇之間，出奇的孤峭，出奇的寂寞，就連唐甜的一顆不斷算計人的心，看了也不禁心口一痛，就似見着了多年前哥哥，或失散已久的弟弟，仍孤傲地活在人間一般，不禁低低地「啊」了一聲，話也沒及時接得上去。

九臉龍王一時沒弄清楚：「唔？」

那少年再說了一次：「你說要給我交待的！」

九臉龍王笑道：「什麼事啦？」心中忖思：此子不除，終是大患！

那少年道：「街市上的幾條人命。」

九臉龍王冷笑道：「幾條賤民的命，算得了什麼，他日我給你『血河派』送奇珍異寶三大車，這總算『交代』了罷？」

那少年臉色沉了下來。他雖只是一個

十五、六歲的少年，但當他臉色沉下時，就如一個君王下了生殺令一般威儀。

「人命的交代是人的性命。」

「好！」九臉龍王豪邁地喝了一聲，心裏却想：先殺這人，那使雙劍的！

「這裏有幾條命，你要那條，隨便拿去！」

少年冷冷地道：「我只要那放毒霧和射毒針的。」

「老闆」和「老闆娘」臉色一沉。

少年繼續說下去：「就是雷公電母黃八、羅九。」

「老闆」和「老闆娘」的臉色開始發綠。

「拿去。」九臉龍王淡淡地道，他眼角正估量那文士和老僧，那兩人仍然微笑地向這邊注目，却似也無揷手之意——這兩人究竟是什麼來路？總歸得試它一試。

少年道：「好。」

畢直地走向「雷公」羅九、「電母」黃八去。

九臉龍王並沒有命令「雷公電母」束手待斃，而且雷公電母也深知九臉龍王並無此意——就算慕容不是眞有此意，爲求生存，羅九、黃八又豈有任人宰殺之理。

那少年還沒有出手，他們就已經先動手了。

× × ×

雷公電母在江湖上的名頭，自不是倖致的。

沒有白霧。

沒有銀針。

但是雷公的「雷公鎚」和電母的「電母轟」，挾着如雷霆電殛的威勢，直奪那少年的前後左右，只要給稍微砸中了一下，那少年就眞的要粉身碎骨！

這只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

鐵恨秋忍不住要衝過去，但他脚下却給一絆，險些兒沒摔了一跤，也不知有意無意地，九臉龍王的脚不知何時，已踩到了他的鞋尖上，而絲毫沒令他發覺。

——一個胖子，却有那麼靈便的一雙脚。

× × ×

雷鳴電閃，那少年連眼都沒有眨。

他的雙手突然佈滿了血氣：——就在「雷公鎚」、「電母轟」未砸中他的前一刹間，他衝入了雷電之內，左手劈在羅九額上，右手揸在黃八喉上。

雷公電母，連慘叫都來不及發出，便送了性命。

就在這時，那一直僵立不動的走鬼婆婆，驟然出了手！

她是向少年的背後出手的！

那時少年正在全力搏殺雷公電母！

× × ×

走鬼婆婆的十隻手指指甲，突如捲紙一般，「得」地彈了出來，又尖又長，就像十枝長針。

餵毒的針！

走鬼婆婆是九臉龍王座下第一殺手，她的出手更是必殺之一擊：——在街市上，她與少年對峙已久，却覷出少年的弱點，但却無任何出手的機會，她自己心裏最清楚——

若那時她出手，死的是她自己！

——所以她更越發要殺那少年。

× × ×

那少年殺死雷公電母的刹那，便知道他的眞正勁敵，是在後面！

他沒有慌，也沒有避——慌沒有用，避來不及，——他只是猛回身，雙手佈滿赤紅，如浸血中，倏然抓出。

他回身得快，但走鬼婆婆的雙爪，依然先抓中他的腰脊。

兩塊肉，給她硬生生地撕下來！

走鬼婆婆很滿意，不是爲這兩塊肉，而是她雙爪有毒？

可是她的滿意很快變成了恐懼，因爲那少年的雙手已抓住了她的雙爪。

——難道這少年竟不怕毒！

她想到了這一點，更是慌恐，就在這時，她的雙爪就感到一陣尖銳的苦痛？

——就算不怕毒，但她畢竟扯掉了少年的兩塊肉啊，難道這少年竟也不怕痛。

就在她想到這一點時，她已聽到她十隻手指指骨折裂的聲音。

衛悲回

可是那少年的眼光變了：不是勝利的喜悅，不是決鬥的銳芒，而是像一頭狠，知道自己中了陷阱時的那種略帶悲哀的孤寂。因爲九臉龍王在這時出了手。

他可以一舉擊殺雷公電母，也可以帶傷重創走鬼婆婆！但九臉龍王——同他師父「血手屠龍」歐陽獨齊名的慕容不是——却在這時下了殺手：不是他所能接得下的。

九臉龍王用的是戟，一柄短戟。

這一戟，刺向那少年的後腦。

少年避不了。

少年只有死！

× × ×

少年沒有死。

因爲兩把劍，一黑一白，交叉在他頸後，「噹」地一聲，星火四濺，戟收了回去，黑白雙劍也不見了。

九臉龍王冷冷地道：「你救他？」

方覺閒淡淡地道：「因爲你的出手很不公平。」

「好。」九臉龍王忽然轉身就走：「冲着你的面子，我這就走！」

他說走就走，帶着剩下來的「老婆」、「姐姐」和「弟弟」一起走。

× × ×

可是當他經過那文士和老僧坐的石塊旁時，像忽然絆了一下，一足踹在石上。

那文士正支頤微笑，看看全場，他的肘在石上。

那老僧正在合十而坐，他的掌沿按在石塊旁。

然後三人都停了一下。

九臉龍王忽然笑一笑，笑得有些不自然。

老僧開目，目如電光道：「走好。」

九臉龍王道：「失陪。」

文士微笑道：「走好。」

「九臉龍王」就此率衆，匆匆離去了，他再走的時候，右足有點跛，不過旁人沒有看出來。

× × ×

常人沒有看出來的事，還多着呢。

「九臉龍王」、文士與老僧，剛才在那長苦的岩石上，靜悄悄地展開了一場無人知曉的、驚心動魄的較量。

「九臉龍王」之所以退，不僅是因爲怕方覺閒與那少年聯手，不好對付——他本就想一口氣除去兩人——更主要的，他感覺到那一僧一俗的目光，看在他背上，儘管兩人微笑溫文，但他仍感覺到，如芒刺背。

這種感覺非常銳利，甚至使他無法專心作戰，所以他只有退，誰都不希望在前門有虎，後門有狠下開窗晒太陽的。

但是光是這樣退走，他又不甘心。所以他決心要在退走以前，拈一拈那一僧一俗的份量。

× × ×

他那一脚踹在石上，至少可以將蹴力自兩人肘底、掌沿襲入內腑，重創二人。

可是兩人沒有動。

他的足尖一陣火辣，就像一脚踩在火炭上一般。

他立時退走：——這個地方，不能久留。

何況，他已想到這兩人是誰了。

× × ×

九臉龍王頭也不回的走了，剩下的兩個「龍王帮」的人：——一個是「廟祝」胡行雄和走鬼婆婆。

「順風千里」胡行雄是掌管這座破廟——這個分舵的——沒龍王的命令，他是不能走的。

他只有苦着臉期盼這一千牛鬼蛇神也似的人物，能放過他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

「走鬼婆婆」的十指已斷——她仗以成名的「勾魂鬼手」，已然給人廢了，——所以「九臉龍王」也不想帶她走。

少年沒有殺她，反而鬆開了手。

「我不殺妳，妳已老了，妳走吧！」

走鬼婆婆垂頭喪氣，終於跺了跺足，嘆了一口氣：然後瞪了那少年一眼，見鬼也似的走了。

× × ×

唐甜又甜甜地笑着問：「小兄弟，你叫什麼名字？」

那少年看着方覺閒，忽然說道：「謝謝。」

他說這兩個字，跟別人最大的不一樣，就是有一種重逾千鈞的力量。

方覺閒笑了，他第一次笑得一點也不懶散。

「貴姓大名？」

那少年的眼睛變得非常有情，非常好看，說：「衞悲回。」

方覺閒亮着眼睛道：「日後江湖一定會有人給你起綽號。」

那少年禁不住想笑。「什麼綽號？」

方覺閒笑道：「我不知道，大概是『血手屠龍』之類的名字罷，你殺起人來，就像龍也可以抽筋剝皮似的。」

那少年笑得很開心，在陽光下，他的眼光不再那末孤峭，而越有情了。

「不可以。『血手屠龍』恰好就是那些武林人給我師父取的綽號。」他笑着道：「不知日後江湖上叫我做什麼來着？」

× × ×

少年道：「我要走了。」

方覺閒只說了一句：「保重。」

那少年點點頭，走了兩步，忽然回頭，問唐甜：「妳說的，是不是都眞的？」

唐甜心頭又掠起一綫喜悅：那頭龍王，已經如她的願，必定會去她所要希望他去的地方，但是她心中仍有一絲悵然，而今這少年返頭來問他，彷彿那西垂的夕陽，得趕快把握夕陽的機會。

「『忘情天書』確在公子襄那兒。」

可是她很快地發覺那少年並不關心這點。她心頭一沉，可是她還是照她所推測的情形說了。

「唐小姨眞的可能被瞞在鼓裏。」

那少年果然比較注重這一點。

「公子襄爲什麼要騙唐方？」

——唐方，又是唐方！連這孤傲的少年，關注的也是唐方！這瞎了眼的東西，知不知道我唐甜就在這裏，就在你眼前啊！

——有一天，我叫你後悔！

唐甜心裏狠狠地發誓，她甜美的一張臉，稍爲有一點沉鬱，但她不會因心情而放棄一個她的目的的人。

「因爲公子襄不瞞她，唐方一旦知道已經找到蕭秋水了，一定會離開他的懷抱，與蕭秋水翩然離去的。」

那少年整個人忽然繃緊：「蕭大俠還活着？」

唐甜知道，又一隻蛟龍，落在她網中了，她撒下了網，向來都沒有空回的，江湖人還不知道，唐甜的暗器，是一張無形的網，要是知道，只怕在暗器榜中，必然在前三名之內——也許不在唐老奶奶、老太爺子之下罷？或許之上，這也不知道，只是她這種暗器，是不能跟江湖上的人有所風聞的：一旦得知了，就失去效用了。

「活着：」她用力地點頭，「只是受了重傷，便敵不過公子襄，人被他俘擄了，『忘情天書』也給他奪取了……」

講到這裏，她忽然發覺，「忘情天書」的這一段，她根本不必多說，因爲那少年根本沒有興趣。

那少年聽到這裏，眼中發出劍一般的厲芒來，靜靜地問道：「妳所說的都是眞話？」

唐甜驀然覺得一塞，也不知怎的，她感覺到那少年有一股迫人的氣息，這使得她本有一大串的謊話，從心田、到了喉嚨，却說不出來。這時候她知道不能有稍微遲疑，可是她仍是不自然了起來，原來她的謊已撒不下去，可是自她有生以來，她已經扯謊慣了，就是她此刻心亂如麻的剎那，她說不出來，但是她却及時點了頭。

那少年又一個字一個字地問：「我怎麼能相信妳說的都是眞話？」

唐甜這時已恢復鎮定了，她很快地檢討了適才她自己的心亂，很快便答：「因爲唐方是我的小姨，蕭大俠就是我的姨父——我不帮他們，帮誰？」

那少年望了她好久，這時夕陽已西斜，他發覺這女子本來嬌靨，却有一陣子，這女子又有些憂愁，前一刹那，這女子又有些慌張：——他都很喜歡看。他有時候常常想：長大後，他要得到一些女子，然後，深愛一個女子。生要能盡歡，死才能

夠無所憾恨。這女子，雖然不是他深愛的人，但可能是他偶然的留情……他的思路很快就被自己的憤怨打斷了，他聽過公子襄的名聲，素來尊重，但他更欽慕蕭秋水，如果公子襄作出這等事，他就不能不去惹公子襄！

——他自知在武功上，尚不及公子襄；但他可以去告訴他那被江湖上傳爲煞星其實却是一份急人之難心懷的師父啊！

於是他說：「如妳說的都是眞話，『血河派』便與『梁王府』的人沒了。」

一說完，他就回身走出去。

他的背影那麼孤獨，但身影又那麼傲岸。

他一開始走，就不停步，甚至沒有跟方覺閒多說一聲再見。

所以他沒及時看見唐甜的眼。

因爲他說了那句話之後，唐甜畢竟也是人，一個年輕的女人，禁不住在眼色裏，表達了她的喜悅。

如果那少年看見，如果那少年看見的話。

——一切就會有很大的不一樣了。

× × ×

夕陽如赭，殘葉旋舞。

在這破落的廟前，日薄西山，更令人心田裏有一股鬱勃難舒，似暮色般難以拒抗。

方覺閒遙望那少年孤傲的背影，心中有一陣嘆息：也不知是對自己一向閒淡的生命，還是對少年那堅忍的志態。

只是對濰臨的暮色蒼茫來說，生命都是一樣的，如夕陽沉去一般，有星，或無星的夜晚，還是要來的。

方覺閒低低地嘆了一聲。他的歎息無人聽到。可是他的問話雖然低沉，仍是可以教人聽到的：「妳，爲什麼要騙他？」

× × ×

唐甜這時正像一個女孩子在收到她情人衷慕的信時，臉紅心跳皆是爲了歡喜。但是她即刻要自己不要笑出來。不能笑出來，她對一無所好，一諾千金的方覺閒，還沒有把握。

——這人的一雙怪劍，武功當在少年衞悲回之上，絕比不上九臉龍王的銀戟之下。

唐甜想起那架在衞悲回後頸上的一雙劍：一黑一白，黑白分明——唐甜當然不希望這一對劍也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所以她的臉容很快地幽怨了起來，她知道騙不過方覺閒，在這種人的面前，講眞話才是最聰明的。

「因爲我要『龍王廟』、『血河派』的人，都要去找公子襄的麻煩。」

方覺閒知道她說眞話。他的手指本已緊握住劍鍔，只要這女子說謊！只要這女子再對她說謊話。他就有理由立即殺了她……雖然殺了她之後他仍得去應諾與公子襄決一死戰，但他畢竟除去了要他殺公子襄的人……可是她沒有對他說謊話。

方覺閒沒有辦法忍心下得了手，殺一個甜美的妙齡女子。

他只有再問：「妳爲什麼要非殺公子襄才甘心？」

——因爲唐方。

——蕭秋水本已經死了或者完了，唐方的靠山已經沒有了，人間到她唐甜了。可是偏生出來一個公子襄！

——公子襄的威名，公子襄的才華……而公子襄維護唐方！

想到這些，唐甜就不禁恨得牙絲絲的，幾乎要衝口而出，誰叫公子襄對唐方好？可是話到了嘴裏，變成了：「公子襄外面與世無爭，但他暗收七十一門生，『正氣歌』三大高手，爲的是獨霸武林，獨步天下，公子襄不除，咱『剛極柔至盟』，永無抬頭之一日。何況……

公子襄對唐方，確有非非之念，否則誰會勞民傷財，不惜一切，甚至茶飯不思地找蕭秋水？……而且公子襄對『忘情天書』也有野心，試問：武林中人，有誰對這本書不想得之而甘心的？……就算不想佔爲己有，好奇一覷之心總有罷？……」

這點連方覺閒心中也默認，自己對「忘情天書」，雖無搶佔之心，但好奇總有一些的，想看看這稱絕江湖，令武林色變的天下第一奇書——是怎麼一回事？

他心裏一旦同意了部份，唐甜當然看得出來：別的就好說了。

「所以我猜測的未必是錯的，公子襄本就是這樣的人。」

方覺閒心中只有一陣痛苦，他外表當然仍是那末不經意：「妳爲什麼要那麼多人去對付公子襄？」

唐甜笑了。這個問題很好答。

「因爲那些人都該死。『血河派』殺人，血流成河，『十方霸主』本就唯我獨尊，無法無天：『九臉龍王』更是黑白兩吃，怙惡不悛：十六門派中，也是自私自利，明爭暗鬥——鬥……讓他們去跟公子襄去鬥，豈不更好……而且——」唐甜怩聲溫柔地道：「我是要你爲我去殺公子襄、不是去送死：」唐甜柔美如花：「讓他們先消耗公子襄的戰力，你豈不是一擊必殺！」

方覺閒冷笑。他的笑容有說不出、道不盡的譏誚孤傲，彷彿與那少年衞悲回，是同一類型的孤寞。

「我要殺公子襄，用不着任何人消耗他的戰力。」方覺閒抬頭望天，天際出現第一顆黃昏星，而夕陽還殘留在青山外。「而且我如果要殺公子襄，也是爲了履行我底諾言，絕不是爲妳。」他一字一句地道：「絕不是爲妳。」

他說完了這句話，蕭七就站了出來，面對他而立。

容肇祖也立刻站了出來，站在他們兩人中間。

他不希望看見朋友中任何一人受傷、倒下，甚至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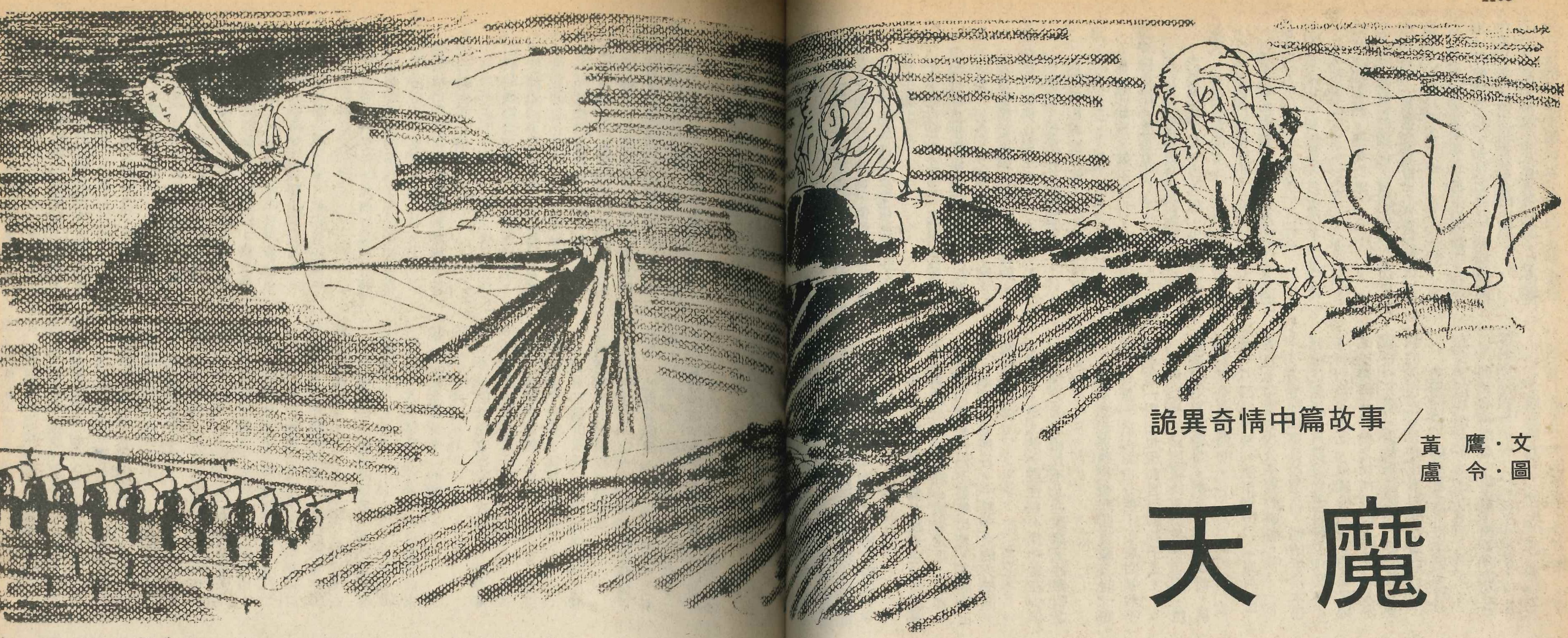
雖然他心裏也覺得方覺閒太過份些了——那話鋒太傷唐甜了。

大概暗底裏爲方覺閒那番話鼓掌的人，只有一個，至少鐵恨秋他自己是這麼想：——不過他可不想眞的拍起手掌來，因爲他不想唐三千又狠狠地瞪他幾眼。

可是他聽到掌聲。他居然聽到掌聲。

「這位小姑娘，心地太毒了，這位哥兒的志氣倒好。」說話的人，語氣平和，像在講衷心持平的事一般，絲毫沒有一點火氣。

（未完）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天魔

妖女刀下喪　妖屍化紅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棲梧驗着了婷婷的舌頭，揭穿了對方只不過是借婷婷的屍體還魂而已。於是互相指摘，爭吵了一陣之後，雙方終於動武，結果，婷婷被烏帮衆弟子打跑。鳳棲梧判斷婷婷一定會跑到農莊去找中原五義等人報復。果然不出鳳棲梧所料，婷婷跑到農莊去，一連殺害了中原五義幾名弟子，後經曹廷，胡子玉，燕南等人合力圍攻，始將婷婷打得狼狽而逃，臨走時她聲言決再來渝雪前仇，曹廷等人正在商量對策，而鳳棲梧率鐵雁及帮衆已到，與曹廷等人相會後，各將所遇相告，而雙方所見又盡相同，對於婷婷是人是鬼，是妖是怪，衆人議論紛紛……

燕南在旁一直都沒有作聲，這時候突然插口：「姓鳳的，果然是一條漢子！」

鳳棲梧目光一轉道：「山坡上的事莫要怪我，換轉是你，也一樣會那樣做！」

燕南一咬唇，道：「我不會怪你，尤其是，我還欠你一罈酒。」

鳳棲梧道：「若是我們能夠成功解決這件事，總有機會還我的。」隨即伸出右手來。

燕南亦伸出右手，兩隻右手終於緊握在一起，曹廷看在眼內，又是一陣感觸，他年青的時候，何嘗不是如此豪氣？可是現在人老了，脾氣看似雖仍然一樣，但已少了那一股勇往直前、永不反顧的氣概。

也幸好如此，這件事他才會忍下來，否則那十二個原屬鴿組的弟子絕不會自信，這件事也絕不會這麼快就有一個水落石出。

青人的勇氣固然可嘉，年老人的隱忍也同樣是值得欣賞的。

燕南目光轉落在曹廷面上，大聲道：

「弟子不用問，是幹到底的了。」

曹廷笑道：「我根本就沒有打算要問你。」

燕南接道：「姓鳳的，我跟着你，只是到了死路，莫要將我放下。」

鳳棲梧道：「好——」大笑起來。

燕南亦大笑起來，他本來就有些喜歡鳳棲梧，所以山坡上才會與之共醉。

鳳棲梧終於將手鬆開，道：「那個女人往那個方向去了？」

曹廷手一指，却隨道：「以她的狡猾，未必不會中途改變。」

鳳棲梧道：「這是意料之中，我們的搜索行動，絕不會偏於一個方向。」

曹廷道：「希望我們的推測正確，那個女人在白天眞的無所施其技，由現在到天亮已沒有多少時候，相信她也不能够走得太遠。」

鳳棲梧道：「我們有三個分舵的人正向總壇趕來，天一亮，我們便會放出飛鴿傳書，要他們配合搜索的行動，遍尋這周

圍百里。」

胡子玉曹廷聽說，不由打了一個寒噤，烏帮勢力之大，實在大出他們的意料之外。

事情若不是得以清楚，他們一夥只怕全都活不到明天黃昏。

而若非鳳生輕敵，傾全力一擊，他們便早已全都被趕盡殺絕。

事情到這個地步，雖然是不幸，亦未嘗不可以說是不幸中的大幸。

曹廷接道：「她當然已考慮到我們必有此一着，也必會作好準備。」

鳳棲梧道：「這要賭我們的運氣了，我們的運氣到目前爲止似乎還很不錯。」

燕南道：「這倒是事實，至於這種好運氣會不會繼續下去，可就不清楚了。」

鳳棲梧道：「明天就會清楚的了，我們的運氣若是好，在月落之前我們便能够將他找出來消滅，若是不好，到了明天晚上，又得死掉幾個人。」

曹廷笑了笑。「你說的好是最好的好，若是這麼好，方才我們應該就將她拿住了。」

鳳棲梧笑接道：「不管怎樣，在搜索同時，我們必須考慮到夜間的防備工作，有一天的時間，我們也許能够想出一個較好的辦法來。」

曹廷道：「應該能够的。」

「那麼老前輩的人請隨晚輩先回總壇，天亮之後，一齊開始搜索的行動。」

曹廷毫不猶疑的答應。

這原是敵對的兩夥人也就走在一起，也使到曹廷胡子玉，對燕南等中原五義的弟子，無不感慨之極。

他們無疑已經在鬼門關之前走了一趟，而他們本來是準備進攻的烏帮總壇，現在却大開中門，歡迎他們走進去。

沒有一個弟子要離開，這到底是因爲他們體內流着的是俠義之血，還是他們眷念中原五義的敎導恩德，可就不知道了。

曹廷胡子玉大受感動，他們已經是老江湖，實在很難有事令他們感動的了。放在眼前的，也許是一條死路，但那些弟子却沒有一個退縮，毫不猶疑的走上去。

一個人能够收到一些這樣忠義勇敢的弟子，還有什麼遺憾？

烏帮的弟子也沒有令鳳棲梧失望，沒有一個退出，他們追隨鳳生多年，很多在烏帮中長大，對於烏帮已有一種深厚的感情。

他們已隨時準備爲烏帮効死。

× × ×

天色終於大亮，在飽餐一頓之後，龐大的搜索行動亦終於開始。

烏帮弟子與中原五義的弟子團團將烏帮總壇包圍起來，也就以烏帮總壇爲起點，四方八面蛛網般散開。

一羣信鴿同時由總壇飛出來，通知正在趕向總壇這邊兒來的烏帮分舵弟子，配合搜索的行動。

他們都是以四個時辰爲限，到了限時，除非是所發現，否則都得趕返總壇，準備應付婷婷的襲擊。

由婷婷離開到天亮，半個時辰也不到，以半個時辰的時間，遠走至四個時辰的

路程，應該是不可能的事情，這當然也是常理來推測。

四個時辰是鳳棲梧與曹廷胡子玉經過商量之後決定，他們都不希望在入夜之後，那些弟子仍然在荒山野嶺中徘徊，對他們來說，那實在是最危險不過，婷婷一出現，他們便死路一條。

鳳棲梧曹廷這樣決定，也無疑是說對於這一次的行動，他們並沒是多大信心。

婷婷既然知道他們必定有此一着，以婷婷的狡猾，又怎會想不到對策，又怎會不知道應該藏在什麼地方才不會被發現？

他們其實都寄望於夜間，只是日間的搜索，即使僅得一綫希望，他們也不能够放棄。

夜間應該如何應付，他們雖然已想到了辦法，但是否眞的有效，還是不能够確定，有待婷婷出現時確定。

當然他們都寧可在日間找到婷婷，並不在乎白費一番心機。

× × ×

四個時辰搜索下來，他們並無發現。

趕來總壇的分舵弟子已經與他們會合，搜索的範圍也比他們意料的廣闊，可是他們連一點蛛絲馬跡也找不到。

周圍百里都是鳥帮的勢力範圍，住在附近的人都非常合作，每一個都不覺得昨夜有什麼不妥，也沒有發現任何異樣的東西、的變化。

婷婷到底跑到了什麼地方？

× × ×

夜幕終於低垂，外出搜索的人陸續都已經回來，立即依照清晨鳳棲梧曹廷的指示，齊集鳥王府。

婦孺老弱這時候亦已被送進密室。

整個鳥帮總壇迅速陷入一片死寂中，死寂而黑暗。

沒有燈火，一點也沒有，與昨夜的光如白晝完全相反。

昨夜他們對付的是人，今夜他們對付的一個會發光的異物。

以昨夜他們得到的經驗，婷婷混身上下都發着紅光，黑暗中老遠都可以看見，可是在輝煌的燈光下却是不容易瞧得出。

到底在什麼時候婷婷的身上才有紅光射出來？他們雖然不清楚，有一點却可以肯定，只要將婷婷迫急了，不難就會將那種光迫出來。

若是在完全漆黑的環境，是不是更容易發現？

沒有人能够完全肯定，可是在目前來說，這已是他們惟一的辦法。

× × ×

今夜的天色也沒有昨夜的好，沒有月光，連星光也沒有。

黃昏時候開始，烏雲便自四合，洒過一陣微雨，帶來了秋涼的寒意。

天有不測的風雲，這對於他們到底有利還是有害，却是誰也不知道。

微雨之後，每一個地方都變得好像更清楚。也許就因爲埃塵已盡給微雨洗去所致。

鳥帮的總壇入夜之後，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靜寂。

街道上，一個行人也沒有，只有兩三條狗在徘徊。

這完全就像是變了另一個地方。

這種寂靜却給人一種恐怖的感覺，即使是從來沒有到過鳥帮的人，這時候走進來也會發覺這地方很不對勁，要退出去。

總壇的大堂中，也只有五個人——鳳棲梧、曹廷、胡子玉、燕南、鐵雁。

他們只有鳳棲梧醒着，其他的都挨在一旁睡的睡，休息的休息，準備輪流守望，應付突變。

經過一天的搜索，他們都有些疲倦，只有這樣輪流休息，才有充足的精神體力來應付將要發生的事情。

其他的鳥帮弟子與中原五義的弟子也是採取這個辦法，他們都藏得很好。

總壇的每一個方位，都在他們監視之下。

× × ×

更樓上也有人看守，却沒有擊響更鼓，鳳棲梧不希望有任何的聲響驚擾在休息中的各人。

整個鳥帮就只有大堂八仙桌上放着的那個銅壺滴漏來計算時間。

滴漏不絕，一刻又一刻過去，寂靜如故。

這時候，已經是二更。

婷婷也終於到了，她的身子已不再赤裸，披上一襲白綾寢衣，胴體却仍隱現，這比起她的全裸更誘惑更動人。

可惜沒有人發現她到來，護壕流水不歇，吊橋拉起，高牆上一個人却也沒有。

婷婷由大道走來，彷如御風，飄忽而迅速，雖然不知道她昨夜逃到了那裏，但可以肯定那個地方若不是太遠就是太隱蔽，所以才沒有給找出來。

她看來與昨夜並沒有多大分別，只是神情更峻冷，彷彿隨時都會置人於死地。

幸好沒有人給她看見。

婷婷一路走來，顯然也很小心，到了吊橋的前面，她才停下來，回顧一眼，嘴角露出了一絲冷笑，眼中却露出了殺機。

她看了一眼才再舉步，沿着護壕走出了數丈，身子終於拔起來，姿勢美妙而怪異，却可以肯定絕不是輕功所能够做到。

在拔起的同時，她的身上亦泛出了紅光，一重紅霧也似，裹着她的身子，雖然亮，但絕不刺目。

一拔橫越護壕，上了高牆，放目望去，仍然一個人也沒有。

「都跑到那裏去了？」一句話終於從婷婷的口中吐出來，輕柔而森陰，誰若是聽到，只怕難免要打一個寒噤。

高牆之內，一片漆黑，婷婷顯然想不透是什麼原因，露出大惑不解的神色來。

能够知道自己的弱點的人並不多，婷婷這種「人」好像也沒有例外。

「難道全都溜走了？」婷婷喃喃自語，在高牆上來回走了幾步，才縱身下去。

一隻在街道上走過的狗立即發覺不妥，沒有吠，只是發出三下短促已極的悲鳴，也沒有再走，怔住在那裏。

婷婷向那隻狗走過去，很快便接近，那隻狗彷彿知道了危險，却又彷彿被咒縛，呆立在那裏，不能够走開。

婷婷的眼中露出了殘忍的神色，緩緩從那隻狗的身旁走過，那隻狗又一聲悲鳴，在婷婷走過之後，倒了下去，咽喉血如

泉湧。

那剎那，婷婷的身子又亮了一亮，繼續往前行。

寂靜的長街一片死寂，婷婷的移動，也沒有發出任何聲響，她顯然在着意傾聽，可是毫無發現。

「都跑了——」婷婷冷笑。「不管跑到那裏，我都要將你們找出來！」

她眉宇間的怒意更濃，身上發出來的紅光也更盛了。

可是她的脚步並沒有停下，向鳥王府走去，而且更快了一些。

一路上都是死寂一片，也沒有人驚擾阻止她，也所以，她越走越快。

走在長街上的三條狗在她走過之後，俱都倒斃在地，咽喉被割斷，鮮血狂流。

整個總壇有如死域，婷婷一路走來，除了那三條狗之外，再沒有遇上任何生物，也沒有再聽到任何聲音。

鳥王府終於在望，情形並沒有改變，婷婷也顯得更加焦躁，脚步也更急了。

儘管如此，還是聽不到脚步聲，只見長裾晃動，到底她是一步步的走，還是隨風飄移，相信就只有他才明白了。

她的怒氣愈盛，從身上散發出來的紅光便愈强，但始終不覺得耀眼，就像是那種光並不是由她的身上散發出來，乃來自天外，而她的身外，則烟霧瀰漫，給光一照，也有了光采。

到了鳥王府門前，還是沒有人阻止婷婷，門戶却緊緊閉上。

婷婷仰首看了一眼，身形一動，一縷輕烟也似上了滴水飛簷，居高臨下，她看得很清楚，府中到處一片靜悄悄，也是一點燈光也沒有。

婷婷身形橫移，到了旁邊的高牆上，也就踏着牆頭，繞着鳥王府移動。

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鳥王府都是一樣。

在大堂那邊的鳳棲梧曹廷五人這時候俱已醒轉，喚醒他們的是輪值的燕南。

婷婷在黑暗中果然容易被發現，燕南無意中往外一看，立即發現她立在高牆上，連忙喚醒各人。

婷婷却完全不知道，相距那麼遠，若不是婷婷的身子發着紅光，黑暗中那麼觸目，眞是不容易發現。

鳳棲梧等兵器立即紛紛撤在手中，隔着窗戶，遠遠監視着婷婷。

鐵雁顯得最興奮，脫口道：「她眞的在黑暗中能够發出亮光。」

鳳棲梧道：「若是有燈光，就不會這容易發現的了。」

鐵雁道：「可是這之前，却沒有任何發現，這一年以來，即使我們沒有發現，帮主也應該有所發現才是。」

鳳棲梧道：「那當然是因爲她有辦法掩藏起來。」

鐵雁道：「我們怎樣？是不是等他進入陷阱才動手？」

鳳棲梧道：「這種機會也許不會再有的了，我們必須抓穩，一擧將她擊殺。」

鐵雁還要說什麼，鳳棲梧已道：「噤聲！」

婷婷也就在這時候從高牆上飄下來，借着樹木掩護，向前欺進。

樹木叢中也沒有埋伏，寂靜而陰森，婷婷走在樹木叢中，更加顯眼。

她原以爲這可能是一個陷阱，那麼鳥帮的人一定埋伏在樹木叢中，等候她進去，突施襲擊，雖然她並不在乎，但走來仍然很小心。

事實又在她意料之外，樹木叢中雖然黑暗，她看得一樣清楚。

——該死，難道眞的怕了我，一個個都逃了？

婷婷生氣之餘，仍不免有些滿足，她當然也知道鳳棲梧等人絕不會罷手，縱然避開，也只是暫避一時，一有了對付她的辦法，就會回來。

——他們又能够想到什麼辦法？

婷婷冷笑，繼續前行，已快了一些，對於周圍的情形也沒有在意。

到了大堂前面，婷婷並沒有立即走進去，繞着大堂，轉了一圈。

門窗有些虛掩，有些緊閉，在婷婷轉過之後，全都一一打開來。

婷婷的目光有如閃電一樣，往內射去，却一樣看不見有人在，轉回門前，才移步往內走進去。

大堂內仍然是佈置成靈堂一樣，與昨夜並沒有多大分別，擅碎了的承塵瓦面也沒有修整。

鳳生那具銅棺也放在原位，只是用幾條粗大的鎖鍊綑縛起來。

婷婷目光落在銅棺上，眼瞳中突然露出了警戒之色。

——鳥帮若是要撤退，絕沒有理由將鳳生的銅棺留下不帶走。

心念一動，她的身子隨即一轉，突然道：「鳳棲梧，你給我出來。」

沒有人回答，婷婷又轉了一個身，道：「我知道你躲在這裏，一定躲在這裏，出來——」

鳳棲梧終於出現，從破爛的承塵中掠下來，跟着還有曹廷胡子玉燕南鐵雁。

五人的身形落下，便已將婷婷包圍起來，兵器齊在手，都向着婷婷。

黑暗中兵器仍然閃動着寒光，婷婷連聲冷笑。「只是你們五個人？」

語聲甫落，一陣陣轟轟發發的聲音已然響起，婷婷一怔外望，只見那些樹木正在一株株倒下來，無數黑衣人隨即現身。

鳥帮總壇的地下交錯縱橫着無數地道，那些黑衣人也就藏在地道中。

地道在總壇建好的時候便已經建妥，原是準　在强敵壓境之際，先退入地道之中，誘敵深入，才突出襲擊，一擧將來敵滅絕。

可是在鳥帮總壇建好的時候，鳥帮的勢力已非常强大，之後所向披靡，已沒有任何人能够迫使他們用到那些地道，到今日，鳥帮的人雖然還沒有忘掉，亦甚少提及地道。

鳳生也一樣，所以婷婷並不知道那些地道的存在。

鳳棲梧却不在乎婷婷是否知道，他只知道那些地道是比較安全。

那些樹木亦早已經被鋸斷了一大截，一砍即倒，角度同樣早已經計算準確，雖然差不多同時倒下來，對任何人都沒有影響。

樹木一倒下，鳥幇總壇大堂的周圍立時空出了一大片空地，整座大堂立時被孤立起來。

那些鳥幇弟子與中原五義的弟子一齊現身，俱都穿上黑色的夜行衣，手中各抓着鈎繩，其中另有每二十個爲一組的人，鳥幇弟子隨即扛起了準備好的四條檑木，迅速向大堂迫近。

婷婷雖然沒有全都看在眼內，也知道自己的處境非常危險，身子一轉，又冷笑道：「好狠啊，這麼多人對付一個女人，你們這些所謂江湖豪傑，難道就不覺得慚愧？」

鳳棲梧沉聲道：「不管你怎樣說，我們今天都不會放過你的了。」

婷婷盯着鳳棲梧，道：「看不出你是一個這樣卑鄙的人。」

鳳棲梧道：「未及你萬一，若不是對付你，我們也不會這樣做。」

婷婷道：「你們以爲這樣就能够對付我？」

鳳棲梧道：「想要試試的。」刀一劃，脚步緩緩往後移，一面又道：「我早就說過，你絕不是全無弱點，我們現在也已經抓穩了。」

婷婷歎息道：「我的經驗不够，性子又急躁，受不得刺激，一失敗，立即便要來報復，我本該多待幾天，細看清楚，才採取行動。」

鳳棲梧道：「從昨夜一出總壇你便往找中原五義的人算賬，我們便考慮到你今夜一定會到來的了。」

一面說他一面後退，曹廷胡子玉四人也不例外，到鳳棲梧刀再一劃，五人不約而同，一齊動身，疾往後倒翻出去。

他們不是站在門前就是站在窗下，身形一翻，立即由門窗倒翻了出外。

身形一落，隨即又展開倒退出數丈。

婷婷不知道他們在打什麼主意，一怔，身子便欲往上拔起來。

也就在這時候，那些扛着檑木的幇衆已一齊展開行動，扛着檑木力撞在牆壁之上。

八條檑木幾乎同時撞上牆壁，霹靂巨响中，擋着檑木的牆壁一齊被撞倒，那些幇衆隨即往後暴退。

整座鳥王殿立即倒塌下來，塵土飛揚，動魄驚心。

婷婷的身子已落在瓦面上，巨震聲中立時隨同瓦面一齊往下墮下去，但刹那又飄舞起來。

那些幇衆已然將檑木放下，一齊拔出了兵器，四面散開。

瓦面四分五裂，一一落下，好好一座殿堂，眨眼間變成瓦礫。

婷婷的身子飄舞一匝，在一條未倒的柱子上停下來。

塵土一陣翻騰之後，回復平靜，蕭蕭洒落，鳳棲梧五人身形接上，在柱外三丈將婷婷包圍起來。

婷婷放目望去，只見周圍一片空曠，稍遠，黑壓壓的觸目都是黑衣人，手中鈎繩無不蓄勢待發。

再看鳳棲梧五人，無不一頭頭猛獸也似，作勢欲撲。

風吹過，一陣塵土飛揚，婷婷目光一掃，發出了連聲冷笑。「好一個陷阱，你們以爲這就可以難倒我？」

鳳棲梧亦自冷笑。「能不能，只要你下來便知分曉。」

曹廷接道：「你若是不怕，根本就無須多作廢話，往外闖就是了。」

胡子玉摺扇「刷」地打開。「今夜我們就是拚了命，也要將你這個妖女挫骨揚灰，永不超生。」

婷婷大笑了起來，身形一動，掠出去，突然又隨風飄回。

所有的人一陣緊張，鳳棲梧厲聲叫道：「大家要鎮定，不用緊張，看準了才動手。」一衆齊應一聲，身形一挫，齊都盯穩了婷婷。

鳳棲梧接道：「我看你還是自己了斷的好。」

婷婷冷笑道：「你們要殺我，何不一齊殺上來？」

鳳棲梧道：「我們先動手，陣勢便會大亂，我們才不會這樣做。」

曹廷道：「你要等我們一定奉陪，只怕你等不到明天日出。」

婷婷面色一變，混身的紅光陡然又一亮，作勢欲撲。

鳳棲梧五人已準備她撲下來，可是她只是作勢，仍然停留在那條柱子上。

風急吹，婷婷衣衫一陣飛舞，驟看來，就像要變成烟霧一樣飛散天外，鳳棲梧五人目不轉睛，只恐她眞的飛散。

風過後，婷婷仍然好好的立在那裏，鳳棲梧五人亦仍然不動。

婷婷看在眼內，冷笑道：「看你們的樣子，不用等到天亮，你們便已崩潰。」

鳳棲梧冷笑道：「你可以等到那個時候才離開。」

婷婷道：「我會等的，我的耐性一向都很不錯。」

鳳棲梧冷應道：「由這裏到護壕，一共有十三重埋伏，我們即使全都倒下，我們的人絕對可以將你留到天亮，而且你的耐性怎樣，我們難道還不清楚，你絕對不會等到我們支持不住倒下才離開。」

婷婷道：「我們到底是老相好，你對我總比別的人了解。」

鳳棲梧道：「可惜你並不是眞的婷婷，否則我說不定會放你一條生路。」

婷婷道：「那年我倒霉，遇上一個你這樣硬心腸的男人。」

鳳棲梧道：「你還有什麼廢話，儘管說出來，我們正好用來打發時間。」

婷婷目光一掃，發出一陣銀鈴般的笑聲，身子有如隨風擺柳，却是沒有給風吹掉下來。

燕南那邊忍不住喝道：「妖女，有本領下來。」

婷婷笑顧鳳棲梧。「你們已經有人按不住了。」

鳳棲梧淡淡道：「這麼好的機會你竟然抓不住，我也替你可惜。」

婷婷只是笑，沒有人知道他在笑什麼，也沒有人看出她在打什麼主意，可也沒有人隨便妄動，鳳棲梧曹廷等早巳告誡衆人千萬要冷靜，莫被婷婷言談舉止誘動。

婷婷笑了好一會，看見各人仍然是那樣子，心裏不禁亦有些着急，亦有些後悔，這樣闖進來。

急風一陣又一陣，婷婷的笑聲陡然一頓，雙袖一展，身子迅速的轉動起來。

隨着她身子的轉動散落在地上的瓦片磚屑一齊飛舞起來，四方八面疾向各人飛過去。

鳳棲梧看得眞切，揚手道：「不必驚慌，不要妄動。」

他的刀立即削出，繞身一匝，將飛來的瓦片盡皆震飛。

其餘人或動兵器，或只是雙手護着面門，那些瓦片碎一遠，力道便弱，衆人雖然因此而大爲狼狽，却沒有因此受到多大傷害，隊形也所以仍然保持緊密。

婷婷本待要乘亂闖出去，看見這情形，便知道很難達到目的，身子不覺停下。

瓦礫碎片終於完全掉下來，鳳棲梧橫刀當胸，冷笑道：「你還有什麼本領，儘管施展出來。」

婷婷冷冷的又轉了一個身，道：「我只是一個弱女子，本領最大，也奈何不了整個鳥幇的圍攻！」

鳳棲梧道：「你就是怎樣說，我們今夜也不會讓你離開的了！」

婷婷道：「那我盡力闖出去就是，你們可要小心了。」

鳳棲梧沒有再應聲，只是橫刀當胸，冷然盯着婷婷。

風吹過，塵土揚起又洒下，鳳棲梧以下所有鳥幇的弟子，一個個有如木化，完全不爲所動，只是盯着婷婷，千百道目光就像是千百枝冷箭，隨時準備將婷婷射下來。

婷婷都看在眼裏，看到的也全都是敵意、殺機，她縱然有迷人的本領，但面對這麼多人，亦大感束手無策。

時間在寂靜中消逝，那麼多的人，發來出的聲响竟是那麼少，亦實在是難得。

鳥幇一向被稱爲中原第一大幇，屬下所有人受訓練之嚴格，絕沒有一個幇會所能够比得上。

他們對鳳生的尊敬，亦有如對父兄一樣，所以鳳生要他們對付中原五義，他們也毫不猶疑。

現在知道了底細，知道了婷婷才是眞正的兇手，所有的仇恨亦集中在婷婷的身上。

沒有更鼓聲，惟一計時的銅壺滴漏亦已埋在瓦礫中，可是誰也不在乎，他們只是等婷婷採取行動。

夜愈深，天也彷彿愈晴，兵器的光芒逐漸弱下來，那些黑衣人不用說，就是鳳棲梧他們，也彷彿融合在黑暗中。

婷婷却越來越亮，那些幇衆對稍遠的人都已看不清楚，但是看婷婷，却始終清楚之極。

婷婷却顯然不知道，否則也不會有這個念頭。

——都是傻瓜，不亮着燈火，不是使我更方便離開？

但她仍然沒有動，仍然在等候適當的時機。

風越吹越急，婷婷的衣衫飛舞不絕，包圍着她的人却除了鳳棲梧五人之外，所有的衣衫全都束緊。

鳳棲梧甚至考慮到衣袂聲可能影响各人的注意。

又一陣急風吹過，鳳棲梧終於動了，那是因爲他看到婷婷正向這邊掠下來，有如一道流星，一團火焰。

鳳棲梧並沒有拔起，反而一旁讓開，前面那些鳥幇弟子即時抛出繩鈎，撒向婷婷，百數十道寒光，有如一道光網也似，網向婷婷。

那些繩鈎映着婷婷身上發出的紅光亦發出淡淡的紅光來，黑暗中交織，煞是好看。

婷婷並沒有落在地上，半空中一旋，一隻鳥也似飛翔。

她離開地面很高，可是並不能够高過那些繩鈎，眼看那些繩鈎便要落在她身上，她的身子及時退回，又退回那條柱子上。

繩鈎力道一盡，紛紛落下來，婷婷也就趁這個機會，又離開柱子，飛掠了出去，在那些幇衆將繩鈎抓回手中之前，她已然從他們頭上掠過。

第二重繩鈎即時向她飛出，那兩重幇衆之間有兩丈許的距離，繩鈎飛出，絕不用担心傷着同伴。

婷婷若是繼續掠前，絕不難撞進這道繩網中，她掠前的身子却在那刹那落下來，落在那兩丈許的空地間，在繩鈎還未落下之際，再撲往前去。

首當其衝的兩個幇衆立時咽喉濺血，在婷婷雙手如劍十指之下喪生。

婷婷的身子沒有停下來，一旋一轉，又兩個幇衆喪生在她手下。

她同時發出了一連串得意已極，雖然動聽，却也很恐怖的笑聲。

那些幇衆却沒有因此退縮，一個個揮動兵器，衝殺前去，其餘人同時四方八面向這邊圍攏過來。

婷婷沒有將他們放在心上，所過之處當者披靡，笑聲也就更得意了。

也就在這時候，一件可怕而又意外的事情發生了，這所謂可怕意外，却是對婷婷而言。

那些四方八面湧上來的鳥幇幇衆與中原五義的弟子竟然一齊抛出了繩鈎，罩向那些正與婷婷惡鬥在一起的同伴。

千百枝繩鈎迅速落下，在繩鈎籠罩範圍中的三十多個鳥幇與中原五義的弟子視如不見，置若罔聞，非獨不閃避，反而前仆後繼，瘋狂衝向婷婷，糾纏着婷婷，不讓她有拔起身子的時間。

婷婷一心要乘亂闖出去，看見千百條繩鈎飛來，才知道不妥，要拔起身子，那些幇衆却甚至落空向她飛撲下來，到她連殺七人，騰出空隙，繩網已經落下，她雖然把握機會，騰起身子，却撞在繩網上，更多的繩鈎繼續落下來，而陷身在繩網中的幇衆並沒有停下，也繼續向婷婷撲攻。

婷婷的身子被迫落下，也被迫急了，雙手一陣亂抓，再殺五人，身上亦被鈎損了好幾處，鮮血奔流。

繩鈎落下，一柄柄鈎子交搭，鈎在繩眼中，一個奇大的網立即形成，第二第三個繩網也跟着合起來，先後落下。

鳳棲梧曹廷五人迅速向這邊撲來，每個人的身形都放至極限。

曹廷手執纓槍，人槍有如毒蛇一樣，紅纓有如一蓬鮮血濺射，胡子玉摺扇並合

，右手扇，左手劍！

鳳棲梧彎刀隱在肘後，混身刧殺氣飛揚，那柄彎刀隨時都準備削出，燕南的劍與人合成一道飛虹，飛過長空，亦一樣殺氣奔騰。

鐵雁是五人之中身形最慢的一個，但亦勢如瘋虎，笨重的身形配上笨重的雁翎刀，身形過處，勁風呼嘯，甚是驚人。

鳳棲梧第一個撲到，人刀凌空撲落，同時發出了一聲奔雷也似的吼叫。

婷婷看見五人撲來，眼瞳中露出了焦急已極的神色，尖嘯一聲，撲近來的兩個鳥帮弟子咽喉濺血，倒在她雙爪之下。

她隨即抓起了一柄刀，往上削去，刀光閃處，十多條繩子斷下，出現了一個缺口，可是第二第三道繩網緊接落下。網內那些帮衆亦瘋狂撲來。

婷婷不能不封擋，落下的繩網即時拉緊，鳳棲梧即時奪了一枝長矛在手，往網中婷婷插下。

婷婷刀爪並用，又殺三人，滾身一閃，避過插下來的一矛，幾個帮衆繼續撲上，以血肉之軀封住了婷婷的身形變化。

曹廷緊接撲到，纓槍吞吐，連刺三十六槍，每一槍都從網眼中刺入，準確的刺向婷婷，胡子玉的左手劍，燕南的劍也到了。嘶喝聲驚天動地，每個人都跡近瘋狂，婷婷聽得清楚，也看得清楚，總算知道，這些人每一個都抱着必死之心，拚着與她同歸於盡。

她手抓着一個帮衆的屍體，撐着不讓繩網落下，在槍與劍中跳躍騰挪。

曹廷三十六槍下來，已刺中了婷婷三槍，雖然刺得並不重，已大爲振奮。

鳳棲梧一手抓着外層繩網，爬伏在網繩上，突又喝一聲：「給我矛！」

三四個帮衆將長矛送上，鳳棲梧咬刀在口，手執長矛，往繩網內刺去。

婷婷居然都閃開，猛然發出了一聲怪嘯，身子疾往上拔起來。

手抓着繩網的那些弟子那剎那只覺得一般奇大的力量湧來，雖然死抓不放，雙脚亦不由被牽得離開了地面。

曹廷胡子玉燕南的兵器即時都失了分寸，鳳棲梧左手仍抓着繩網不放，右手執矛，尋隙抵瑕，只等機會向婷婷刺去。

婷婷右手旋即一劃，外層的兩個繩網亦被削開，也就這時候，鐵雁一刀護身從網底下空隙滾進來，一拔而起攔腰斬至。

婷婷偏身一閃，那邊鳳棲梧一矛已刺下來，婷婷閃避不及，長矛自頸至背，劃了一道長長的血溝。

鮮血飛激，有如一般血瀑，鳳棲梧看在眼內，心頭不禁有些不忍，這具胴體，無論如何都是他心愛的一個女人所有。

婷婷哀呼中倒下，鐵雁已撲上，但看見婷婷這樣子，亦不禁心頭一軟，刀雖然舉起來，却沒有斬下去。

繩網及時亦落下來，曹廷也就在這時候脫口大吼一聲：「小心！」

他吼得不能說慢的了，但仍然遲了一些，那剎那，婷婷突然從地上一彈而起，刀一揮，鐵雁縮手不及，握刀右手五指斷去二指，雁翎刀立時「嗆啷」墮地。

婷婷手中刀隨即架在鐵雁的咽喉上。

鐵雁怔在那裏，所有人亦怔住，婷婷斷聲喝道：「誰再迫近，我先將他一刀殺掉。」

周圍一下靜下來，婷婷再喝道：「退下去！」

曹廷胡子玉的目光移回鳳棲梧，鳳棲梧冷冷對婷婷道：「放開鐵雁！」

婷婷嬌笑道：「我能平安離開這裏，當然會將他放開。」手中刀接一緊，刀鋒割開了鐵雁頸上的皮膚，鮮血直淌下來。

鳳棲梧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還未說什麼，曹廷那邊已然道：「讓他走，我們以後多的是機會。」

鐵雁即時叫出來：「兄弟們可以死，我鐵雁爲什麼不能死？」

語聲一落，鐵雁陡地轉身，揮拳痛擊婷婷。

婷婷手中刀立即割開了鐵雁的咽喉，鐵雁那一拳亦痛擊在她的胸膛上。

鮮血從鐵雁的咽喉射出，與之同時，婷婷連人帶刀被他擊飛了出去。

鐵雁身子接一栽，倒仆在地上，當場絕命，婷婷臉上的肌肉扭曲，身子撞在繩網上彈回。

在繩網中仍然生存的五個鳥帮弟子看得清楚，熱血奔騰，眼都紅了，大吼着揮刀衝向婷婷。

婷婷面無懼色，迎向那五個鳥帮弟子，鬼魅般一閃，已抓了兩個鳥帮弟子在手，往繩網缺口擲出，隨又抓住了另一個，亦往繩網缺口掠出。

鳳棲梧看準了，奮力一矛插下，婷婷却也算準了鳳棲梧有此一着，手一揮，將手抓向那個鳥帮弟子迎去。

鳳棲梧一矛插出，乃有去無回之勢，「奪」地穿透了那個鳥帮弟子的身子。

與之同時，那兩個鳥帮弟子已然從繩網缺口飛出，婷婷乘此機會亦掠了出來。

胡子玉虎視眈眈，摺扇的扇面「颯」地脫出扇骨，飛向婷婷。

「錚錚」接一陣金屬聲响，手中扇骨亦抖得筆直，一條連接一條，鍊子槍也似射向婷婷的咽喉。

婷婷目光及處，身形一閃，扇面在她的腰間劃了一道血口，飛了過去，扇骨同時從他的咽喉旁邊掠過，倒捲捲住了她的脖子。

她的刀却也不慢，一揮斬斷了扇骨連環，可是脖子已然被勒得鮮血淋漓。

胡子玉剎那棄扇揮劍，逆持長劍，一道電光也似當頭向婷婷插下。

曹廷的纓槍也到了，暴喝聲中，「哧」地向婷婷的後心刺到。

燕南也不慢，人劍合成一道飛虹也似自一側刺來，勢子亦急勁之極。

鳳棲梧沒有動，取過口咬着的彎刀，整個人就像是一條野豹也似，隨時準備撲出去。

合曹廷三人之力，他知道婷婷即使能够脫身出來，亦未必能够避得開他的彎刀一擊，他也在準備給婷婷這致命一擊。

事實他亦沒有足够的空位插入曹廷三人之間。

曹廷三人的武功一脈相承，也合作已慣，同時出手，立時配合得天衣無縫。

鳳棲梧也就看準了這一點。

婷婷看着三股兵器同時襲來，也知道

厲害，卻也不能不應付，她的刀揮出，接下了曹廷一槍，偏身讓開了燕南一劍，整個身子弓起，竟然撲向胡子玉。

曹廷纓槍挽了三朵花，絞飛了婷婷的刀，燕南一劍只差一寸，到底還是落空。

胡子玉一劍也落空，從婷婷脅下穿過，婷婷雙手同時一翻，扼住了胡子玉的脖子。

胡子玉的反應也不慢，牽劍回手，緊抓住了婷婷的雙腕。

婷婷十指尖長的指甲都已陷進胡子玉的咽喉內，戮穿了皮膚，陷進了肌肉，鮮血十縷，往下奔流。

胡子玉混身的氣力也幾乎失掉了大半，但仍然緊抓着婷婷的雙腕不放。

「四弟——」曹廷目光及處，脫口驚呼。

燕南已撲至，人劍亦一頓，刺不了出去，鳳棲梧一樣意料之外，亦怔在那裏。

胡子玉身形落下，雙脚一分，悍立在地上，嘶聲道：「鐵雁可以死，爲什麼我不可以？」

曹廷咆哮一聲，挺槍刺前，一槍直取婷婷後心。

婷婷沒有胡子玉那麼高，站在那裏，翹着脚尖，她實在想縮手，可是掙不脫胡子玉雙手的緊抓。

那剎那她的身子紅光更亮，胡子玉只覺一股强勁已極的力道湧來，雙脚竟然再也立不穩，平地升起來，但他仍然緊抓住婷婷的雙腕不放。

咽喉的傷口奇痛徹骨，他甚至已感到自己的鮮血流進腸胃內，然後他感覺自己的身子開始旋轉起來，那是因爲婷婷在旋轉。

婷婷的身子已凌空，胡子玉亦被她拉離了地面半尺，這一轉，咽喉簡直就要被撕開來，一陣陣劇痛直迫心脾，胡子玉簡直要昏過去。

曹廷一槍本要刺進婷婷的後心，可是這一轉，槍尖便變了刺向胡子玉，不由得一頓。

眼看着兩個人陀螺也似越升越高，很快已離地三尺。

胡子玉倏的撕心裂肺的叫起來：「殺我！」

這一叫有如尖針也似刺入曹廷的神經，曹廷那剎那亦發出了撕心裂肺的一聲大叫，一槍疾刺了出去。

槍「奪」地刺進了皮肉內，其勁無比，曹廷知道是刺中了，却不知道是刺中了何人。

旋轉中的兩人立時停下，曹廷身形穩如泰山，硬硬將兩人旋轉的勢子停下來。

槍從胡子玉的後心刺入前胸刺出，再刺進了婷婷的胸膛，穿透後心，曹廷這一槍用的力道果然是大得很。

燕南一劍同時劈下，他也是被胡子玉那一聲大叫刺激撲出來。

劍劈開了胡子玉的右肩，幾乎將胡子玉劈開兩爿，對婷婷却毫無影响。

鮮血狂噴，噴得燕南一臉都是，他本來可以避開，可是看見斬中的是胡子玉，已驚呆當場。

胡子玉到底是血肉之軀，連受重創，在燕南一劍斬下同時，終於氣絕。

婷婷好像並沒有多大影响，鬆開扼着胡子玉咽喉的雙手十指，掙脫胡子玉雙手，身子便要從槍桿上倒退出去，却就在這時候，鳳棲梧的刀到了。

他本已蓄勢待發，看見曹廷一槍刺出，燕南一劍斬下，亦大受刺激，咆哮中揮刀撲前，左手往刀柄一搭，雙手握刀，力斬出去。

這一刀之快之狠之勁，猶在曹廷那一槍之上，一刀斬下，裂帛一聲，胡子玉婷婷的身子同時被這一刀攔腰斬斷。

曹廷身形亦被這一刀帶動，兩下力道相撞在一起，「拍」的一聲，槍桿齊中而斷。

曹廷一個踉蹌，斜跌出了三步，燕南劍雖然未斷，亦被震跌了出去。

那四截胴體同時左右飛開，相距竟逾三丈，在場所有人齊皆動容。

鳳棲梧彷彿亦被這一刀之威驚呆，雙手執刀，就是那個姿勢怔在那裏。

鮮血狂噴，婷婷那兩截身子更就是奔流也似，落下的地方，迅速出現了兩個奇大的血灘。

那剎那她終於發出了一聲慘叫，聽到這一聲慘叫，鳳棲梧等人齊皆鬆一口氣，心情却突又繃緊。

婷婷上半截身子竟然能够再動，雙手落在槍桿上一推，身子終於從槍尖脫出來，一股血瀑同時爆開，濺濕了兩丈一幅地面。

與之同時，她那截身子亦爆開來，就像是有一桶火藥在裏頭爆炸，那剎那也有光，却不是火光，是紅光，刺目的紅光。

紅光一閃，血肉橫飛，遠射數丈，周圍的鳥帮弟子與中原五義的弟子首當其衝，都沾到了一些，却是一呆之後，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婷婷也就這樣消失，鳳棲梧看在眼內，不由生出了一陣失落的感覺，這種感覺却是如些短促，剎那又被驚散。

婷婷的上半截身子片片破碎，那紅光却沒有消散，一閃一弱，突然又一强，暴閃。

這一閃非獨光亮，而且刺目，衆人那剎那只覺眼前一片血紅，什麼也看不見。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驚呼聲此起彼落，這個「不知道」本來就已是一種恐懼。

鳳棲梧也不例外，驚呼聲中以左手遮眼，右手彎刀隨即舞出了一團刀花，護住了全身要害。

他的反應是最快的一個，視力也恢復得最早，當他再睜眼望去，紅光已然沒有那麼强烈，却仍存在，並且迅速的移動。

紅光中赫然包裹着一樣東西，那約莫有拳頭般大小，紅光其實就是由這東西的身上發出來，越接近便越亮，令人不能迫視。

鳳棲梧根本看不出那是什麼東西，只知道那樣東西能够發光，又好像有一雙翅膀，不停的拍動，因此能够飛翔在半空。

心神一定，鳳棲梧接又聽到一陣「營營」的聲响由那東西發出來。

有生以來，他還是第一次看見這麼奇怪的事情，簡直就以爲是做夢，刀勢不覺一頓，站在那裏，有如木鷄。（未完）

游俠英雄傳

崆峒少林四豪傑

作者‧編者
增刪‧潤飾修訂本
蹄風‧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春明聽了賽玉霜敍述她的遭遇之後，決定幫她救出秦百先，又知秦百先被充配到太白山，便往太白山進發，途中遇到兩個異人，心中正想找人協助，因此特意顯些功夫，冀圖引起對方注意，此計果然得逞。那兩異人卽與王春明互相問訊，原來兩異人竟是武當雙燕，他們也因要找尋年羹堯的下落而上太白山……白泰官聽了王春明和周潯說要上太白山的原委後，並不覺得驚奇，最後告訴王春明，叫他們不必理會年羹堯，同時授計王春明依時日到某處行事，即可救出秦百先。王春明、周潯回終南山麓，依照白泰官指示，果然找到「草莊」……

馬車如飛般在道上奔馳，走了半天，已抵達斜谷，將近大牢，沿途都有哨卒守着，馬車走過，都站起來行禮。瞬巳走近牢門，那面巨木疊成的閘門骨碌骨碌的打開，馬車一直進到牢屋面前才停下。

這處是牢裏最高大的一幢房子，馬車剛停下，那守衞的早巳鑽出來打開車門，恭敬地俯下身子迎接兩人下車。王春明大搖大擺地走下車來，周潯跟在後面，只聽一聲叱喝，門前不知那時走出一列衞士來，個個撫着腰刀，立正行禮，原來剛才的一聲是見禮的口令。王春明微一點頭，卽昂首闊步踏進屋裏，當進門的一忽兒，他心裏還帶點徬徨，不知應走向那裏才沒弄錯，這時面前出現了兩個人，似隨從衞士打扮，垂手站立。春明人急計生，一揮衣袖，放沉着嗓子說道：「你們先走，到室門等候！」那兩人頭也不敢抬，口裏連應了幾聲「是」字，又打了一躬，後退幾步才回身前行。春明放緩脚步，見剛才兩人走上樓上，春明回頭向周潯打個眼色，一齊踏上梯子。

樓上是一間大廳子，中間擺着一張公案，春明放眼一望，剛才那兩個親隨的人巳站在一所房子外面，見他來到，便推開了房門，鞠躬迎人。春明看室裏陳設，也擺着了書案，案上堆滿了文件，旁邊幾個嵌着玻璃的櫃子，放滿文卷，室後像是臥廂。春明入到座上，早有使喚的差役進來，遞上茶巾，走近窗前，想把竹簾掛起。

春明發覺，便道：「不必了，今天我的眼睛有點兒生痛。」差役應了兩聲退出。春明見剛才那兩個親隨還站在室門那裏，便道：「你出外去告訴他們，有事的快點來報告，今天我要趕着回去的。」兩人又是連聲回說：「大人，小的知道。」便退出門外。

一會，那差役入來稟道：「啓稟大人，王營目和陳營目參謁。」春明只說一聲：「請進！」便見有兩個武弁裝束的進來行禮，跟着遞上兩本冊子，說道：「報告大人，這是卑職營裏的値勤册子，請大人過目。」春明接過放下，問道：「還有別的沒有？」兩人連忙回道：「大人，沒事……事了。」立即打躬退出去。

跟着進來的都是牢營裏的督目、典吏、書牘、辦差等，都是循例報告的，遇到他們想多說些話時，春明便一揮手，意思教他們離去，那些人便戰戰兢兢地走開。

那些人走後，春明關上室門，吩咐門外聽差有要事才回報。然後和周潯兩人，急手急脚地翻閱室裏文件，但都屬於牢裏的報告居多。偶然看到書櫃的門緊緊地鎖着。春明走前把鎖子毀去，發現文件裏有幾封是黃綾封套蓋上大印的，抽出一看，紙上第一行寫着：「刑部大臣二品頂戴賞穿紫貂尚書郎楊諭示」等銜，內文說的是關於遞解充配人犯的，可是文末却寫上了：「右令三品武官兵部侍郎年羹堯……」，春明一見，指給周潯看看；另一封書是用印了九龍暗紋宣箋寫的，信裏寫道：「羹堯盟兄左右，近日青海改土歸流，民情洶湧，皇上意欲命兄前往鎭亂，惟兄對大牢事尚不屑爲，弟極願兄外放，掌握兵權，將來於事有利，望三思之。」下署「拜弟青手泐」。

王春明對這封書函，極爲注意，因爲滿淸自從入主中原，他們原是東北崛興的一個民族，幾十年間從伊蘭三姓地方發祥，吞併各部落後，値吳三桂借兵平亂，才垂手奪取了朱明天下。這時也恐怕別個民族會崛興起來，將來也就成了心腹之患。所以康熙朝代便防備青海和新疆的回民會造反，特地製造出一個改土歸流的計劃，把青海各部落原住民，移到一個指定的地區去，編了戶藉，規定不能越界，又移了二十九旗兵到青海屯駐，把青海的人民監視着。這個改土歸流的事件，在淸吏裏是

一件大事。現在王春明看了，便悄悄的對周潯道：「周兄你看，這封書用的是九龍箋，是內廷御用的文房四寶，但未知這個自稱是拜弟『青』的是什麼人，這點很值得研究。」周潯也道：「現在看來，年羹堯就是大牢的主管官了，這樣，南山居士就是年羹堯，年羹堯就是這處的『牢營總督』，當日王兄在草廬裏會見的南山先生便是此人。」春明點點頭，答道：「怪不得他們的行踪要這樣詭秘，原來他巳作了滿洲人的三品官兒。」他口裏說着，手上仍不停的翻着櫃裏文件，其他的都是一些刑部來往公文，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

他們兩人再打開旁的櫃子搜檢，那裏有幾本厚册子，編上了號，春明一看，却是幾本犯人名册，不禁大喜。打開一閱，犯人名字底下都寫上了年籍編號，還註了入獄日期，所犯案由，編入某字營等。對每一個流犯的履歷和在牢裏的行爲都註得非常清楚。春明心急要翻出了秦百先的名字，翻了第一本，還沒見到。旁邊周潯便道：「王兄，你不要心急，我看出名册裏的犯人名字，是依照姓氏筆劃多少編次序的，秦字是十劃，你要翻第二本去，或者會在內呢。」春明點點頭，又檢第二本，果然在十劃的姓氏裏，一檢便看到了秦百先的名字，他當堂舒了一口氣，只見底下註上了入牢的日期，剛是半年前，號數是「三三九」，編宇字營，可是下面用紅筆寫上了「某年月日調職」一行小字。

春明自言自語的道：「這裏註上了調職呢，沒曉得調往那裏，也沒註上。」周潯答道：「這樣定要知道他現在那裏，如果你說不出時，會露出了破綻的。」春明再翻其他的册子，也沒見有關於犯人調職的，一時沒了主意，只得把櫃子照原來樣子關好，坐在椅子上發悶。他的視綫在室裏四處發射，忽然觸到書案上也放了兩本厚厚的册子，樣子和櫃裏的一般，連忙拿起一翻，內裏也像是一本犯人名册，可是全沒有名字寫上，由首至尾都是號數。當他翻到了「三三九」號時，底下果然有一行小字，寫的是「某年月日免予勞役，改充牢裏書辦。」這「書辦」兩字就是往日「書記」的名稱，春明喜的非常，一拍桌子說道：「這番有了，那姓秦的進牢後的第二個月，年羹堯便把他調充書辦，算是對賽玉霜的人情了，我且叫他進來一問。」周潯見他那樣興奮，便道：「王兄須得小心應付，不要露出了痕迹。」

書案上放着一具响鈴子，春明把室門的鎖開了，走回座上一敲鈴子，外邊立刻有人應着，輕叩室門。春明應道：「進來！」那聽差進來打躬站立，說道：「大人有何命令？」春明道：「你把那三三九號犯人的書辦叫來！」聽差連應出了：「是，小的知道。」返身便出室門。

一會，門外又輕輕的叩响，那聽差又進來稟道：「報告大人，三三九號帶到。」春明用命令的口吻答道：「你把他帶進來，如果有別個要見我時，你都一律給我擋着！」聽差聽應了，回身出室引進一人。春明和周潯舉目一看，那人穿了大布長衣，頭上罩了黑布笠，只露出雙目，進來後向明春跪下，口裏說道：「犯人三三九號叩見總督大人。」雖然只說了這一句話，也知道他平日談吐的溫文。春明說道：「姓秦的起來！」那人起來一揖，春明看那聽差還站着，便對着他一擺衣袖，聽差打了一躬便縮了出室。

那個三三九號犯人低頭站着，不敢仰視。春明向周潯打一眼色，周潯把門上了鎖。春明才對那三三九號犯人道：「秦百先，你把頭笠脫下來！」那人初時有點驚疑，後來見春明雙眼釘着他，是要等他動作的樣子，才緩緩的把黑布笠取下，露出本來面目！

這時出現在春明眼前的，是個俊俏書生，頭髮攏起，結了小髻，年紀不過二十以外，眉目端正，雙眼含着了憂鬱的神色，望着了春明和周潯（他們都是蒙着面罩的），帶着驚疑的樣子。

春明改過了柔和的口氣，對他說道：「秦百先，你坐下來，我有點事兒要問你。」百先遲疑着，答道：「大人面前，犯人不敢就坐。」春明道：「你坐下無妨。」百先才一揖，坐在案前的椅子上。春明問道：「秦百先，你看過了本官的面目嗎？」百先似乎不知所答，想了一想才道：「犯人以前雖曾進謁，但從不敢對大人正

周潯把王營目摔到車外去，春明也把車夫制服了。

視，恕犯人不知。」春明又問道：「你當了書辦以來，幹過了什麼工作？」百先又是想了想，才答道：「犯人每天除了登記牢裏來往公文之外，就是大人吩咐回答的書函。」春明故作記憶起來一般，點頭道：「是的，你有時替我回書，你可記得那時替我回過一封書，是給我的盟弟×青的？」春明說到盟弟兩字，把聲音放低，故意將那應該是姓氏的字帶過了，說到「青」字才把聲音提高，聽的人就像連姓氏也在一起。

秦百先很快便回道：「大人，犯人還記着，是答尹大人的書嗎？就在前月裏辦的。」春明說道：「是了，你眞好記憶，那書函的地址是……是……」說到這裏，作出了忘記的樣子。百先見了便接下去道：「大人，是天壽山萬壽山莊，還寫上交八極頭陀轉的，未知對不對。」春明口裏連聲說道：「對的，我也記起來了。」

看看時候已過了不少，王春明倏的把白面罩脫下來，望着百先道：「秦百先，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百先嚇的一跳，他從沒見過總督大人把面罩除開，就是所有牢裏的人也從沒見過，一時駭愕起來，吶吶的道：「大人，恕犯人不知。」春明道：「我且問你，秦百先，你可記着丁翠蓮？」這一問，百先立刻注視着春明，見這個牢營總督大人，是個英風凜凜的漢子，紫棠色臉皮，留些短髭，心裏不期打了一楞，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只得應道：「大人，犯人不敢回話。」春明又說：「百先，你怎麼不說，丁翠蓮爲了你，千方百計要救你出來，和你重敍，你祇要答覆我，實在想她不想？」百先給這一問，不禁滴下淚來，說道：「不瞞大人，犯人沒有一刻會忘記這位紅顏知己的，祇是身受無辜，念也念不來，還幸大人沒教我幹苦工，已是……」春明不顧聽下去，截着便說：「秦百先，我是丁翠蓮差來救你的，我不是什麼牢營總督，你現在就隨我一同離開此地！」這句話像一聲雷响，他望着春明，驚喜交集，驚的是面前的不知是個什麼人，又怕是總督大人故意試他，喜的是這個說話的人言語舉動都不像是往日所見的大人，而且肯露出眞面目來，那就是如其所說，眞的是丁翠蓮派來的俠士了，但又不知道怎麼會假充了總督大人來到大牢裏。

一霎間，王春明已把面罩再度蒙上，對百先說道：「你也把黑布笠戴回頭上去罷。」他回身打開剛才的櫃子，把那封九龍箋的書函取出，放在身上，把櫃門關好。這時周潯也走過來問百先道：「秦公子，你曉得往常總督大人離開這裏時，是怎樣行動的。」百先答道：「好漢這樣稱呼，在下受不了。往常那個大人臨去時，是先傳備車子的。」春明聽了，又問道：「往常可曾有過犯人提出牢外去的嗎？是不是總督親自押走的？」百先應道：「牢裏犯人雖然有時提出外去，但不會由總督親押，往常都是派王營目押送的多。」

王春明打响鈴子，那聽差敲門進入，見室裏大人坐着，三三九號犯人站在前面，像是受過審訊的一般。春明吩咐道：「給我叫王營目來！」

過了半晌，王營目進來了，他就是剛才第一個進來謁見的人，外表顯得很是精明，一面謟諛之色，見了春明，立刻打躬問道：「大人有何吩咐？」春明一指秦百先道：「本官要帶這三三九號犯人到外間審訊，請營目和本官一道兒走。教他們備車！」王營目似乎有點不明白，但口裏仍然應出了「是是」，但跟着問道：「大人是教卑職隨往嗎？」春明厲聲道：「是的，請營目押這犯人，隨本官一起出去。」王營目見他聲色俱厲，才不敢再問。

聽差進來報告，說車子備好了，王營目穿了全副武裝，進來把秦百先帶走，臨行前向春明問道：「大人，那犯人要加鎖嗎？」春明道：「同本官一起走，不必加鎖了，你就押着他坐進車裏來罷。」門前一隊衛士，又像來時的一般站着行禮。

春明踏進車子，看看就是來時乘的一輛，他看到車裏是兩列座子的，便先坐在前座去，跟着王營目進到後座子，把秦百先夾在當中。

王營目把車門關上，放下窗幔，駕車的就坐車前，揮起鞭子，四匹棗騮兒展開馬蹄便跑，大門又是骨碌地打開，一路走出斜谷。王營目這時只看到王春明的背影，坐在他身旁的三三九號犯人，面上蒙着黑布的，瑟縮地坐着。他把視綫注到周潯身上，剛巧周潯一雙眼睛從面具看出來，也是釘着他，四目交接，王營目覺得這個同大人一道的漢子眼光如電，望得他有點不好意思，他立刻把身子微微挨前去，向王春明問道：「大人，車子開到那裏？」春明頭也不回，應道：「就到草莊罷。」王營目應聲是是。他敲了兩下車廂，車夫轉身回頭過來，王營目吩咐道：「大人教開到草莊去！」車夫口裏大聲應着，瞬已走出谷口。

春明坐在車裏，目不轉睛，只見座前有兩面鏡子，留心一看，原來一面反射到後座去，另一面連帶着一個筒子，可以看到車外情形，他把圓筒子略一轉動，鏡裏照出的景物也就是跟着移動，知道是一面折光鏡子！

車子突然緩下來，前面是一度斜坡，再進便是終南山。這處斜坡曲折地在山麓伸展，一邊是危崖。春明一算還有三十里便到草莊了，須抓着個機會把王營目和駕車的弄掉。忽聽王營目在後說道：「大人，請把對牌兒給與小的。」春明給他一問，心裏暗道：「來了，這廝向我討對牌，有心要來試我，難道有什麼破綻給他看出嗎？」往時「對牌」是官府用的一種信符，有些用五金打造，有些是玉質，面上刻有花紋，剖開兩邊，遇到有重要公事時，便拿對牌作憑證，對方把繳來的對牌一驗，兩邊配合便是眞的。當下春明只得說道：「王營目，你要對牌作什麼？」王營目應道：「大人每次把犯人解到那裏去，都要對牌的。這番……」春明道：「是的，對牌在我身上，一會到草莊時一起交給你便是。」王營目還想再問下去，覺得這個總督大人今天的口音有點不像，心裏開始生疑，又見身旁坐着的漢子，不停地釘着他，便又向前問道：「大人，我們現在往那裏去？」語氣已不像先前的恭順了，春明聽出了，作出帶點不滿的樣子，答道：「不是說過到草莊去嗎？你爲什麼老是這

樣子！」王營目忽然大聲的道：「前幾天大人才有手令到來，說要返回京裏，最快也要後天才回來的……」春明怒道：「王營目，你瘋了嗎？竟管到本官的身上來了！」那個營目平日是年羹堯最信任的，曾在刑部裏當過典獄官，他對總督大人的身份總知道多少。往時年羹堯每次回到牢營，總有事交給他辦，至少也和他說幾句話，問一些牢裏的情形；前幾天由驛站轉來一封手諭，便是給他的，手諭說有事赴京，五天後即可返回牢營，着王營目代行牢裏的事務，並叮囑他嚴防奸細，因爲前幾天已發生過哨兵被殺的事件。他今天見到牢營總督突然歸來，便照常第一個進室去，怎料大人接過了報告之後，便一拂袖子教他退出。他還以爲大人同着客人回來，一會便會傳他入室去的。後來大人傳令他押解犯人，最令他生疑的便是大人竟和犯人一起坐進車裏。路上他看到那個客人不停的望着他，看清楚大人的背影，覺得今天身軀特別高大，因此故意盤了一些話兒，發現大人的口音有點異樣，而且是特地把嗓子沉下來的。他更是疑惑，最後借故提出要討對牌，面前的人果然拿不出，而且裝作發怒，這愈啓他的疑心。

王營目給春明說他瘋了，心裏正在想一個應付的辦法，他想硬幹時，又見座旁的蒙面漢子目不轉睛地盯着他，一動怕會先被人制裁着。那時車子飛快地奔馳在叢山裏，王營目曉得他配的是長刀，坐着拉不出。於是轉側身子，向前一敲車廂，向車夫喊道：「老莫，稍停一停！」那叫老莫的身上也配着腰刀，回頭正想應諾，王春明很快的把首伸出，喝道：「不要管他！開快一些。」說時遲，王營目驀地裏伸出手來，向着春明面上的罩子攫奪，這一舉動眞的是出其不意，春明驟覺腦後生風，他是一個武技精深的人，那會這樣便給人算倒。他比王營目的出手更快，頭顱不知怎樣地一縮，王營目的手已是攫個空，連春明的動作是怎樣的也看不出。這一刹那間，周潯已經撲過來，施出一勢「綳倒猢猻」的貼身攻勢，反手一抱，臂膀像鐵條一般，把王營目攔腰箍緊。王營目見霎眼間便受人制着，雙手給周潯的肩膀壓着，活動不得。他立刻把全身的氣力運到雙脚去，倏的展起「蛟龍擺尾」，雙脚向上打出，成了一百八十度的弧形，如果周潯不放手，頭部便會給打中。那知周潯的武技，正有崆峒派本門功夫，交手時騰縱躲閃，另有一套。只見他挾着王營目順勢一按，那時快，立刻聽到砰一聲响，王營目雙脚已打在車門上，那扇車門碎裂開片片，飛出車外去了。周潯一看車外，下臨峭壁，挾起來向窗外一摔，一團黑影直飛車外，一路向下打滾，衣裳飛舞起來，眼看就算不跌成肉醬也活不成了。

這一連串動作，都是轉眼間的事，那邊王春明早已穿窗出外，把車夫按倒，用馬鞭綑了手足。一看周潯已把王營目擲落崖下，便把車夫從窗口投進來，周潯撕了衣襟塞了車夫的口，放到車底把墊子蓋着。看春明時，已駕着車子前進。周潯便說道：「王兄，你說幹得爽快嗎？」春明回頭應道：「爽快是爽快了，我們現在要快些決斷一下，先回到那裏去，草莊那處定去不得，想我們昨夜離開不久，那小童便會甦醒過來，這時未知人家怎樣應付。」周潯想了一想，答道：「那末，我們就轉返江口鎭去，待見着了我師傅師叔，大家再商量罷。」

王春明突然把車子停下，走進車廂來。那時秦百先在車裏，眼看剛才一幕驚心動魄的打鬥，他是個讀書人，從來沒見過這大風浪的，初時驚至失魂，這時又喜的說不出聲，眼裏滴下淚來，這是一個人喜極時的流淚。春明一手把他頭上的黑布攫去，說道：「今後你不要再戴上這勞什子了。」說了也和周潯一齊脫開面罩。

周潯問道：「王兄，爲什麼把車停下來？」春明答道：「我們坐着車子到江口鎭去，路上會留下了痕跡，前面便是小河，我們要把車子毀掉。」說罷，見車夫在車底蠕動，心裏又有些不忍。周潯道：「他已是聽到我們說話了，饒他不得。」那車夫聽了，口裏啞啞的發聲求饒。春明嘆了一聲道：「本不關他的事，大丈夫作事，那怕人知，饒了他罷。」說了便把車夫從車底拉出來，拋在路邊。

他們三個人上了馬，來到小河，擇河岸高處，把馬解離了車挽手，車子立刻滑到河裏，轟隆一聲起了一陣泡沫，已沉到水底。看看沒留下什麼痕跡，他們才跨上馬鞍，帶着那匹沒人乘坐的馬兒折回路上去，一直奔向江口鎭。

走了一程，王春明忽又停下馬來，對周潯說道：「我這樣去不得。」周潯忙問道：「王兄，爲的什麼？」春明應道：「我要和秦公子到藍橋鎭去，把賽玉霜帶走。」秦百先站在一旁，聽得起勁，便道：「恩人，你爲着我們奔波，小生極爲過意不去，恩人，還是幹你事要緊。」春明說道：「不可以的！年羹堯明天晚上便可能回到終南山來了，他見我們發現了他的秘密，還假冒了他，到斜谷大牢裏把你刼走，他一定不會放過的。我們要在這兩天裏把賽玉霜送到安全的地方，才能夠避過他的跟踪。」周潯和秦百先聽了，一齊點了頭，四匹馬兒在路上打圈子，大家在一處想辦法。

一會，王春明說道：「周潯兄，現在請你先回江口鎭去，安慰着你師傅師叔，我偕同秦公子趕到藍橋鎭，準明天一早把玉霜帶到江口鎭，教他們跟方老前輩回武當去暫避一時，這才是比較安全之計。請你見着老前輩時，就請他們準備馬匹，待我們一到便啓程。」

周潯兩人聽了春明的指揮，都佩服他的話，百先心裏更是喜歡得沒法形容，他和丁翠蓮是一對眞情眞義的戀人，却偏遇到這麼多的磨折。他在牢裏的一段苦惱日子裏，一想到了丁翠蓮，便如萬箭穿心。如今夢想不到天下間竟有王春明這個俠士，冒險把他救出。一會便可見到離別多時的心上人，任何人到了這個時候，心裏的喜悅都是難以形容的。

周潯正在勒轉馬頭，忽又回馬過來問春明道：「王兄，這次我們發現了年羹堯的秘密，和你檢到那封書，小弟見了師傅時，應該給他們知道嗎？」春明立刻答道：「我看這事還是一時守秘的好，免得他們兩位老前輩知道了更爲不安，你便說斜

谷大牢裏沒有姓年的罷。」周潯應諾了一聲，揮起馬鞭，說聲再會便去。春明和百先帶着那匹空鞍馬兒，也縱轡向原路直奔，望着藍橋進發。

且說賽玉霜從那天得到春明答允把秦百先營救，每天她都向天默祝，願她的愛人能早日到來和她相見。這次她好像是得到了信心一般，認爲王春明此行十九會成功歸來的。那天早起，窗外一對鵲兒穿簾入室，吱喳地唱着。蝶兒見他的女主人凝眸望着樓外，便道：「姑娘，喜鵲兒對你叫呢，秦相公不久便會來了。」玉霜眉兒稍舒，答說：「我今天起來不知怎的，心兒總是卜卜地跳，我也是這麼想着，那位王相公是個非常人，這次定會把秦少爺救出來的罷。」

黃昏時候，門外一陣馬蹄聲响，只見蝶兒飛一般的奔上樓來，一口氣幾乎接不上，喘息道：「秦少爺眞的來了！」賽玉霜跑到樓前一望，果然王春明和秦百先正在把馬拴着，喜的她眼淚直流。口裏不期的說道：「上天可憐，他眞的回到我身邊來了。」



年羹堯三劍中的第一劍。

王春明和秦百先上到樓來，賽玉霜跑到春明跟前跪下，說道：「王相公，你是我今生的第二個恩人了。」百先這時也一同跪下。春明忙道：「你們快些起來，還有別的要緊事等着幹呢。」賽玉霜起來，和秦百先相見，兩人也不知是悲是喜，大家拉着手兒，四目交投，心裏確有千言萬語，也不知從何說起。

王春明走出樓欄外，和鸚鵡逗着，好教玉霜和百先敍些離情。半响，玉霜才請他進去，已擺開了酒食。玉霜和百先都向他慇懃敬酒，說了一番感謝的話。春明道：「你們這下子還未能安樂呢！丁姑娘，快把行囊收拾，我們今晚便要離開這裏了。」玉霜還有點遲疑，百先便說道：「我們定要聽恩公的話，他是爲我們今後打算呢。」

那天晚上，他們帶着簡單的行李，買了一輛篷車，玉霜和碟兒躺在車裏，春明駕車，百先乘馬護送，連夜登程，冒着星霜，向洵河進發。天才破曉，已抵達江口鎮。遠遠有一騎迎上來，看看正是周潯。他見春明等一行來到，忙說道：「王兄，我師傅師叔昨夜已由路兒保護着登程，約定在子午谷口會合，留下小弟在這裏等候。」春明問道：「他們怎麼行得這麼急促？」周潯道：「有人釘我師傅梢子，這事一會再說，現在就歇下來餵過牲口，提前去好嗎？」春明見說，把車停在一家客寓門前，打過尖兒才復上道。

他們離開了江口，渡河折向南行。前面是子午谷，那處便是三國時諸葛孔明和司馬懿用兵之地，當着秦嶺要隘。谷口只容得單騎並進，所以當日魏延獻策偷襲子午谷，孔明說這一計策來得太險，沒有接納，便因這處行兵運糧，都不容易。

車輛在山路裏隆隆前進，揚起了一片塵頭，忽地裏山坡上有一人如飛的走下來，攔着去路。王春明眼利，早已看出是一個老人，只聽那人大呼道：「五台太極朋友，幹得好事，到大牢搶人回來了。」春明看看那老者手裏沒持着武器，聽他的說話，分明曉得自己行踪，但又不明他此來是什麼用意。秦百先本來走在車旁。一看到老人，竟然飛一般奔上去，翻身下馬，倒在老人跟前，口裏說道：「姪兒叩見老伯。」

那邊車裏的丁翠蓮，也叫周潯停下車來，說道：「豆腐公公來了，我要上前相見。」

春明等這才曉得這老人便是秦百先說的隔壁豆腐叟，連忙下馬，秦百先已給人引見。老人笑道：「久仰王公子盛名，昔日老漢也曾和尊大人王老爺見面，可是老漢一向在江南地方混，想你兩位一定不曉得老漢的來歷。」百先在旁搶着說道：「老伯，小姪雖然和你隣居多年，但老伯却從不肯把姓名說出來。」老漢答道：「那時我不便露出了身世吧，但現在不妨事了。老漢就是江南陳四，江湖裏都叫我作魚殼大俠。」

春明周潯兩人一聽，立刻知道面前的老人來頭不小，他就是聞名江南的陳四，早年是大俠甘鳳池的開山師傅，後來把女兒配了甘鳳池，端的是個民間崇敬的俠士。兩人又再一揖說道：「原來是陳前輩，不知今日駕臨，有什麼指教？」

陳四向拜在面前的丁翠蓮一指，答道：「都是爲着他們一雙痴兒女而來，老夫爲着她的事，已不知和年羹堯鬧翻了幾遍，終於不願破除情面，沒把秦公子救出來，但老夫也知道年羹堯沒有把苦給他受過。今天王公子把他架走，是最好不過的了，你和年羹堯沒關係，不過……」底下一句，陳四沒有繼續說下去。王春明便道：「不過以後小姪便惹來一身麻煩了！」陳四微微點首，但又說道：「這也不妨事的，秦公子含寃入獄的事，我們綫上的朋友都同意把他弄出來的，獨有年羹堯說要什麼維持法紀，偏不肯這樣做。老漢也曾夜裏跑到武當草鎮，想把雙燕兄弟賺出來，好壓迫他把秦公子釋出，後來便遇到王公子仗義，答允丁姑娘去幹。雖然年羹堯這次回來，知道給你揭穿了種種秘密，他是個性烈如火的人，定會找你晦氣的，只要我們綫上朋友知道，自然會把他制止，王公子你可以放心罷。」

經過魚殼大俠陳四的一番說話，王春明周潯兩人方才明白，年羹堯和陳四竟有這樣的關係，且看他口口聲聲地說綫上朋友，那就是暗裏指出年羹堯和他都是一派系的人，怪不得雙燕兄弟說那晚夜裏見到的，是個老人，身段非常靈活，原來他想把武當雙燕騙出來，好教年羹堯把秦百先

釋出。當下王春明回答說：「陳老前輩，承蒙你這樣關心，小姪一向要幹的事，從不計較後果的，倘如那姓年的要找我的話，小姪隨時都等候賜教。」

陳四又問道：「你兩位現在想把秦公子和丁姑娘帶到那裏去呢？」春明道：「小姪恐那姓年的向他們身上出氣，因此打算拜托周潯兄的師傅帶返武當去，給他們做個靠山，老前輩以爲怎樣？」陳四喜的道：「這樣是個萬全之策了，老漢今回可以放心。」又對秦百先道：「秦少爺，老夫要走了，令先君的遺體，就厝在西山碧雲寺裏，今後，秦少爺對功名兩字，暫時把它丟了罷。」秦百先見提到他的父親，想起當時給那些官差推倒，氣絕身亡情景，淚如泉湧。春明和周潯上前勸慰着。陳四回身想走，王春明突然叫道：「陳前輩，且請留步！」只見春明整一下衣服，上前端端正正地一揖，說道：「小姪還有點事兒，想請教老前輩的，未知可否開小姪茅塞。」陳四問道：「王公子有什麼事要我說的？」春明道：「小姪在武林日子還淺，聽說近年來武林裏有幾位傑出的人物，稱作天下四豪傑的，未知是那幾人？」陳四呵呵笑道：「怪不得公子不知，這便是最近明陵的南北武林大會，舉出下屆主辦坐圈子的幾位英雄，其中有四個年輕的小伙子，人家便給他們加上四豪傑的好名兒。他們就是這次大會頭領尹青，和年羹堯，白泰官，其餘一個小婿甘鳳池。」春明聽的出神，口裏說道：「都是當今頂尖兒的人物！」陳四說道：「他們算是代表了少林崆峒兩派的高手，還有一個人我沒有說出，他也是下屆主辦人，就是令弟崇明公子啊！」春明訝然的問道：「前輩說的眞的嗎？怎麼小姪會不知道的。」陳四答說：「王公子你可能會不知，因爲大會舉出來的，有時是以一派作爲單位，當時原是選出青龍會，聽說靜因老尼因自己上了年紀，而且她在上一屆已經幹過了，這次應該讓後輩出來見識一下，所以派令弟出來作代表。好在這幾個主辦人的任務，要三年後才聚集，商討聘定下次大會的當家。」

春明還是在問：「那位叫尹青的怎麼以前沒聽過他的名兒呢？是那派武林高手？」陳四似乎有點不願回答的樣子，只道：「他當得起這次的大會主持，自然有他的來歷，將來公子見到了白泰官，便會問出了原委，老漢現在要走了。」對春明等人一揖。春明忙把馬韁送上，說道：「前輩就算要走，也接了這匹代步的馬兒，算是小姪等一些心意。」陳四接過馬韁，說道：「這樣多領各位盛情啊。」瞬眼間，連他的身子擺動也沒見到，已坐到鞍上去，功夫的是到了爐火純青。春明等目送他去遠，才上馬登程。

走了一程，山路愈狹，已見樹下停着一輛大篷車，武當雙燕和路民渚都在那裏等候，見了春明等一行來到，都迎將上來。春明、周潯等人下來拜見，又教秦百先、丁翠蓮和侍兒小蝶，一起見過兩個老人和路民渚，大家都有一番客套，不在話下。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從子午谷去湖北武當山，要從陝南出洵陽，入湖北境，沿路崇山險道。雙燕的家鄉，就在山下的草橋店，那一地區全是姓方的居住，自從雙燕訓練了一班子姪，水波拳成了方族的看家本領，鄉裏人人懂得武技。雙燕的莊院，門前寫着了「勇園」兩字，園裏地方廣闊，單是莊丁便有百人，他們見了主人歸來，都紛紛站班迎接，這是舊日大家庭的風氣。丁翠蓮和蝶兒，自有女眷接待，進到上房休息。

王春明給招待到客堂坐下，那一間是四柱大廳子，對着一所院子，廣栽花木，四邊牆壁開着窗子。春明周潯奔波了幾天，不覺躺在羅漢椅子上梢息。春明一眼看到正樑上釘着了一口鋼鏢，那鏢比匕首稍小，薄如柳葉，分明是太極王家獨有的柳葉鏢。他正在看得出神，方剛兄弟走出來站在他的身旁，也是未覺。驟聽得方剛說道：「王賢姪，你注視的便是你家的柳葉鏢，這鏢的特點便是鏢身有兩根縷痕，你可認出嗎？」

春明忙的站起來說道：「恕小姪一時失覺，那柳葉鏢一看便認出。」方剛又道：「當初爲了這鏢，幾乎和令尊大人發生了誤會，皆由我外甥卞金剛用這鏢打死了我姊姊，移禍到令尊身上。我一時魯莽，把這根鏢釘在正樑上，要誓報此仇。後來事情大白，我便任它留下來，時刻警惕着。可見到一個人做事都要三思，不要一時意氣，沒有把事情先弄個明白，終會僨事的。」

春明點頭道：「前輩金石之言，自當銘記，如今事過廿多年，小侄看到了這鏢，便想起先父來，意欲向前輩取得這鏢留作紀念，想前輩不會吝惜罷。」方剛答道：「賢侄，這番助老夫把年羹堯的秘密揭穿，正在心感。如今把這鏢交還給你，也是有意思的。」春明忙道謝。他雙足一點，展起輕功滑到牆頭，足下壁虎游牆，瞬巳扳着屋樑，雙足翻起，來着木樑，整個身軀倒懸，跟着拗曲腰子，一個倒捲珠簾姿勢，伸手把柳葉刀拔出，這才張開雙臂，直飄下地來。方剛兄弟看到他表演的功夫是那麼出色，不禁同聲稱讚道：「賢侄眞無愧是草上飛呢！」

方剛兄弟雖過了花甲之年，膝下還沒兒女，他們早年時在長江保鏢，掙得了一副家業，早就想在子侄裏找個人來打理，但又怕惹起了子侄們爭執，因此遲疑莫決。這天晚上，勇園設了盛筵，欵待王春明、秦百先等到臨。春明重得到了父親王維揚用過的一口柳葉鏢，又見秦百先和丁翠蓮暫時有了下落，便和周潯商議，要離開草橋店他往。方剛兄弟聽說，對春明道：「王賢侄，老夫今年已是六十二歲，尚無子嗣，本來要把年羹堯收作義子，將來承受這副家業的，可是他自從學技回來，便好高騖遠，或許這也是青年人應有的志願，老夫也不怪他，只是不應該瞞着我這兩個老兒，在外鬼鬼祟祟的幹着。這幾年來他一直瞞着了我們，化名南山先生，在終南山結廬，他在老夫面前，還說這南山先生是和他一道學技，老夫對外間事已是不聞不問，那知就是他一個人扮的呢?這次我兄弟去到終南山，已證明了他另有作爲，今後我們也不打算他來繼承武當水波拳的本門武技了。」

方剛說到這裏，停了下來，似乎不勝唏噓。王春明安慰道：「兩位前輩也無須記着前事了，羹堯兄可能幹一番大事也未定，小侄聽人說，當今天下四豪傑，他也有一份兒呢，將來就可光宗耀祖，前輩也不枉自小教養他一番。」方剛答道：「老夫現時已沒這個指望了，就算他將來做到大將軍，我們已是看不到，老夫想和賢侄談談的，就是這丁姑娘，未知有沒有父母在堂，我兄弟就想認她作個乾女兒，擇日把秦公子招贅，他們將來也不愁到衣食方面，你看丁姑娘會不會答應呢?」春明和周潯都齊聲應道：「你兩老這樣做法，正是丁姑娘的福氣，她那有不喜歡的呢?這事就放在小侄身上罷。」

春明因此在草橋店躭擱了幾天，丁翠蓮自然一說便合，擇個日子，認了雙燕做乾爹乾叔，拜過祖先，即晚吃過認親酒。方剛兄弟趁王春明等在處，算作男方大媒，就在第三天黃道之日，替秦百先和丁翠蓮圓房，算作入贅方家，從此才子佳人，才成就了美滿姻緣，傳爲佳話。後來秦百先果然丟開了功名思想，兩口子奉着雙燕過日，年羹堯事後也不計較這一段懸案，皆得雙燕做他們夫婦的靠山，這都是後來的話，但這裏要一提的，便是丁翠蓮的侍女蝶兒，得雙燕傳授武技，武當派功夫學得非常出色，將來用「方蝶」的名兒出現，是個鼎鼎大名的女俠，如今暫且不表。

王春明飲了幾天喜酒，心裏惦念着年羹堯會找他算帳，便辭別了雙燕兄弟，和周潯一道離開武當山草橋店，路民渚也要到江西找他的兄長，各人先後登程。

這天王春明和周潯來到一個鎮頭，叫鄭家坪，離西安已是不遠。他們入到一家酒樓，坐下不久，門外馬鈴聲响，進來兩個人。他們一看，便暗暗出奇，那走在前頭的是個駝子，面目醜陋，身高不滿三尺，長得一臉肉瘤，頂上禿光，沒一根髮兒。後隨的却是個年輕貌美的女子，看年紀才十六七歲，頭上裹了花布，前額覆髮，一雙秋波向前射出，帶着一股英氣。再看這兩人裝束，那駝子穿大布衫，束腰，襪子直蓋到膝上，像是個北地蒙古韃子；女的却是漢人衣服，背了鳳頭劍，都是風塵僕僕。

周潯對春明道：「這兩人也忒古怪的，說他們是父女也不像，好個美麗的女孩子，怎麼跟個駝子走。」春明笑道：「周兄，莫要多管閒事，難道你看不出這個駝子剛才坐上椅子時，脚跟兒動也不動，身子就騰了上去，顯然的是綫上朋友。」周潯沒有再說，兩人一面吃東西一面注意着駝子的動作，那女子要了一大盤饅頭，從行囊裏取出酥酪來，吃得津津有味。

春明等會過帳出門，見門外多拴兩匹馬，知道是剛才駝子的，他正在解開拴子，瞥眼看到駝子在店裏釘着他，暗暗納罕。他身旁停着的馬兒，正在振鬃長嘶，一縷鬃毛隨風吹落到他的身上。春明一想：「看那駒是一頭駿馬，怎麼鬃毛會脫下來的。」順手執起一看，原來是一縷染了棕色的痲蔴，一時引起了好奇心。他走前去看駝子的馬，撫着馬頭，看牠四蹄踏雪，踝骨狹小，闊膀身高，樣子是匹追風馬。他的手拂着鬣毛，又有一縷落下來，這時才看出這匹馬原來是全身雪白的，只是染上了色，頂上裝上了棕色痲，看去似乎全身大驃，未加修理一般。心想：「這人爲什麼要將一匹好馬的外表加上僞裝呢?」突然一股疾風來到面前，跟着一團黑影奔到，春明臨過大敵，勁風來到，他巳竄開。面前倏的站着一人，正是駝子，剛才從店裏座位躍出來，想一掌印在春明身上。

駝子一掌打不中，又看到春明的輕身功夫來得非常迅捷。足才落到地上，一擰身又再躍起，如影隨形，第二掌跟着發出，帶着了一股勁風向春明背後打落。春明知道這一掌的勁度，不能够佔上風，他恃着自己足下八步趕蟬的絕技，故意駝子等掌到時才倐的閃進樹後，他這動作的快速程度，平常人是看不出的。駝子見春明閃電般躲開，急忙變招，但指頭已觸到樹身，裂帛聲响，抓去了一幅，那時留在店座裏的小姑娘，已飛身出來。春明站處剛好近着那女子身旁，他急地一縱來到女子背後，對着駝子擺開了一種手勢，說道：「是那綫上朋友，小子有什麼得罪了，也要說個明白。」春明打出的手勢，右掌遮陽，左肱曲起，掩着支膈，這是流行西北一帶的江湖人訊號，昔日他師傅黃面客敎他學上了。駝子見了，果然停了手，睜着雙目問道：「小哥不是官裏驢兒嗎?」春明應道：「在下都是綫上朋友，不知老伯剛才爲什麼生出了誤會。」那女子回眸望着春明，也對駝子道：「師公也忒多疑的，昨天路上才生了事，把販棗子的當是公人，打翻了……」

駝子似不欲小姑娘說下去，用眼光制止她，走過來對春明道：「老漢剛才見小哥查驗我的馬，以爲又是那些戴紅帽子的驢兒，一時魯莽，還望饒恕！但不知小哥是那路的?爲什麼會打出我們園子裏的手語?」春明也道：「原來老伯當在下是個官人，在下的師傅就是青海噶葉土司宗流，因此懂得西北江湖人手語。」駝子笑道：「老漢適才見你的步法，巳是驚奇，誰料眞的給我猜中，你就是雲中劍王老爺的大公子?」春明拱手道：「在下正是王春明，請問老前輩尊號?」駝子答道：「王

哥兒，你見着了噶葉木倫多（註：黃面客宗流的本來名字）時，說道上遇到了一個駝背韃子，你師傅便會告訴給你的，現在老漢有點事兒，不便躭擱，王哥兒有暇請到瀚海阿苔山來玩罷，請了！」只見駝子佝僂着身子，掏出一些東西來，對着酒店門前一揚。跟着，他的雙足似裝了彈簧一般，瞬眼間已坐到鞍上去，小姑娘揚鞭走在前頭，在烟塵中一下子便消失。周潯在旁嘆道：「這眞是千里駒啊!」

春明要看看剛才駝子一揚手時，放出的是什麼東西。這時已見店前聚了幾個人，春明走近一看，那酒舖的櫃位是石座子砌的，青石上嵌着了兩粒金砂，像白豆大小，好似用人工鑲上一般。春明運出內勁，想把金砂用掌心吸出，竟沒拿到，後來還是改用鷹爪，拿兩個指頭剜出，掌櫃的連說多謝。

他和周潯走在路上，談論着那駝子，大家都想不出是什麼人。周潯道：「他教你到瀚海找他，那地不是外蒙大戈壁附近嗎?」春明應道：「他穿的也是蒙古人裝束呢，可不知那小姑娘是他的什麼人?」正說話間，已來到咸陽古道，忽聽到後面馬蹄聲響，塵頭起處，一騎如飛奔來，見了春明等，口裏呼道：「兩位先生等等。」，他們看清楚時，原來就是那個跟駝子一起的少女，不禁一齊愕住。

那少女走到來，便道：「兩位先生，小女子想向你們打聽一件事，適才忽忽忘了。」周潯問道：「姑娘，你要打聽什麼呢?」少女道：「請問兩位識得江南陳四嗎?他現在那裏?」周潯又問道：「姑娘兒，他是江南大俠，你問他做甚?」那女面上有點羞澀地應道：「他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爹巢民的師叔，如果你們知道他的下落時，那麼也就可以找到我爹爹的消息了。」王春明聽到，忙向她問道：「姑娘，你說令尊巢民，是不是就是水繪老人冒辟疆前輩?怎麼你連生父的消息也不知道呢?」

少女低下頭來答道：「先生，你既然曉得了我爹名字，定曉得他二十年前的遭遇，我的生母蔡青蘿，是黃山鷹爪老人的女兒，當年我爹在西山被圍，我母因保護我爹出險，受傷死去。還得陳四公公把我爹救出來，又把我送到遠方學技，直到如今父女分離。如果兩位知道了陳四公公在那裏，我打算前往訪尋呢。」春明和周潯聽了少女說的一番來歷，知道很有來頭，那水繪老人就是江南四公子的冒辟疆，別號巢民，當年愛人董小宛被洪承疇選進宮去，冒辟疆手下有個俠士叫小五的，想效虬髯客所爲，幾番入宮刦奪都給那時御前侍衛史雲程打敗了，冒氏後來到了黃山學技，經過了一段悲壯的事蹟。這個小姑娘，却是冒氏後來妻子青蘿女俠生出的，看來父母都是武林好手，如今她要打聽江南陳四下落，他們便有心助她一臂。

王春明想起了陳四，日前曾經中途相見，又想起了丁翠蓮說過天壽山那處山莊，是陳四常到的。便道：「小姑娘，江南陳四現在京城管直門大街開設豆腐店，如果你要找他，也可以到天壽山萬壽山莊那裏訪尋。」少女一雙秋波，頻頻望着了周蝶，說道：「兩位現在打算往那裏呢?小女子剛才已和師公分道走了，他嫌我的馬兒走得慢，怕誤了他的行程。」她說話裏含着要他們帶她一道走的意思。周潯不禁問道：「那駝子怎麼丟下了你，姑娘不是和他一道兒走的嗎?」少女回道：「你們不知，師公坐騎是一匹千里名駒，他這番千辛萬苦才盜走，怕帶着我一道，會阻延了他的行程呢。」

春明見她這樣說，便道：「我們現時要到長安去，待見過了一個人，便送到你到天壽山去吧。」那少女喜的裂開朱唇，露出了一列貝齒。周潯心裏也覺得一陣涼快，大家才問過姓名，少女說叫冒蓮，是「沙哈洛神尼」的門徒，駝子就是「蒙古戈壁駝俠」。王春明等知道都是大漠出色的游俠，憑這姑娘拉上一道交情，也是好的，當下三個人放開韁繩，向前奔去。

年羹三劍分高下

話說王春明在道上遇見女俠冒蓮，來頭眞大：她是清初白下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女兒。當日冒辟疆因爲一個董小宛，弄到棄家出走，從來便有很多筆記敍述這件滿淸開國第一艷史，詩人吳梅村的「清涼山讚佛詩」，便是隱約道出董妃的事蹟；尤以「影梅菴憶語」裏所記董小宛別傳，曾描寫冒辟疆與董小宛兩人間的一段愛情悲劇。後人也有把它寫成戲曲和小說的，這些巳是很多人耳熟能詳的了。但本書這裏所述冒氏走到黃山學技，與女俠蔡青蘿結合生下冒蓮的一段稗史，以前似還沒人道過，而且與冒蓮後來遇到「沙哈洛神尼」有關，因此交代出來，作爲這一回的開端。

秦淮金粉，從來就是甲於天下，那時金陵一地，是舊日的「吳門」，又名「白下」。滿淸順治七年，正是國內承平，白下有四個絕色美人：她們是李香君，顧橫波，董小苑，馬湘蘭，稱得傾國傾城，容華絕代。金苑城內，有一位富家公子，名字叫冒辟疆，別號巢民，平日疏財重義，有俠士風，門下很多食客，一般人都叫他「賽孟嘗」。這時董小苑在上流交際場合中，對琴棋詩畫沒一件不通，追逐裙下的貴冑王孫，說得上車馬盈門。可是董小宛獨鍾情冒辟疆，說他豪爽磊落，有大丈夫的風度。辟疆對小苑也是眞誠相愛的，爲了她特在西城外綠楊村建了一座水繪園，園裏亭台水榭，樓閣連雲。落成之後，便把小宛迎娶入門，冒氏的一班門客，也都來到園裏居住，終日飲酒賦詩，猜拳行令，過着快樂的日子。

冒辟疆平生有一種特性，便是看不起功名利祿，對那些滿淸官兒，更是不喜奉承。剛巧明朝降臣洪承疇那時做了江南總督，到任之日，冒辟疆是金陵縉紳，應往道賀，但鄙他醜顏事仇，竟不前去拜謁；到了水繪園落成，迎娶小宛，江南官紳商賈，都有請帖，獨沒有洪承疇的份兒，因此洪承疇含恨在心，伺機陷害。

水繪園門客當中，有些是江湖豪客和亡命之徒，有時也幹些販運私鹽勾當。一次，鹽船在瓜州給官兵截獲，爲首的幾個私販，殺斃了官兵逃到水繪園躲避，這事冒氏還沒曉得，但給洪承疇查出了，正好

公報私怨，立刻下令他的親信總兵佟甲，帶隊包圍水繪園，將冒氏捉去。洪承疇有一個幕客，曉得他的上官曾向董小宛獻慇懃，但受到了小宛的白眼，便乘機向洪承疇進言道：「總督大人，卑職平日聞說冒氏交遊遍海內，今日京華冠蓋，多曾受過他的資助，如果將來官司鬧到京裏去，未必能把他們判罪的。如果他反噬一口，對大人前程恐有妨礙。不若暗中作個人情，通知他逃走，大人把他的家眷都沒收過來，豈不一舉兩得？」洪承疇想想，幕客說的果是善計，於是暗令部將縱走冒辟疆，却把董小宛接到府來，軟禁內庭，着婢媼日夕監視，伺機出言打動小宛的心，勸她變節嬪洪作姬妾。

董小宛日夕念着她的夫婿，初時老奸洪承疇騙她說，冒公子和他有着很深交情，所以才會事前通知他逃到別處去，現在，還沒知道消息，又說這次把她接來，都是爲着保護她而起。

小宛初還相信，但漸漸便看出老賊存心叵測。任洪承疇怎樣威逼利誘，都不能打動她的心。

一晚，小宛被關在小閣裏，暗暗飲泣。忽然窗外淅瀝聲响，有一夜行人推窗逕入，小宛定睛一望，認得是冒公子的門客馮小五，不禁喜的跳起來，說道：「五爺，公子遣你到來救我嗎？」小五應道：「夫人不必着急，這裏有冒公子的手書，夫人看了便可明白。」說罷從懷裏摸出一個蠟丸子遞給小宛。這時閣下微聞有人說話的聲音，一個道：「剛才明明看見一條黑影掠過的。」另一個答道：「你怕是看到樹影搖動罷！怎的現在又沒一點兒影跡？」小五從窗隙向下一望，回頭對小宛說道：「夫人，這裏督府守衞異常嚴密，剛才小的也伏了半個更次才得進來，目前沒法帶夫人離開，小的現在要走了，遲些時護院的衞士就會到來。」小宛忙一把扯着小五，泣道：「五爺，你回去稟告相公，賤妾寧死也不負他的……」說到這裏，閣下人聲鼎沸，亮起火光，有人喊道：「我們到閣上搜一下罷！」小五已倏的來個「金鈎掛瓶」，翻上屋頂去了。

小宛等那班護院的武士走了，才把蠟丸碎開，從內裏抽出一片薄紙來，是冒辟疆的親筆。書裏大意說：「水繪園幸而沒有被封，他已回到園裏，但往日門客僕從祇得幾個人回來，患難見眞情，也是沒法。現在門客馮小五，冒險帶信來，請夫人不要存輕生之意。他日內打算赴京控訴，諒洪承疇知道了這消息，決不敢冒犯夫人。以後情形，有機會再派小五前來探望」等語。小宛看了，思念辟疆，不禁悲從中來。室外婢媼聞聲進來，小宛忙把書函揣在懷裏。

洪承疇千方百計想汚辱小宛，都沒得手，稍加强逼，小宛便撞壁跳樓尋死，老奸因此不敢恃强侵犯。過了半月，小五又冒險來見小宛，傳來冒辟疆第二封書，說他已啓程赴京，着她安心守候，希望有重圓之日。不料小五這次偷進督轅，已給守衞的人看到。小宛把書閱畢，門外武士已毀門衝進，小五一邊拔劍抵禦，退到窗前，小宛突然拚死撲向衆武士身前，就在這混亂間，各武士恐傷及小宛，稍一遲疑，小五已躍出窗外去。守在閣下的衞士想越瓦追趕時，小五回身一連發了幾鏢，把追趕的人打倒兩個，飛簷越脊，瞬已消失。

這事給洪承疇知道，料來者定是冒辟疆的門下士，暗着侍候小宛的婢媼，覷她入浴時檢搜內裳，果然看到了兩封書，知道冒辟疆已入京，打算賄通滿人御史劾奏，說洪承疇挾嫌搆陷，强佔民妻。洪承疇看了面上突然變色，對幕客說道：「果不出先生所料，那滿人御史向來便和我作對，當今皇上也常常疑心漢人不忠，冒辟疆就是抓住了我這弱點。」那幕客是個善於奉承的人，見總督有點畏懼，便道：「卑職現有一計，倘如大帥肯割愛的話，將來更得到皇上的嘉奬。卑職那天閱到禮部文書說，皇上不久便舉行大婚，要各地挑選美女入宮，充作宮嬪：大人何不就把小宛晉獻宮中，說是江南絕色？就算御史劾奏，大人也無非爲皇上選美。這叫做一石二鳥之計，如果小宛得承恩寵，皇上定會嘉奬大人辦事得力，那姓冒的今生都可以斷了念頭，豈不報却他從前傲慢的罪愆？」老奸洪承疇見天鵝肉橫豎吃不到口，便依着幕客的計策進行。

那俠士馮小五自那天逃出帥府後，爲了負起冒公子臨赴京前的囑託，每天派人守在督府門前打聽消息。不日，洪承疇帶小宛進京，盛意鋪陳，華車三十餘輛，騎兵數百，沿途嚴密戒備。衞士當中，有一隊宮廷派來的武士，統率的是御前侍衞「金槍手白鵬」，這個人便是和「鐵指禪陸虹」同稱宮廷武士的好手；白鵬那時才二十餘歲，坐上一匹白馬，威風凜凜，押着一隊車輛向京進發。小五早已帶同一班手下跟踪，伺機下手。

小五在江湖裏，交遊多屬一些屠狗兄弟，督署侍衞中不少和他有交情的。臨行前，小五特設酒食，遍請舊日同黨到來，舉杯說道：「小弟受冒公子所托，此行目的在刦取董姬，致與衆兄弟爲敵，各位如念舊情，道上請把董姬車號見告。」跟着把洪承疇圖佔董小宛的事略說一遍。各人聽了都道：「原來兩次偷進督署的人就是兄長，弟等雖是隨行護送，如果兄長必要下手，到時弟等決不阻攔，橫豎京裏派了御前侍衞到來，有事時也是他担的責任。」大家舉杯轟飲，爲了江湖道義，都願助小五一臂。衞士裏有一個名叫李三的，任務是每到一站時，打理車輛停駐地的調撥，當下大家舉李三出來和小五沿途聯絡。

車抵秣陵，李三倉皇走來向小五報道：「今夜是機會了，剛才見董姬在第十七車裏，玉容憔悴，而艷色仍若天人，怪不得總督也存心染指了。」小五無暇多語，只向李三問清楚停駐地點，知是在將軍營裏。小五立刻召集手下到來，分頭出動。

夜裏，小五領着幾名勇士來到將軍營，只見一列車廂停在教場廊廡下面，衞士營幕就在教場裏，燈火未熄。守至夜深，小五逾牆先入，陸續用繩子把同來的勇士縋進牆內，預備得手時奪門奔出。小五蛇行車底，數至第十七輛，挾刄突起，掀開車旁簾幔，果然看到車上躺着一個女子，腳下還有侍婢一人蜷臥着。黑暗中不辨面目，忙把女子連衾捲起，放到背上，向大門直奔。霎時一陣犬吠聲起，巨犬追來咬

小五足，小五立拔腰刀，翻身連刺毙兩犬。營房火光突明，金槍手白鵬已掉槍在手，從後追來。小五看大門已給手下斬開了鎖，衝門突圍。這時營房外已有衞士十餘人攔着，小五正想提着小刀接戰，耳畔聽見有人呼道：「五哥，快往東面走！」小五認得是熟人口音，依言向東飛奔，回頭看到剛才營門外的衞士，已發喊向西追去，知道是李三等人助他一臂，故意聲東擊西，引白鵬向西趕去了。

小五回到了秘密地點，幸而隨行幾個勇士都一起逃回，急打開錦衾，一看當堂愕住：原來衾裏的是另一個女子，雲鬢蓬鬆，掩面飲泣。小五大詫，婉言安慰，問她姓名，才知道洪承疇手段異常奸狡，每到一站頭，故意着人把各車窗幔掛起，等進到停駐塲所，才把董小宛調到有房舍的地方幽禁，另遣普通侍兒睡在小宛車上，掩人耳目，因此小五才會誤中副車。

小五把車上女子送回驛站去，欲即日追上大隊車輛，再幹一次。他的手下都起來勸道：「五兄，昨夜我們幸而得手，却中了老奸詭計，這廝今後一定加緊戒備，我們雖肯犧牲，也是無益。」小五不聽，單人匹馬，日夜趕程。到了山東，才追上大隊。他在驛站徘徊，所見守衞士兵，已不是從前那一隊。向驛站打聽，才知洪承疇疑心隨行衞士有受賄嫌疑，未到山東，便全部遣回。現時隨行保護的除京裏派來的侍衞營外，另在河南調了守備兵馬護送。小五失去了內綫，還想再幹下去，可是沿途兵勇把車輛圍了兩重，夜裏更是劍戟如林，通宵守衞，才感到孤掌難鳴，要下手時，也是白送性命。

洪承疇把董小宛選進宮廷，所謂一石二鳥，是想冒辟疆與皇帝爭奪小宛，這樣便中了他的借刀殺人毒計。小五抵京，把沿途經過向冒辟疆報告，並說道：「在下受公子恩，不能效崑崙奴所爲，替公子完成所託，自覺再無面目。」拔刀欲自刎。辟疆嚇得撲上前把刀搶去，說道：「事有前定，非人力所能强爲，這次失敗，與兄等行動無關。即如我這次已賄通御史劾奏洪承疇，那老奸却轉了方針，把小宛選進宮廷，這樣我們的計劃又再失敗了。」說了也不勝唏噓。

且說董小宛在進京途中，已知有人刦車誤取侍兒的事，料必是冒辟疆派小五幹的。因此進宮之後，存心忍辱偸生，希望將來和冒辟疆有見面之日。誰料清世祖（順治）見了她，却像是前生孽債，驚爲絕世美人，賞賜金珠綾羅無數。小宛見了順治，也不下拜，不言不食，只求速死。那順治也是個多情帝主，他雖做到了萬乘之尊，婚姻却不得自由；在他十六歲那一年，一班大臣和孝莊皇太后做主意，給他聘了「卓禮親王」吳克善的女兒做皇后。當時他極力反對，一直拖延了大半年，卒由太后降下懿旨，强迫舉行大婚。順治雖極端不願，但抗不過一班親王重臣，所以後來順治掌握了政權，便把皇后廢了，降爲靜妃，從此打進入冷宮。這時遇見了董小宛，便把一生鬱鬱不快的愛情移在小宛身上，他不特不怪小宛傲慢無禮，還更寵愛有加，眞說得上百依百順。小宛進宮幾個月，順治只是每天到來坐一下便去，從沒用過一點皇帝的權威來對她。至於飲食行動，吩咐宮人任由她的愛好。初時小宛對順治不理不睬，但日子久了，覺得這個皇帝也很有趣，每天到來都是看看她便走，也沒有强她做一些不願做的事情。有時她不出房來，順治也是一個人呆坐着，等到見了她一面才走。一個人並非木石，何況多時已沒有冒公子的消息，因此是時喜歡上來，也和順治說幾句話，順治便快活得像做了神仙一般。說到身份地位，小宛已由宮人封作宮嬪，由宮嬪而才媛（皇帝的女記室），又由才媛封贈貴媛，和貴妃地位只差一綫，雖然名義是這樣，可是順治連她的指頭兒也沒觸過。

這時冒辟疆在外，憑他的金錢力量，已賄通了宮裏的黃門，隨時把董小宛的消息報告。他雖然年才廿五，對人生已是看得冷淡，好和一些方外人交遊。西山碧雲寺有個老尼，對佛理有很深的見解，老尼常把「色空」兩字對冒辟疆說法，還這樣說道：「公子不可不信前因，佛經裏所謂輪廻，就是涉及三生的因果。公子和董姬姻緣已盡，而她和當今皇上有一段未了孽緣。就是公子不久也會有奇遇的，老衲看你紅鸞星照命，現時天涯海角，已是一位知己紅顏在等着你了。公子將來和董姬還有一面之緣，但這時要强行，却會惹來災害。」冒辟疆聽了，雖然腦子裏沒法把小宛的影子忘掉，可是到了這個田地，想念也是沒法，只得到外間遊山玩水，希望漸漸忘掉失戀的痛苦。

過了些時，辟疆探到了董小宛對宮廷生活，已漸相安，還知道她和順治皇帝約法三章，要在五年內沒有冒辟疆的消息她才會接受順治的愛。那時辟疆在外已結交不少高人雅士，他們對辟疆的遭遇雖表同情，惟小宛已封作貴嬪，照往日封建王朝的權威，是不可能再與外人發生關係的，甚至所生父母也很難見到一面。於是一般友好都向辟疆進言，說道：「冒兄如果眞愛小宛的話，應該使她一生快樂，如今皇上對她愛護無微不至，冒兄也可以安心了。苟如你苦苦地要求復合，豈不中了老奸洪承疇借刀殺人的毒計？冒兄還須權衡輕重，不可斤斤以兒女私情誤了小宛的一生幸福。」這番話把辟疆變成了頑石點頭，從此果然把小宛淡忘了，同着小五等俠士尋幽探勝，遊遍名山大川。

且說黃山絕頂高峯，那處是一老人結廬居住，老人姓蔡，練得一手鷹爪大力功，武林裏只稱他做「鷹爪老人」。從前他未在黃山隱跡，是北地有名的大俠，和大漠南北的英雄結成了武林朋友，曾在陝甘寧一帶地方，留下了很多俠義事蹟。後來和一個蒙古女郎結合，隨着他隨處浪跡，不久生下了女兒，改名「青蘿」。不幸他的蒙古籍妻子染上了沙漠地帶的黃疸病死了，鷹爪老人便帶着幾歲大的女兒來到黃山住下，專心把武技傳授青蘿。轉眼間已是十多年，女兒青蘿也長成了二十歲。

冒辟疆這時剛來到黃山，同行俠士小五知道山上住着了一位武林名宿，大家爬山越嶺，訪謁鷹爪老人。老人早就聽到冒辟疆是個豪爽磊落的漢子，有賽孟嘗之稱，馮小五也是江湖義士，大家見了面，少不免客套一番。

或者眞的如碧雲寺老尼所說：什麼緣訂三生也未定。冒辟疆來到黃山，立刻生病起來，這一場是熱病，他在病中昏昏沉沉，口裏不時叫着「小宛」。鷹爪老人在山上採一些草藥給他醫治，難得的是女兒青蘿，竟對辟疆一見鍾情，親煎湯藥，見他病中不時呼着小宛，問起馮小五等人，才知道辟疆懷着這一段恨事，愈加敬他的一往情深。鷹爪老人早就想替女兒找個佳婿，現在見青蘿眉目舉動，便知道了女兒的心事幾分。

辟疆一病就是半月，馮小五諸人等得不耐煩，又見蔡翁父女對辟疆像自己人一般關懷，也覺放心，當下就決定留下冒辟疆在黃山靜養，他們別過老人到各處浪跡去了。冒辟疆在黃山住了數月，身體才復元，感激青蘿病中照料，日久不免發生了情，第二年便和青蘿結成夫婦。

書裏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瞬又過了五六年，冒辟疆在黃山跟鷹爪老人練武技，已學得一手掌功。雖然他早年也曾舞槍弄棒，但習的多是皮毛功夫，如今鷹爪老人專教他練好了掌勁，其他的輕身縱跳，因爲年紀大了，練起來不比童年的易習，只有鷹爪功和崑崙派掌勁，是超卓的外家功夫，如果苦練得五六年，便有成就。辟疆得愛妻蔡青蘿日夕指點着，習起來自然勝人一籌。

原來崑崙派的掌法，內外勁兼施，這一派流傳到了塞外，創出了「陰陽八極掌」、「連環穿心掌」、「羅漢掌功」等絕技。後來武當山八臂哪吒馮道德有名的「五雷掌」，也是從這一派的掌功演變而來的。鷹爪老人還有一些同師學藝的異人，流在塞外蒙古大戈壁中。那時大江南北講到掌功方面就沒人不知道鷹爪老人。冒辟疆祇習得了八分掌法，已能一掌穿牆碎石，掌風所及，一尺以內可把衣裳洞裂，他的岳丈鷹爪老人，更可以運用掌風使一撮沙石停在半空不散。

閒話少提，冒辟疆和蔡青蘿婚後五年，便生下一個女孩。外公在這女孩彌月之時，在嬰兒項上按下五指，這嬰兒頸上的皮膚便永遠留下五個指爪印，像今日東洋盛行的皮膚上刻了花紋一般。鷹爪老人又替外孫女起了一個名兒，單叫一個「蓮」字，還說女孩子將來到了什麼地方，給武林人看出粉頸上的指痕，便會知道她的身世。

這一年冒氏偕新夫人返北京，訪謁故舊，聽說董小宛已封贈「鄂貴妃」。那時正是順治十四年，皇后已廢，小宛地位已無異皇后，祇是身爲漢人，按滿清家法不能正位罷了。順治對她寵擅專房，愛戀甚摯，從沒有稍逆其意的，小宛心境稍舒，更是容光照人。冒辟疆知道後，心裏才覺得安慰，惟苦思和小宛一見，日久未得其便。

那時碧雲寺老尼常被召入宮裏替董鄂妃誦經，辟疆屢次懇求她設法晉宮和小宛一見。過了幾天，老尼來對辟疆道：「公子快到外間把頭髮剃光，午間我帶你入宮會見董妃。」原來老尼向順治奏請，說董妃有個族兄早年寄身佛門，現求一敍兄妹舊情，順治准以椒房貴親入覲。辟疆因此得和董小宛在御園會見，那時禮法，一般外戚入宮，見面時祇許站到階下，說話都由宮嬪代傳，表示沒有私話。因此，兩人雖然別後初逢，心裏有說不出的話兒，也無從道出，眞是「相見爭如不見」了。

那知辟疆這一舉動，又惹出大禍來。當日洪承疇還未身故，太后把他宣召入京，做了大學士。這時朝裏分作兩派勢力，一派是多爾袞攝政時的舊臣，多爾袞死後，都歸附到太后那裏；另一派是新興的勢力，都是順治皇帝的親信，自從順治掌握政權後，任用了不少新人，雖沒有太后羽翼那麼多，但已漸漸抬頭。順治冊立了董鄂妃，往日滿族后妃的戚黨，對董鄂妃便如眼中釘，無時不想抓着了她的錯處，在各王公大臣面前公開宣揚。那個孝莊皇太后，也就是下嫁攝政王多爾袞的大月兒，她對順治把她一手冊立的皇后廢了，另立一個漢人女子做貴妃，已是極不順眼。她左右親信的佞臣，便時常窺探董鄂妃的舉動，好來邀功。這次碧雲寺老尼領了冒辟疆進宮，早就有人報知太后，密諭大學士洪承疇派人跟查，結果探出當日假冒貴妃堂兄的僧人，就是董妃往日的丈夫冒辟疆，一翻舊案子，赫然註着了「窩藏罪犯，主謀販私，殺害官兵」的罪名，至今還是要通緝歸案的要犯。

孝莊皇太后不動聲息，密召她的親信九門提督進宮，命令帶同善撲營親兵，把冒辟疆一家拿捕，一面派人宣召老尼前來，準備抓到了冒辟疆時當面對質。這些調動都是愼密進行，順治還是被蒙在鼓裏。

這事驚動了南派少林的一個俠士，這人就是陳四，那時年紀還輕，一向混跡漁樵，過着清風明月的逍遙自在生活。那天一早，他在永定河上一艘小艇裏高臥，聽到隣艇艙板一陣子聲響，那艇是水上婊子的私窩，時常有八旗親兵到來眠花宿柳的。祇聽有人嚷道：「快些起來，趕督要辦差啊！」跟着似有人乾着嗓子答話：「今天我休班呀，不要來打擾。」先前那人很着急的道：「提督大人有令，休班的也要開差，聽說要拿捕那叫冒辟疆的欽犯啊！」隣艇又是一陣脚步聲響，一窩風兒的跑了。

陳四就是後來的「魚壳大俠」，他和馮小五等同是燕趙游俠，對冒辟疆有過一面之交，因爲辟疆往日在水繪園專好結交江湖人物；近來聽說冒氏從黃山學技歸來，正欲相訪。這時聽到消息，立刻跑去見着小五，知道冒辟疆一家就寄居萬壽山莊，忙飛奔出城，已見沿路派有守兵，將抵天壽山，八旗營親兵已把山莊團團圍住，知道來遲了。兩人急急繞過山後，還幸有一處樹林子可以掩蔽，一齊展開輕縱功夫，在樹上攀緣入到山莊裏。陳四一看，他的師兄八極頭陀和冒辟疆一家都在那裏，官兵在外扛着巨木撞門，八極頭陀一手頂着門閂，外面數十人出力撞擊，大門屹然不動。

蔡青蘿把女兒縛在胸前，提劍守望；官兵豎起雲梯，從牆外躍下來，青蘿劍光廻旋，一劍一個，殺得屍骸倒滿了天階。他們看見陳四和小五來到，精神一振，雙方相持了一會，陳四向辟疆說道：「公子這樣抵擋下去，官兵愈來愈多，我們沒有救應，祇有衝出重圍，才是生路。」八極

頭陀首先贊同，答道：「我的掌也抵得肮了，還是殺出去爽快。」辟疆望着愛妻青蘿，青蘿說道：「相公不要顧慮到妾身，我定把蓮兒保護隨君一同出險。」大家議定，把椅桌移來頂着大門，然後一齊從莊後躍出。那處山路峻陡，八極頭陀掄着雙刀衝在前頭，像一頭猛虎下山，逢者便倒。冒辟疆在後保護青蘿母女；陳四、小五左招右擋，一路衝向山下。包圍在莊前的善撲營兵已包抄到來，這一隊經過訓練的親兵，用的武器是長鈎、弓箭、飛搭，最後一種是兩根繩子連着雙鈎，雖隔了一二丈也能把人鈎倒。

他們一行到了山脚，官兵圍得水洩不通，八極頭陀拚命展開雙刀，把長鈎鉤戟的一類兵器，打到半空飛起，官兵吹响號角，營弁像潮水般湧過來，兩旁弓箭射出，飛蝗一般襲到。冒辟疆一不留神，給飛搭鈎倒，青蘿見了，回身一劍把索子截斷；這一刹間，颼颼兩聲弩箭射來，看看辟疆正在站起，射個正着。青蘿一急，飛身撲前抱着辟疆，肩上立刻中了兩箭。陳四和小五忙的抽身來救，已是遲了。祇得合力擋着箭矢，讓辟疆把青蘿抱起，拔去箭頭，撕了衣襟草草裏着傷口，扶着她再度衝殺。面前到處都是兵馬，殺聲震天，他們又沒坐騎，看看十分危急。

忽然官兵四散走開，弓箭也停了發射，祇見一員將軍乘着白馬，高擧一面金牌，口裏喊着：「聖上諭旨，各營親兵不許妄動！」那九門提督見皇上有旨到來，敕令不得亂捕皇親，違令者斬！不敢違抗聖旨，祇得眼看着冒辟疆等一行逃去。

原來順治得到了消息，知道太后下旨拿捕昨天覲見董鄂妃的僧人。細詢董妃，小宛直認和辟疆是往日結髮夫妻，順治爲了順從她的意旨，立即作諭免究，這種寬宏度量，實在難得。

且說冒辟疆一行落到陳四的船上，離開京城，青蘿因流血過多，一時沒得到金創藥，到了宛平鎮已是奄奄一息。她知道自己沒有生存希望，臨終握着了辟疆的手，說道：「我得相侍郎君六載，於願已足。但望不要把死訊告訴了父親，讓他老人家傷心。」又吩咐辟疆把女兒冒蓮送到外蒙阿苔山，找着她的舅舅駝俠，交他撫養。因早年駝俠到過黃山，對外甥女青蘿喜愛非常，說過將來生下兒女，定要從他學技。辟疆含着眼淚，看着愛妻在他懷裏咽了氣，自然悲痛萬分，不在話下。

過了幾天，辟疆把愛妻安葬停妥，終日思念青蘿，又記着了董小宛，不禁萬念俱灰。一天，他留下了一封書給陳四和小五，悄然離去。書裏說要給青蘿報仇，此後使皈依佛門，不再在塵世中混跡。女兒冒蓮，拜託陳四携到塞外去，交青蘿的舅舅駝俠撫養，女兒今年兩歲，頸上有五指痕記，駝俠見到便知道是蔡青蘿的骨肉，祇是這寥寥幾句。陳四和小五都唏噓嘆息，細想冒辟疆這樣一個瀟洒人物，偏在愛情上遇到了這麼多的折磨，使到他壯志消沉，眞是爲他洒盡同情之淚。不久，他們在宛平聽到京裏出了事，大學士洪承疇暴卒，身上留下五個指痕，那九門提督也遇了刺客，奔避入室，却給刺客一掌把牆垣推塌，即時壓斃牆下，刺客逃去無踪。陳四兩人知道是辟疆所爲，恐怕洩漏了風聲，即日背起了女孩，依照着辟疆留書所託，往外蒙找駝俠，了却一樁心事。小五因有事返江南，順便要訪尋辟疆下落，大家就此分別。

× × ×

那時中國長城以外，便是蒙古地方，分作三個大部落：和長城毘連的一部叫「漠南蒙古」，漢人稱作內蒙，內蒙北境的一部，叫「漠北喀爾喀蒙古」，漢人稱外蒙；這兩部都是元朝成吉思汗的後裔。另有一部在西邊的，叫「厄魯特蒙古」是「瓦剌汗也先」的後裔。漠南蒙古有六盟，其中準噶爾部最强；順治十四年，正發兵侵併喀爾喀部。陳四帶着了兩歲女孩冒蓮，取道察哈爾前往阿苔山，道上遇到了兩軍築起「駝城」對仗。蒙古軍隊的駝城是把駱駝萬餘匹，縛了雙足臥倒沙漠中，駝背上堆起沙囊箱垜，蓋上了濕了水的毛氈，環着像一面圍城子。陳四乘坐的駱駝，給蒙古兵搶去作駝城用了，他背着冒蓮，蹀躞在風沙大漠裏，失了駱駝，沒有水喝，就算風沙襲擊不死，也會受到渴死的。

也是冒蓮這女孩子命不該絕，陳四背着她展起輕功，迅速離開了兩軍陣地，希望在自己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把她帶到有蒙古包的地方，就可以延得性命。那知因爲兩軍開仗，蒙古的游牧人民早已逃避一空，走了兩天，陳四的確沒法支持了，倒在一處沙丘，看看待斃。忽然面前一匹馬飄忽如風，馬上一個白衣人，朔風吹得衣襟飛起。陳四忙把衣衫脫下打着火種，燃起了一縷黑烟。那騎人馬立刻看到了，瞬已來到面前。馬上的是個白衣少女，揹了一張彎彎的硬弓，腰裏還有長劍和鏢囊，乘着白馬雕鞍，金漆箭筒，氣派十足。陳四擧手求援，指着了懷裏的嬰兒。白衣女郎忙走下馬來，抱着冒蓮，把水囊打開，灌在小孩口裏，偶然看到冒蓮項上的指痕，當堂望着陳四，現出了很奇詫的樣子。

書中交代，那白衣女郎就是後來的「沙哈洛神尼」，將來本書便有很詳細的敍述，她是阿苔山駝俠的師姪，鷹爪老人的蒙古妻子便是她的姨母，那時年紀不過十五歲。這次遇到了陳四，問過了冒蓮的來歷，便把他們帶回「三音神廟」去。沙哈洛告訴陳四說，駝俠剛去了「唐努烏梁海」的「烏蘭台」地方，參加十年一次的全蒙騎術表演，要一年後才能够回來。陳四見找到了駝俠的親人，完了責任，不日便向沙哈洛告辭，乘了駱駝取道陝北回到中原去了。

冒蓮一直由沙哈洛養大，從小練好武功，駝俠叫她跟自己練崑崙派內外功夫，一學便上了手，這幾年跟着駝俠在阿苔山，練氣提縱，學得一身本領，轉瞬已到了成年，駝俠也曾帶她到過中原訪問冒辟疆和陳四等人下落，可是都沒有探得。

這次駝俠要到北京南苑盜取一匹神駒，帶了冒蓮同行，道上遇到了王春明和周潯，也算得巧合。

書接前文，那天西安道上，蹄聲得得，三騎人馬裏有一個是女子，和周潯並着轡兒，問道：「兩位阿哥究竟是往那裏的？既然答應帶我往找陳四公公，怎麼又要先來這西安古城呢？」

周濤說道：「我們是要到九華台探望姓白的朋友。」冒蓮又問道：「那姓白的叫什麼名字？我有一個師叔也是姓白的呢。」王春明走在前頭聽她和周濤說話，猛然記起了白泰官有一個時期，到過大漠南北跟一個奇俠學技，於是回過頭來問道：「冒姑娘，你的師叔是不是常州白泰官？」冒蓮喜的答道：「正是呢，他不是在江南嗎？兩位哥兒要找的難道就是他？」春明說道：「冒姑娘，你師叔來了西安呢，一會兒你便可見到他了。」冒蓮聽了非常歡喜，惟獨春明等兩人心裏，惦念着這番揭破了年羹堯的秘密，未知道惹出後果如何，因此悶悶不樂。

他們來到驪山九華台，小道童早就代拴過馬匹迎進客堂。白泰官立即出來相見。一眼看到冒蓮隨春明等一道到來，喜的上前拉住了她的手，說道：「蓮姑，不見你幾年，竟然出落得這樣標致，你師傅沙哈神尼可好？」冒蓮想跪下來，白泰官拉着她不必拘禮。冒蓮才答道：「師叔，我隨師公來的，師傅沒有一道來，她很惦念着師叔。」白泰官又道：「原來是跟你舅公駝俠到關內來的，他老人家怎麼不和姪女一道兒走？」冒蓮貼近泰官耳邊說了幾句，只見泰官道：「這老頭兒至今還是愛逞強，姪女不跟他回去也好，就在我這兒住些時罷。」

白泰官和冒蓮敘過一番話，才招呼周濤兩人到九華台，另有女道士引冒蓮到後邊女廂歇息。泰官開頭便道：「王兄，這番你們得了手，只苦了小弟，想年羹堯不會把我放過的。」周濤忙問道：「他回來了嗎？」泰官嘆了一聲說道：「兩位仁兄的行動，年羹堯回來後，立刻知得一清二楚了。初時他誤會是陳四告訴兩位的，因為陳四早日到過草店，兩人幾乎因此鬧翻，後來還是尹大哥把他制止着。我看他不久便會找上門來，向小弟身上出氣了。」兩人忙道：「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我們斷不會拖累到吾兄身上，就算等待到明年，他一天不來我們一天不走。」白泰官見他兩人生氣，才轉過口來說道：「我姓白的也不是害怕年羹堯，只是我們在尹大哥主持下結了盟才不久，恐怕感情會從此破裂罷了。」春明等心裏更是不安。

却說斜谷牢營總督年羹堯這番進京，是奉了康熙皇帝召見，有一件重大任務給他商量，所以來回就得五六天。當他回到終南山，先到那間叫做「草莊」的怪屋歇息，進門便見幾個親信部下守在那裏，知道出了亂子，他從地道走往隱居的草廬，書僮哭訴當晚情形，他又把石牢裏的公人提出審問，那兩個假扮僧人的公差也照實說了一遍。年羹堯明白到來的一共是四個人，其中兩個老者定是他的師叔武當雙燕，其餘兩個後生漢子，也料到幾分是王春明，可是估不到另外一個會是周濤。後來他寫了一封書，給兩個公差帶回去呈交臨潼總兵。年羹堯打發過兩個公人走後，跟着到牢營來，從兩個管營的口裏，知道當日有人冒充着他進入牢營，把秦百先救出。這事使他無名火起三千丈，因為他從來便沒有表露過身份，尤其不願給武當派中人知道，至於他初時會見王春明，特地帶往訪晤賽玉霜，把營救秦百先的事假意相託。這樣做法無非放出了烟幕，好教王春明無論怎樣也料不到他就是牢營總督。想把秦百先救出，實在難於登天。

俗語所謂人算不如天算，年羹堯離開了陝西短短的六天時光，估不到回來看到自己是全盤失敗了，終南山的秘密機關給人探出，南山隱士的身份且同時揭露。其次是賽玉霜給人帶走了，最令他受到打擊的，便是牢營給人偷進，架走了囚犯秦百先，殺死王營目。他經過了一天的考慮，斷定是自己人把秘密透出來，否則王春明做夢也不會曉得種種進入斜谷牢營的暗號，這一定有人授計的。至於什麼人授計呢？最有此可能的便是魚壳大俠陳四了，因為陳四為着秦百先的事，已不知和他吵過了若干次，前些時更瞞着了自己，到武當藍橋鎮偽造消息，對雙燕面前說他陷在大牢裏，所以這次乘他離開了斜谷，便授意王春明和自己作對。

年羹堯第二天快馬趕回北京，到天壽山找陳四算帳。陳四本來是他的師叔，在武林裏地位比他高出，武技且不在他之下，但年羹堯年少氣盛，恃着武藝高超，在萬壽山莊展出了他的絕技「飛風箭」，幾乎把陳四射倒。在最危急的關頭，一個黑衣人從半空竄落，兩道白光，雙丸發出，像兩點流星把年羹堯的「飛風箭」打落。陳四一見，口裏即時喊道：「四阿哥，你來得恰好，八爺要殺我，你來評評道理。」年羹堯颼一聲從袖底拉出白虹寶劍，再撲上前，陳四一縱到了黑衣人身後。只見黑衣人袖裏射出一枚七首，寒光耀目，把白虹寶劍捲了一匝，一同墜到地上。那人口裏隨喝道：「八弟不得造次！」一聲若雷霆，挾萬鈞之力，言裏自有一種威力，使人懾服。這時年羹堯滿頭大汗，伏在地上認罪，說道：「當家請饒過小弟一時魯莽。」黑衣人把白虹劍交還給他，說道：「剛才看在你的情面，否則這寶劍要斷開幾截了。」說了，挽着陳四一同走出萬壽山莊。臨行對年羹堯吩咐道：「你即日回去收拾罷，青海的事下月便要回來決定。」

年羹堯連聲應是，眼看着他們去了，年羹堯一肚子氣沒處發洩，回到京城兵部衙門，忽然小卒來報，南苑御廐裏失去了一匹神駒。前些時康熙下過口諭說，如果是年羹堯接了征西將軍印信，便把這匹神駒賞賜給他作坐騎，如今未歸自己所有，先巳給人盜去，也算得是一宗倒楣的事情。這事愈加使他生氣，一想：「既然陳四不承認揭穿我的秘密，那麼，知道我秘密的還有白泰官、甘鳳池、了因禪師這幾個人。甘鳳池久在江南，了因不會下山，只有白泰官最可疑，先日我和他一起住過個多月，後來他到驪山靜養，也是由我給他擺佈的，難道他竟會和我搗蛋嗎？」

第二朝，聖旨到來，令他「即返牢營，查明眞相，賜尚方劍，先斬後奏。御苑神駒被盜，一併交他查辦，務須追回，以示天威」等諭，只得連夜溫返陝西。

住在九華台的俠士王春明周濤兩人，連日等候着年羹堯到來，女俠冒蓮也知道了這事始末，有點不直年羹堯的所為。這幾天晚上，他們都睡不着，天交五鼓，才一闔目，聽到窗外微微敲了兩聲。周濤驚醒一聽，外間似有人站着，便打着江湖唇典問道：「是綫上朋友還是來探窩子的？」窗外又是輕叩兩聲，跟着是女人的聲音回道：「是我，請你們開門。」春明已起來，都認得是冒蓮的聲音，黑暗中春明打開了一扇門問道：「蓮姑，有什麼事？」對兩人說道：「你們快穿上衣，隨我出去！」兩人一面穿衣一面問道：「什麼事兒這樣的要緊？」冒蓮神色有點緊張，說道：「一會你們便知，帶了傢伙沒有？」兩人忙佩上隨身兵器。冒蓮巳是一縱上了屋脊，兩人跟着縱出。九華台後面便是驪山，山上有一間亭子，他們繞道來到山頂，望下亭頂，看到兩條黑影，分辨出一個是白泰官。三人連忙伏下，屏息不敢動，這時東方漸露魚肚白色，春明看到和白泰官說話的人像是南山居士，心裏一驚，忙的暗牽一下周濤，口裏輕輕說出「年羹堯」三個字，旁邊冒蓮也聽見了。

那時亭子裏兩人像是吵起來　白泰官似乎是在爭辯，年羹堯伸手指着了九華台，氣忿忿的不知說些什麼。看他舉動正在盛怒之下，白泰官俯着頭，一時又撫着了心坎，年羹堯還是咆哮怒罵。微聞他在說道：「那麼讓我都幹掉了，你不要阻擋！」白泰宮一味搖首像是求情。又聽年羹堯罵道：「你這出賣朋友的……沒有這樣的兄弟！」說到這裏，白泰官似乎也在動氣了把劍子拉出。

王春明急行一縱展出八步趕蟬輕功，像是從天空飄下一般，落到亭子外面，令到白泰官和年羹堯一齊愕住。周濤、冒蓮兩人也跟着縱下山來。只聽王春明說道：「好一位南山先生，這些事都是我王某一人幹的，不要寃枉了別人！」

年羹堯早就向後一縱，不知從那裏拉出一口劍來，映着初出的朝陽，發出一度弧形光綫，彷彿閃爍着五彩霞光。照人眼目，他釘着王春明又驚又怒，應道：「姓王的，我早就知道是你幹的，只料不到你竟同着周濤一黨，還有這美貌的姑娘兒帮着你。」說時用劍指着冒蓮，態度帶着多少輕佻。

白泰官這時恐他們交手，站前來說道：「八哥，你不要這樣說，這位冒蓮姑娘是我的師姪兒，剛從塞北來探望我的。」年羹堯沒有回答白泰官，他提劍進前一步，瞪着眼問王春明：「姓王的，我且問你，是那個教你到斜谷去的？」他的意思本是說誰個授計春明假冒他賺進斜谷，可是春明却答道：「那不是老兄囑託的嗎？」這一句話把年羹堯氣的暴跳起來，上前就是一劍，一股劍風疾掃而出，王春明腳下輕盈，一點雙足竄開。白泰官見年羹堯怒氣衝衝的，恐白虹劍刺傷了春明，一撫腰間也拉出一口軟鋼劍，劍光一圈，撥開了白虹劍，說道：「八哥，你且平心靜氣想想，不要給武林人說你沒度量，八哥還是放下劍來好好的談道理罷。」

年羹堯把劍收回，望着白泰官道：「罷罷，橫豎我幾年來的秘密給他揭穿了，方師叔知道了也不會饒過我，如今朝裏要我回來把事情收拾，總要有個交代的！老二，你如果是我拜把兄弟的話，今天就來作個公證人。」白泰官見局面稍轉，忙道：「八哥，你且說出來！」年羹堯說道：「我這個牢營總督定要有個交代，如果今天沒個結果，我且不回京裏去了。現在教他兩人出來和我比劍，祇要是吃得我三劍的，便放他們離開，尙如接不到三劍，那時須得接受我一個條件。」白泰官這時不能再說什麼了，只得說道：「也好，我來作個證人。不過王周兩兄弟接不到三劍時，八哥提出什麼條件？」年羹堯答道：「這時不必說出來，若果我輸了時，根本不必要知道。」白泰官望望春明等問道：「你兩位意思怎麼樣？」春明、周濤，點點頭道：「我們領教便是。」

九華台前一片白石天階，年羹堯脫了外衣，抱劍站着，對王春明周濤說道：「你兩人一起來或是輪着來，也都不拘，祇要接上我三劍。」王春明輕輕一縱站出來，應道：「讓我先來！」颼的一聲拉出寶劍——展開太極本門一勢「倒攆猴」的姿勢，左手提劍伸出，右掌傍到耳邊，單足立着，蓄勢相待，說道：「請發招！」

年羹堯把少林青龍劍絕技施出，丁字立馬，提劍指空，用一勢「柳絮隨風」，看來柔軟乏力。當時站在旁邊的白泰官、周濤、冒蓮三人，神經緊張得噤着了呼吸。只見他身形一變，像穿梭般撲到春明跟前，劈頭一劍，劍風劃空，發出「雪」的一聲，一度寒光奔到。春明身若猿猴，他那太極劍挺着不動，但全身勁力巳運到劍端。噹的一迎，兩劍相交，像磁石般吸攝着，兩個人都彎着了身子，腳步移動，一似馬蹄在地上團團的轉，方向不時變換。這只是第一劍，但足足鬥了半餐飯時候，兩人只是鬥勁，誰都不敢分開。看得旁邊的三個人，屏息着不敢貶眼。

就在這時，年羹堯開始了他的十年練就的絕技，他那口白虹劍漸漸震盪，劍鋒倏的幻成一個碗口大小的圓形，王春明顯出招架得有點吃力。那時兩劍雖仍然是貼着，但年羹堯的白虹劍法又是一變，把春明的劍剪絞起來，大家在那裏滾圈子，雙劍磨擦着發出尖銳的聲響，突聽到年羹堯一聲叱喝，春明的劍閃電般脫了手飛向溫泉池上空。年羹堯劍隨勢進，一度閃光便奔春明面門。看到周濤等一齊毛管倒豎，口裏「噫」的一聲。說時遲，面前一團黑影冲起，直落到池心，原來王春明迅速地竄出，他身形的敏捷，令到年羹堯也有點不相信，怎麼他的劍會戮個空。這時春明早巳一手向空接回他的寶劍，雙腳落到水面，一滑連隨竄起，像蜻蜓點水飛到對面池邊站着，面不變色，不見氣喘。

一劍完了，王春明本是輸了的，但劍未墜地，身子未倒，劍鋒觸不到，在門劍規矩上不得算輸。白泰官宣佈王春明接過了一劍，雙方沒分勝負，年羹堯覺得沒話可說，只得忿忿的道：「再來再來，接我第二劍！」這番「雪地飄風」周濤把藏在羅帶裏的崆峒青霜劍拉出來，雙手一拱說道：「讓小弟來接一劍！」一矮身子竄出，白泰官見了，忙走到春明跟前，在他耳畔說了兩句話。王春明縱身上前，和周濤一併站着，說道：「周兄，剛才小弟還沒分出勝負，你要來時讓我們一同接居士的招。」春明這樣稱呼年羹堯，就因為當初年羹堯是用南山居士的身份會見春明的。

年羹堯呵呵大笑道：「你們一道兒來更好，免我多費一回氣力！」（未完）

武器科技

致盲．導聾．發病和呼風喚雨武器

亦雄．譯

以人眼爲射擊目標，使之失明的激光致盲武器，在最近的未來，將會成爲適應實戰而勢必出現的手段。無他，爲了提高飛機的生存和實防的能力，必須採取有效的措施，去壓制地面的防空武器，特別是目視瞄準的防空武器。

據可靠來源消息，在越戰期中，相當數量的美國飛機，就是被目視瞄準的高射火力擊墜的。在這種情況之下，研究以人眼爲射擊目標的激光致盲武器，應是當務之急了。

人的眼睛是一個優良的聚光光學系統。接近平行的激光束進入人眼後，經過晶狀體的會聚，就會在視網膜上聚焦成一個小光斑，這種作用，類似放大鏡對陽光的聚焦。使激光能量高度集中。視覺是視網膜接受外來光綫刺激的結果。視網膜中部視覺最敏銳。那裏就叫做黃斑。我們看東西時，就調節眼球的位置，使物體的象正好落在黃斑上，才會看得清楚玲瓏。黃斑的正中心是稍稍凹陷的，那裏叫中心窩，它的直徑僅〇．五毫米左右，是視網膜視覺最敏銳的部份。它決定了眼睛的視覺銳度。視網膜不僅是眼睛最主要的部份，但它却是非常脆弱的，它吸收光的能力很强，在光斑部位裏最薄的一層視網膜組織，依然能够吸收光束的大部份能量，並迅速把它轉變爲熱能，把視網膜燒傷。這種損傷發生在視網膜上還不怎樣重要，但如果發生在黃斑內，就可能導致視力受到嚴重的損害。原因中心窩的直徑很小，高度的平行激光束所造成的微小損傷，也會破壞中心窩的相當大的部份組織，使眼睛的視覺銳度急劇下降。

當防空武器的射手進行瞄準時，固然要盯緊入侵的飛機，努力使飛機的象位於黃斑區域內。如果這時飛機上面的激光致盲武器發射强烈的激光束，那股光斑便正好落在黃斑上，黃斑於是受到嚴重損害，射手的視力，當然也會大大的降低，甚至變爲永久的失明。當使用光學武器進行瞄準時，由於光學武器的聚光作用，以及射手眼睛的瞳孔比平時大了些，進入眼睛的激光能量，便會相應地以倍數增加，它所造成的損傷，自然也會加倍嚴重，所以激光致盲武器，對於使用光學儀器的射手，威脅至大。

雖然有時激光致盲武器所發射的激光，可能不够使到射手的眼睛失明，但由於激光的光度非同小可，最低限度也可以造成對方暫時的閃光盲。這時候，就有如從光綫很暗的地方突然走進陽光裏一樣，眼前一片白，什麼也看不見。即使這種閃光盲維時短暫，但在那剎那間，只要射手失去了瞄準能力，敵機便可以乘機進行攻擊，或者逃走了。

使人的眼睛失明所需要的激光能是無需怎樣龐大的，所以激光致盲武器不必像激光炮那樣，使用又大又重的高能激光器，只要能够產生綠色激光的小型高功率脈衝激光器便行。幹嗎要採用綠色激光呢？那是因爲綠光能够穿過眼睛的角膜和晶狀體，對視網膜有嚴重的破壞力。一般用來產生綠色激光的激光器，有氬離子激光器和倍頻鉛石榴石激光器。前者是一種氣體激光器，可以產生波長〇．四八八〇微米的綠色激光。後者是一件固體激光器，可以產生波長一．〇六微米的近紅外激光，然後利用倍頻效應，由倍頻晶體——磷酸二氫鉀晶體，將一．〇六微米的激光，變成〇．五三微米的綠激光。根據目前的器件發展水平來看，後者比較有更好的發展前途。

飛機所使用的激光致盲武器，可以裝置在機翼下面的吊艙裏。美國管這種吊艙叫做「先進的光學干擾吊艙」它裏面有一個裝在萬向支架上的平台。炮火閃光探測器和兩台激光器就固定在這平台上。當地面防空武器射擊時，炮火閃光探測器捕捉炮口的火光，向飛機駕駛員報告，指示防空武器的所在，這時候，其中一台激光器便會測出了防空武器和飛機，而另一台激光器則向防空武器發射出高功率的綠色激光脈衝，使射手眼睛受傷，甚至失明。

這種激光致盲武器的原型也經研製出來，同時已經在野外進行過試驗和鑑定，相信再過四五年，便可以用來裝備空軍。

Ⓐ眼球的構造及激光束會聚在黃斑上的情況

有致人於盲的激光武器，自然也會有導人於聾的音波武器，人的耳朵所能聽到的聲音，每秒振動頻率在三〇——二〇，〇〇〇次的範圍內。每秒振動頻率在二〇，〇〇〇次以上的聲波，叫超聲波，我們

的耳朵是聽不到的，每秒推動頻率在三〇次之下的聲波，稱爲次聲波，我們的耳朵也聽不到。但次聲波却能產生具有破壞性的效應。它在空氣中以每小時一，二〇〇公里的速度傳播，在水中以每小時六，〇〇〇公里的速度傳播，而且它不容易被吸收，因而可以穿過建築物，防禦公事，坦克和潛艇來殺傷裏面的人員。實驗顯示，它能穿過十五米厚的混凝土。

早在一九七二年，法國人已經透露，法國國家實驗中心的加里亞斯教授發明了第一個「次聲波發生器」，它能產生聽不到的，具有破壞力的聲音，能在五英里之外傷人。據說在第一次實驗時，幸而及早關閉才不致於造成人員的死亡，但在實驗之後，周圍的人在數小時後，仍然感到極度的不適，他們的胃部，心臟，肺部都感到强烈的振動。這位教授指出，次聲波能直接對人體內部器官產生作用，使不同的器官互相磨擦，持續時間可達數小時。馬賽科學院研究所發現頻率爲七赫（一秒鐘振動一次的爲一赫）的聲波對人體具有致命的力量。

之後，蘇聯也進行了類似的實驗，並對法國的實驗數據作了修正。蘇聯人也認爲，不是七赫而是八赫的次聲波威力最大。這個頻率接近地球的共振頻率，也接近人腦的頻率，所以它能够繞地球表面遠距離傳播。像無綫電波干擾電台的工作一樣，它可以影響人的大腦，不同的脈衝速率的次聲波可以使人處於昏迷直至神經錯亂狀態。蘇聯在它西部里加和戈麥爾附近的駐軍，造成了所謂「軍團疾病」——這就是因爲次聲波輻射而引起的。

Ⓑ次聲波武器使人耳聾

明日的武器中，致病的武器更不能缺乏，所謂基因武器就是。

基因武器是利用遺傳工程製造的一種生物武器。

什麼是遺傳工程呢？它是用人工的方法改變某種生物的遺傳信息，使它的後代具有新的特性或成爲新的品種的一種科學。利用這項科學新成就，我們便能根據我們的意願，像工程師一樣，去設計和創造新的生物品種，爲人類造福。例如，將來可能出現新品種的糧食和棉花，也可能出現防癌治癌和某些遺傳病的新方法。但是，這項科學的成就，也可以用來研製新的或變異的細菌生物武器，爲人類帶來災難。目前，美、蘇正在探討利用人體遺器官的差異，來製造一種化學或生物武器。這種武器可以根據種族、民族、部族各自生態的特點，有所選擇地去傷害一部份種族和民族，而對其他種族，民族却沒有傷害作用。從現有的遺傳工程技術水平來看，美、蘇很有可能利用這一成就，製造出毒性更大，耐藥性更强的病毒和細菌戰劑，例如可以引致癌病毒轉移到人的大腸桿菌中去，以製造細菌戰。

霸權主義的國家是不會忘記氣象武器的研製的。如所週知，天氣變化是一種巨大的能量轉移運動，例如颱風的能量便相當巨大，而破壞性也很强。一次大的颱風，相當於三萬顆普通原子彈的威力，一次中等颱風，也相當於二千顆原子彈的威力。有人曾提出進行「崔化颱風」試驗，設想使颱風轉向，借助颱風的威力，摧毀敵國。

十八年前，美國曾經首次利用人工降雨對付西貢街頭的反美大示威。一九六六年以來，美國在東南亞把播雲降雨應用到有限戰爭中。開始時是爲了掃清轟炸目標上空的雲層，後來發現，誘發一場暴雨洪水同一次轟炸效果相當，而且用山洪爆發的辦法，比起用轟炸機轟炸更便當，更詭秘得多，於是，美國在老撾，柬埔寨和越南戰場上，便愛上了這一手，實行人工降雨。據統計數字顯示，由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二年之間，美國在越戰中，曾出動二千六百架飛機，進行人工降雨，目的在截斷胡志明小徑運輸綫，效果超過了常規轟炸。

美國地球物理學家麥克唐納曾經提出過一個概念：在一處長形的旱地上空，不斷催化雲層，能够吸走足够的水份，而使下風方向在一千英里的範圍內乾旱不雨。這種延伸的效果，很可能偷偷吸走大氣中的水份，從而能够使一個依賴經過敵國上空的水蒸氣的國家遭到數年的乾旱。

有人曾經建議，在臭氧層上開一個洞，讓紫外綫直射地球的某一部份，由於强烈的紫外綫是導致皮膚癌的重要原因之一，地面上受到的紫外綫直射的那一部份的居民和生物，便會受到致命的威脅。臭氧層就是距離地球表面一〇——三〇英里的那部份大氣層，它可以吸收紫外綫，不讓它到達地球。如果把大量消耗燃料的火箭射入臭氧層，使它長時間在那裏盤旋，就會破壞臭氧層，或者，把被廣泛用作噴霧劑和冷凍劑的氟碳化合物送入平流層，就會和臭氧層發生作用，也會破壞臭氧層。不過，這一個設想頻然存在着許多技術問題，尚待解決。

此外，除了致盲，導聾，致病和喚雨呼風的武器之外，明日的武器，應該還有超聲波武器，低頻電磁輻射武器，惡性神經病武器，土壤和水的污染武器，軌道炮等等的。



Ⓒ未來武器能夠呼風喚雨並非難事

武俠長篇故事

挑燈看劍



蕭逸・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尙雨春及幾位少女，夜間突然有急事需要馬上行動，遂請管照夕到竹樓中歇息，不久，尙雨春受傷回來，她中的毒箭十分厲害，管照夕本想等她回來後立卽告辭的，但因她受傷中毒，他那急公好義的脾氣，使他毅然去爲尙雨春吸出毒血，爲她療傷，並留下看護。卻在此時烏頭婆追到上門來，因爲尙雨春先前出外行動，實際上是去盜取烏頭婆的一箱珠寶，烏頭婆是江湖上著名的女魔頭，尙雨春聞知她來，驚慌不已，管照夕自告奮勇前去對付，烏頭婆雖然武功厲害，但卻敵不過管照夕的「蜂人功」，掌勢一出，烏頭婆已如斷綫風箏飄開幾丈，重傷離去了，管照夕使出「蜂人功」之後，倏地心頭一震，整個人如同木頭人似的失了神，猛一回頭，卻見金五姑站在他眼前，金五姑詢問烏頭婆的去向，當管照夕告訴她說烏頭婆已重傷離去時，金五姑大吃一驚，此時金五姑見管照夕如此英俊，暗中又對他打上主意……

非效秦叔寶　窮途賣瘦馬

金五姑想着愈發春風滿面，當時笑了笑道：「那丫環回來一說，當時就被我一頓臭罵，我說一定是妳得罪了人家，人家才打了你，要不怎麼會呢，妳是活該！」

說着往照夕福了一福笑道：「得啦，我這主人給你賠個禮，你是大人不記小人過，她是一個丫環家，你就不給她一般見識就算了。」

照夕本以為她一定會頓時翻臉，卻想不到，居然反而向自己賠起不是來了，當時反倒弄了個紅臉，只吶吶道：「我並沒有生氣。」

金五姑這時又往前走了一步，笑瞇瞇的道：「我和尙雨春也是朋友，要不怎會住在一塊呢？你既然是她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我家就在這裏，你過來坐一會吧？」

照夕見她改變得如此快，方才還在說雨春壞話，這一刻又成了朋友了，這倒不說，自己本來打算和她動武的，經她這麼一來，反倒不好發作了。

當時不由搖了搖頭道：「謝謝妳，我沒有工夫。」

說着抱了抱拳，轉身就走，不想才走了兩步，卻聽見那金五姑又道：「相公你回來，我有話給你說。」

照夕只好皺着眉轉過了身子，卻見金五姑移動蓮足，走到了他身前，她微微笑問道：「你上那去？」

照夕怔了一下道：「尙姑娘傷沒好，我去看看她。」

金五姑鳳目一瞟道：「喲，你可眞關心……她……」

照夕不由臉一紅道：「妳不要亂說，我和她乃是至誠之交……」

金五姑揚了下眉角，春情盪漾的動着嬌軀，微微笑道：「至誠之交？才見一面也談得上至誠之交，那麼，我問你，我金五姑莫非就不夠資格和你做個朋友麼？」

照夕怔了一怔，暗忖想不到這金五姑消息這麼靈，自己和白雪尙雨春的來往，她竟是瞭若指掌，當時頗為不悅的道：「五姑大名如雷，在下不敢攀交，實在是對不起！」

說着略微彎了彎身子，轉身而去，金五姑又在後面發出銀鈴也似的聲音道：「喂，喂！小兄弟，小兄弟回來。」

可是照夕卻連理也沒有理她，逕自展動身形，直向竹樓撲去，他往上望了望，見雨春那間房子，尙自透着微微燈光，知其未睡，遂一振雙臂，拔身而上，輕如一隻大雁也似的，已落在了樓台之上，輕輕在門上叩了兩下，立刻室內傳出文春驚恐的聲音道：「是誰？」

照夕含笑應聲道：「不要緊，是我來了。」

遂聞得雨春驚奇的聲音道：「快開門，是管相公回來了。」

文春一面答應着，一面把門開了，照夕入內，見尙雨春背後墊着一個枕頭，坐得直直的，一雙大眸子，油亮亮的盯着自己，上下不停的轉動着，照夕不由一笑道

：「妳看什麼？」

雨春半笑道：「你好像身上沒有什麼傷嘛！」

照夕遂坐下了身子，那文春也在身邊追長問短，照夕遂把自己和那烏頭婆對敵之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只是沒有說出「蜂人功」的名字來。

他這麼一說，直把二女驚了個目瞪口呆，簡直不敢相信眼前這個少年，竟然把馳名江湖四十年的烏頭婆，傷之掌下，這幾乎可說是奇聞。

照夕說完了，卻見尙雨春仍舊張着一雙水汪汪的瞳子，呆呆的看着自己，不由笑了笑道：「我因一時心存惻隱，沒有要了她的命，可是她已受了重傷，我想非數月後，那傷是不會復元的，姑娘大可放心了……倒是那箱東西，姑娘要好好收藏的，以免為人再盜了去？」

尙雨春臉色一紅，只搖頭含笑道：「不會的。」

她忽然拉住了照夕一隻手，把一雙柔若無骨的纖纖玉手，緊緊觸着這隻手，仰着臉道：「管……相公，你對我這麼大恩，叫我怎麼多謝你呢？」

她說着把拉着照夕的那隻手，在自己臉上緊緊的貼着，照夕這一刹那，但覺全身血液怒漲，只覺得「轟」的一聲，弄了個大紅臉。

他抖顫着身子道：「這……姑娘……姑娘……」

一面回過頭來，四處看看，卻不見文春的影子，這丫環倒眞是懂事，早早的就溜下去了。

照夕心才放，當時仍顯得有些忸怩不安，只紅着臉的道：「……這算不了什麼……姑娘……你睡好……」

不想不說這話還好，一說出，那雨春竟緊緊的貼着他的手，嚶嚶的哭泣起來。

那微微發熱、透明的淚兒，一粒粒渾圓的，都滾在了照夕的手面上，他不由吃了一驚，當時怔道：「姑娘，妳……怎麼啦……妳……」

雨春鬆下了他的手，用流着熱淚的眼睛，抬頭看了他一眼，滾動的淚珠，在燈下閃閃發着晶瑩的亮光，益發顯出她是個十足的可人兒。

照夕不由怦然一陣心弦震蕩，情不自禁的握住了她的玉腕，吶吶問道：「姑娘，妳不要哭，妳有什麼事情儘管對我說好了，我一定可以為妳去辦的。」

不想雨春似有無限的隱恨和委屈，如今在她的愛人的跟前，是再也忍不住了。

她猛然翻過了身子，一頭伏在了枕上，香肩起伏着，竟自嗚嗚的痛哭了起來。

照夕這一霎時，可眞是急壞了，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急得身上出了汗，他用力的搓着雙手道：「尙姑娘……請珍重玉體，妳有什麼憂心的事，唉……妳這是何苦呢？妳的傷還沒有好呢……唉……何苦呢？」

他一連氣的這麼說着，嗟嘆着，可是這位姑娘的淚兒，就像那缺了堤的黃河之水，竟自流個沒完了，無奈他也只好坐在了床邊的椅子上。

他很想伸出手，去輕輕的撫慰她一番，可是又不太敢，不要看他在對敵的時候那麼威風，可是在這種場合裏，他卻是一籌也展不開。

在他的意識裏，彷彿只有一個江雪勤存在他腦子裏根深蒂固的生着，別的影子，那都是淡得很。

丁裳雖然天眞可愛，可是他僅把她當成一個小妹妹一般的看待，有時候他雖然也想到她，可是那只是想來心喜的影子，和思慕雪勤時愁苦情形，自然意味不一，除了這兩個姑娘在他內心，有相當的地位以外，他從沒有思念過任何一個女人……也從來再沒有任何一個女人，能進入他的「自我」疇範之內。

可是在這兩天以來，這個大胆嬌艷的姑娘，卻在猛力的攻擊他了。

她用力的叩着他的心扉，她使他想起了丁裳的嬌嗔喜笑，亦使他想念到雪勤的嬌柔多情，而兩者目前都是可望而不可卽的，而眼前這個明艷的姑娘，就似她們兩者之化身。

人類的感情是極其微妙的，獲取一個人的感情，也是極其微妙的，也許你用盡了唇舌，並不能使一個人動心，可是當你置之不理時，你卻得到了她，也許她可愛的笑容，動人的談吐，並不是最美的，而痴情的哭泣，卻是最佳的武器，使你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種下了情絲孽債。

現在這個少年，仍能保持着他的主見和理智，可是不可否認的，他確實感到有些困擾了。

「同情心」是人類普遍的弱點，因同情而附帶的一切感情用事的媒介，更是多不勝數。

管照夕在她牀前立了一會，他緊緊地皺着雙眉，慢慢蹲下了身子，終於用手搭在她肩上，而雨春也就順勢轉過身來，撲入了他的懷中。

照夕緊張得「啊」了一聲，可是他並沒有勇氣，把她推開。

而那朵帶淚的牡丹花，卻趁勢的攀着他的頸項，她把小臉舒適的枕在照夕寬闊的肩上，竟自破涕為笑的嗔道：「你走呀，怎麼不走了？」

照夕這時心如小鹿亂闖，俊臉通紅，他吶吶道：「我……也沒說要走呀！」

雨春把俏臉緊緊的壓在他肩上，忸怩的哼道：「你不要笑我，實在是我一想到了你要走，心裏就難受，我們雖是萍水相逢……可是我卻一直……」

說着翻過了俏臉，似笑又嗔的看着照夕，那長長的睫毛上，兀自掛着亮晶晶的淚珠，微微的紅着俏臉，半哼的道：「你可不可以不走？……」

照夕怔住了，一時答不出來，雨春卻猛然回過身來，別轉頭去，照夕此刻經雨春這種輕顰淺笑，並且投懷送抱的，已自有些心神恍惚，見她如此，不由的慌了手腳，急道：「姑娘……妳不要誤會……」

雨春仍是伏在被子上，沒有理他，照夕不由長嘆了一聲，道：「我已經說過了……我願意在此多留幾天，等妳傷愈後，再走，莫非姑娘還要我永遠不走麼？」

當雨春聽了這句話，半天沒有出聲，竟自又落了幾滴淚，她偷偷的用手把臉上淚抹了抹，心中起了一陣莫名的感慨，暗暗忖道：「是啊……我有什麼資格，把人

家留在這裏呢？何況……」

於是，一切熱念，都在這一刹那之間瓦解冰消，她低低的嘆息了一聲，轉過了身子，苦笑了笑道：「你坐下吧！」照夕遂點了點頭，坐了下來，雨春這時往上靠了靠，她那雙烏油油的大眸子，在照夕身上轉着，愈發覺出對方英俊儒雅，器宇不凡，似此少年，眞是人間少有。

他既和自己欵欵而談，孤燈對守，足見亦是多情之人，亦算有緣，偏偏却又是來去匆匆，自己雖有千言萬語，可是他那似乎冷漠的態度，却令自己說不出來，平白辜負這月夜良宵，只待三天一過，他走了，從此天各一方，豈不是相見還不如不見嗎？

這麼想着，那熱淚不自禁的又輾轉欲出，她又怕因如此引起對方反感，當時強自噙着淚，作出一副笑臉道：「人生眞是奇妙，想不到我會認識你，並承你如此待我，今後即使你離我遠去，可是你的影子，我是永遠不會忘的了。」

照夕微微一笑道：「姑娘何出此言，即使我走了，但以後我們還是會有機會見面的……我也永遠記住妳的！」

雨春不由一喜，笑問道：「眞的？」

照夕正色道：「我與姑娘相識雖不過晝夜，可是我們却談了很多，我很佩服姑娘的為人。」

雨春不由臉色微微一紅，她本來是笑得很甜的，可是却突然黯然了，她知道照夕所瞭解她的，只是表面而已，如果自己把自己所行所為道出，恐怕對方也許馬上掉頭而去，更或許反臉成仇……

因此，她考慮了一番，終於沒這個勇氣說出來，形色上不自禁的顯出了傷感。

照夕還以為她是過於疲累，當時不敢與她多談，微微笑道：「夜已深了，妳還是睡吧，有話明天早晨再談。」

他說着方把雨春蓋在身上的被子，往上拉了一拉，却不料手上一溫，雨春竟把他的手握住了。

管照夕再一抬頭，對方那微顯蓬亂的髮絲，和惺忪的睡臉，就在自己面前，相距不過寸許，也感到一陣心神盪漾。

同時本能的，他往後退了一步，雨春却羞澀得臉都紅了，她趕忙鬆開了握住照夕的那一隻手，一時之間為之木然。

照夕這時才想起了自己的失常，當時輕輕嘆了一聲，用手在雨春肩上輕輕拍了拍道：「姑娘妳好好睡吧！我下去了。」

其實這時照夕也深深感到難以克制，如果雨春再進一步，他是沒法能再控制自己的。

他頭也不回的走到了梯口，方要下樓，却聽見樓下文春的聲音在說道：「妳回去謝謝金五姑，說明天我們姑娘好了，親自去謝她。」

照夕忙走下去，却見一個小丫環正在樓下和文春說話，桌上放着一個錦包，還有一個提盒，照夕一下樓，那小丫環老遠就跪下叫了聲：「管相公你好。」

照夕仔細一瞧這丫環，自己認識的。

正是早晨來時，在門口問自己的那一個丫環，當時不由臉紅了一下，含笑點了點頭道：「不要客氣！」

「早晨小婢不知是七小姐的貴客，多有罪過，尚請相公原諒。」

照夕連道：「那裏！那裏！事情過了也就算了。」

這時文春却笑指着桌上的東西道：「相公你看，五姑也太客氣了，知道了我們小姐的身體欠安，還特地命人半夜三更送些東西來吃，這眞是……」

那丫環口中尚謙虛道：「沒什麼！沒什麼！都是住在一個院子裏，我們五姑和妳們小姐，還不是親如姐妹一般，五姑還說了，等明後天，要親自來看七小姐。」

照夕只是微笑，因為這是人家的事情，他可不便插嘴，誰知那丫環却又對着照夕笑了笑道：「我們五姑還說了，要是見着了相公，代她問個好，尤其是今天早上的事情，她很……很不好意思……而且……而且……」

說着一雙眼睛，直往一邊掃視着，睨着文春，像是又說又不好意思似的。

文春不由甚是奇怪，笑道：「紅姐！妳有什麼話只管說吧！管公子可也不是外人……」

那丫環臉紅了一紅，暗忖：妳可會錯了意，倒不是怕管公子，倒是忌諱妳這丫頭啊！

可是文春這麼說着，她也不好意思再不出口了，當時紅着臉訕訕道：「我們小姐說了，早上的事，太對不起相公了，所以想……想……」

說到了這裏，照夕、文春二人都不由的一怔，文春這一會，臉色可不像方才那麼和善了，她瞪大了眼睛追問道：「想怎麼樣？妳倒是說呀！」

那丫環慢慢走到了照夕身前，由懷中慢慢拿出了一張紅帖子，紅着臉遞上道：「因此，叫小婢把這個交給相公，還說了，這是她的誠意，務必請您賞光。」

照夕接過那帖子，那丫環已行了禮轉身而去，文春還把她送到了門口，關上了門，回身冷笑道：「扯他媽的什麼臊！我是奇怪，她怎麼會突然關心起我們姑娘的傷來了，原來是……哼！」

她放下了燈籠，走到了照夕身前，皺着眉道：「相公，上面寫些什麼呀？」

照夕這時把那張帖子打開來，就着燈一看，只見上面寫着：

「茲為謝罪，謹訂於本月八日晚，於舍間敬備菲酌，恭候台
光
金惜羽謹上」

照夕不由皺了一下眉，心說這金五姑花樣也眞多，居然又請我吃起飯來了，當時笑了笑道：「金五姑請我吃飯。」

文春只是連連的冷笑着，當時翻着眼睛問照夕道：「那麼相公去是不去呢？」

照夕搖了搖頭道：「我不想去……」

却不料文春冷笑了一聲道：「什麼不想去？根本就是不要去！這種人理她做什麼呢？」

照夕笑了笑，心想這丫環倒是和她小姐一個鼻孔出氣的，一聽人家請我吃飯就氣成這樣，等一會要是雨春知道了，定還不知更要氣成了什麼樣了呢？

想着只把那帖子往桌上一丟，笑了笑，沒有說話，文春哆着小嘴生了會氣，才對照夕道：「相公睡覺的地方，我已經準

備好了，相公還是早一點休息吧，大概天也快打明兒了。」

照夕也覺得有些睏了，隨着文春進到一間房內，見牀上被褥舖得很整齊，當時道了聲謝，才把門關上，自己脫丟了鞋子和衣躺在了牀上，不知不覺的，竟自的睡着了。

也不知什麼時候，他尚在朦朧之中，只覺得身子被人用力推了一下，他猛然睜開了眼睛，却見牀前一個很纖柔的影子，往後退了好幾步，用着一雙光亮亮的眸子在瞪着他看。

照夕不由大吃了一驚，忙由床上一骨碌坐起道：「妳是誰？」

不想這人竟自走上前，冷笑了一聲，嬌聲道：「我是誰？你認不出來了麼？」

照夕一聽這人語氣不善，語音似頗熟悉，不由又張了一下眼睛道：「咦！妳是誰？怎麼好像認識你似的！」

這人聞聲竟自嗚嗚的哭了起來，她背過了身子，坐在了一張椅子上，似乎是哭得很傷心，可是聲音確是很低的，微微的抽播着。

照夕嚇得忙下了床，他先以為是樓上的尚雨春，可是那聲音又絕對的不像，不由光着脚走到了這個人身前，抖聲道：「咦！妳哭什麼？……妳是……」

這人猛然一個轉身，倏地站了起來，她站得又快又猛，竟差一點碰到了照夕的頭。

照夕忙向後一退，這時才看清了，這人梳着劉海短髮，一張清秀的臉兒，細細的兩條眉毛，還有那烏黑漆亮的一雙大眼睛，穿着一身青布的衣裳，一雙布鞋，背後交叉的揹着一雙寶劍，嘴角向後的綳着，顯出了一副生氣的樣子。

照夕這時已認出了她是誰了，不由又驚又喜的叫道：「啊！原來是妳呀……丁裳！」

他不說還好些，這一說那姑娘却如同炒爆豆似的說道：「怎麼樣？想不到吧！你還好意思說話呀？你……你你……這人眞是……」

她一面說着，竟自又低低的啜泣了起來，一面却用雙手連連的在照夕身上推着，說道：「好沒羞！好不要臉！到人家女人家睡覺……」

照夕不由臉一紅，遂低聲道：「姑娘，妳怎麼這麼說話？」

他的聲音本來很小，可是丁裳的聲音，却加大了一倍，她笑道：「怎麼說話？你——你不要臉！不要臉！嗚嗚……」

她仍然用手連連的在照夕身上推着，照夕不由也有些怒了，可是丁裳這時却不給機會讓他說話，她的話眞是沒完，又連連說道：「人家一路都跟着你，你……你知道個屁！原來你愛上了這個女強盜！」

照夕不由也眞有些怒了，當時低叱道：「胡說！」

丁裳為他的叱聲止住了哭聲，她退後了一步，睜着那雙黑亮的大眼睛，看看照夕，低低的泣道：「好！你還罵人？我眞是看錯了你了！」

照夕不禁心中一軟，暗想：原來她知道我走了，竟也下山來，一路跟着我，可見她對我的好心，我怎好對她發脾氣呢？想着嘆了一聲道：「小妹，妳坐下來，妳是不懂這裏面的事，我講給妳一聽，妳就知道了。」

丁裳流着淚道：「有什麼好講的，你既如此，我們什麼都不要再談，以後你也不要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我走了。」

她說着就要往窗門走去，那窗子是敞開着的，可以看見外面的竹子，天還是黑濛濛地，可猜知她定是由窗口進來的。

照夕不由上前一步，拉住了她一隻手，急道：「小妹，妳可不能誤會，我給妳說……」

不想那小女孩，却是用力的把她那隻手一甩，又往後退了一步，綳着小臉道：「你說好了，反正我是不聽就是了。」

照夕不由苦笑了笑道：「我不知道妳下了山，否則我定會在路上等着妳，我們一同走，有個伴兒多好……」

丁裳擠了一下鼻子道：「誰稀罕！」

照夕心中十分不對勁，當時皺了一下眉，心說：眞怪，我也沒有得罪她呀！

當時又笑了笑道：「得啦！算我錯了，我點上了燈，我們再好好的談談！」

丁裳却低叱道：「不許點燈，誰給你多談？我這就要走了。」

照夕怔了一下，甚為不解道：「妳到底為什麼生氣？妳說說看！」

丁裳冷笑了一聲道：「為什麼？我問你，那女賊尚雨春是你什麼人？你和她有什麼關係？剛才在樓上……」

說着又掉了兩滴淚，氣得用脚重重的在桌子腿上踢了一脚。

照夕嘆了聲道：「人家不是賊，妳不要亂說，我只是……」

才說到此，忽見丁裳哭着跑上前來，她猛然伸手，「叭」的一掌打在了照夕的臉上，管照夕那會想到這姑娘竟會有這一手，一時不由被打了個滿臉花，連連後退了好幾步，却見丁裳咬着牙，流着淚，又似有些驚慌害怕的樣子道：「既然和女賊來往，我們誰也不談了，我走了！」

照夕這時不禁大怒，他猛然走前了一步，恨聲道：「妳怎麼打人，不談就不談了！」

丁裳一連退了幾步，她臉色蒼白，張大了眼睛，聽了照夕的話後，她點了點頭，抖顫的道：「好……好……我走！」

她說着嬌軀一扭，已經穿窗而出，沉沉黑夜裏，已自失去她的影子。

照夕心中仍然焚燒着怒火，他用手摸着那半邊被打的臉，心想這是怎麼一回事？這丁裳也太欺人了！

他慢慢走到了窗前，夜風由窗口吹進來，似乎令她微微感到了些甦醒，這一切都令人不敢想，忽然他像似有所悟，猛然撲出窗口，叫道：「丁裳，丁裳。」

可是，黑夜裏，再也看不見那個天眞的姑娘了，照夕不由嘆息了一聲，慢慢的走回到了房中，正在百感交集，却聽見門外有人輕輕的敲門，道：「管相公，管相公……」

照夕答應了聲，却聽見是文春的聲音道：「誰到相公房裏來啦？」

照夕懶聲答道：「沒有什麼人，妳去睡吧！」

文春又在門外站了一會，自言自語的

道了聲「奇怪」，這才悄悄而去。

她去了以後，照夕却是再也睡不着了，他點上了一枝蠟燭，仰着臉想着心思，不禁的又深深的後悔不已，他忖道：「我也是太不對了，何必和她一個小女孩一般見識？這一下她怕不傷心傷死！」

想着又長嘆了一聲，又想到丁裳千里迢迢的追隨自己，可見這姑娘的內心是如何的愛着自己，如今……唉！

想了一會，又不由轉想到了樓上的尚雨春，暗暗的忖道：「爲什麼丁裳要說她是女賊呢？她不是一個大家閨秀麼？」

想着不禁心中煩亂如痳，暗暗忖着自己出道未久，却又惹了一身感情債，又爲什麼還留在這裏呢？

他立刻打了一個冷顫，頓時就好像有人由頭到脚洒了一盆冷水，嚇得由床上一翻而起，他暗暗叫道：「好險！管照夕呀，管照夕，如果你眞要和尙雨春弄下了什麼不了之局，將來你還有何臉面，再見那江雪勤。」

他想到這裏，眞是如大夢初醒，當時匆匆由桌上筆筒內，抽出了一枝毛筆，找了一張紙，蘸了些墨，在紙上草草的寫上：「雨春姑娘粧次：」

寫到這裏，他却又有些猶豫了，想到雨春刻下仍在房中，我竟忍心抛下她不顧麼？

他緊緊的鎖着一雙劍眉，想了良久，終於一咬牙，暗忖：「看來她傷已不妨事了，我如果再呆下去，後果不堪設想，若傳了出去，試想我將來有何臉見人？我還是當機立斷，快些走吧！」

於是，他再也不多猶豫，下筆如飛的接下去寫道：「旅途適逢其會，得識姑娘，並承不吝下交，善意接待，衷心感慰實深，比維起居淸吉，玉體安適，實爲所頌，貴體已無大碍，至多旬日可照常行走，愚兄本應親侍病榻，以謝知遇之恩，奈因歸心似箭，家園路遙，不克久留，午夜思及，去意已決，來日方長，後會有期，叨在知心，不敢瑣瑣言謝，匆布

敬請

閫安

愚兄管照夕午夜夢回留字」

寫完了這封信後，他又從頭看了一遍，雖覺得有些地方詞不盡意，可這也不敢表明得太淸楚了，當時把這封信，用硯台一角，平平的壓在書桌子上，插上了筆，他感到一陣莫名的憂懷。

雖然只是短短的一晝夜，可是在自己一向平靜無波的心目中，似已泛起了一層波紋。

推開了窗，見天上已透出了些微明亮的顏色，天可是馬上就要亮了。

到了此時，他也不再猶豫了，當時一按床沿，如同一隻巨鳥也似的，已飄身窗外了，他抬頭向樓上看了一眼，似有無限的依戀，可是他終於的踩脚而去，頭也不回的走了！

在晨風寂然的街道上，管照夕飛快的馳着，他爲恐走不成了，所以他行馳非常快，一個時辰之後他已來到了市街之上。

這時天依然還沒有什麼大明，只有幾個趕着破車的，載着青菜往菜市上去，照夕又行了約半刻時光，才找到了那家住的客棧，天還沒亮，也不便打門，他乾脆越牆而入，見店內一片寂然，偏院裏已經有人起來了，一個小伙計在拉着風箱，升着藍焰焰的爐火，另有一個圍着圍裙的伙計在磨着磨子。

照夕輕輕走到自己那間房間，推門入內，想了想在此處也不便久留，還是早些離開的好，於是遂把東西整理了一下，這時耳中彷彿聽到窗外有馬嘶之聲，一少女的口音嚷道：「快算賬！快算賬！」

一個伙計答應着道：「姑娘，這麼早您上那去呀？」

那姑娘不知又說了些什麼，照夕沒有聽清楚，他暗暗奇怪道：「想不到還有人起得比我還早的呢？」

當時仍然低頭整理着東西，所謂東西，也不過是他脫換下來的幾件舊衣服，還有些銀子，舊衣多已破爛，也不便再穿了，只有把銀子打點了一下，繫在了身上，把那口劍，用布包纏上，也揹在背上，這才打開房門，扯着嗓子大叫道：「店家，店家。」

他叫了十幾聲，才見由前院跑過了一個伙計，這伙計正是替他去當東西的那個伙計，他口中連連道來啦，來啦！等到了照夕身前，不由發着怔，用手摸着脖子道：「我的爺，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呀？昨晚上上了門，我看你這屋裏還沒人呢！」

照夕含糊道：「我剛回來，這就要走，你給我算賬，還有能找一匹馬不能？」

這伙計翻着眼道：「奇怪！天還沒亮呢！怎麼你就要走，這麼早那裏找馬去呀？馬房都還沒人。」

照夕皺了皺眉道：「那就算了，怎麼方才我聽見馬叫呢？」

這伙計嗞牙一笑道：「我的爺，那是人家丁小姐自己的馬，而且昨晚上就由棚裏牽出來了，就栓在這棵棗樹上。」

他用手指了一下那棵棗樹道：「你看，拉的到處都是屎，沒辦法，人家是姑娘家，咱又不好說什麼……」

照夕這時怔怔的發着呆，暗想莫非眞是她麼？那可眞是太巧了，差一步……」

當時問那伙計道：「你說的那個丁小姐，是不是十七八歲的年紀，那高的個兒，剪的短髮？」

那伙計嘻着一張大口笑道：「可不是，一點不錯，相公，這姑娘你認識的？」

照夕當時也不及給他答話，飛步就往門口跑去，後面的伙計大聲叫道：「走了！來不及了……」

照夕也不理他，穿過了一進院落，來至門口，只見小街寂然，那還有那丁裳的影子，他不由急得往地上踩着脚，連連嗟嘆不已。

那伙計還追上來問長問短，照夕不耐煩的淸結了房金，遂自揚長而去。

到了晚上，又到了開封地面，這地方可是熱鬧極了，但照夕也不敢久留，在一家小客店裏住了一夜，第二天花了七兩銀子買了一匹瘦馬，遂又向前疾馳趕路。

他備足了充份的乾糧，放馬在這黃土的平直大道上走着，馬行一日，到了晚上就到了「封邱」縣城，看看人馬，全成了一色黃色，加上汗水，愈發就像是掉到了泥淖中一樣的。

封邱地面上繁華得很，因爲這地方是

緊隣冀省交界，兩省來往的人很多，還有從山東荷澤、曹縣等地方販買府綢的商人很多，大街上極爲熱鬧，照夕也實在走不動了，只好找了一家小店住下，好好的洗了一個澡，一個人走出店外，湊巧這家客店對面就是一戲館子，演唱的是豫省地方戲河南梆子，戲碼貼的是「三騎驢」、「甩大辮」，前往看戲的人極多，他因沒看過這種戲，一時好奇，也就擠了進去。

那時戲館子可不像如今這種式樣講究，一進門就見亂哄哄的，抽旱烟的，賣瓜子的，泡茶、遞手巾的，滿園子亂吆喝。

整個大廳裏，約有二三十張八仙桌，可都坐滿了人，正中還有一層布幔隔開，前面坐的是當地幾個有身份體面的人物，左面有青布圍開的一小片地方，那是專門給女賓坐的地方，坐着七八個當地娘們和大妞。

照夕因是單身，見前面一桌有幾個空位子，他就走過去坐下，同席的是一對上了年紀的老頭兒，正在興緻極濃的談着，就聽一個道：「這常三妞是白九蓮的嫡傳門人，她唱的是豫東調，咱最喜歡看她的樊梨花掛帥，來到咱這地方，貼三騎驢還是頭一回，不知怎麼樣？」

那另一個留着八字鬍的胖老，聞言笑得兩隻眼眯成了一道縫，一面點着頭道：「錯不了，錯不了，既是白九蓮敎出來的，决錯不了，白九蓮當初在開封唱的時候，我常去看，三騎驢我也看過，不過要說拿手的，那還是『三上轎』，身段好，甩大辮也不賴，辮子舞是眞好！」

二人一問一答，談得津津有味，照夕坐在一邊，可是一點也聽不懂。

須臾開鑼，也彷照京戲一樣，鬧了一陣子台，然後才啓開幕簾，這時一個管檢場的，在台上貼一張紅紙，上面寫着「眞驢上台」，一時大家都樂開了。

那胖老人樂得拍了一下桌子，咧着口笑道：「奶奶！眞行，這戲敢情上眞驢好，還只聽說過白九蓮，想不到如今她徒弟也行了……」

他用力過猛，以致於桌上的蓋碗，都被震得往起一跳，茶水濺了照夕一身，照夕不由皺了皺眉，本想發作，可是看了看對方，已是上了年紀的人，也就把這口氣忍下了，只聽見幕裏一陣吆喝，戲就開場了。

三頭小毛驢慢慢走了出來，驢背上坐着三個大妞，扭着身段，口中「哼阿嘿！伊呀嘿！」的一邊唱着，一邊扭着出來了，台下爆出如雷的掌聲。

照夕對於這種地方戲，本是門外漢，本以爲定看不出什麼名堂來，誰知這一看下去，却是愈看愈有意思，因爲戲中對白極易懂，唱詞也近白話，而且頗爲風趣，這又是一齣鬧戲，大意是說一個書生路上遇着三個騎驢的女鬼，女鬼愛其英俊，百般糾纏，書生遂不能自持，以致日夕與三女鬼糾纏，久之成疾，後幸有天神哪吒三太子下界剿妖，始救其生。

這齣戲中那三妞飾做女鬼，唱做加了份量，演出極佳，另外演媒婆和書僮的，演唱也甚是滑稽，照夕竟自看出了神。

直待這頭一齣結束了，他尙沒有走意，於是茶房又開始滿園子甩手巾把子，各種叫賣水果的聲音，眞是亂得相當可以。

照夕正自耐着性子，想接看下一齣「甩大辮」到底如何個精彩法，忽然肩上被人輕輕拍了一下，照夕不由回過頭來一看，却見一個茶房，笑着彎腰道：「你相公是姓管吧？」

照夕怔道：「不錯！你……怎麼知道的？」

這茶房由懷中摸出了黃綢子小包，嘻嘻笑道：「有一個小姐，叫我把這東西交給你相公。」

照夕接過了小包，覺得入手極重，知道內中定是銀子，不由奇道：「那位小姐呢？」

茶房忙回過身來，想用手去指，可是他手指了一半，却是指不出去了，不由用手摸着額子道：「咦！怎不見了。」

照夕不由心中一動，當時忙由位上站起，道：「走，你帶我去找她去，看看是誰？」

二人一前一後擠出了人層，那茶房口中連連道：「這眞是怪事，方才她是明明坐在這裏的，怎麼會不見了呢？」

照夕跑出門口看了一會，也不見有什麼人，當時問那茶房道：「那小姐是什麼樣子？是怎麼一回事？你再說一說看！」

「反正是一個年輕的姑娘家，個子好像不矮，也是來看戲的，我正在泡茶，她把我叫過來，指着相公說，說你相公是她一個親戚，叫我把這一包東西交給你，還說相公姓管，誰知我過來，她倒走了。」

照夕微微皺了皺眉，心中知道那姑娘所謂的親戚，全係胡謅的，當時唯恐茶房看着起疑，却裝着笑了笑道：「啊！是她呀，我想起來了！你去吧，謝謝你了。」

這茶房笑着彎了彎腰，却是沒有就走，照夕又摸了幾個制錢給他，他在手上翻了翻，才走。

照夕這時匆匆把小包打開，不由頓時怔了一怔，原來竟是八片黃澄澄的金葉子，每片都有三四兩重，怪不得有這麼重。

他忙把它又用原來的布包上，却發現一張紙條，抽出來就燈一看，却見上面寫的是：「不忍見你落泊街頭，黃金數十兩，贈爲旅金，可另購良駒，無事早日離豫爲好！

知名不具。」

字跡雖不十分的工整，倒也很娟秀，他心中動了一動，暗忖道：「這到底是誰呀，怎麼對我這麼淸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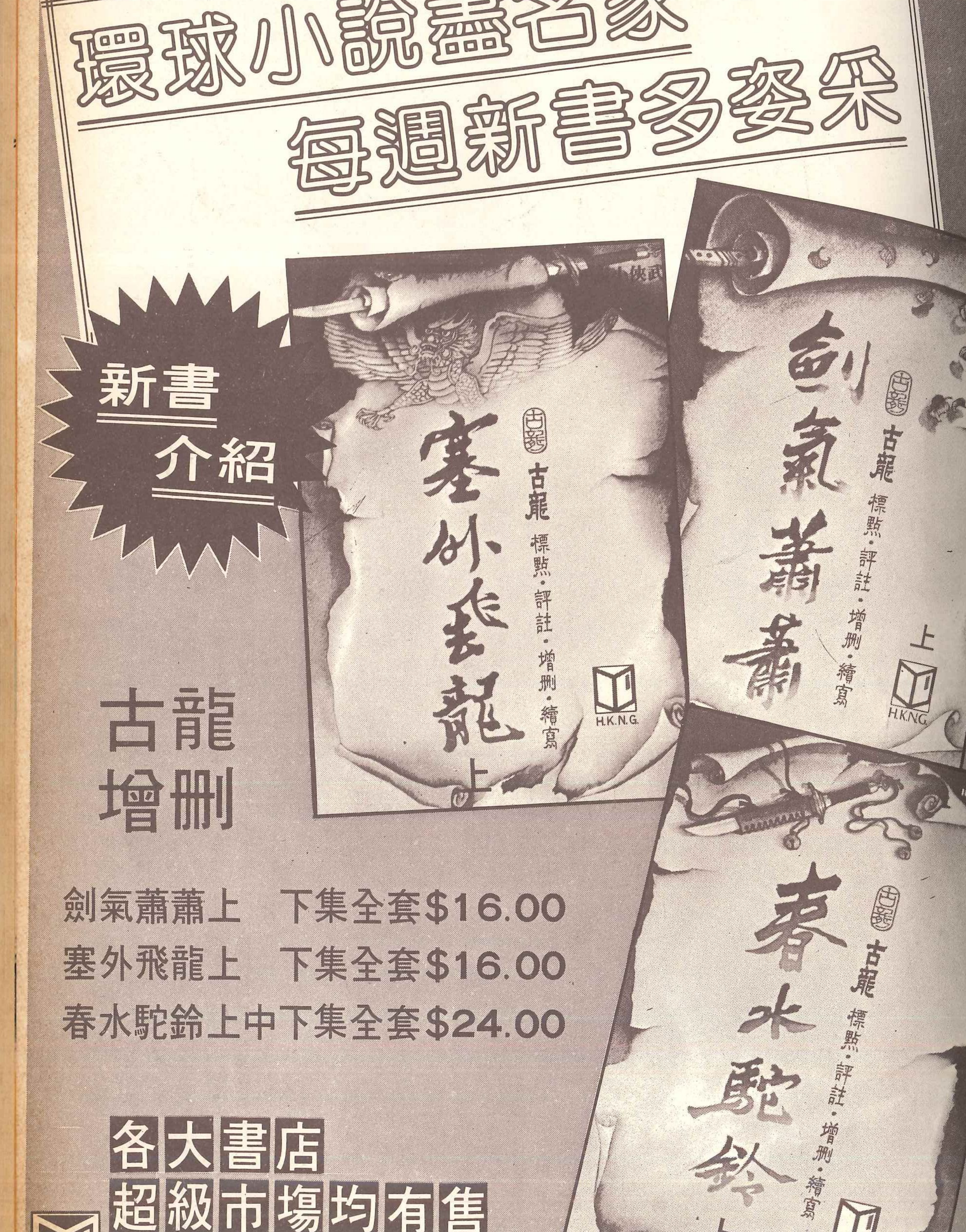
他想起尙雨春，又覺不對，漫說她傷還沒好，即使是傷好了，也不可能。

於是又想到了丁裳，可是丁裳不是生自己的氣了麼？她又怎會送我銀子呢？

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是誰？偏偏那茶房也沒說淸楚，經此一來，他也就沒有心情再看戲了。

當時走出了戲館子，回到了店中，又把那字條拿出來，看了一遍，依然猜不出是誰，心想這人對自己竟有贈金之恩，日後總是會見面的，我又何必愁些什麼，只是奇怪這人語氣，像是和自己很熟似的。

他想了半天，就決定照這人的話，換一匹馬好趕路，想到了這裏，他不由又奇怪暗中人，居然連自己騎的馬也淸楚，可謂是無所不知了。



當時心懷納悶的召來店伙，告訴他，叫他把自己那匹瘦馬給賣了。

那店伙跟着他走到了馬廐，看了看他那匹馬，又用手翻了翻那馬的眼睛，看了看蹄子，不由一個勁的皺眉，口中嘖嘖有聲道：「這馬還能騎呀？」

照夕紅着臉點着頭道：「怎麼不能騎呢？我騎他跑了不少的路呢！」

這店伙倒是挺內行，又用手摸了摸馬肚子下面，嘿嘿的笑道：「我的爺，我有生以來，還眞沒見過這麼窩囊的馬，老瘦還不說，還長了瘡，這馬還能够騎麼？簡直是在哄人的嘛！」

照夕被說得臉色通紅，有些不好意思的說道：「反正你看着辦吧，多少總能賣幾個。」

這伙計笑着搖頭道：「我看賣給賣馬肉的，人家未必要，怎麼全剩下骨頭了，肉酸。」

說着又用手把馬嘴翻開道：「大爺，你瞧瞧牠的牙口，這馬是眞不行了。」

他口中這麼說着，到底還是把馬從店裏牽了出來，又由一邊把馬鞍取下來加上，點頭道：「這鞍子湊巧還能賣個三兩銀子，馬我看只有賣給對街的三瘤子殺了賣肉。」

照夕這時見那瘦馬，還一直用頭在自己身上掠來掠去，口中打着噴嚏，似乎還不知自己悲慘的命運即將來臨的樣子。

他心中不由有些不忍，當時慨然道：「要是賣肉就不必了，眞要是沒人要，你還是把他牽回來，我還留着騎算了！」

伙計一聽，似乎發了一會怔，皺着眉嘆道：「好吧，我看頂多就是賣個三兩銀子，連鞍人家能出五兩就很不錯了。」

說着由一邊抽了幾格枯草，往鞍子上一插，照夕不由奇道：「這是幹什麼？」

這伙計眨着眼皮笑道：「這是賣馬的規矩，要不人家怎麼知道賣？插上草，人家一看就明白了。」

照夕心中暗笑道：「這倒像秦叔寶當年賣黃驃馬了，只是我身上有錢，不像當年的秦瓊窮得身無分文，再說秦叔寶那種忠義精神，也確實令人拜服，我是不能够和他相提並論的。」

想着這伙計已牽了這匹瘦馬出去，照夕也就回到房子裏，坐下來喝着茶。

不想才喝了沒幾口，却聽先前牽馬的伙計，在門外大叫道：「管大爺，管大爺，你在那間房裏？快出來吧！」

照夕不由一驚，心想莫非又出了什麼事，即時忙跑出房外！却見那店伙手上捧着一個大銀元寶，笑得嘴都合不攏！一見照夕，不由叫道：「眞是怪事，這馬還能值這些錢，這眞是邪門。」

照夕也奇道：「這麼快就賣了？」

伙計一面把銀元寶遞上，一面傻着臉道：「你看這事有多麼怪，我才把馬牽出去，還沒走幾步，就過來一個小子，問我是不是賣馬的。我說是呀，這人就看了看馬，我就說你老看着給吧，嘿，你猜怎麼着，眞他娘的怪事。」

這伙計一高興，什麼話都出了口，照夕不由心中奇怪追問道：「後來呢？」

店伙笑了幾聲，才道：「這小子，大概是個富家公子，說話怪撚的，像個娘兒們，他那懂看馬？當時還說這馬不錯，是誰的？我就實話實說，說是我們店內一個姓管的相公的，這書生聽了就點點頭，由袖子裏拿出這元寶。我一看，嚇了一跳，就問他要找多少，誰知他却牽過馬，扭頭就走了，一面說不用找了，你看這事怪不怪？」

照夕這時眞也被弄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了，這幾天，一連都發生怪事情，當時聽聞之後，想了想，又掏出了半兩碎銀子賞給了這伙計，自己轉身入室，想了半天，斷定這買馬之人，定就是在戲院子裏贈自己金葉子那個姑娘，只不過是改了裝束而已。

他想了半天，怎樣也不敢確定是誰？總之這人定是一個很熟的人就是了。

他早早的就寢，第二天起了個早，把身邊收拾一下，就離開了這客棧，一個人走向了大街，見身上衣服已很髒了，又在一家衣鋪，買了兩套衣服，此地有從山東曹州府來的土蠶絲織的府綢，穿上倒很涼快，他又買了一把摺扇，看起來怪像一個大財主的兒子似的，自己看了看也不禁笑了。

他慢慢搧着扇子，在街上走着，一隻手提着包袱，背後又揹着一把劍，雖是用布條纏着，可是看來也知是一件兵刃。

偏偏配上他這一身打扮，顯得不倫不類，他一個人走到了街頭，見正北面飄着一面青旗子，上寫一個「牲」字，就知道這是販賣牲口的地方，不但是賣馬，還賣子騾驢子等牲口。

他就邁着方步進去，見裏面地方還不小，正有一個頭上纏着布的馬販子，用刷子在刷馬，見照夕進來，就問他有什麼事，照夕說明來意，他就放下刷子，領着照夕到後院馬廐裏面看貨，對於馬他也不外行，從前小時候就懂，挑了半天都不太中意，最後選了一匹黑馬，個子雖不太高，可是牙口極好，年歲也青，養得十分壯，問一問價，馬販子開口就要六十兩銀子，還不帶鞍，討價還價，五十二兩銀子成交，又化了十兩銀子配了一配鞍轡，「人是衣裳馬是鞍」這話眞不假，鞍子一上，這匹馬愈發顯得神駿了，隨着就牽着出去釘馬蹄釘了，原來還是一匹剛來的新馬，從沒有被人騎過。

費了半天，才算把蹄甲削平，待釘子釘上時，還用布把馬眼蒙上，就如此這馬還是十分「鬧了」，三四個人費了半天勁，才算一切弄好了。

照夕付了錢，扳鞍上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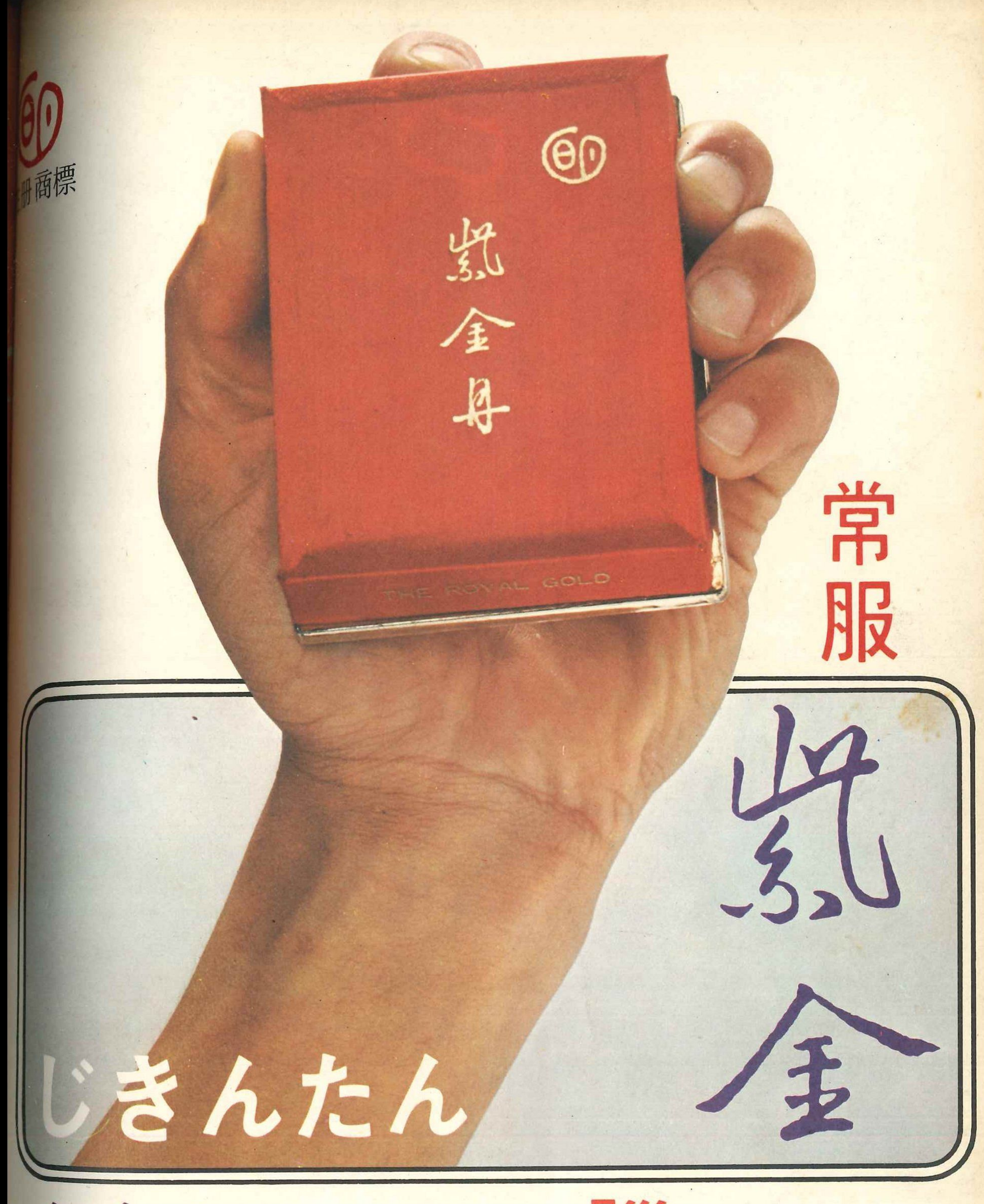
這匹馬來自新疆，來自騁馳草原，久已成性，早已不耐眼前寂寞，照夕方一上馬，牠就長嘯了一聲，衝門而出，若非管照夕用勁勒馬韁，眞怕要把街上行人都闖倒了！

馬販子也衝出來高叫道小心呀，照夕無意得此良駒，心中大喜，當時回頭笑道：「你放心，沒有問題。」

誰知說話的刹那間，這匹馬又怒嘯了一聲，奔馳而出，只聽哎唷一聲，有人叫道：「可踩死人了，騎馬的下來吧！」

照夕忙下了馬，用左手往下扣着馬韁，用勁一帶，這馬在他這種神力之下，才算老實了。

（未完）


冊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嵋葯廠出品